

煤油

李克萊著

易坎人譯



煤油

辛克萊著
下

易坎人譯
冊

I.

春天又來了，邦獵在南太大學已經要修滿兩年。但是桃樹上的花現在已經飄零了；在那偉大的學校上他已經再看不出那偉大的價值。課程是百無趣味，腦精裏灌進一些全不關緊要的材料，而學校所怕死的便是新的獨創的思想。他在學校裏所得到的的一件事情，是得以知道一些重要的書籍；他想把那些書來讀——但是他寧肯在家裏讀的好。他在想着來學年到底還繼不繼續。

拔拉台土上的事情似乎進行得更順暢了。保羅又在

担任着公司的木匠工頭；他的體力，部分的恢復了轉來，工錢也不少——因為全國中都在進行着戰事期間所未着手的建築，建築工人很缺乏。露滋又幸福起來了；至少是有三位煤油工人在戀愛她，但她只關心她緊要的阿哥之外並不想別人。保羅又在從事研究了；但不是生物學的書籍，他所找的錢現在都是去買關於勞動鬥爭的雜誌，小冊子，和書籍。公司也雇用了好些歸國的兵士，他們有些人的思想剛好和保羅的一樣；他們一禮拜有兩次常會，從一本書中朗讀一章，接着來討論。

就那樣拉斯孔的小樹剛好成爲了安琪市的報紙所慣愛使用的“布爾什維克的巢穴。”關於行動上職工的意見有不少的分歧，但在資本和勞動除鬥爭而外無共通處的一個命題，他們是一致着的。他們談到這個命題也無所忌憚；他們在上工時要談論，或者是聚集着用中餐時也要談論；返響要傳遍到各處。油廠上也有些“吾必理”走來，在宿舍中你可以看見他們的刊物。爺爺一定是知道的，但他沒有舉動；他的工人們時常是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他是隨機應變。的確，他除此而外也無可如何，在廠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油田的發現者兼繼承者是他們之中“最紅的”一個。

自從戰爭以來，煤油工人的工會是由政府的命令得到認可而經理着的。但是現在商牟老伯（美國）的手又要放鬆了；理想家的大總統成了個半殘廢者睡在華盛頓，安琪市裏不受拘束的老板們又想恢復他們的自由的往日。至少在工會的職員中有那樣的一種風聞，他們到底怎樣來對付雇主們的運動？工銀的契約到年底便要滿期，這正是一個問題，一切議論都集中在這兒，無論是在保羅小樹的“赤黨，”或者是在一般的工人。在邦貌的頭上，第二次同盟罷工的預兆就像一團暗雲一樣籠罩着。

爺爺是從不會把那種想念拋棄的，他總希望他的兒對於公司和公司的發展上感覺着趣味。邦貌呢，也常常留意着這種愛的繫帶，他總要研究每月份的出產報告，開支單，和定價表，出到開鑿着的油井上去，和監督們作長時間的說話。僅僅是幾年前，一眼油井在世界中對於他是無上的趣味；但是現在殘酷的運命弄人，座座油井都是兩可了！第142號井出產六十萬元，第143號只出產四十五萬。但有甚麼區別呢，多出的十五萬不仍是用來去掘另一眼油井？

爺爺的回答是儲蓄在他腦中的擱架上的：“世界上需要煤油。”但是回頭你來看看世界，你看有蠻大一羣人駕

着汽車東跑西跑，所跑的地方並不見得比家裏安好！但你要那樣說，那會使爺爺不安——那是超出了他所想念着的範圍的一步。在邦猯看來爺爺覺得是一匹磨坊裏的馬；他在爬在爬，一天到晚都在爬，晚來在夢裏也在爬。但你要把他牽出磨坊，那會死——因為他失掉了他存在的理由。

所以邦猯愈見愈見的曉得把自己的叛徒的懷疑思想藏在心裏了；那些是他從保羅和保羅的同志所學來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從煤油工人的刊物上所得來的同盟罷工的風聞。他反而要拉着爺爺去釣魚，要裝着和從前一樣他們要在自然母親的懷中享樂——不過可哀的情實是爺爺的關節太重了，太僵直了，不十分高興去爬山攀嶺了。

II.

邦猯把他的復活節休假在拔拉台士過送着，適逢其會費龍·陸士可走到油田來觀察。他在前是到過這兒的，但剛剛遇着邦猯要走的時候；他們的會面很短促，僅僅在百忙的事務所中見了一下。邦猯只有一個泛泛的印象，覺得他的面孔大，身材大，聲音大。爺爺說費龍的腹量也大；

但是邦貌所有的唯一的證據，只是記得陸士可在他的背上拍過一下，用着蠻大的聲音叫他是“金车二世。”

現在他來了；適逢其會有炎漠的熱風和他同來，造出了一個有趣的拚合。拔拉台士的氣候在白天照常是可以忍耐的，一到晚來總是涼爽；但是砂漠的炎風一年有三四次吹來，就好像一隻熱手撐出來，扼着了你的喉嚨。“在有蔭涼處有百四十度，但他們的地方是沒有蔭涼，”煤油工人常常是這樣說，他們是要往太陽光裏去做工，麥水過斗飲。最壞的是那炎風要吹一個整夜，住家熱得就和火爐一樣，總是要熱你三四天。

這位“煤油大頭目，”報紙上是這樣稱呼費龍·陸士可的，中餐後由安琪市出發，到達油廠時剛好要到夜半。爺爺和邦貌坐在迴廊上在等待着他，他看見了他們，汽車的機關還沒停止，他的聲音便叫出來了。“好啊，金车！好啊，金车二世！糟糕，你到底要叫我來幹嗎！皇天老主，大王菩薩，我沒受過這樣的熱。明天也會是這個樣嗎？糟糕，我倒想夾着尾巴跑了！”

他下了車，走上路來，他的面孔就像照着他的半禿頭的一輪滿月。他的外衣和襯衫都是脫了的，穿着一件粉紅色的洋綢汗衣；自然是沒有汗水，因為你在那炎漠中趕

着汽車跑，你總是乾的——不怕你在上油的油店口上，立在龍頭下淋得一聲蘸濕，那風除掉你坐下的一點面積而外，在幾分鐘間甚麼都要吹乾。

“好啊，費龍，”爺爺叫着；邦猊的話是：“陸士可先生，你好？”他是提防着那大頭目的熊掌的，——因為他的蠻有力氣的握手，會把你的骨頭粉碎。他從前在奧克拉火馬做過牧童，據說他捉着了一位墨西哥人的偷馬的強盜，他把兩手給他反剪過來，終竟給他扭斷了。他現在儘管胖而且肥，然而依然有力量。

“我是熱得像地獄，”他對於邦猊的鄭重的問候回答着。“喂，金牟，你的意思是要我在這兒好些嗎？”

“你無論怎樣都要留在這兒，”爺爺說。“不等你來看看這油田，在邦第的地皮上我是不想動手的。我們好把冰給你坐啦。”

“我的啤酒到了嗎？嚇，來呀，久野”——這是在喊日本小鬼，站在門口露口笑着的。“給我拿啤酒來！給我一鉛桶——一面盆。糟糕，我幸好帶了些在車上——我是不冒險的。你們沒聽見培德·奧烈里的趣事嗎？那家伙在汽車裏要帶着威士克出國境；他告訴我在他通過國境後，取了他一卡特一百元！要命的菩薩，金牟，你乘得起嗎？”

“好啦，好在我是喝汽水，不喝啤酒的。”這是邦獵把他父親改良了的一件，爺爺現在很得意。

“汽水我不高興啦！”費龍說。“糟糕，我的衣裳該洗纔行。這兒沒女人嗎？”陸士可把他的靴子和褲子蹴掉，跑在風扇下邊去坐着。“這亡八蛋吹着熱風！”他說；回頭又望着邦獵。“哦，我們的少年布爾什維克在這兒！你的紅旗呢？”

邦獵現在是再隔一兩月便要達到二十一歲的着目的韶齡了，關於“布爾什維克”的俏皮話他真聽了不少。但是他是主人，只好微笑着。“我看你是看見報啦。”

“唔，是啦，你們的第一面寫得滿好！我有幾次的交涉那很幫助了我一下。你到我的事務處來，我介紹一些改了裝的蘇維埃的代表給你；他們是來和我商量採辦烏拉爾煤油的事務。我說烏拉爾是怎樣的一個鬼地方？但那好像真正是有那個地方的，除非他們是假造了好些地圖。那家伙和我講起甚麼人類同胞四海兄弟的話，我說，‘對的，這一着我滿高興。我們公司裏的二世大老板是在專門幹這一道！喂，你看，這東西，’我便把你們的報給他看，我們從那時起便成了‘大瓦里胥’（Tovarish，俄語‘同志’）！”

III.

好，我們的大瓦里胥·陸士可要去睡了，穿着尼羅青的洋綢寢衣，睡在庭園裏噴水池邊的寢台上；在早晨五點鐘他們把他叫醒來，好同爺爺同地質專家同技師，對於邦第地區的計畫作認可證。他看見太陽上山的時候便走回來，口也在喘氣，鼻子也在喘氣，叫着不要早飯只要啤酒，又吼着啤酒用完了，可有沒地方好買？他們勸他不等太陽下山，不好去通過沙漠，於是他便和爺爺和邦獵退回到休息室，把一切的門道窗口都掩閉了，盡所能辦到的把熱風堵着。

好，太陽在那屋子的頂上牆上起了作用，每隔十分鐘那偉大人物總要跳起來，看看寒暑表，又吐出一長串牛屠戶用的口調。在九十點鐘的時候，他狂起來了；吼着總有什麼方法使屋子涼爽一下。媽天，把水龍來灌灌這房間罷！但是學過物理學的邦獵說，那只是把沙漠的氣候變成孔哥河畔的氣候，陸士可說可以把水龍灌灌迴廊和屋頂；邦獵便把少年園丁叫來，不一會便來了五六駕噴水器，在那休息室的門上窗上真正的下起了一番大雨來。

但那還不夠，爺爺便打電話叫鋼板廠的廠長，那人回答說好的，他能够安置一套冷却裝置；爺爺說把手裏的工作放掉，快來安置，假使在一點鐘內安置好了，他要給工人們每人一塊大洋的賞錢。於是便來了四個人，駕着一駕大汽車，載着一個大鉄皮箱，周身都是有兩層皮的；在底上打了一個洞，接上氣管通風，從冰廠裏運了半噸碎冰來，還有幾口袋鹽，幾分鐘內氣管吹送的風由寒暑表檢試，是在零度。那偉大人物移去當着風，一會兒他滿快意的嘆了幾口氣，坐不上半點鐘他“呵欠！”一聲打了一個大噴嚏，弄得大家哄笑起來。

繼後他灌了一肚子的啤酒，他想睡，在長椅上拉長着便鼾睡起來，在那時爺爺出去監視掘井的工作，繼後大家吃了中餐，陸士可大人又睡了一次午覺，醒後他覺得滿舒服，打開話匣子大談而闊談，邦貌關於他所居住着的世界又算長了一番見識。

“金牟！”那大頭目說，“我想叫你拿二十萬塊錢來用用。”

“你要開始綁票嗎？”爺爺開着玩笑說。

“你的錢用來會是一本萬利的啦。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團體，我，和培德·奧烈里，和弗雷德·沃爾芳。我們是除掉

兩三人以外沒對別人說過。”

“是怎麼的啦，費龍？”

“嚇，我們在準備着召集共和黨的大會，唉，我們是不去找那流鼻臘骨，面孔和馬面一樣長的甚麼癩不死的大學教授！我們要找一個像你我一樣面孔圓圓的人啦，金車！我要到支考哥去選擇一個。”

“你的意中已經有甚麼人嗎？”

“我和一位從奧海沃來的人交涉過，那人名叫白爾訥·布羅克衛，是在那兒執掌共和黨的碼頭。他要求我們選舉他們的上院議員，哈定(Harding)；那是一位大漢子，面孔滿好，又會演說，滿可以信用——他早回在那兒做過知事，做事情滿會聽話，叫他幹甚麼便幹甚麼。布羅克衛說只要有二三百萬塊錢，便可以把他弄出來，他把民政部長允許我們。”

“好的，”爺爺說着——也沒有問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我眼裏看上了一段地皮——我這十年來都在垂涎着，那真是刮刮叫。超等油廠試掘了兩眼井，又把井眼封閉了，沒有聲張；政府的公報上記載過那件事，但他們禁止了沒發行，你怎麼也買不到一份的——但我找人偷了一份來。那兒差不多有四萬畝地，都是煤油。”

“但你怎能夠從超等油廠奪過手來呢？”

“那全部都是政府的官地——煤油儲蓄在那兒是爲海軍使用的。但你不開發，你海軍有甚麼鬼用？那些亡八蛋以爲議會在議決着宣戰，那你便算把井掘好了，安上了導管，安上了塘庫。讓我們去幹，把那煤油取出來，海軍要多少，我們賣多少。”

那正是爺爺所奉行的主義，所以並沒甚麼話討論。他笑着說，“凡事總要弄得安全一點啦，費龍，我想在民政部長之外還該把檢事總長也弄到手。”

“我是想到的，”陸士可說，沒留心到爺爺的笑。“白爾訥·布羅克衛自己好做檢事總長。那是他和哈定做的買賣。”

於是陸士可先生突然留意到坐在窗邊，好像在讀着書的邦貌上來。“我想我們這位少年布爾什維克應該明白，我們所說的話不好做街頭演說的材料啦。”

爺爺趕快的回答道，“邦貌自從他還是小孩子和油蚱蜢一樣大小的時候，便是通知我的事務的。好，費龍，只要你準備好了，我便給你匯兌來。”

IV.

太陽下了山，是陸士可動身走的時候。但他先吃了晚餐；等他把冰其洽和咖啡用完，便把桌面一推，把頸下的臘布巾拉下，仰靠在椅背上滿得意的嘆了一口氣；他一面退着雪茄的金皮紙，一面以他狡滑的眼睛望着對桌的邦貌，說道，“金牟二世，你的心裏是怎樣，我想告訴你。”

“滿好的，”金牟二世應酬着。

“你是滿靈醒的孩子，只是方得有點太厲害。你把人生看得太認真——你和你的老頭子都是一樣。一個人活在世上，應該要開開心，你缺少甚麼我是明白的，小伙計，你有姑娘嗎？”

“現在沒有了，”邦貌說着，面孔稍稍泛起紅暈來。

“我正是那樣想。你是該得有一個，把你拉出去開開心。你聽我說，我不是說的那些鬧挾嘶的女孩子——要找一個正經的姑娘，就像我的安納婢兒一樣。你認得安納婢兒·奕姆司嗎？”

“我沒會過她。我自然看見過她。”

“你是在‘帝齊太太’的影戲裏看見的嗎？唉，那倒真是

我所理想的影戲——就只有那一簇，我的錢就是從那兒找出來的！唉，那妮子關心我就給我的母親一樣——假如她是在這兒，我是決不會喝這樣多的啤酒的！你有時候到我家裏來一次罷，安納婢兒會給你找一個姑娘——我們那兒姑娘很不少，也很有些娉娉孌，孌孌娉，而她又會做媒——把一對小鳥兒作對成雙地放在籠子裏，她比這再開心的事情是沒有的。喂，你現在不好同我一道去嗎？”

“明後天我便要回學堂了，”邦獵回答着。

“那嗎，你隨後請來，把老頭子帶着同路。老頭子也是該得要一位姑娘啦——我這樣告訴過他十好幾遍。金牟，你還沒弄到一位姑娘嗎？嚇，糟糕，你看他紅了臉，這穿着褲子的老處女！我要把你的事情告訴些這位小家伙，那會把你臉上的紅匣子漲破啦——嚇，老家伙！”那偉大人物一面談着，一面從椅上立起身來，在爺爺的背上打了幾下，發出哈哈大笑。

這些情形是使你知道費龍·陸士可的腹量也很寬大的。他好像真的喜歡邦獵，關照他總要知道人生的行樂。“小伙計，你幾時來看看我，”他說着，一面把他龐大的身軀塞滿了一座大的林牟星車。“我說的話，你不要忘記啦。我要讓你看看甚麼叫別墅，你可以叫你老頭子也修一

座。”邦貌說滿好，他會來；汽車的機關開始叫起來了，汽車在月光中飛馳去，大笑的聲音消滅在山中。“小伙計，再會！”

V.

邦貌回到屋裏去，跟着爺爺走進書齋，把房門關了。
“爺爺，你真的要同陸士可兩人出錢嗎？”

“怎麼，真的，娃子，我要幹啦；幹不得嗎？”爺爺真的像帶着一種吃驚的面孔——這是他在這樣的機會上慣愛用的調門。你總不知道他究竟有好幾分是做作，因為他狡滑得滿有點程度，就連對他自己的愛兒也免不掉要用點手段的。

“爺爺，你是打算收買合衆國的大總統啦！”

“娃子，你那樣也可以說——”

“不是是甚麼呢，爺爺？”

“你那樣也是一種說法！我的見解又不同，我們是要防禦敵人，因為敵人要把我趕出實業界。假如我們不注意到政治，那我們在總選舉過後便會明白，我們會被打倒。東部有一批大人物他們打算費兩三百萬來擁立廖奈德·

伍德將軍。你要援助他嗎？”

邦貌知道那只是一個文飾的問題，他沒有回答。“爺爺，那是那樣一種污濁事體啦，”

“我知道，但是不能不幹。自然我可以辭職，我也有不小的錢可以過活，不過我不高興我便被人置諸高閣啦，娃子。”

“爺爺，我們自己不好單獨來幹嗎？”大家該記得，這是邦貌在前提說過一次的話。

“那樣的事情辦不到呢，娃子——別人隨時都要來擁集着你。他們要在煉油廠上刁難你，要在市場上刁難你，要在金融上刁難你——我有好些事情沒對你說，因為太麻煩，但是目前在產業界再沒有小資本家們立足的餘地的。因為我有兩千萬，你以為我大，陸士可有五千萬，我又以為他大；但是超等油廠——那是三四十座公司集合在一道的——那將近有十萬萬你是要去對敵的。還有維克妥，有三四十萬萬，一切銀行一切保險公司的財源都在支着他們——我們這些獨力經營的人你有甚麼機會？你看目前的瓦斯價格的暴落罷——報上是說存品過多，但那全是假話——存品何以過多？不過是五大公司把存品和盤托出市場來打倒小資本家而已。他們是一股洪水把你

小石片冲掉！”

“但是官家的力量怎能抵禦他們呢？”

“碰頭的事情滿多呢，娃子——我們凡事當着先鞭——鈴子一響便要動手！我們怎樣可以得到導油管的敷設權？怎樣可以得到鐵路的終點？我們到拔拉台士的時候是怎樣你是知道的；假使我們沒有買賄夾克·柯斐，我們能够得到目前的發展嗎？假使我們沒有和費龍坐下，檢查人名表冊，決定他所找的人是可靠的，我們能有今日嗎？說到目前來——究竟有甚麼區別呢？不同的是，我們長大了，我們在國家的稱盤上玩把戲——就只有這一點。假如費龍和我和培德·奧烈里和弗雷德·沃爾芳能够得到我們所着眼着的地皮，好，那嗎煤油界裏會生出‘六大’或者‘七大’或者‘八大’，就是這一點——娃子，這點你好生放在心上，自從煤油上市以來五十年，我們要幹的正和其餘的人所幹過的一樣。”

他們現在是走上了一道熟路，左右的風光那貌是記在心上的。

“一個人跑進書房裏去，計劃着世界應該怎樣怎樣，那是滿好的；娃子，但是世界並不會成爲那樣。要緊的是要煤油，我們幹的事體便是從地底把煤油取出。你在聽一

些社會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的說話，但是我的天神，你要想政府也來買油田圖發展——那兒的中飽比全美國的國富所能開支的還要多。我是在內幕裏的人，我能夠看得明白，我們假如要把事情讓政府去幹，那等於是把國富埋藏到一萬英里深的地底。你在講法律，但這兒也有經濟上的法律，政府不能反抗這些法律，就和任何人不能反抗的一樣。政府做了甚麼壞事，人民都有方法來融通它，實業家要是做了甚麼，不應比任何人更應該捱罵。現在是煤油時代，你要想禁止煤油不生產，那等於是你要去阻擋着奈雅瓜拉的瀑布。”

在父子兩人的生活中目前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在後年邦魏一定會回想到這個時期來的，他會想，哦，當時爲甚麼沒有把腳根放定？假使他真的有充分的決心，他可以把他的父親打破！假使他說，“爺爺，我不贊成去收買大總統；假使你要和陸士可兩人去幹那種事體，你要知道那我便要拒絕我的承繼權，我從今天起凡是你的錢我不願再沾染一個半邊。我要出去自己找工作做，你的錢只要你高興可以傳給白諦。”是的，假如他當時說了這樣的話，爺爺會折服的；爺爺會受着致命的打擊，陸士可也會受着打擊，但是爺爺一定不會承認以上院議員哈定爲候補大總

統。

邦貌爲甚沒那樣做？那不是卑怯——他在當時倒還不十分知道生活是如何可怕的。他自有生以來從不曾找過一個錢，然而他真的是確信着他能夠出去，找一個工作，可以找求得他自己日常需要的必要品和奢侈品。但是難題是，他不好傷却感情。保羅批評過他“軟弱，”正是這個意思。他是太容易替別人設想了。爺爺和陸士可爲甚要買收共和黨的大會，他是看得很分明的；回頭幾點鐘後，他要走過拉斯孔小樹去，同保羅，同“白斗”·施通訥，同“季克”·杜剛，同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黨”坐着，他們爲甚麼要組織煤油工人，要教育他們，要從爺爺和陸士可手中奪回油井，他也是看得很分明的！

VI.

邦貌回到南太平洋大學，在他正在選課的辰光，共和黨的大會在支考哥開會，有一千人的代表，有同數的代理人到會，也有同數的新聞記者和特派員在向全世界報道着這個偉大的歷史的事件。大會傾聽了一些印象很深的名演說，吸了無數的淡芭菇，喝了無限量的密造酒；在那

時候在布拉克施東旅館的一室中，坐着五六位“老頭子”在那兒做投票的買賣。關於大會情形的報告所發出的幾百萬言的電報，從不見有費龍·陸士可的名字；但是他是住在那老頭子們的隣室裏，他把交換條件定妥當了，把保證信券一一交到了負責者的手裏，遲頓了好一會，鬧了八次投票，在大會場的激昂的哄鬧中，廖奈德·伍德將軍的支持突然崩潰了下來，在第九次投票上，奧海沃州的華倫·曷馬練爾·哈定成爲了共和黨的騎手。

學校完畢了；格雷哥爾·尼柯賴夫走上商佛朗西斯哥去乘在一隻“罐頭隊”的船上，要往阿拉斯卡去捕鯊魚來裝罐頭。蘿纖·孟起司和她的哥哥連同着三位猶太學生，乘着一駕破敗了的福字牌去做摘果實的工作；東飄西流，星餐露宿的去替罐頭行乾果行收獲杏子桃子梅乾和葡萄。那“赤黨”的小團體在夏天無須乎做工的就只有邦貌一人；不知道做什麼才好的也只有邦貌一人。

在往年他和爺爺在零星掘井的時候，邦貌愛去找點工作來幫忙；他那時還只是一個孩子，大家都喜歡他那樣做。但是現在他長大了，別人須得他保持體統；公司也長大了，那是一座龐大的機械，每個齒輪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許你去輾移，邦貌甚至於要在家中種植花木，都不免要

侵犯了園丁的職守！他決心去研究保羅所有的書；但他從不曾聽見說過一個人一天要研究八小時，他也不能夠藉着保羅爲他做一部分工作，因爲他並不是一位好高明的木匠！

世界就是這樣，在這兒有的人終日做工，有的人又終日閒遊。終日做工自然苦，假使一個人無須乎那樣幹，誰也不會那樣幹；但是終日閒遊的也同樣難過，終日閒遊的人沒講出一句話可以使邦脫中聽。他們談的就是他們的玩意兒，那認真得就和他們的工作一樣：甚麼庭球的比賽，拐耐球的比賽，波羅球的比賽——各種各樣微妙的方法只講究在地坪上打一個小球！你假如是疲倦了要運動一下恢復原神，你要出去打打球，那倒是滿好的；但你要把它當成畢生事業，要費盡你所有的時間去思索，要專門的練習，或者讀那類的書，或者自己著，或者談起球經要談幾個鐘點——邦脫看見那些穿着滿整齊的運動服的成年男女，在他看來他們好像是在自己催眠，使他們自己相信着他們真的在享人生的快樂。

VII.

白諦走來了，他的弟弟對於這種閒遊的世界，由他的承繼權來說，由他的稟賦來說，都有加入的資格，所以她又來努一番力要把他拉去。白諦和愛爾東·白迭克的情事已經破裂了。她告訴邦貌說，愛爾東是一位“無賴”，總是令人難堪。現在又有一件事發生了，邦貌覺得那是很深刻的，因為他的姐姐都把自己的感情對他吐露了出來。那是奧克齊登太製鋼工場的創建者，已故奧古斯特·諾曼的獨兒；那少年的名字叫查理，白諦說他稍稍有點豪強，但是呵，哦，真是漂亮，和克雷蘇士一樣有錢。關照他的就只有一位母親，那母親倒不見得怎樣靈醒，她總想還顯得年青而嫵媚，穿得和舞台上的戲子一樣，在面孔上總要施些手工，想遮蓋着皮膚的綉襞。在下邊的海岸上他們有一艘極豪華的月艇（Yacht），叫白諦引她的兄弟去，他是那樣方便的，人品又好，甚麼都行，為甚麼不去相幫他的姐姐？

邦貌想到他的姐姐一定是在過渡着難關的，連她兄弟並不當行的社交技倆都算在數上了！但他去了；在他們趕着汽車到碼頭上的途中，白諦深深的告誡他——他切不可談到他那怪可怕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假使他們要提到他在南太大的那場不名譽的事情，他頂好要當成一個

笑談。邦貌早就受過教訓，事情是該這樣做的；他照樣辦了，覺得也並不費事，因為查理·諾曼是一位滿靈醒的青年，無論有怎樣的事情當前，他都會當成笑話來講；假使他滑稽得不好，便是把你的話弄成一個怪的奚落。

到了賽侖號，是一座水上的宮殿，全身都塗着白堊，有放光的青銅，陳設都是手雕的紅木家具，蓋覆着手繪模樣的綾羅。水手都滿漂亮滿精緻，捧着一托盤的玻璃杯來來往往款待着客人的菲律賓少年，穿着滿闊綽的衣裳，儘可以上餘興舞台去表演。一羣客人登上小艇，接着又移上幾部汽車，送到一處拐跼球場，從那兒又送到一處田園俱樂部去用中點；大家都跳舞過一兩點鐘，其次又湧到海水浴場去，其次又到庭球場，其次又回到“賽侖號”換好衣服中餐，那兒所陳設着的各種盛儀，都是要在大使館的燕席上才能有的。在甲板上有各種顏色的電燈，有音樂隊，朋友們都出來登上小艇，跳舞到天明，海波微微的舐着船板，沿岸的電燈使天上的星點失掉光輝。

這些士女談着他們熟人的容貌，性癖和逸談，他們的話頭是很難索解的，除非你是他們隊裏的一員；他們甚至有他們使用的流行語，局外人愈難懂的話，在他們是愈覺有興頭。他們講到穿着，談到甚麼是最新最奇的“東西”。

他們講到他們的密釀者，講到誰家是可信賴。其餘的時間便是講到在草坪上的打球；講到他們當日或者一向的勝負，講到種種不同的技藝中那個高明。那位庭球選手明年也能維持他的勝利嗎？美國的拐附球家在英國的成績是怎樣？菲拉德爾菲亞有波羅球隊來，他們能夠把銀杯奪去嗎？有不少優美的銀質鍍金的屈羅非杯（Trophy），刻着種種的銘文，那幫助催眠你，以在草坪上打小球為人生中的最大要事。

VIII.

在這水上宮殿的甲板上坐着，邦貌在看報上的關於渥爾雅地方的饑饉的記事。在廣大的區域上沒有收成，農夫們逐漸的在餓死；吃着草根樹皮，吃着他們嬰兒的死屍，流離顛沛，轉死於溝壑。報紙的編輯說，這是共產主義不適用的最近最後的證據；假使查理·諾曼沒乘着這個機會來揶揄邦貌，那只是因為他並沒工夫讀報。

邦貌曾經和哈利·西格拍談過，關於俄羅斯的饑饉他得到另外一種見解。俄國的饑饉是由旱魃而來，並非由於共產主義；那是自有史以來便成了慢性的，在前從不曾認

爲是專制主義不適用的證據。目前的情形之壞，是壞在鐵路的遭了破壞。但是痛恨共產主義的人他們却不把一個事實放在眼裏，那鐵路是在革命以前破壞了的；而且在蘇維埃的統治之下他們是經受了三年的內亂和二十六方面來的外寇。這些外寇的侵入，報紙盡力的鼓吹，歌頌美國政府送了幾千萬美金去接濟，現在又來罵布爾什維克，因爲他們沒有工夫對於饑饉作準備。

一位青年懷着這樣的思想，在目前的閑遊隊中不能配合，你自然是明瞭的。他努力想同別人一樣動作，然而別人總覺得他不同；現在是查理的母親走來坐在他的旁邊。“邦貌，”她招呼着——因爲在這一隊人中只要你把拐脚球打進了九個洞，從別人的袋囊瓶裏吹過一杯水，那別人便會簡稱你爲邦貌或者白諦或者卑比(Baby)或漂蹄(Beauty)——“邦貌，聽說你進了大學，你不是嗎？我想你一定有些學問。”

“唉，我並沒甚麼學問呢。”

“我希望你告訴我有甚麼方法使查理學點學問。他只是講玩耍，講和姑娘們戀愛，那是不成事的。”

邦貌想說，“最好少把些錢給他用，”但他回記起那是白諦告誡過他的那些“怪可怕”的說話之一。所以他說，

“唉，那倒是一個問題呢”——就像一位外交家或者政治家的口調。

“年青人在我看來真是太大的一個問題呢，”查理的母親說。“他們一天到晚都在跑，而且還要拉着你一道，在我真是有些吃不下來。”於是邦貌便覺得查理的母親可憐起來——在初他以爲她是高興，才滿講張羅的。你一看她，她是裝束成一位水手娘子，雖肥而體段勻稱，穿着雪白和青襟的衣裳，柔軟的金絲髮被輕微的海風時時吹進她燦爛的碧眼中。邦貌時時偷眼看她，覺得她臉上所施的手工一定是很成了功的，因爲他並看不出絲毫的痕跡。

“我爲那孩子奉獻了我的一生，”水手娘子說着，“他却沒絲毫介意。你爲人愈勞心，別人便愈以爲你是當盡的義務。今天下午我想，我是要打算罷工了！你肯支持我嗎？”

於是當到拐腳球團要出發的時候，查理滿大聲的向着全體的人說，“媽媽不去呢——媽媽看上了邦貌呵！”大家聽着滿高興的笑了起來，他們一面下着船梯，一面在心裏倒在暗暗的歡喜，歡喜他們離開了一位老人，他們顯然不是同道，而且也不能同道的，她偏偏要跟着他們去纏，裝着個同伴的樣子。

XI.

於是邦貌和諾曼夫人坐在賽命號的甲板上，在有柳條紋帆布的船篷之下，坐在兩把大的帆布椅下，一面喝着果子汁，一面談着許多事情。她很想要知道他的生活，和他家裏的情形；邦貌聽了“媽媽”的好些說話，覺得她是有心把白諦做爲未來的媳婦，於是他便盡量的說些好話。想她對於實世界的情形總不會是全不關心的，他便談到羅士油廠，談到他和爺爺兩人怎樣的發現了那個地方，油井又怎樣的旺盛。諾曼夫人便說，‘哦，金錢，金錢，凡事都是金錢！我們是錢太多了，不知道用錢去買換幸福！’

接着她便說出她是神視派的信徒，會有偉大的摩訶提摩出現，我們一切都會過活着別一個星球的生活。她看見邦貌夜間立在黑色的背境之前有一段很鮮明的金色的背光——這事在前沒人向他說過嗎？那是表明他有一種神祕的性質，是生來做高級的事物的。

接着她便問他的理想；他在大學裏鬧的那場“醜事”，她顯然是全不知道的，他便稍稍給她一點暗示，說他相信現代的社會組織和財富的分配是有甚麼缺陷的。那水手

娘子背靠在她的緞子的坐墊裏，回答道，“哦，但那都是物質的！在我看來，覺得我們已經是太做了物質的奴隸；我們的幸福是在知道怎樣超脫物質。”

這兒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邦貌迴避了，諾曼夫人便說到她自己來。她的生活是很不幸的。她出閣時年紀很小，小得來不知道她該怎樣的好，只是隨從着自己的雙親。她的丈夫是一位壞人，他蓄着許多情婦，待她很苛刻，她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她的兒子，但一切都好像只好失望，她愈見施舍，別人便愈見剝奪。查理時常在講戀愛，他其實並不知道甚麼是戀愛，他總不能夠無我無私。邦貌對於愛的見解是怎樣？

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邦貌又迴避了。他說他沒有甚麼意見，他看見一些人在自尋苦惱。他在期待着想多得一些見識。於是諾曼夫人便繼續着更向他說。戀愛的情夢，是真的真實，偉大的愛，在一個男子或女子的心中是不會死滅的；他們儘可以在表面上俏皮，說他們不相信愛，但他們常常是苦惱，暗暗的在希望着，期待看，因為真的，愛是世界中最大的存在。在這喧囂的嘈雜的儕輩中，諾曼夫人能夠遇着一位青年知道自重，她真是幸福。

喧囂嘈雜的儕輩回到賽命號來了，打斷了這些親密

的說話。查理的媽媽下去了，等她再現出來時，是在餐室裏面，壁上掛着瓦妥的彩筆，畫着水精們和牧夫們，十七世紀時代的淑女們在橫陳着傾聽淫蕩的琵琶。主婦不再是水手娘子，但却是大有愛嬌的佳麗，淡青色的緞裳揚輝，金絲的髮波閃媚，雪白的胸口，雪白的肩頭，兩套真珠的頸環。那真是一種驚人的變形，邦貌是看見過安默嬌嬌施用化妝術的，他當然可以了解，但他的心中是想着別的事情。

諾曼夫人把這煤油公子安置在她鄰座；大家跳舞時，他便問他好不好她跳舞——這些可怕的青年們好沒禮儀的把他們的主婦都閑却了。兩人也就跳舞，邦貌發覺得她是一位好跳手，她也說邦貌跳得滿高明，她很喜歡，好不和她再跳？邦貌是願意的；也沒有別人要特別和他作配。諾曼夫人有一種清淡的幽香，邦貌自然從安默嬌嬌那兒也是長過見識來的，但他有一種朦朧的印象，覺得女人們是天然的有那種清香，正是女人的甘媚處。這位鋼鐵女王的胸膊是袒呈着的，肩頭也全袒着，一直袒到他的手按着的地方。

查理揶揄他們，大家都在默笑。但是第二清早，他們兩人在甲板上踱着很久一會，邦貌覺得那些青年們不上

二十四點鐘，已經把甚麼都看慣了，再其後便是生厭。所以他和諾曼夫人同坐，同坐汽車兜風，同她跳舞，同她打拐跗球，查理呢也就和白諦做着這一套，至少在他們之中有三人是滿舒適的。

X.

繼後在一天晚上雜誌上有些事情邦貌要想翻閱，到半夜時他梭進了自己的寢室，睡在那鍍金的床上，床上有手繡的粉紅色的緞枕，有一盞鍍金的或者全金的燈擎放在頭畔，不一會他便到了遠遠的世界——在俄國看見餓殍倒死在路旁，或者會是在匈牙利，那兒鎮壓社會革命的方法是用簡單的屠殺，屠殺那信仰社會革命的人；照例是用着在美國的造鋼廠裏所製造出的機關槍，用美國的借款所買來的。邦貌在這些不幸的事件裏面太看專了心，他的房門輕輕移開了他沒聽見，反上了鑰匙的聲音也沒聽見。他注意到的第一件是那種清微的甘媚的幽香，他看見了一個幻影立在他的床邊，穿着一件綺瑪衲（日本式的寢衣）繡着大朵的紅芙蓉。幻影覺得有點害羞，把兩隻手拱在前面，吐出一種差不多難以聽出的微弱的聲音，“邦貌，

我好不和你說一些兒話？”

自然邦貌答應她說是可以的；幻影便在床邊上跪下去了，輕輕地有一隻柔軟的手握着他的，那柔軟的聲音有點顫，“邦貌，我真是淒涼，真是不幸！我想你怕不會了解這樣的淒涼對於一個女子是怎樣的難受，但你是我很久很久以來才第一次遇着的可以信實的人。我曉得我不應該這樣來的，但我有話不能不告訴你，男女間有甚麼話彼此都坦白些，難道不可以嗎？”

邦貌自然知道沒有甚麼不可以，於是他們便坦白起來。坦白的本質是一位於人生迷失了的女子，在她心中又有戀愛的情夢動搖起來。他決不要以為她是浮薄輕佻，這樣的舉動她在前是從不曾做過，那是真實話——她說着便有眼淚來到眼裏，哦，請千萬，千萬不要輕賤她，她是要求幸福，而她所能愛的人世間上沒有。“邦貌，你告訴我，你是否和別的女子有戀愛？”

要說有對於她倒是一種親切；但這目前的情形是他頭一次的遭遇，他說出了真話，就像日光在四月的暴雨之後晴霽了起來的一樣，有微笑從她的眼淚中閃出。她私語着，聲音有些哽塞，“我真是蠢，我在流眼淚呢，眼淚是使女人難看的，讓我把燈滅熄罷。”於是她便把那纖細的金

鍊子拉了一下，便再沒有難看的光景了，有的但只是幽媚的清香，她把兩隻手握着他的，低聲的說，“邦貌，你是不有一點子愛我？”

他是逼到不能不說些甚麼了。‘諾曼夫人，’他開口說——但她止着也：“你叫我特爾瑪。”他吃格着說，“特爾瑪——我是不——”

“我曉得的，邦貌，我比你年紀大；但你看那些風騷的姑娘罷，她們的心是怎樣的空虛！並且你相信我，我真的是關心你，你要叫我甚麼我便做甚麼，你要甚麼我都給你。”

邦貌從這場遭遇長了一番見識。他曉得他只消伸手去把她抱起來；以後怎樣做——歐尼絲·華特是曾經傳授過他的。他有本事使她消魂，從那時起她便成爲他的奴隸，凡她所有的東西他都可以到手；他可以虐待她，用她的錢來另找情人，而她依然不能不做他的奴隸。就這樣在他的眼前他便了解了一些世相，在這個世界中正是一座博徒們的天國。有的人對於華奢和權勢並沒有邦貌那樣高尚的不關心；正好把他們丰姿的美好和社會的地位用爲獵艷的武器——這種人有種種的名稱，叫着楊妃椅上的壁虎，愉樂室中的長蟲，叫着馴貓，叫着羅美沃，叫着會

長。不知道做了多少年辰的奴隸那老奧古斯特·諾曼才創建了一座大的鋼鐵工場，一座海洋上的浮游宮殿，還有一座十倍大的岸上宮殿；而這一切的財寶都魔術地具現於一位女性的肉體上，穿着一件——唉，綺瑪納已經脫了，裏面是一件寢衣那樣的纖薄就好像是沒有，一種醉人的柔香，一雙柔軟的愛撫着的手腕，嘴唇上壓着暖暖的滋潤的接吻。“邦貌，”那聲音低語着，“只要你高興，我可以嫁給你。你要求甚麼，我甚麼都給你。”

邦貌曾經在歐尼絲身上得到一種經驗，你是有愛的意思，那你的嘴唇便會誘導；他從這位夫人——否，特爾瑪——又得到一種經驗，你沒愛的意思，那你的嘴唇便會拒絕。“你是知道的，特爾瑪，”他辯解着，“我的境遇是並不要甚麼的。”

“我知道呢，我是一個怪鄙俚的物什。但我做出這樣可憐的下賤勾當，我是要使你知道我在關心你，你千萬不要怪我！”

這給予了他說話的導線，他對她說他是絕不見怪的；不過他並沒戀愛她，他的心中是把她當成着一位朋友。於是她的抱擁便漸漸鬆解下來，她在床畔縮成了一團，啜泣着說，他是定會恨憎她，永不再和她見面的。他說不是那

樣，並沒有甚麼失體統的事情，因為你說沒有戀愛，那是沒有角裂的理有的。她是太自克抑了，他覺得可憐起來，伸手去安慰她；但是他立地覺悟到這是不該做的，她捉着他的手，便在手上親起嘴來，他是受了自己的同情心的誘惑。在過往十八世紀的時代，有一位英國的詩人說過，哀憐會使人的心情轉移到戀愛。

關於這些事情，一個人在先是要應該預想一下，得到一個行動的標準。邦貌放下了決心，下次他要抱擁一位女人，那人非是他真正戀愛上的不可；現在他的理智的清醒而冷靜的聲音告訴他，他是沒有戀愛着查理·諾曼的母親，那只是一項姦通，他們兩人都不會有好長久的幸福。於是他婉婉的說，他希望她可以走了；她便徐徐的淒楚的把綺瑪柄從地板上捲起來，立起身來了。“邦貌，”她說，“別人是滿沒良心。假使他們知道有這樣一件事情，他們要鬧得很厲害的。”

“沒要擔心，”他回答着。“我決不告訴別人。”

他聽見房門輕輕的打開，又輕輕的關上；他把電燈拉燃，把門鎖上了——在一種家庭燕集的時候他決不再這樣疏忽了！他在室中步了一會，想着這場可警戒的經歷。他由他特有的謙抑告訴自己說，那並不是因為他有令人

怎麼也不能不愛好的魔力；但是在這種新式的肉慾世界中，女子們遇着一位有貞操的男子便滿易心折，那使她們會看成一個巨大的超人。

第二天清早水手娘子在甲板上看見那位年青的亞東尼絲 (Adonis, 希臘神話中被 Venus 眷愛的美少年, 比指邦貌) 的時候, 好些年辰以來她的面龐才第一次泛出了自然的紅色。但是她立地恢復了, 他們又來談着神視派的哲理, 一和往日般作精神上的交際, 他們真的成了絕好的朋友；他稱呼她為特爾瑪, 查理也不加以嘲笑了。但在回家的途中, 白諦要扣問那一切的情形, 諾曼夫人在愛他, 到底愛到了怎樣的程度？邦貌面上泛紅, 白諦便笑他, 並且着急起來, 因為他害羞總不說出真話。她決定着他們自然是有情事的。那倒滿不錯, 在賽命號上還有其它的情事——中央廊道上的電燈是幽暗的, 你要走進別人的房門不會被人認出。“但是你沒迷戀着以為她會嫁給你,” 白諦滿當行的加上一句。“她談了一些再化身的甘言媚語, 但是現在的化身她是掛在她的奧克齊登太鋼鐵的股票上的。”

XI.

幾天之後奧克齊登太鋼鐵公司的股票大暴跌，白諦受了驚惶——她對於那公司就像是有所有權的光景。她問爺爺是甚麼原因，爺爺說那只是出於“操縱”。但是不久有好些公司的股票都跌落了，羅士聯合也包含在內，於是爺爺又說這是有甚麼人在弄鬼，在大賣股票，所以票價大跌。但這種情形瀰滿了全國，一般的消息是大公司，甚至銀行，都在感受着困難。恐慌的情形出現了，爺爺和費龍焦急地商量着，把他們的發展事業通通停止，解雇了好幾百人；爺爺的口調是“把觸角縮進去。”爺爺說，銀行的錢很不少，但只有大資本家才能用；費龍在大憤其慨，說那位銀行家馬克·埃任堡把他賣了。那是“五大公司”的詭計，他們專於要使獨立經營家倒潰。你怕他們不是想陷害羅士聯合，回頭再用五百萬，或者一千萬元來買收！

邦猯和歐文先生談及，歐文告訴他那是聯邦整理局的有組織的計劃；是渥爾街大銀行家們所主張，表面上是說由政府委員成立的，但其實只是銀行家的委員會，他們在恐慌的時期有權能發出無量數的新紙幣。這些錢滾進大銀行，又由大銀行滾進他們所掌握着的和須得擁護的大產業家。所以任你何時一有恐慌，大資本家可以得救，小資本家是只好破產。

在這一回是農人遭殃。他們沒有組織，也沒有人保護他們；他們便只好把自己的收成向市場上投賣，價格便暴落起來——全無粉飾地有一百萬的農民不到年終便要破產。但是工廠產品的價格不會跌落到同樣的程度的，因為大的托拉司有渥爾街的銀行支持，可以維持着他們的股本。邦貌把這個解釋傳給他父親，他父親又傳給陸士可，陸士可說那是十分正確的；他知道有一個團體在操縱着加里弗尼亞省的聯邦整理銀行，他們在見甚麼買甚麼，並不管你三七二十一，然而總是把陸士可·羅士的產業買不到手的。

款項支絀起來了，白諦的汽車雖然磕壞了，都不能夠另外買一駕新車；爺爺在餐事時要談經濟，安默嬌嬌甚至把昨天吃剩下的殘菜又拿來過鍋！隨處都在節省，每人的面孔上都在擔心，報紙雖然儘管想隱蔽，然而在字裏行間總要漏出一些破產和失業的消息。

在這時出了一件有趣的事體。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有一架大林牟星車由車夫趕到羅士第的門首，步出一位堂皇的人，穿着雪白的長衣；是一位高長的人，一頭的黃髮，一臉的莊嚴——那絲毫不錯，是奕里·瓦特金士！他和每個人握手——他在發揮着大僧正的態度了——接着便

要求和爺爺說一番私話。他被請進書齋裏去了，半點鐘過後他含着微笑走出，鞠了一個躬走了；爺爺等到沒人在近旁才向邦貌講出了他的來意，爺爺的面孔微微苦笑着，接着又大笑不止，奕里公然在幹地皮買辦的事務了。奕里在市尾上找着一區段地面，恰好是上帝的天使命他建築教堂的那般大小；或者倒寧可說他是找着了一些地皮買辦和市政廳的人員有連絡的，得到了許可劃出一段超過先例的地區。這樣上帝的話便算證實了，黃金的教堂便要建設起來。然而以某種不明的理由，上帝却不曾把恐慌的出現指點奕里，他也就和一些平常的並不神聖的實業家一樣谷陷起來，他那十七萬五千元的地代已經遲付了一月。復活節上的寄付金減少了，上帝又有一番啓示，要奕里利用別的方法去找錢。

“爺爺，他有甚麼求你？”

“上帝向他啓示，說我又可以把那地區的抵當買來。但我告訴他上帝却忘了啓示他，我現在並沒現錢。我給了他五百塊錢，幫助他付息。”

“爺爺，真糟啦！你不是正在要我們節省！”

“不妨事的，奕理陳述出，我們在拔拉台士的第一眼非是受過他的祝福，所以日後我們才那樣興旺。你要曉

得，假如我拒絕了他，那是對於上帝的冒瀆啦。”

“但是啦，爺爺，奕里的胡謔你是並不相信的！”

“我自然，不過那家伙有不少的信徒，我們幾時會要仰仗他，那你是說不定的。萬一選舉是有失敗的形勢，在這兒或者拔拉台士，我們得到奕里來支持我們的投票，那我們投出去的錢便會一本萬利！”

XII.

邦貌想了一番，他又把精神提起來，轉身到他的父親跟前。“爺爺，我對你說！假如你有五百塊錢把給奕里鬧玩意兒，我也要你五百塊錢來做正經的事體。”

爺爺瞠目地向着他。他失悔不應把捐錢的話對邦貌說了。“是怎麼一回事呢，娃子？”

“爺爺，我去看過歐文先生，他真是窘着了，他四處都找不着工作做。他們把他上了黑表。他要就事，自然要叙出他在南太大學教過兩年書，別人自然要寫信去探問他的底細，他相信着大學裏有人回信說他是赤黨的。”

“那倒不甚稀奇啦，”爺爺說。“不過那並不是你的過錯。”

“是我的啦，爺爺！是我把他拉出來，讓他和我談話的。我是留心着沒對別人講，但他們派了一名奸細跟着我們。”

“好的，娃子，是他在向你借錢嗎？”

“不是，是我想幫助他一下，但他一定不肯受。不過我知道他是要錢用的，我同哈里·西格談過，也同彼得·奈格爾談過——他們認識這市裏的一些勞動者，他們想在這兒可以建立一座勞動學院。我們都贊成歐文先生是經營這件事情的最適當的人物。”

“一座勞動學院？”爺爺說着。“那倒是聞所未聞啦。”

“那是要來教育青年勞動者的。”

“但是他們不可以進正規的學校嗎？學校是開放着的啦。”

“關於勞動上的事體，學校是不能教的。至少不肯把真實的事體來教導他們。所以勞動者要找一些地方來，使有為的青年可以養成在勞動鬥爭中有應付能力的人物。”

爺爺想了一下。“你的意思是，娃子，要找一個地方由你們一羣的赤黨來教導社會主義和那樣的材料的啦。”

“不然，你那樣未免不公道呢，爺爺；我們並不打算教導甚麼主義。我們只是要教人開誠布公——那正是歐文

先生的理想。他要勞動者能够有獨立的思想。”

但是那種話是不能騙過爺爺須臾的。“他們不等到畢業，便都會化成赤黨，”他說。“並且你聽我說，娃子——你要送五百塊錢給歐文先生，那是無妨事的，不過，假如我在付我的血汗錢，而你却拿去用來教導一些年青人，說我不應該有甚麼得錢的權利，那我是有點不甘心的啦。”

邦貌便笑起來了——在這兒笑是最好的方法。但他想了一下——歲月愈往前進——他覺得那位聰明的老人愈見看透了將來，愈見讀破了人生！

第十三章
修道院

I.

邦貌在研究着，思索着，想在勞資問題上得出一個結論。目前的制度是不能夠持續到永遠的，他算明瞭了——國家的利源和財富被拋擲在鬥牛場裏，被那最貪鄙的人們剝奪而去。待他推問，誰來改革這個制度，這兒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便是勞工大眾，他們並沒有賭博者的心理，但只是知道財富是由勞力產出。在他們的地位的本質上，勞動者只有由團結以得到勝利；所以無論他們是有意無意，他們都須得培植團結的精神，發展同志和協作的

信念。

這種是所謂“急進派”的基本信條，邦貌滿悅意地接受着這種信條，作為從商業主義與戰爭的糾葛中的出路。勞力要組織起來，奪回產業機關，在社會奉仕的基礎上再建起來。這個公式很簡單，滿有可信的價值；但可惜的現實的情形十分複雜，邦貌是到了不能不承認的地步。新社會的創造者在構成的方案上不能一致，在消滅舊社會的方法上也不能一致。他們是分裂成了無數的派別，把一大部分的勞力用在了內部的紛爭。邦貌心裏想的是至少在這兒南加里弗尼亞省，勞工運動在業主公會方面已經有充分的敵人，用着破壞同盟罷工的工賊，用着密探，用着黑表制度來彈壓，還用着警察來專門曲弄刑憲以反對工人。但可惜的在有些人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總是一味的內訌！

就在目前大家正感受着俄國革命的強烈的影響，這一個偉大的事件震撼了全世界的勞工運動。自有歷史以來在這兒才第一次有勞動者得到政權；勞動者在這個機會上會有怎樣的建樹？世界的資本家的報紙自然是把俄國描寫成一場惡夢；然而蘇維埃繼續健在着，健在得一天，每天都表示着是報章攻擊的新鮮的失敗。工人是能够

維持着政權！工人們的政權是維持着在！不信，你看啦！

就這樣在全世界上的各國，勞工運動便分成了兩個陣營，有的是信仰本國的工人可以依照着俄國的先例，組織起來準備；有的又以某種或他種理由說不能辦到，說那樣辦的是喪心病狂。這個大分裂在各個分派各個思想系統中也表示出來。社會主義者分成贊成效法蘇俄與不贊成的兩派；無政府主義也一樣的分裂，“吾必理”也是一樣；甚至連保守派的工人領導者都分成兩派，有的主張沒干涉蘇維埃，有的又主張幫助資本家把它打倒！

這種紛爭，對於邦貌，便具現在孟起司的一家人裏面。孟起司老人是由外國來的舊派的社會民主黨，在縫衣工會裏積極活動。他的六位兒女呢，有兩位女兒是跟着她們的母親——是一位守舊的，純正的猶太人，戴着髒的髮鬢，嚴守着家庭中的忌日，悲哭着爲她迷失了的兒女們的靈魂祈禱，他們從祖先傳來的信念中，一方面被美國偷去了，使他門在禮拜六也要做工，另一方面又遭了急進運動的偷劫，使他們成爲了懷疑派，成爲了欺神滅像的人。蘿纖和她長兄，雅可布，是和他們父親一樣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還有兩位，佐奕和埃克，便走到左翼去了，在高唱着無產階級的獨裁。

II.

邦貌接受到蘿織的一封信。“親愛的羅士君”——她常常是這樣稱呼他的，在他同班中這樣稱呼他的人就只有她一個，那是她要維持着無產階級的尊嚴的方法，在對於一位在社交上大有勢力的人物。“我們在加里弗尼亞摘了梅乾之後回家來了，下禮拜我們要摘葡萄。你說過你想去參加社會黨支部的集會，明天晚上在被服工會的大廳中便有一個重大的會合了。我的父親和哥哥們都要出席，高興能夠遇着你。”

邦貌用電報回答，招待一位老的和四位年青的猶太人的社會主義者在赴會之前同他晚餐。他把他們引到一家闊綽的餐館——以表示敬意，却忘記了他們於衣冠和桌上的儀節上會感着不安。真的，駱駝要穿過針眼，實在比一位有錢人要能體貼被厭棄者的心理還要容易。

邦貌看見蘿織的面孔變了，不再像他從前見慣的黃褐色的過勞的女子了。她是屬於東洋風的女子，在炎日之下摘幾個禮拜的果實，並不担心到自己的面容；她的兩頰寓着落日的紅霞，她的精神有朝日的新鮮，邦貌的心目中

到這時才第一次感覺着她滿是一位眉目宜人的姑娘。她談到他們的經歷，那在邦貌覺得是分外的羅曼諦克。大多數的人在沈沒於空想的時候，會想像着自己是一位煤油大王的兒子和承續者，有幾千百萬的大拉傾瀉入懷，有闊綽的汽車兜風，在賽命號的鋼鐵女王把自己愛撫。而在邦貌却幻想着一個童話般的想念，隨着一隊年青人坐着一部襤褸的老福字牌去東竄西竄，在一座風可吹掉的仗篷裏露宿，伙着麥西哥人日本人印度人做着摘果實的工作，每個禮拜把所找的工錢由郵局送十元或二十元回家。

孟起司老人是頑強的人，一頭都是鬚着的黃髮，胸部深厚——雖然那大部分是顯在背面不是前面，那是他的工作使他拳屈了的。有好些英國文字他是不能發音；他會輕蔑着說：“Dis talk about de vorli revolution”（要說麼哥世界革命）。他的兒子雅可布，那位社會主義者的一個，邦貌早聽說他是擲着肩頭的蒼白的學生，現在由野外生活的關係大比從前好了。其餘的兩個孩子，那兩位年青的“左翼”，話很多，自我很強，使潔癖的邦貌生出了反感，邦貌沒有那樣的洞察力可以推察到他們一生之中才第一次會着一位年青的富豪，那是他們在辯護工人階級的堅實上的不安的努力。不讓誰能說他們是感受了威服

的！加之因爲在政見上鬧決裂了，他們和其餘的家裏人也少說話。

大家走到了會場，人是擁擠滿了的，大多數是工人，都是十分的激昂。選定了一個委員會來討論支部的政策，委員會便向大會報告要驅除左翼；也有少數者的報告要驅除左翼以外的一切黨員！於是火上更加了油；邦貌傾聽着，忙着要保持着自己沒對於急進的運動生了幻滅。他們那樣的喧囂，而邦貌却有愛平靜的那樣的一種偏見！他並不期望工人要有十分的禮儀，說話時要用完全的英語；但他們爲甚定要叫，爲甚把拳頭定要向空中揮舉？他們不互相罵爲“燒料工人”“臭黃鼠郎”和其它的惡名，他們便不能討論政見嗎？邦貌所參加的社會黨安琪市支部的集會適逢着在它的歷史上的一個危機，那在他便斷然地不成了一個集會的體統！

孟起司老人爬上演壇去，大聲的向着他的兒子叫，說他們是一羣豬頭三，想爲美國激起甚麼大衆革命。“俄國的革命是麼哥起來的？就因爲全國被戰爭弄壞了。美國的資本家你要叫他壞到那樣的程度，那除非要有十年的戰爭；在這時候，你們一些年青鬼子到底幹麼？你們要把社會黨送給警察！他們有奸細派到這兒——是的，那些奸細

便是你們這些鬼子的左翼運動的源頭啦！”

那在邦貌聽來好像是十分在理。安琪市的產業家一定是希望着急進的運動走到絕端，那樣他們好找一個口實來撲滅；他們要想舉動，那他們不費躊躇地便可以舉動。但是這樣的話向着年青的極端主義者說，那等於是在一羣野牛前面揮着一面紅旗。“甚麼？”埃克向他父親叫着。“你們講到警察嗎？你們的愛人社會民主黨現在在德國幹着一些甚麼？他們在指揮着警察，他們在槍決共產主義者的工人，為資本家階級効力！”

“是的，在這加里弗尼亞省他們也要一樣的幹啦！”另外一位兄弟叫着。“你們都是一黨的階級協調派！”那是一個新名詞，而且好像是可怕的一個。快要崩潰的資本制度能夠再支持得上十年或十年以上，那還是疑問；右翼的工人便是在資本家的庇護之下，幫助解救他們。“你們替他們做走狗，”佐奕宣說着，“你們以每點鐘多加兩分錢的工錢來買賄工人！”

就那樣安琪市支部便分裂了，和世界上其餘的地方一樣；赤色的便退出團體，回頭又分成了幾個共產主義的小團；佐奕和埃克出了家庭，和兩位思想相同的女工去共同生活去了。於是邦貌便愈見受着迷惑；人生好像十分複

雜，幸福好像是難以尋求！

‘III

有一天禮拜六，電話鈴子響了，是費龍·陸士可叫爺爺打話。邦貌去接着電話，聽見那愉快的聲音。“嚇咯，少年布爾什維克你好？喂，金牟二世，我以為你是會到我這兒來的！真的啦，你為甚麼現在不就來？安拏婢兒把‘戀愛之煩惱’演完後，現在休息着——她很高興見你。薇薇·屈羅西在這兒，哈威·曼甯也在這兒——有一大羣人在這兒要在禮拜日快樂一天啦。不消說我也是去的！你先去一步罷，你的老頭子會把路告訴你。”

邦貌告訴爺爺，說他接受了招待，爺爺說陸士可的家事是這樣的一種情形，邦貌該得預先知道一個大概。安拏婢兒·埃母司是電影的女優，一般的稱為他的夫人，但實際不是那樣，因為她忠於他，一般的人都知道，那情形也就和結了婚的一樣了；只是不消說本真的陸士可夫人是住在城裏的本宅的，和着她的四個兒子。陸士可夫人滿高興講社交，在前常把陸士可拉去，但陸士可不適於那種生活。有時候陸士可夫人也要上修道院去，那是他別墅的雅

名，但自然是密司·埃母司不在的時候；爺爺說他們好像有一種規定免得彼此碰頭。密司·埃母司是有自己的本宅的，和攝影場相近，修道院是一座“招牌場，”每禮拜末他們便招待着朋友在這兒取樂。

你趕着汽車在那海岸邊上的一長串山嶺後跑着：又有一條巨人的手中所展放出來的混凝土的魔術的寬帶。汽車的引擎柔和地吐着聲音，你當着風頭趕上長坡又趕下長坡，在一些淺山的迷宮中蜿蜒；那兒有險峻的坡道，也有荒山的眺望，有山谷中的寬闊的草坪，有海岸的廠地點綴着魚家和小艇，在太陽光中晒着一些魚網；接着有更多的小山大山——你要飛馳幾個鐘頭，速度你是隨心所欲，因為你現在已經二十一歲了，爺爺沒想再望你遵守着速度的規定。

有一條枝路插向海濱，待你再跋涉得十來英里，你便到達了一座高大的鐵牆，有一道鐵門。有一道牌示，寫着“私人重地，肅靜迴避。”——那兒的道路也就特別寬敞，好使遵照着牌示迴轉車頭！門是開放着的，所以邦貌便趕進去，又爬上一座小山，爬到了頂上，哦，溫都胡爾！——一望青黃相間的大盆地，直徑怕有二三英里，有一邊開放着接着海洋，在那大盆的中央是修道院的一羣灰色的石塔！

四方都是山，滿望都是煤油大頭目的所有，土地是他的，風景也是他的；公衆要想來看他這座幽居，那除非是乘着小船，或者游泳。

你在蜿蜒的道路上馳迴，經過一些假山和一些一兩百年的老的檜樹，你便走到一條岔路口來，一邊寫着“郵差道”，一邊寫着“客道”。假如你萬分尊榮是到這兒來的賓客，那你的路便通過一道官馬門下，那門之大足容五六部兩重的公共汽車通過；一位執事走來，叫車夫把你乘的車駕進攔納庫，你便被導引着走進住房——唉，那真好像進了一座宮殿，你的眼睛會眩暈於頭上的弧形建築，你的腳下會踐着一些非洲產的毛牛皮，或者角馬皮，或者甚麼皮。說來真是怎樣俏皮的建築師的玩意喇，把一套莪提克式的塔和尖塔和銃眼狹間和出矢狹間——建築在這兒的一座新式的肉慾帝國的中央，而命之曰修道院！倒也不錯，因為要和那佔有這修道院的方丈的生活相配合，所以修道院也就須得採取宗教改革以前的形式！

殿堂的外陣，邦貌發現着藏有一座升降機；從那升降機中突然步出了一個纖巧的幻影，穿着檸檬色的花衣，檸檬色的絲襪，檸檬色的靴子，檸檬色的寬邊帽，就像牧羊女子在要讓人畫肖像時所慣愛用的穿着。那一套整齊而

值價的裝束滿可以向時裝跳舞會去出場；沒有介紹的必要。因為邦貌是文明國度的百分之九十的男性中的一個，也怕是馬達瓜斯卡，巴刺圭，諾華·擊布拉，西藏，新圭納亞等國的百分之七十的男性中的一個，他把安挈婢兒·埃母司的每根眼睫毛都可以數清，或者是畫出她臉上的笑窩，她頰上流下來的淚痕。他曾經看見過她扮演培提司堡鋼鐵大王的“荒淫”的女兒，嚴厲的受了懲戒，對於母性與家庭與天國生了性仰；又看見過她扮演法國皇帝的寵姬，為償贖優雅的犯罪而遂行着優雅的死；又看見過她扮演一位英國的莊園的承繼者，遭了虐待而逃出了家庭的女兒；又看見過她扮演布魯里齊山上的赤足的“山女”——“客人，萬福，君乃收稅吏之一乎？”這些都是在影戲上看見的；而今她是演着“發聲”！

“你自然是羅士君了！”她的“發聲”是有點奇矯的亢揚。“爸爸時常講到你！”（爸爸是指陸士可。）“我是滿高興你肯到這兒來，請你千切不要客氣。凡事都請你隨意，我們這兒是自由廳呢。”邦貌把這個名稱回想起來——但那不是從“鋼鐵心腸，”或者是“莊園女子”脫胎來的嗎？

“哈威也在這兒，”莊園娘子說着。“哦，哈威，你來，這位是邦貌·羅士；這是哈威·曼寧。羅士君到這兒來是第一

次，請你好生接待他，免得他下次不再來。他是進了大學的，讀了很多的書，有很淵博的學問，我們在他看來很是無知，很是輕薄呢！”

哈威·曼甯從一個法朗西式的窗口走出，那窗口在普通的教堂裏是一連十二堵的耶穌的聖像。他走得很迂徐，並沒有加速的意思；他說話也迂徐，是一種索漠無味的口調——他是絕沒有甚麼着急的必要，因為他是出自省裏的一座舊家。他的面孔滿奇醜，一臉都是繃紋，邦貌並拿不的確他到底是年青年老。“嚇咯，羅士，”他說着，“久仰久仰。我有一位叔父，他想費十萬塊錢把你送進監獄。”

“是那樣的嗎？”邦貌微微受着一驚。

“真的啦！他是反赤大同盟的急先鋒，他說桃紅色的人比紅色的還要危險。我實在替你擔心。”

“不干緊要的，”邦貌說着，看出他只是在開玩笑，這種章法是年青和年老的閉人所慣愛用的消遣法。“爺爺又會送二十萬去把我贖回，”

“那樣說來，我想費龍也會高興出錢的——可不是嗎，安拏婢兒？”

“我們的尊客誰也不會丟進監裏，”明星回答着。“他們打電話給爸爸，爸爸打電話給警長，警長立地便會釋

放。”

她說這話時並沒含着微笑；哈威·曼寧說，“你看：羅士，安拏婢兒的頭腦是俗世間的。”

IV.

是的，這句話說到這位銀幕上的發光體倒很真實，回頭邦貌便會看出了；她的確是有一個俗世間的頭腦。一切甚麼詩甚麼羅曼史，都是公衆替她想像出來的——可以說都是在公衆的眼裏。安拏婢兒所能貢獻的便是她那年青的姿態，可人的面容；其餘便是薪水很高的監督的本領。她扮演一簇影戲就當如是做了一場買賣，她談的是攝影的費用，輸入到外國去的賸頭，剛好就像是在開辦一眼油井一樣。她能和陸士可打交道正是爲此，陸士可也是一位有俗世間的頭腦的人。河唇的一株櫻草在陸士可是一株黃花，在安拏婢兒是“內部”的裝飾，或者是“樂開心”(Location 野外攝影)的背景。

邦貌隨後便曉得這個態度却是有一種可怖的真摯；安拏婢兒的志願是想做女優比做情婦的心切。“真的啦，”費龍當着衆客的面前說，“我把這位女孩子造成一位影戲

的女王費了我八百萬塊錢。”這位三十歲的女孩子夢想着她有一天總要演出一場傑作，賺得八百萬塊錢來證實自己的名譽。在這期間她以關照陸士可為條件逐漸償還——這樣看來好像很可以佩服，依照着極端嚴格的資產階級的標準看來也好像很可以敬仰。煤油大頭目假使竟有心想抱一位電影明星在懷中以圖荒淫的逸樂，那他是鑄成了天大的錯誤，因為他比任何的雞販子都有很多的母雞在手裏的。

“啦，爸爸，”安擎婢兒會說，“你的酒已經喝多了。沒再喝了。”這樣的話她在他們招請來晚餐的一切顯客之前說出；費龍更會抗辯道，“女孩子，甚麼話，我才端着杯子啦！”

“那嗎，請你今晚上把端着杯子放下。你要記着威爾金士博士說的話，你的腎虛。”

費龍更會咆哮起來，“腎虛老子也不管！”回答的話便是，“啦，爸爸，你對我說過你要聽話的！你要我在各位的面前使你丟臉嗎？”

“我丟臉？我倒要看那個能夠使我丟臉！”

“那嗎，爸爸，你上一次喝醉了所說的話，我對衆人說出來，你是會丟臉的呢，”

費龍住了聲，把酒杯半停在空中，在想追憶；衆客便都號叫起來，“哦，好的，好的，請告訴我們！”

“爸爸，我告訴他們嗎？”這是一種虛駭，因為安擎婢兒是滿高尚的人，不肯說出村話的。但是這虛駭生了効，大人物把杯子放下了。“我投降了！把這酒拿開。”於是大家便喝起采來，晚餐會便得到一個愉快的開端。

說來也是奇怪，安擎婢兒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和她的收師們究竟有甚麼關係，邦貌是不明白的，但是她很好施捨，凡是天主教堂的孤兒院或者別的甚麼慈善會，總有她的名字承頭。同時她那小小的頭腦也裝了一頭的迷信，就如像一位黑奴老嫗一樣。儘管你就給她八百萬元賠償陸士可，她在禮拜五總是不肯攝影的。你要是失手撒了些鹽，她不僅要勸你投些過肩膀，有時她甚至要替你投。有一次用中點，她把一位小姑娘另外坐一桌，因為不然便有十三人同席，那最小的一位姑娘是會犧牲的。

同時她人很慈和。她真的喜歡你，喜歡你在她的周圍，她請你再來的話，便是那個意思。你走後他也決不會說你的壞話。她稟賦着藝術家氣質的忘機，而同時却免掉了藝術家的殘酷的嫉妬；大抵的女明星你在她的面前可以放心稱頌別的女明星的藝風的很少，邦貌覺得她便是

這很少數中的一個。自然，她對他也在另眼看待，因為他有學問，有見識。實際上是邦脫得到自己的姓名列為危險的“桃紅色”登在報紙的第一欄，那給與了他同樣的神祕而傳奇的背光，就如公衆對於安擊婢兒，作為銀幕世界的發光體，修道院的情姬，所給與的一樣！

V.

“哈威，”安擊婢兒說，“在餐事之前還有時間請你引羅士君去指示一下罷。”於是邦脫便去參觀一座別墅的規模，好讓他父親為他修一座。但是哈威·曼寧辦不到一位很好的嚮導。要為人指點遊覽地那須得有鑒賞的態度，而哈威對於這種地方看得太多，他總是以機械的說明了事。

在這區域裏有很多的建築，就如像拔拉台土的煉油廠中有很多的塘庫；只是這兒的是我提克式的塘庫，有小巧的塔和尖塔和銃眼和出矢狹間。這兒沒有聖堂或禮拜的地方，沒古代的高僧的坟墓；有的却是體育場，有一眼碧綠大理石的水泳池，有滾球場，史關胥球場，庭球場，有九個穴孔的拐跗球場，還有一處波羅球場——大概你在設備最完善的田園俱樂部所能尋出的東西都應有盡有。

有馬房，馬匹大都轡着鞍韉有馬丁騎着，有圖書館只是專為電影監督來調查地方色彩使用的——這是哈威的說明。

也有蒐集着各地產物的正規的動物園。雇用人和他們的子弟知道這樣的贈品可以博得主人的歡心，所以他們便把所捕獲的各各送來。有鹿苑，有山羊欄，有嚴重的鐵欄關着灰色的老熊在崖石上蹣跚，有野貓，有狼，有豹，在樹陰下假寐。有一座大的鐵網圓籠，裏面一株大的枯樹，有幾隻崖鷹坐在上面。一隻崖鷹不受拘束地在高高的碧落中飛翔，可為詩人們呈出一個絕好的詩料；但到他囚在一個鐵網籠中却呈出憂鬱的面孔。“這些是關在牢裏的你們的赤化同志！”哈威·曼寧路過着這樣說。

但是邦貌也發覺着了，就是世界上閑得最無聊賴的人都多少有些事情可以使他快意的。現在他的鄉導把錶取出了，說將近六點三十分了，他們須得轉去。他們便廻轉身來走着，一位中國人的聽差，穿着白色竺布的上衣，顯然是知道哈威的意思，在手裏捧着一個托盤來。

哈威飲了兩杯來填補消耗了的時間，回頭才滿足地嘆息了一聲，說話也就有些精神了。

邦貌轉來就餐時，已經有好多人聚集着了——有的

穿着夜會服，有的穿着拐跣裝，有的又和主人一樣穿着常服——的確是如像門額上所寫的“自由廳”。陸士可在和弗雷德·沃爾芳談着政治問題——打算給民主黨以重大的打擊。只聽見陸士可在說話，因為沃爾芳簡直是一位泥塑的土偶，他高而瘦，面孔也瘦長得和馬面一樣。他有一雙最奇怪的灰青色的眼睛，看來完全是兩個空洞；你會判斷着他的腦袋子也是一個空洞，他一面聽着，有一點鐘的光景死不做聲——但這種判斷是錯誤，因為他是一大長串煤油企業的領袖，爺爺說過他是和鋼鐵的暗裏機關一樣銳敏。

貝西·巴利也在，因為凡是沃爾芳在的地方她一定要受招待是成了社交上的慣例。在幾種影片上他後援過她，用流行語來說，她是在“還着價錢”；但是他們的情形卻沒有陸士可和安那婢兒一樣可以佩服，因為貝西是在戀愛着她的監督，而他也在戀愛着她，兩個男子的心胸大有城府。這話是由哈威·曼寧向邦貌說明的，曼寧是掌故大王，只要喝得幾杯酒，他的話匣子便要打開。邦貌注意到那主婦的周到，把這一對情敵是安置在桌面的兩端。

大家又走進了一座較小的殿堂，額上寫着“餐室”；邦貌坐着首席，坐在滿有愛嬌的安拏婢兒的右手邊，現在她

由檸檬色的牧羊女子變裝成白綾羅的公爵夫人了。她的左手坐着培里·杜匡，她的監督，在談着他帶來表演的兩卷影片的拔粹。邦貌之次有一位空席；有某位女客未到，邦貌太短於世故，他還不知道偉大的人物是怎樣把自己看得很尊重的。這是他和女優們相遇的第一次，他怎曉得她們除舞台之外有時也還要演點別的戲文呢？

VI.

那簇大作，“奕屈魯里亞皇帝，”你們應當記得，有胥里亞的女奴從山野中帶了來供一位極端的淫蕩家享樂，肥胖的王人們捉着了她的——那一場情景？你們看她是怎樣猛烈地搔着他們，把他們頭碰頭的亂碰！她的衣裳在激鬥中扯成千絲萬線，你可以瞥見她那嫵娜的豐滿的肉體——瞥見的程度，你在映畫中所看見的，是依各省的檢閱法而不同。這場情景大得公衆的歡心，很多的公司都競爭着要聘請薇婀娜·屈羅西。她其次在“未婚的妖婦”中又表現了她那偉大的鬥爭性，在危機一髮之間免掉幾次的侮辱。最近她保持了她的尊嚴，在“圖唐嘉曼的新婦”（Tutankhamen 埃及四千年前的國王）中高貴地揭在玄琪

市的一切揭示板上，滿可令人盡感的姿態，有深澄的神祕的一雙黑眼，有一抹深不可測的微笑儼如歷史上的歲月四千。

好，現在她來了，從揭示板上走出，走進了修道院的餐室；她的埃及服飾變成了由巴黎新到的黑色的天鵝絨，有黑色的真珠頸環配趁。執事爲她拉出座位，她把一隻手放在椅靠上，但沒立地就坐；她的主婦說，“這是密司·屈羅西，這是密司達·羅士”——她依然停立着，向着邦貌微笑，邦貌也微笑着向她。是一場令人感嘆的姿勢，她的監督通迷·巴烈，是把這種方式教導她的人，現在從桌面的他端注意到了，突然叫道“拿照相機來呀！”每個人都大笑起來，“薇薇”也就最宜人的笑着——露出兩列白色的真珠，那比她黑色的珠環更要寶貴，對於一位電影明星是有無數倍的價值的。

安拏婢兒很和氣，她從不說不好的話來得罪人，但是屈羅西薇薇的風度却不是這樣；她有鬥爭的拳頭，也有鬥爭的舌頭，她的口舌給與邦貌以青春的掀動。大家最初談到新由外國輸來正在大廣其告的扮演妖婦的女優。安拏婢兒很溫和的說，“她的穿着很有風味。”“哦，完全是那樣呢！”薇薇說着。“真的絲毫也不錯！她選擇了她的狗皮來

配合着她的面皮！”回頭他們又談到價值百萬元的影片，名叫“古槐樹的吊瓶，”從幾百萬囚人的眼中正流着眼淚，起着鄉愁。德麗·江奴表演着那無嫌猜的村女被一位行商拐帶了出來，安拏婢兒說，他是十分可愛的單純。“哦，是的！”薇薇回答她。“爲要得到表演單純的機會，她和電影公司的老板，和兩位天使，和監督，和監督的助手睡了好幾夜；這五個人便告訴她一位無嫌猜的處女怎樣作她的祈禱！”

邦貌在他自己的觀點上要算是一位叛逆兒，坐着，聽這一番談話；你自然也可以斷定，薇薇對於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也是在注意的，她用她黑耀的明眸時而向他作有意的閃爍。執事用一個金盤替她托了一盤清羹來，她看了一眼便叫道，“哦，我的天，你拿去，這裏有澱粉！安拏婢兒，你有心把我驅逐出這項職業以外嗎？”回頭又對着邦貌，“別人說一天吃一隻鵝鶉，沒人能過活上三十天；但是呢，密司特·羅士，假如我告訴你，我七年以來每天只吃兩片羊羔和三片波羅密，你會怎樣說呢？”

“我要請問，那是埃及的禮法，還是肯里亞的呢？”

“是和里伍德博士(Hollywood, 電影產地)的處方，他是專門使女優瘦削的。我們做公衆的偶像的人，大家以爲總

是華奢地過活，其實我們只有一個夢想——想多把和里伍德的地皮買來，我們好退隱歸田，吃一餐飽飯！”

“你們真的不好偷着吃嗎？”邦貌同情地問着。

她答道，“我們的是體重說話，那是不能馬虎的。你可以去問通迷·巴烈，等那紳士把我的衣裳拉掉，假如在我身上看見了一些脂肪的時候，你看會成爲怎麼樣！他們便會把我用成滑稽影片的材料，我便只好滾下山去在啤酒桶子裏面過生活呢！”

VII.

這場晚餐會上的談話，和當時美國的大多數的晚餐會一樣，剛好是像在一條滑膩的濠溝邊上走着。或早或遲你總之是會陷下去的，你一陷下去之後便爬不起來，只好便在濠溝裏走。“密司特羅士，”安孛婢兒說着，那是表示她做女主人的周到，“我看你沒有喝葡萄酒啦。你可以放心——這都是戰爭以前的酒。”於是他們便滑下濠溝去了，談到禁酒法來。

這項法令施行了兩年半了，有閑階級正好在感覺着那所加與他們的全面的侮辱。不是因爲漲了價——他們

有錢揮霍是不在意的；却是因爲不方便，你所購買的品質不能判定。爲免掉這種困難大家是專信着某某一定的蜜釀家的；一般的人儘管平常是最猜忌，最不肯相信人，然而却要把一些下流人對他們說的無稽的話來在口頭反覆；譬如說這蘇格蘭的威士克是才由墨西哥輸入，或者是由一位遊歷加拿大的公爵的私蓄中偷來。這種現象差不多是不可相信，然而却是普遍的，現在印在邦貌的眼裏了。

他們談到他們銀幕界的皇帝之一，名叫柯士基的，所遭遇着的悲劇的最近的發展，他在他的別墅的地窖中藏蓄了很高貴的一些酒釀，他真當心，所有的牆壁都是用二尺厚的磚塊砌成的，窖門嚴重得就和銀行裏的金庫一樣；但是在那主人不在的時候，強盜走了來，把看守的人綁着，塞着了他的口，他們把客堂的地板打了一個洞，那是臨着酒窖的，使用繩子和搭鈎去把酒通同鈎起來，載在幾駕大貨車上跑了。從那時候起柯士基和當道便鬧了一番糾葛；他攻擊他們和強盜通同作弊，他自己去雇用了些私人偵探來，要來偵探出警察所的秘密。他用那種手段算把他的酒樽酒瓶弄回來了；然而可惜的是酒已經掉換了，所有的都是用藥品製成的摹造品。嗣後，你的私酒販賣者一

要說到酒的可靠上來，他總要說這是些柯士基的原酒！幾百萬格龍的柯士基原酒飲遍了加里弗尼亞省和隣省。

薇薇突然的拍起手來。“哦，你們聽呀！我有件事情比柯士基有趣！比柯士基和其它的都有趣！你們有人聽見過電影的祈禱嗎？”

大家沒有作聲，是沒人聽見過。

“這是我們每早每晚教我們的小孩子暗誦的。這是很認真的事情，你們不要作為笑話。”

“讓我們祈禱罷，”貝西·巴利的聲音。

“把你們的手拱起來，就像有規矩的小孩子們一樣，”薇薇命令着，“把你們的頭埋下。”於是她以迂徐的莊重的音調便祈禱起來：

“我們的電影明神，天上的至尊，你的尊稱是和里伍德。你讓柯士基來，你的意旨便會實現，在攝影場上也如在床上。”

大家都在喘息，接着便是一片笑聲的狂濤掃蕩了全桌；沒有說明的必要，大家都是知道他們的皇帝的，那支配着幾百名銀幕明星的運命的主人。“繼續下去罷！”許多聲音叫着；姑娘便又繼續着那種聲調，一聲聲都是摸倣的主的禱告者的外形和風韻，接連着把電影界中的別支

配者的名字揭發出，照例是加上一種假裝的意義。這是一種魔性的禮拜，用着魔術的力量把大家的會話從禁酒法的濠溝裏拯救了出來。他們又把他們支配者的性的生活談了一會；誰同誰在翡翠雙棲，誰又有怎樣的怪消息，誰又鬧到拉手槍，鬧到毒殺。凡在和里伍德的集會上，總有許多滿有味的罪惡的祕密作爲話題，要談好幾個鐘頭；你可以聽見五六種不同的解釋，每種都正確，而沒有一種相同。

VIII.

大家又移到了一間燈光暗淡的較大的殿堂，在那兒張着一幅大的銀幕，很適當地代替着神壇的位置。在堂中的遠的一端放着一架電影機，衆客都分佈在各座睡椅上，準備着要來鑑賞安擎婢兒的新影的最初二卷，發揮他們的專門家的批評。“戀愛的苦惱”你可以說是一種搖魂蕩魄的哀話，內容是一位社交界的苦蕾，她的美貌的年青的丈夫被一位寡婦鈎引了，她爲要使他生出妬嫉，便向一位私酒販子賣弄風騷，便被引導到一隻私販船上，逼得那照例的犧牲把那女性的衣裳扯得七零八碎，“真是致命，”坐

在邦貌旁邊的薇薇·屈羅西說，“安拏婢兒總是演着這些社交界的毛桃子姑娘，在這些姑娘沒出世以前她便演着，演來演去總沒一次的內容超過了十二歲的小孩子的智識的！你或者會以為笑話，但我曉得一件事實，培里·杜匡常常要把一些小學生召集起來，向他們談出他的西南略（Senaril）電影的梗概，假使他們有甚麼不高興的地方，他便把它截了。”

回頭她又對着安拏婢兒說，“好乖乖，那真是超等的作品；那一定是滿好賣的。”又對邦貌說，“你對安那婢兒說話最好是這樣，你那樣說她便高興——作品究意有沒有藝術的趣味，她是不問你的。但是別的人是要問你的，因為我不喜歡說假話，我便樹出了不少的死對頭。我說，天仙，我們假如離開了藝術說話，那我們的材料都是一些糟糕。”

有些技術上的議論起來，邦貌得到了一個學習制造切片的技術的機會。他也得手知道了安拏婢兒的各種作品的總收入，和別的成功作品的贖項。通迷·巴烈最近沒頭於制作了一種藝術的美的影片，報紙稱讚為“有古典的風味”；而他和他一團的朋友們却把十萬的金錢擲入了虛耗，他歸罪於教育的不得法，他說，“以後凡是藝術的作品

只好讓日耳曼人去做了！”

在這些時分中有一位不作聲的幽靈在這殿堂中浮泛，那穿着白色的制服和褲子，攝着紫色的拖鞋；那是一位中國人的聽差，捧着一個托盤，托着桃紅色的黃色的紫色的綠色的液體的小杯。他在客人中間挨一挨二的呈出托盤，大家把空杯放下去，又把滿杯舉起來，在這一夜的全部過程中這位幽靈全不作聲，也沒人向他作聲。約略在三百年前有一位英國詩人，好久以前便被電影世界忘記了的，問過這樣的一句問話，爲甚麼一個人要把一個仇人送進自己的口中讓他偷去自己的腦髓；但是在這兒的修道院裏，却是怕有人忘記了把這個仇敵放進口裏去——正因這樣的原故所以那位中國人的幽靈才來除掉這番顧慮。

有三五個人是不喝酒的；安拏婢兒是一個，薇薇·屈羅西又是一個。幽靈顯然是受過教訓，不走近費龍·陸士可跟前的，萬一費龍要走近那幽靈，一定會有人發出尖銳的叱斥，“奈，費龍！”但是別人是喝的，舌禁解了，夜分愈闌大家的心坎都傾吐了出來。甚至連佛雷德·沃爾芳都活動了起來，解開了舌禁！費龍·陸士可總是愛和人誚皮的，現在是該他受報了，在前是特克撒司的牧場主的沃爾芳

從椅上坐起，抬起他那長長的馬面來，就如像在用腹話儀的一樣，嘴唇不動地發出奇怪的聲音：“當場的列位，這位老姦賊是如何出身的歷史，你們有人知道嗎？”

顯然是沒人知道；沃爾芳便又再問：“你們曾否有人看見過他鼻水？我敢說你們決不會有人看見過！假使是在外面，他會向你說水太冷，假使是在屋內，他會向你說水太髒或者怎樣的怎樣。理由是他的腳趾頭有一顆是失掉了的，他怕的是有人看見。在他掘第一眼井的時候，他把錢用乾淨了，絲毫不能活動；於是他便跑去作了一次傷害的保險，他便去打兔子，故意把腳趾頭打破了一顆。就那樣他便得到現錢來搗井！是真的嗎，老狐狸，還是假的？”

衆客都滿高興的笑着，在追求一番回答；費龍也和別人一樣笑着。那個故事他並沒介意，但你也不能望他說出甚麼。他並不辯解，只是對於他的敵手反攻，“你們最好聽這位老妖怪的來歷，他是從印迭安人手裏租借油地找的錢。這樣的煤油家聽說有十幾位，但是弗雷德確是這其中的一個，我所以知道的是因為我是在場。那是雪泥族的老酋長李特奈克，弗雷德向他提出八分之一的掘井地稅，那怪老頭子把眼睛蹙着說，‘八分之一不幹，要十六分之一！’弗雷德說他不能夠拿出，請取十二分之一，但是他說，‘非

十六分之一不租。’就那樣他們便簽了十六分之一的契約，那就是現在的赫爾費爾·董牟的油廠啦，喂！是那樣的罷，老妖怪，不是的？’

弗雷德·沃爾芳便說，你最好把這個故事說完，說出那老酋長怎樣發揮他的威光，他一個禮拜每天要坐一乘顏色不同的汽車，每天要醉三次酒。”

“哦，把我引到赫爾費爾·董牟去罷！”哈威·曼寧的帶哭的聲音。“我一晚上只能夠醉一次，在白天便得不着酒喝！”

IX.

在這殿堂裏面有一架大的風琴，一架近代式的魔術的風琴，只要你把一捲音譜套上去，把電扭一按，它便彈奏起來。那彈奏着由布樂德衛來的最近的夾嘶曲，大家便跳舞起來，薇薇·屈羅西走來向邦貌說，“我的醫生每晚上只許我喝一杯酒，我是要找一位不喝酒的對手的。”邦貌樂從了她，就那樣時間便很愉快地過着。他和女主人跳舞，和那金髮碧眼的美人，貝西·巴利也跳舞。在跳舞中休息的期間大家便在雜談，中國人的幽靈又繼續着踱來踱

去，人類的精神的深處便愈見愈見的顯露出來。

在邦貌之前立着主任監督的通迷·巴烈，面孔很美，雖然有點泛紅，有烏縐紋，但沒污點，雖然頭腦已經飄忽，但兩腿倒還能夠站牢。“羅士·你聽我說，”他說着，“我希望你告訴我一點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什麼事情都想知道。”

“什麼呢，巴烈君？”

“人生啦！我們到底爲甚麼在這兒，隨後我們到底又要往那兒去？”

“假使我是知道，”邦貌說，“我是一定要告訴你的。”

“但是呢，你聽，老兄，我想你是在進大學的！我是沒受過教育的人，我只是一位買報的少年，就只那一點。但我想一個人讀了很多書，進着大學的——”

“我們還沒畢業呢，”邦貌說。“到尾上的兩年或者會教導我們。”

“好的，那嗎待他們告訴了你的時候，請你來告訴我。並且留心啦，老兄，我們這性的問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了她們呢不能過活，沒有她們呢也不能過活，到底是怎麼一回鬼事呢？”

“那問題很複雜，”邦貌回答着。

“真是難受呢！”主任監督說。“假使有人能夠告訴我這些鬼事情忘掉的方法，我甘願把十年的薪水來奉送。”

“是的，”邦貌說；“但是到那時候你還監甚麼督呢？”

主任監督瞠惑地望着他，突然又大笑起來。“不錯，滿不錯！這一句話滿有味！哈，哈，哈！”他走開了，打算把這話去告訴別人。

他的位置現在換上了哈威·曼寧，他差不多不能再站穩了，但只靠着一把椅子，吐囑着深受了侮辱的憤怒的聲音，“我啊唉要知道是那一個啊唉談了我的話！”

“談甚麼話？”邦貌問他。

“那啊唉正是我啊唉想知道的。他們啊唉談了我甚麼話？”

“我不懂你的意思呢，哈威。”

“就是那個！你啊唉爲甚麼不懂？你啊唉爲甚麼不告訴我？我啊唉所說的話啊，唉不正是很好懂？你是，唉說我醉了——唔？我是說啊，唉我要知道那個在說我，唉在說我甚麼話兒。我啊唉是尊重名譽的。你啊爲甚麼不告訴我啊，我啊是要唉想知道的。我啊唉假如弄不明白，唉我要

唉熬夜唉來弄明白。”於是說着他又問起來，“請告訴我啦，老兄，他們告訴了你甚麼話？”

但就在這個時候中國人的幽靈又飄蕩起來，哈威擊起來，努力想去捉着他，捉偏了，捉着了一架燈台，那比他高得不多點子。那燈台並沒像街燈柱那樣牢實，好讓他死吊着；看看便要倒，邦貌跳起來去捉着他，哈威吃驚地叫着，“你當心，你險些蹣倒！”

接着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起來。邦貌早注意到在餐桌上有一位西部產的大漢子，衣服滿周整，態度滿謙虛；他是當家的管事，也是清醒者中的一個。現在看起來修道院的管事的責任之中也包含有波維利酒場的古風的“幫師”的任務。他走上前來，輕輕的把哈威·曼寧抱着；哈威在前顯然是受過這種待遇的，他便拼死拼命的大叫起來，“我啊唉不上床去！我啊唉不床上去睡！你啊唉，你安德生啊唉，沒管我！我啊去上了床，睜開眼睛啊唉睡到清早，不等到晚上來啊唉我得不到一杯喝，那要我發狂啦！”

對於這可怕的運命，可憐的哈威在絕死的抗鬥；但是安德生的兩袖內部的物質顯然不像是普通的裁縫所釀的碎棉，那哀哭着的犧牲無法可施，就好像被一條蟒蛇捉着的一樣。他走着唉，依然在放聲的叫說不願上床去。“我是

要啊唉起來的，我啊告訴你！我啊不甘受唉這樣待小孩子
唉一樣的待遇！我啊不再到這瘟地方來的！真是侮辱了
我！唉我是一位大人，我啊要喝酒便有權利喝酒——”他
的哭聲向昇降機中消逝了。

“密司特·羅士，”薇薇·屈羅西說，“在和里伍德集會
上你總可以聽出兩種叫聲。第一種是我不想上床去；第二
種是，我想上床去。”

X.

禮拜日的清早，邦貌出現時，修道院的全境完全是他的。
他用了早餐，讀了從最隣接的車站上送來的朝報；他便
出去散步，又和崖鷹籠中的“赤黨們”見了一次面。他向
海洋走去，發現了一條馬道，那是從森林中開伐出來兼防
野火燒山的，領導着翻過小山達到海岸。他在路上走着，
走了兩英里的光景，才走到一長帶的海岸來。修道院的主
人在這兒建立了一道柵欄，掛着牌示禁止閒人擅入；柵欄
上有一道門，有螺旋鎖鎖着，在內面有一道木牌掛着一些
鑰匙，指教你帶着一個出去，你才好轉來。邦貌照辨了，繼
續着走下海岸。

現在他來到了萊茵城，那是建立在一座孤寂的小山頂上；城的前面可以走下水邊，有一些臺地和庭園。園中有小徑，有溪流，有懸崖的瀑布，有水泉，在那泉水中有石雕的青蛙，鸛鳥，烏龜，神魚——一切都在苦渴着，因為水源早斷了。你可以推想到主人是不在的，因為萊茵城中的窗帷都已拉攏，庭園全部此處彼處都是一些白布的大包裹，顯然包裹着的是石像。有的是有像臺，有的是立在石壇上面；在每一座石像的頭上都直接地懸着一盞電燈。

那種情形十分特異，所以邦貌便不惜費點手續翻進了庭園，把一張白布包裹的下幅揭舉起來，不好意思地發現了一條精赤裸裸的長條的大理石的女人的圓腿——想來怕是一尊樂蕊萊 (Lorelei)，或者其他日耳曼的女性，因為你可以由那衣裳的形式認出，由全體的姿態認出，那女像在一隻手裏擎着一隻酒杯，在她的頭後有一條大理石的繩子表示着髮辮。你記得她是用着金梳在梳頭的，一面唱着歌，那歌聲有一種奇異的強烈的音調；邦貌便是第一個被它以激情捉着了了的漁夫。(譯者注：此即用 Lorelei 的典故，Lorelei 坐在萊茵河畔的山頭，一面以金梳理髮，一面唱歌，漁子聞其歌聲均恍惚迷離，舟遂為波瀾所沒。) 他揭開了五六尊來偷看，又計數其餘，發現了的事實是園

子裏包含的石像不下三十二尊，都是高長而肥胖的大理石的女子，有髮辮垂在背上。在晚上一切的電燈都燃了的時候，那定然會呈出一種壯觀——而除海豹之外沒人賞識！是的：邦貌向海上眺望，海上沒有一隻帆船，但在岸邊有些崖礁，崖礁上坐着一些海豹在等待着看他把像帷揭開，恢復禁酒以前的往日的繁榮！

他回轉到海岸，走着。太陽已經高了，海水滿在誘人；更有好多的崖礁坐着海豹，碧波의白沫飛濺在它們的身上，波頭並沒高到危險的程度，却恰好宜人入浴。邦貌看見周圍沒人，他便把衣服脫了，涉入水中。

海豹的注意都釘在他身上來了，他每走一步，便有一匹把身子一弓，弓向水邊去。有的是黃色，有的是棕色，有的大，有的小，每隻都很肥——你想它們一日之中所吃的魚有自己的身體的重量。邦貌逼近了，它們便靜悄悄的棲下崖礁，客氣地讓位給他；他爬上崖石時，它們會跳起來，在隔幾碼遠的地方形成一個圓圈，黃色的頭棕色的頭在水面上伸出，鬚鬚在放光，柔和的眼睛凝視着。它們就像一些異邦的人類，一羣外國的孩子圍看着一位客人，他們不懂他的話。也不知道他究竟危險不危險。

加里弗尼亞的海水總是冷的，但是加里弗尼亞的太

陽總是暖和；所以邦貌鼻得一會兒便又靠近一座崖礁，看着那默默的獸羣弓下水裏。儘管他想怎樣，它們總會讓位給他這高級的存在，它們自己以他所留下的地位而滿足。碧浪的白波濺在他的身上，水面下有奇異的植物的花園，有水虻，有鮑魚，膠着在崖上你手不能取脫。白雲在空中飛過，投下很快的影子在水上，遠遠的外海上有一抹煙霧，表示着有一隻輪船通過。

世界是如此美麗，而同時也如此珍奇，生在此中是如此有趣！在一匹海豹看來世界又是怎樣的呢？對於這位佔領着它們的休息所的傲慢者，它們倒底在作何想念呢？它們看見過那岸上的萊茵城，或是只專門捕魚吃，它們又怎的那樣聰明，知得它們決不可吃一個人？萬一它們之中有一匹是“赤黨”，它要反抗海豹族的溫和的習慣來，那真糟糕了！就這樣邦貌——在他二十一歲的年紀上依然還是我們初次遇着他的時候一樣，他在瓜大魯勃路上趕着汽車，看着野鼠和百舌鳥時的一般感觸。他在這期間中已經把畢奇市高等學校的全課程畢業了，在南太大學也學了一半，然而他所想知道的無論高等和大學都不曾告訴他！

XI.

年青的哲學家覺得自己已經夠了，他又要下水去游泳；但這次他看見有人騎着馬，在海岸上向他跑來。人影沒戴帽子，穿的是馬褲，好像是一位男子；但是在近來的風氣你是不能確定的，所以他晃着在等，回頭才看出那是薇薇·屈羅西。她看見了他，招着手，她一跑到跟前來才把馬勒着了。“密司特·羅士，你早。”

“你早，”他回答着。“這也是醫生的一種處方嗎？”

“是的，處方中還包含有游泳呢。”她臉上帶着笑容，就好像已經看透了他的情況。“你爲甚麼不邀我同下水去？”

“那會使海豹含羞呢。”他徐徐的泳着，立起來讓海波冲蕩着他的肩頭。

“今天是滿晴朗的早晨，”薇薇說。“你上來，讓我們一同玩耍。”

“密司·屈羅西，你聽我說，”他說明着，“我在初是不想會有人來的。我現在是上帝所創造出的原有的形狀。”

“嗟哉，汝人類之子乎，”她唱着，“汝以吾之榮光轉化

爲羞辱，汝將何時底止？”她又說明着，“我在前表演過‘索羅門王’——一場宗教的演藝。我們使用着三匹真的駱駝，我是修奈埋特人的女子亞比先格，我在服侍着王，我愛他；他對我唱歌，起乎吾愛，吾之美者，汝去來。皆因呀，殘冬已過，雨水已降；百花已經開遍於地上，羣鳥唱歌之時已來，班鳩之鳴聲在吾耳畔。無花果樹已結起綠色之果，葡萄藤上柔軟之葡萄已泛清香。起乎，吾愛，吾之美者，汝去來。嗟哉，吾之白鴿，汝棲在崖隙之間——”

他已經十分挨近，可以看見她的黑眼中有惡作劇的小鬼在跳躍。“年青的女子，”他說，“我預先給你下個警告。我在這水裏已經住了一個鐘頭，我很冷。我是要出來了。”

她繼續着唱，“汝之頸項如大衛德作爲武庫所建立之戍樓，其上有千張盾牌懸掛，悉皆勇士之盾牌。”

他走了幾步，波浪打着他的腰際了。“我要上來了，”他說着。

“由水而出者誰乎？吾愛既白而紅，十千人中之魁首。彼頭乃極純美之黃金，彼髮乃鬢鬢——”

“預先告戒！”他宣告着。“一，二，三！”她並沒退避的意思，他便大踏步的從波瀾中走出。

“彼之兩腿如大理石柱，植立在黃金台上；彼之面容如列白農，美如扁柏。”

他立在她的面前，水在脚周遊戲。

“嗟乎，吾愛，汝美如齊爾差，華麗如衣露撒冷，可畏如張旗之大軍。汝之雙目勿我正視，皆因已攝余魂！”

“假如那都是聖經上的話，我想倒都不錯。”邦貌說。

“‘索羅門王’演失敗了呢，”騎在馬上的姑娘說，“我參加演藝就只那一次，我能暗誦的也就只有那幾句詩。但我敢說我假如是參加過希臘的演藝，我一定能够引用些更切實的語句來，因為我在書上讀過，說他們裸體競走，他們絲毫也沒顧忌。可不是嗎？”

“書上是那樣說，”邦貌說。

“好，那嗎我們來仿效希臘式罷！我聽說你是一位賽跑的選手。你近來在練習嗎？”

“有時也在幹。”

“我的愛人的嘴唇已經轉青，身上已經起着鷄皮，好讓我們來競走罷，你和我的馬，這會是希臘式的演藝。”

“女性的命令一概服從。”

“用意！”她尖銳的叫着——接着是使他出乎意外的，她從上衣下面拉出一隻小手槍來，舉起來便開了一槍。是

一場正式的競走了！

他開始是用一點鐘二十英里的速度跑着的，或者怕還要跑得快一些，他聽見沙上的馬蹄聲在他背後。這場競走究竟要支持好久他拿不的確，所以他現在便決定下是一番長距離的競走。他的身體又暖和起來了，有意識地想到了自己做着了希臘人的實際。天是青的，雲是白的，海是綠的，沙是放着寒光；真的如那姑娘所說，是一個美麗的良晨。

他們跑到了一個地方，那兒有車轍的痕跡滾下岸濱，泊着一些漁船，有三位男子正要駕船破浪而去。他們把槳息下，凝視着這場驚異的奇景，一位精赤裸裸的年青人在沙岸上和一位騎着馬的女人賽跑。他們那太陽晒黑了的意大利人或葡萄牙人的面孔，把雪白的牙齒露示着在發笑。修道院的存在他們是知道的，這要算是懶惰的有錢人中最新的怪物了！

接着又到了一個地方，大路和海濱逼近。前頭有些仗篷，有汽車停在那兒，頂上用帆布遮着日光。岸上有一些人；這些人邦貌知道不會是原始的外國人，都是些內地來的牧場主，爲避免內地灼熱，禮拜日帶着他們的家眷到這兒來避暑一天。他們對於這懶惰的有錢人的怪物是決不

會容恕，也不會知道古代希臘人的習慣；他們都是些正經的，走教堂的人，他們組織着祕密的團體 Ku Klux Klan 專門來懲治賣淫和姦通的人們，在身上塗以瀝清加上雞毛，還要叫他們去蹀索橋過路。但是是薇薇向着他挑的戰，他自己對自己說終局是要靠她來結束的。她真的是要發揮着異教徒的本領，不管結果怎樣嗎？

他往前跑，往前跑。仗篷漸漸近了，他看見婦人們在瞠目而驚，轉身便退去藏着；他看見男子們，不退，也不回頭，只是凝視着在面孔有恫喝的神氣。他們將要怎幹呢？把這淫蕩的闖入者拘捉着。裹在一張毯子裏面，送交警察嗎？邦貌的敏捷的心思立地便跳到這事情的結果上去——“安琪市啼猿晚報”的頭一欄上有出號大字——

電影明星與裸體的煤油赤黨賽跑

接着在他背後他突然聽見一聲：“我停止了！我要轉去！”於是他一轉身，馬兒也一轉身，便一直的跑去，比來時還要快，兩人都在那佳麗的晨光中禁不住發着大笑！

希臘人是決不穿褲子也不穿襯衫的，要穿上這些穿着的動作引不起甚麼羅曼諦克的或者審美的解釋。所以在邦貌穿衣服的時候，薇薇·屈羅西便騎着馬走到一邊去了；等他穿好再來時，她已經不再是希臘人，而是滿有尊嚴的美國姑娘了，再要說到剛才的一番惡作劇，那便會不免下流。

她把馬韁繩套在鞍上牽着馬走，邦貌走到她旁邊來。“你留意過那場噩夢沒？”在她路過那籠着喪服的三十二尊樂蕊萊的時候，她說。“那是漢克·塔察爾老爹的種種幻夢中的一個。加里弗尼亞的葡萄王，‘幸福的漢克’，你聽見過沒？”

“這是他的地方嗎！”邦貌驚嘆着。

“他以酒宴的歡夢過日，蓄着五六名的寵姬；他的夫人拒絕着不肯離婚用來懲治他，他死了；那夫人便把他的夢境作為公開的懺悔通同籠蓋起來。”

“除海豹之外好像並沒人來看呢。”

“哦，報上是滿載着的；關於塔察爾的消息他們絲毫都不肯遺漏。時而要派遣一位記者來。有一回他們記着一段怪可笑的趣談——記者在褲子下邊穿了一套鎖子甲，狗來咬他便沒發生作用。”

“她要嗾狗來咬他們嗎？”

“正因為這樣，所以沒人敢來偷看這些石像。”

“好高的天！”邦貌叫着。“我剛才在這兒偷看了五六尊。”

“那嗎，你的運氣好。我所以帶着手槍來就是這個原故；那些狗有時候跑到海岸上來，隣近的人便和它們作鬥。”

“她爲甚麼不修一道柵欄呢？”

“她和縣政廳鬧不好。她說這海岸是她的，她修過柵欄來橫斷，縣政廳晚上派人來給她折了。他們鬧着架子已經鬧了十年。省政府也想打從這兒修一條官道——那樣便可以使路程捷近幾英里——但她費了不少的錢來反抗；她住在那萊茵城裏就像古時候幽囚着的王姬——一切的窗帷都放了下來，她帶着一隻手槍偷偷的由東室走到西室，就像強盜和偵探一樣。你在哈威那兒去打聽消息罷——他認識她。”

“她是狂人嗎？”

“那是和她丈夫同居時的生活的一種反抗；她的丈夫是遊蕩兒，她便成爲一個吝嗇鬼。他們講她丈夫的故事，說他給他的用人都是用現錢，他要坐着輕巧的馬車，載着

一些小小的帆布口袋，每隻口袋都裝着一千元的金幣，向四鄉去東跑西跑。有一次他掉了一隻口袋，他發覺了；他的用人有一位給他拿來，那漢克老人輕蔑地看着他，把手伸進衣包裏去，拿出了半塊錢來。“喂，”他說，‘這是一根繩子的錢；你好拿去買一根來吊死！’”

“那樣說來現在的老媽媽是很有錢的了！”

“是的。她的一切開支都是由郵局掛號寄去，把掛號單子留着，又要郵政局要一張收據，收據來了，她便把兩種來彙集在一道，等收錢的人的回據到了，她也集在一道，記錄下來。她是不用管賬先生的，因為她找不着一個能夠忠於職守可以相信的用人。她要費幾個鐘頭來調查文件，發現出別人的不注意和脫略。她聘用律師，回頭又去聘用別的律師來監視他們，回頭又再請偵探看律師們是不是在賣她。她相信着縣政廳是在壓迫她的，她相信那些當局都是些壞蛋——這一層她倒是不錯的。她瘦削而枯槁，她要打掃家具，責罵下人，罵他們做事不留心，在家中走上走下的把自己磨得來只剩一架骨骸。”

兩人是在海岸下走着的。“在那小山的那邊，”薇薇說，“漢罕的妹妹住着；漢克把自己的產棄遺留了些給她，這兩位婦人便常常鬧着境界和用水權的紛爭。德西·塔察

爾是一位老妖精——雇用些男子來幫她，把他們當成她的愛人，給他們寫情書，他們便想要去怎麼她，她便要痛罵他們叫他們滾蛋，他們便告她拖欠薪水，把她的情書賣給報館，報館便都登了出來；但是德西是不介意的，她知道那對於她的社會的地位絲毫不能動搖，她是太有錢了；加之她又是一位酒豪，有甚麼難過的事情她有方法消遣。”

“我的天！”邦貌驚嘆着。“財產對於人真是大有害處！”

“尤其是對於女人呢，”薇薇說。“女人的神經經受不起。我凡為遇着一些老婦人，我看見她們便想，我不知道會成為她們之中的那一個？我便叫着，啊，我的天！我跳上我的汽車，一點鐘去跑五十英里，把我的難過處跑掉，把一些嘮叨的人跑掉。”

“聽說有一次法官把你在監裏關了七天，怕就是因為你那樣跑罷？”邦貌笑着說。

“不是的，”她回答着，“那是一種廣告的法門，我的廣告員的妙計呢。”

第十四章
明星

I.

邦貌回到安琪市去，覺得他假如要照着薇薇·屈羅西的辦法要把他人的苦難置諸度外，那他在勞動學院上發生了關係是天大的錯誤。他去看歐文先生，看見這位年青的教習在勞工運動的激漲着的痛苦和紛議中簡直忙得要命。一個暑期的工作全用在訪問指導者和同情的人，打算把他們集合起來進行着一個計畫。他找到了三位先生和五十名生徒算把勞動學院開辦起來了，學生大多數都是夜學；但是是很不安定的——待解決的困難未免太多。

在勞工運動中有少數進步的，頭腦明晰的男女；而同時也有一大堆官僚主義者的集團，從耳朵以上是死了的；也有一小團極端的急進派，他們是與其吃半塊饅頭寧肯不要麵包。保守派的首領和學院便不想發生關係，假如這些“赤黨”要參加；回過來說，假如你要拒絕“赤黨”，那他們一定會嚷鬧，又有一羣純粹的自由主義者說，假如一座新的學院和舊的並無殊異，究竟有何新設的必要呢？

勞工運動有它的傳統，目的總是減工加薪；舊的職員們所死抱着的就是這種觀念。通常的工會職員大抵是工人，爲要幫助工會內部的政治的活動；他是由日常的苦工免除了的。凡是新的主張在他們看來就是危險，使他們要失掉桌案上的工作，去就往日的苦工。他們是和雇主交涉慣了，吃慣了他們的雪茄，大多數的生活都是比自己的薪水多花得許多。在這兒的安琪市，工會有一種週刊，而那週刊是靠着實業家的廣告來維持——那除是一種變相的收賄而外還有甚麼呢？假如你要寫些鬥爭的記事交給那樣的編輯，他會說出那個可怕的字“過激派，”把你的稿子扔進字籠裏。

由國家的全體上看來，也有同樣的現象。美國工統會在華盛頓有一座事務所，目的專門在壓制急進派，這個事

務所的實際工作就和任何國家主義的團體一樣；他的工作在從全世界各國去蒐集關於俄國的惡消息，供給於全美國的勞工刊物。自然，假如有甚麼工人敢於反抗，要主張着另一面的說法，那他就會領略着這座機關的殘毒的復仇，把他投給狼羣。資本家的報紙上常常有威駭的記事，說是泥木工會被共產派佔領了，或者又是紐扣工人，於是大陪審官便在準備着活動要殲滅一切陰謀者的巢穴。普通的勞工領袖，不管他是怎樣誠心誠意，在頭上有這樣的棍棒亂揮，他也會縮進靴統裏面去了。

II.

哈里·西格也有他的困難處。西格商業學校送出了一群年青的男女畢業生出去，在打字機上把“天生萬民自由平等”，和“不自由吾寧死”的話練熟得上好了的。現在這些年青人走到安琪市的產業界的事務所中去求事，才發現了並沒一人要雇用以打字機練習那種語句的人！那些年青人明白地被人告訴道西格商業學校是布爾什維克的學校，本市的實業家是受過警告不採用那兒出來的畢業生的。這種同盟罷工在安琪市是非法的行動，工人們假如

要來效法，那立地便要把你投進監獄裏去的。但是你要希望哈里·西格可以去找地方上的檢事官去檢舉商工聯合會的大頭目們嗎？哼，檢事官的飯碗正是靠他們的錢運動得來的呢！

邦貌上拔拉台士去，這兒又有別的一團悲衰。爲應付臨到頭來的工銀問題的爭鬥起見，煤油業主們開除了一些“搗亂的家伙”，那是說在工會中積極活動的人。羅士聯合要採行其餘的同業者的政策，現在是第一次了。貝恩·賴烈是聚會在拉斯孔小樹的一羣人中的一個，受着公司的宣告，已不再雇用了。管事的籍口是他們的工人太多；但那分明是虛譎，因爲不久他又招用了五六名新的工人。事實上是貝恩是一社會主義者，在拔拉台士的集會上他愛演說，他也發佈過社會主義者的傳單，說煤油是怎樣的浪費，世界的煤油爭霸會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的原因。

把這話告訴邦貌的是露滋；說得很認真，在她那和藹的兩眼中都含着苦痛。“邦貌，真是難乎爲情呢，貝恩沒地方好走。他的家眷都在這兒，一房妻室，兩位小小的女兒。”

邦貌也很難過；爺爺是允許過不會有這樣的事件的！

“你沒甚麼方法好設嗎？”露滋懇求着。

“不過呢貝恩是吸筒工人，那是不屬於開發部的，爺爺的職務只是開發部的事情。作業部的監督，他是不能干涉的。”

“那嗎，你請他把開發部的工作給貝恩做。”

“露滋，我可是可以向他請求，但是他會說甚麼話我是知道的。別部開除了的工人他要採用到本部來，那他是大傷感情的。他在社內極力在求各方面的感情的融洽，你是知道的啦。”

“是的，邦貌，不過呢貝恩的感情怎樣，一切工友們的感情又怎樣呢？”露滋執扭着，以一種溫和的人每每要表示出的異常的力量。露滋是不了解抽象上的問題的，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她沒有；但是在事件一涉到人情，涉到悲慘上來，那她便會熱中起來，堅決得就和保羅一樣。那些到小榭來議論的人，都是她的朋友，他們假如受着虐待，那是不能袖手旁觀的！

於是邦貌在這兒又陷在了他往年的難受的地位，眼看着一種鬥爭他沒法停止，或者甚至連調停也無能為力！貝恩·賴烈在牧場上找着了一項工作；他一天會做十二小時的工，但都是一樣，他到晚上便要走來，分配着他的社會主義的刊物——不消說和他朋友們是一樣，懷抱着如

火如荼的反感。

通牟·亞克斯東回到油田來了，在從事着他的組織工作，他和保羅和邦貌作過幾次長談。在這兒煤油工會中，就如在勞動學院裏的一樣，也有關於所謂“赤黨”的問題。凡為有一大羣工人的地方總是有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吾必理”之類在裏面的——都很忙碌地在內部“穿鑿”。保羅是贊成亞克斯東的態度的，在煤油產業中吃緊的工作是救濟着工會；一切的工友都應該集中在這兒，應該要避免一切的分裂。對於這項意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說道，好的，他們一定努力；但是鬥爭一發展了起來，資本家的老板們便要找警察找法庭，煤油工人也就和其他的工人一樣，他們是把政治的行動免不掉的，他們須得克服資本主義者的國家。只說到這兒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一致的；但是再進便有問題起來，就是這項克服該怎樣來完成——於是立地之間兩個團體就和孟起司的家庭狀態一樣了！

所謂“世界產業工人”(I.W.W.)，這是一個分派，他們是由於舊派工會的墮落腐化所激發起來的，他們便形成一個敵對的組織，目的是在將來要把全體的工人組織成“一個大工會”。他們是受着合法的勞工運動者所憎恨

的，報紙上罵他們是罪犯是匪徒。邦貌會見過一位，他覺得那位青年堅執着一種信仰就和耶教初期的殉道者一樣。這些“吾必理”現在是在加里弗尼亞的“犯罪的工團主義締取法規”之下就和野獸一樣被人獵逐着；他們假如要走進工人宿舍或者工場，那便要被警察或者公司的“狗”捉着，只要你有一張紅券，那便要投進省的監獄裏監禁十四年。儘管那樣，他們也到了這兒拔拉台士；他們五六個人住在一處“榛莽”裏，或者是在外面的山上露營，他們要把工人們誘引去赴會，你可看見一團篝火的光明，聽見他們從他們的“小小紅歌集”裏唱出的歌聲的微弱的反響。這對於邦貌是羅曼諦克而神祕；而對於爺爺和陸士可和羅士聯合的管理人們，那就好像是在印度本加爾地方的榛莽，那由夜風送來的聲音是吃人的老虎們的咆哮！

III.

從這些苦厄乃至一切其它的苦厄中逃出的地方，邦貌現在找着了一條很快的出路，便是修道院。在那兒的人沒有人有苦厄——就有，他們也不會叫邦貌來担負。“你把這兒當成你的野外俱樂部罷，”安孛婢兒曾經說過；“你

高興來便來，高興住好久便住好久。我們的馬總得要有人騎，我們的書總得要有人讀，海水又是自由的——只是在滿潮的時候你要當心！”所以邦貌總會跑到這優美的遊園地來；妙在是薇薇·屈羅西有時候是在，就不在隔不兩點鐘也就會跑來。

她比他要長幾歲，說到通曉世故上來他便活到一百歲都敵不過她。總之，她是一位好的游侶。她所努力着的是要肉體和精神兩方面都保持着年青的狀況——這是她維持生活的路徑，而她隨時都在鍛鍊着。她過的生活就像苦苦練習着的運動家，就像要出場比賽之前的拳鬥師。你對於一位小說的作家，或者是一位西南略的作者，或者是於悲喜劇的進行不能滿足的電影監督，他們回頭便要想出怎樣奇怪的花樣來，你誰能說定呢？她有時會繃在一匹烈馬上，有時又繃在製木工廠裏的一棟木材上，或者是在一隻快船後邊的繩索上拖着，或者是爬上一座教堂的尖塔的外面。在過往的時代，所有野蠻的和文明的國土中，所謂苦功修行的各種艱難困苦以許多奇怪的理由加到女人的身上來；但是各種理由中再怪的無過於這一種——她那樣想從淫蕩的強姦者的手中逃出，好在幾百萬人的面前顯示出一位戰戰兢兢的處女的神氣！

總之她現在是在這兒，做了這位由別人的苦厄逃走出來了的年青理想家的伴侶。他們要騎安擎婢兒的沒人騎的馬，騎着廠背馬翻山過海岸上去，把馬驅下海濤裏，讓它們游泳着，使海豹們大受驚惑；再不然他們便把馬丟掉，在沙岸上賽跑，在那兒打倒提，翻筋斗——薇薇翻着筋斗，把粉白的四肢翻飛着，黑色的頭髮翻飛着，一直翻進水去，波浪的聲音都沒有她的笑聲喧囂。回頭他們便要坐下，晒着太陽，她便把和里伍德的一些故事（Hollywood本係地名，以電影馳名，本書即多用為電影界之意）——海裏的波浪的確也沒有這樣的沸騰。在和里伍德無論什麼事件都可以有，而事實上也實在有——並且薇薇還知道那些事件的主人公。

邦貌一離開了之後，他總覺得有一個只穿着一件纖薄的浴衣的身影跟隨着他，是一個年青的，矯健而優美的，活潑的，敏捷的身影。她顯然是在愛他；邦貌會從夢中醒來，也覺得是愛着她的。他在該得用功的時候要想起她來；他的想念便會集中到一個問題上，“為甚麼不？”在他的爺爺和陸士可和安擎婢兒和他們的朋友們中所起出的回響也是“為甚麼不？”只有一個人要答應得不同的，那是亨蓮塔·亞緒烈，而亨蓮塔呢，唉，已經差不多是不留在記

憶裏了。邦貌沒到碧湖去訪問，也沒從那黑皮金邊的小書唸着祈禱了。

邦貌會給薇薇·屈羅西打電話，向她的攝影場，或者是向她的平家樓，她總隨時都可以和他奮飛的。他們要走到銀幕界的人慣愛照顧的一家飲食店去，接着又去進電影戲場，她便把那些演員的私生活告訴他——那些故事比他們所表演着的還要稀奇。不久在銀幕界裏便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的傳佈着一種風聞來了。薇薇·屈羅西找着了一位富豪，一位煤油王子——真是有好幾百萬好幾百萬的富豪！而且羅曼諦克的是，還聽說他是一位布爾什維克！邦貌所接觸着的每種眼光，每種聲調，對於那個糾纏着的問題也生出回響——“爲甚麼不？”

IV.

坐在海岸上，把半身藏在沙裏，凝視着眼前的碧水。薇薇向他談說出自己的身世。“邦貌，我已經不是春天的小鳥兒了，你不要那樣作想罷。我來鬧着現在的玩意兒，我須得自己開闢我自己的路，我和別的姑娘們一樣，是出了代價的。她們對你可以說出一些假話，但你不會受騙；

世間上沒有電影公司的女社長，而男子裏面也沒有一位是聖人呢。”

邦貌把這話想了一下。“他們找着一位好的女優不能滿足嗎？”

“女優在白天是一位名角，在晚來便是一位情婦；男子是要二者得兼，他們也就兼了。”

“這說來倒有點可怕呢，”邦貌說。

“讓我把詳情告訴你罷，在這種玩意兒裏面競爭是很激烈的，你要想出頭，那便甚麼都不能顧慮，甚麼都不好放在眼中。這是我自己經驗得來的；我在攝影場的門口徘徊着——我那時才十五歲——我挨饑受餓的渴慕着，等到我就和惡魔睡覺都想進去。”

她坐着，凝視着前面，邦貌從眼角上來看着她，看見她的面孔很嚴肅。

“還有一件事情也應該記着，”她接着又說；“一位姑娘遇着一位很有錢的男子，那男子可以請她坐汽車，可以請她進餐館，可以給她幾套值價的衣裳，可以替她租一家平房樓來住家，那在她看來便是一位大人物，那很容易使人着想他是有一點溫都胡而。在不知道這種情形的道德家，他們會冷笑；但是明白的實際是，有一位很有錢的人使我

在映畫界中走出了第一步——他在我真真正正就和一位上帝是一樣，他所要的甚麼我給與他，那是萬分在理的事體。我和他須得同住三四個月，住到我了解了他才是一位肥頭的大傻瓜。”

話頭中止了一下。“我想，”薇薇又說，“我對你說這樣的話，你會奇怪罷。我現在是平安了，我在銀行裏已經有些積蓄，我自己可以佯裝不睬的過着淑女的生活——滿口大吹其牛，把醜惡的過去丟在腦後。假使我告訴你說我是一位純潔的處女，你又怎麼會知道呢？但是我對我自己說，我斷然不說假話的，假使有了錢在我是有些甚麼意思，那便是說我以後可以不再說假話。”

邦鯨說道：“我認識一位男子，他說過這樣的話。那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銘感。像他那樣的人我在前從沒遇過。”

“是的，那要使你成爲一種野蠻人。我在映畫界裏是很有一些可怕的聲名的——怕有人告訴你罷？”

“倒不很多，”他回答着。

她尖銳地望着他。“他們告訴了你甚麼？我想怕都是關於羅比·瓦爾登的話罷？”

“差不多都是，”他微笑着。“我聽說你是戀愛着他，從那時以後你便遭遇着了悲哀。”

“我對於男子是鬧過兩次的蠢事；羅比是最後的一次，我相信那永遠會是最後一次的。我平生演過的最好的映畫是他出的錢，他很美貌就和一尊天神一樣，他要求我嫁他，我也真的想嫁他了；但是在那時候他同時是和別的兩三個女子有關係的，其中的一個用手槍把他打死了，我的青春的好夢也就告了終結。不，我並沒悲哀，我倒是高興，因為我省却了許多麻煩。但假如我對於戀愛有點譏諷，我的話有點欠修飾的地方，你是能夠明白的。”

薇薇把她的光腿子由沙堆中搖開，站立起來了。“我是這樣練習着免得我脹胖的，”她說着把兩手擎在濕而堅固的沙上倒立起來，她的纖巧的粉白的四肢伸直，她的面孔倒懸着，笑向着邦貌；就以那樣的姿勢，她以手當腳的慢慢的走下水裏，於是把身子一翻，她的兩足下地，便向海波中跑去。“你來呀！海水很舒服呢！”

V.

邦貌把這番會話思索了一下，從這兒也學到他照常的謙遜的一課。薇薇為她的成功曾經戰鬥過來；而他呢從不會為甚麼戰鬪過。假如他想要鬧點影戲的玩意兒，爺爺

一定會給他準備好，攝影所的門會大開而特開。無論別的什麼玩意兒只要他想幹都是一樣。他有什麼資格能夠去批評別人的行動呢？

並且當他聽着薇薇·屈羅西的說話，他自己心中也有關於歐尼絲·華特的記憶使他不敢自傲。是的，人們關於性的智識總是不正確的；退一步說，他們就算是知道，也不肯弄個明瞭。要想到別的許多的人，那是不愉快的；但也可以使這團模糊弄清楚一點。她是不會立刻和他結婚的；銀幕界中人結婚的也有，但顯然是非到她們確切的有可以得到幸福的把握，她們不會結婚。邦貌自然也可以斷定，即使薇薇知道了她常常是在他的夢魂中繚繞，她也是不會驚愕的。

他們在修道院裏，在跳舞着的時候，他們走出迴廊，走上月台，走上草坪，走上那殿堂外邊他們所能命名的一切物什。有月光照在頭上，是那照着過邦貌和歐尼絲，邦貌和寧娜·古德里奇同樣的月光。堂內有風琴的彈奏，堂外有花草的清香，邦貌在自己心中作想，“這次我怎樣做的好呢？” 那的確是不能再支持了；他已經弄得來全身都在戰慄。然而他總覺得自己的舌頭是拴鎖着的。在從前呢，所有的姑娘們都是先來求教他，那真是奇怪。他自

己到底是怎麼鬧起的呢？

他用着無可如何的聲音說道，“讓我們跳舞罷。”薇薇立起來，他也立起來；他們便在外邊的迴廊上，草坪上，月臺上跳舞，現在他們要跳轉去了，他在實際上便和前刻一樣沒有進展得一步。不行，不能那樣！他突然死了一番心；他沒用跳舞時所用的正規的抱法，却把兩手擁着她使她不能夠動顫。這樣一種粗魯的行徑，這對於一位高華的大學三年生，社交界的魁首，不是甚麼好冠冕的事情。邦貌自己也覺得，滿懷的不安。她必定不會了解的——她必定會生氣，把他推開！

但是不然，她沒生氣；也好像她是能夠了解。古話說得好，手爪是造在肉叉（Fork）之前，同樣這擁抱一回事定然是擁抱這個字之前老早就會有的。邦貌覺得他的捉擁是受着了回報——被一雙滿有力的手，那可以撐持着一位姑娘，倒提在空中，走下海浪裏去的手！那是萬分也不錯！“哦，薇薇！”他低語着。“那嗎你是在關心我了！”她的嘴唇遇着他的，他們立在那兒的月光之中，緊緊的鎖着，鎖到風琴的音樂彈出一種高調的時候。

“薇薇，我是十分害怕！”她笑了。“你真是胆小的孩子！”但是她突然把頭掉開了。

‘邦貌，我要告訴你。我有點事情須得對你說。你放開，讓我去坐下罷——不，要到那兒的椅子上去坐！我要我們兩人靜靜的談話。’

她的聲音中有種恐怖，他照着她所要求的做了。“薇薇，什麼話呢？”

“我要我們清醒些，想想我們所做的事體。在我看來我覺得凡是落到戀愛的人都沒有甚麼幸福的，我對上帝宣過誓，我是決不再談戀愛的。”

“那你須得再找一個新的上帝！”邦貌現在又把他舌頭的運用恢復起來了。

“我要我們能夠以幸福相許！假使我們不能夠幸福，那我們隨時都可以分開，絲毫不要麻煩！讓我們清醒些，我們不要爲嫉妬翻臉，不要互相駁責。”

“有你我便萬事都滿足，”邦貌宣告着。“我決不會使你生出嫉妬！”

“你要做甚麼你自己是不明白的！誰個也不明白！那只有惡魔自己明白——哦，邦貌，我所經驗過的事情，你是絲毫也不知道呢！你只是一個抱在懷中的嬰兒。”

“薇薇，那你自會關心我，把我撫養大啦！”

“我會怎樣做你怎麼知道呢？你怎會知道關於我的事。

情？你並沒真的知道我是甚麼，我會做甚麼，你便要求了我！我可以向你說一百萬種假話，你怎能夠看穿？第二位女人又會走來向你說出一百萬零一種假話，你又怎能知道？”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呢，薇薇——只消你告訴我好了！”

他在她的面前跪下了，握着了她的一隻手，打算安慰她；但是她把手推開了。“不，我不高興你那樣做。我要你想想我說的甚麼。我要我們冷靜的來取決一下。”

“你已經把我的血弄冷靜了，”他笑着，“你談着和里伍德的一些蕩婦的事情啦！”

“邦貌，無論什麼時候，男女之間總該談說真話。儘管所說的話是怎樣不中聽，他們彼此是應該信賴的。是不是這樣呢？”

“自然是那樣。”

“假如那是要叫他們互相分離，那也滿好——但不可以虛偽的話來互相羈絆。邦貌，你可以和我約束嗎？”

“我可以。”

“我還要使你明白，我是不要你的錢的。”

“我也沒有錢呢，薇薇——錢是爺爺的。那倒是第一

句苦痛的眞話。”

“好的，我總之不要。我自己能够找錢，我自己可以過活。我是有工作的，你也有你的，我們要各不相關，只有我們兩來都幸福的時候我們相會。”

“薇薇，這對於一個男子倒是滿不費事的呢。”

“這譬如足競技，這些便是規則，萬一我們破了規則，那便是欺騙，”

邦貌會安心她，他在一種競技上是決不用欺騙的手段的，這場競技他也決不會欺騙。就那樣他把她的恐怖克服了，她又抱在了他的懷中，彼此交換着蕩魄離魂的接吻，那種接吻好像接到甚麼時候都接不滿足的一樣。現在她微語着，“邦貌，恐怕會有人出來。我們進去罷，我要跳舞一下，回頭我便告辭了出來，你到我的房裏來罷。”

VI.

在那月光之中有甚麼人看見過他們嗎？或者是薇薇把他們的祕密向安孛婢兒耳語了？或者是正由於這一對年青人眼中所放射出的輝光？總之，一到第二天來眞話便傳出去了，修道院中橫溢着一派祝賀的空氣。並沒要向這

對佳麗撒米，或者要向他丟擲舊鞋，或者是拴一些白絹條在他們的車上；但是有的是親切的微笑，巧妙的戲謔，充分的可以使這場競技的精神煥發。安拏婢兒不消說是滿心歡喜的；這件事情她開始便計劃着，她把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從費龍向她談到的一天起，便當成了自己的朋友。費龍呢——你自然知道，只要他一談到這樣的問題上來，那一切的人都是開門見山了！

頂奇怪的是邦貌一回家，他看見橙子花和白絹帶（西人結婚時用物）的精神好奇妙的已經傳達到了他的爺爺。是那費龍的老滑頭，用電話來把消息傳達了嗎？爺爺的神情是十分滿足的，他的一切的心思邦貌都可以看出。爺爺是會過薇薇·屈羅西的，喜歡她的美貌。一位電影明星——真的是可以誇獎的！一位年青的煤油王子的履歷也正當如是——真好是合於貴族的家風！邦貌的腦子中現在除開這布爾什維克的蠢事外，他該得另有一番想頭了。

爺爺立地便想來探得一些暗示——那靈巧的手腕差不多就和一條長成了的犀牛一樣！這回薇薇·屈羅西到了修道院嗎？真的，那位姑娘，是一位活潑的孩子！費龍說她一禮拜要找四千塊錢；說那是實價，並不是甚麼宣傳費。她的頭惱真比好多男子的木偶還要聰明；她的錢都是鹽

好了的，在和里伍德買了不少的地皮。她想到羅士聯合來入股，有一次去問過費龍，費龍要她有多少出多少，嚇，她公然拿出了五萬元的銀行的支票，照着開張的時價把股票買了，現在是已經漲到了三倍的，薇薇對費龍說那免除了她受六次的強姦！回頭那老犀牛又接着說明薇薇的意義——那是說她可以少去出演六次的影戲！

其次是白諦，因為查理·諾曼的私酒販子在和安挈婢兒的妹子戀愛着，所以她立地便探得了這個消息。白諦立即起了一股好奇心，想和薇薇·屈羅西會面，她叫邦貌招呼她來吃中飯。薇薇對於這場招待不甚高興——她說做姐姐的人總是要毒害她兄弟的愛人的。但是邦貌笑着說他對於白諦有不少的解毒藥。於是她們便相會了，一切都很趁心；薇薇滿謙虛，滿客氣，白諦是大方的淑女，十分寬和。那是依照着一般的慣例的，因為薇薇只是一名女優，而白諦是真的“社交界”中的人，她的行動要表現在報紙上所神聖化了的一欄，那兒銀幕中人是難於躡入的。中飯後，白諦對邦貌說薇薇滿好，她可以做他的先生使他懂點世相；這話從一位姐姐口中說來，要算是親愛的絕頂了。

於是他們兩人便萬事都很順手。邦貌的睡眠不再為夢幻所繚擾了；夢已經成了真實，而是屬於他的。他們要

去訪問修道院，他們的居室便是連接着的；他要到平家樓去訪問薇薇，那替薇薇經理家務的慇懃的老嫗便要悄悄的避開。說到電影界的居民們呢，也沒再多說話了——因為可說的話已經說盡了頭。

邦貌要給薇薇打電話，假如是禮拜六或者節日，他們便可以相會；但假如是當日。薇薇便要說，“不呢。邦貌，你該得留在家裏唸唸書。”

他會答應道，“啊，真沒趣，我用的功比學校裏講的超過一禮拜前頭去了。”

“但是呢邦貌，假如我使你耽誤了工夫，你的父親是會罵我的。”

“爺爺比我還要愛你呢！他的心目中把你當成着電影世界的十二宮中的最大明星。”

“邦貌，我們是不可過度的！你的良心一起了苛責的時候，你是要怪我的。”

“糟糕啦，薇薇，你對於我比安孛婢兒對於陸士可還要苛刻啦。”

“好的，你聽我說，我假如能够管理着我的煤油王子如像安孛婢兒管理着她的一樣，那我真要算是一位幸福的女人了！”

VII.

格雷哥里·尼柯賴夫從他的阿拉斯卡的旅行回來了，對於這位年青的理想家的良心帶來了更多的苦難。格雷哥里骨瘦如柴，眼睛陷成了兩個大眶，就給保羅從西比利亞回來時一樣。可憐的沒思慮的這位青年外國人——他搭上了一隻船，是船夫們所叫着的“太平洋的地獄艦隊”，他被運到一處索寞的海岸，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住在一些破落庫內，地板是怪潮濕的，睡的地方一面都是臭蟲，吃的東西呢和縣裏的囚徒所吃的一樣。除船而外沒有可逃走的出路，而船又不會載你！在邦貌和薇薇和海豹在太平洋裏擱水的時候，格雷哥里也同在太平洋上幾乎淹死。

羅織·孟起司也回家來了，帶着更多的苦難回來；被服工人正在鬧着同盟罷工！完全是突發地自動地——有幾百工人因為受不過過於慘酷的壓迫，在工作時間當中便把工作拋棄了；運動傳遍安琪市全市，這座“不認工會組織”的天國。工人們聚集在工會的事務處，大家簽了名，釀成一個正規的團體罷工。但是孟起司老人，罷工工人中的有智識者的一個，是一位有胆量有識見的人，——他坐

在自己的家裏，那個狂氣的希伯來婦人死吊着他的衣腳，號哭着是萬分不能出去參加罷工的，警察捉着了，會把他送回波蘭去槍斃，再得不到回來看他的家裏人！

罷工的結果，羅織不能再進大學了。邦貌，有閑階級的文雅的年青紳士，一生之中從不曾知道過金錢的必要的，他不能了解這個道理，總要等人明白的告訴他，他才知羅織的一家人為她一人的教育費是犧牲着的，而這一切的計畫現在是破壞了。這樣邦貌自然要去求爺爺的援助；自己的朋友有難都不能夠救援，那你有有錢的父親究有何用？但是羅織答應說不，他們是從不仰仗人的，她心裏也沒想過這樣的事情；她是得把大學休業一學期。

“但是那樣你便不和我同班了！”邦貌說着——突然意識到對於那南太平洋文化的沉悶他是怎樣的須得要一種消毒劑！

“密司特·羅士，你替我關心是很可感謝的，”她平靜的回答着。“但是你或者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社會黨支部的集會。”

“但是你聽我說，我去找錢並不要費甚麼事；你不必把它當成贈送，你將來願意的時候便可以還。你假如把學校畢了業，你不更容易找錢嗎？”

蘿織承認着是；她的意思是要找一個位置來做社會工作的——她之來進大學，因為有種種特殊的課程使她可以得到那種資格。邦貌說何不借用他父親的錢，那又並不要甚麼條件，由她將來的薪水中每個月或十元或二十元的可以退還。但是蘿織很固執——有些奇怪的衝動是由“階級意識”產生出來的。

他銳敏的感覺着，沒向她說甚麼，便趕着汽車一直跑到孟起司的家裏去。他的抄本上是寫着住址的，他心裏並沒顧慮到她或她的家裏人會惶惑着讓他去看見了他們的生活——是住在一處難堪的貧民窟的區域，擁集在一家三間房舍的屋子裏，背後有小小一團空地，看不出一株青草的痕跡。那是租的地方，孟起司老人把所找的錢都用在社會主義裏去了，並沒買甚麼地皮和花木。邦貌在一間擁集着的前房裏找着他，有些家具和書籍，一些縫衣器具，吃殘着的麵包和醃魚，還有一些文稿，是他替一種罷工刊物寫的，一位肥胖的老猶太女人看見這樣一位闊綽的要人來訪，她吃了一驚，趕快腳忙手亂的起來，想把一些東西藏檢。

那老人却絲毫也不講張的；他是亂雜慣了的人，而且也沒頭在罷工的事務裏去了。他把罷工的情形告訴邦貌，

把他的文稿讀出來，是被服工人的悲憤的不平鳴。接着邦貌便談到蘿織和她的學業的問題，主張着說謙牟·孟起司（老人名）是應該勸導她的女兒以學歷爲重，孟起司夫人坐着，圓睜着她一雙大而黑的眼睛，想聽懂他的說話；突然之間她用激昂的猶太語大罵起來，好在她所罵的話邦貌一句也不懂。因爲孟起司媽媽不肯相信這位美貌的年青孩子，把他的來訪完全加上了惡意的解釋；他是想誘惑他們的女兒去犯罪，或者是已經誘惑上了的——她的女兒裝着一頭腦的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觀念，進大學去和着一羣基督教徒胡纏，她過的是怎樣的生活，誰個知道！

孟起司老人罵她收嘴，這照着希伯來的教條她是須得服從的；但她顯然和基督教徒一樣，對於希伯來的教條設出了種種的例外。在她用猶太語的怒罵中，謙牟感謝了邦貌的厚意，說蘿織所關心着的是在罷工期中家中的生活難於撐持。假使邦貌要幫助她家裏人，那嗎蘿織便容易關照她自己。於是他們便握了手，邦貌回家去報告他父親，說他擔任了要供給五六個猶太人的被服工人的生活費的責任！

VIII.

邦貌回到了南太大學。這是苦痛至少的一條線路；這種地位又冠冕又清潔，受着別人的尊敬，又不費甚麼心思。一個人只要面孔整齊，家產豐富，又善於討教授的歡心，那差不多是甚麼工作都沒有的，你有滿多的時間去讀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去注意罷工的進行；自然也要到郊外去和電影明星同遊，去兜風，去晚餐，去和她跳舞，到禮拜末日又隨伴着她去參加和里伍德的社交的集會。

就要到攝影所去看她表演着新片的時間也是有的；但她不願意他做這一着，她是把他愛得太專心，看着他在那兒精神會不能集中。加之，她又說，她的工作很討厭，一切的影片都是很討厭的；邦貌要是看見了會不讓她進行。那只是她維持生活的路徑，別人要叫她怎麼做她是不能不照樣做的；那和人生沒有絲毫的關係，誠摯而有教養的邦貌一定會以為無聊，或者更壞。她喜歡就是他的誠摯，他是一位可愛的人，真是可愛，是能夠把世間上的事情告訴她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以後最好就照着這樣的態度繼續下去，不要留意到她的影片上來。

那在邦貌聽來覺得有點奇異；她是抗辯得太熱心。不久他便把這理由找着了——在那塞滿着報紙的一面又一面的關於銀幕界的漫談之中。薇薇·屈羅西在演着一簇關於俄國的影片！她是扮着舊帝國時代的一位美貌的公主，在革命的暴亂中被人捉着了，落在了布爾什維克的手裏，得到一位美貌的美國青年軍事偵探的幫助表現出她的有名的“逃免”的一幕來。薇薇表演這場影片已經費了六個月的工夫；剛好演到半途，她出去找着了一位“客廳中的布爾什維克”來做愛人，現在是怕她的愛人知道了她所演的情景。

可憐的邦貌，他就費着這樣的熱誠，最大的努力，想一時騎在兩匹馬的背上！這兩匹馬愈走愈見離開，弄到他只好從中央分裂成兩片！現在又有這被服工人的同盟罷工，破壞了美國首屈一指的不承認工會的都城的平和。接連的動亂達到了高潮——在初是市街鐵路工人的爆發，其次是土木工人；那顯然是赤黨的計畫，所謂“下層工作”收了顯着的成功，這樣的事情是該一網打盡把它停止着的。市會通過了禁止妨害上工的命令，凡在罷工的地方有敢於做怪相的人一律加以禁止。被服工人的面孔自然是沒有甚麼不怪的，違反這道法令的人便很多，於是不久之間

報紙上便滿充着暴動的記事，一一都嚴厲地遭了警察的檢舉。邦貌在大學裏的工作的一部分是託羅織·孟起司和其它的“赤黨”寫些消息來報告他，例如有姑娘們並沒做甚麼，只要成雙結隊的在街上走着便遭了警察的檢舉，把手臂都扭斷了。

繼後有一天清早羅織沒有上學；第二天有一張短箋給邦貌，告訴他雅可布·孟起司在警戒線上捱了打，打得人事不省。雅可布是“右翼”的哥哥，是一位蒼白而弓背的人，在靠着為大學生熨褲腳來苦讀；邦貌顧不到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安全的法則，竟感覺得趕着汽車到孟起司家裏去是他的義務，他去看見雅可布睡在床上，慘白得就像一張白布，頭上纏得來就像一個印度阿三，他的感情大受了傷害。孟起司媽媽淚流滿面的在那兒哭，哭來哭去的只吐着一個猶太字是邦貌所能了解的——“噯喲！噯喲！噯喲！”父親的謙卑·孟起司呢，不見了，因為他把他的衣袂從老婆的手指中扯脫了，他跑到罷工本部去盡他的責任去了。

第二天午後邦貌從班中走出，他在報攤上看見那時常會面的綠色的“後盾晚報”，出號大字的頭行捉着他的眼睛：

警察勦滅赤黨的本部

邦貌便買了一份——就好像是做來讓他一定要買的一樣——那內容是早上警察派了一團人攻進被服工會的事務所，勦沒了將近一大貨物汽車的文件，那其中有希望可以搜查得本市產業界的動亂係由莫斯科的赤色革命家所指導所資助的證據。工會的職員都遭了逮捕，那其中有一位定然是謙牟·孟起司，“自認爲社會主義的煽動家。”

IX.

於是邦貌又有別的工作在手裏了。他不知道怎麼處理的好，爺爺又在往拔拉台士的途中，不能夠和他商量。邦貌走去找爺爺的律師，密司特·多里衛，是一位精明的，善於辭令的紳士，他對於赤黨沒有同情，但和別的律師一樣，他的有錢的主顧來找他，他是滿樂於應承的。他打電話去問警廳，得以知道那位自稱社會主義者的煽動家明天便要過審；保釋金便在那時候決定，邦貌須得準備着現錢在手裏，不則便要有兩倍的地皮作保。邦貌說他想去訪問那犯人，多里衛律師便說他認識警長，可以爲他周旋。

他寫了一張短箋，邦貌走到那陰晦的舊的建築去，那在初建來是爲五十萬人口的都市服役的，現在的人口已經有一百萬了。警長是一位胖子，穿着便衣，滿口私造威士克的酒氣；他請邦貌坐，召了兩位偵探來，便公開的詢問邦貌如何認識謙牟·孟起司，邦貌的思想怎樣，謙牟的思想又是怎樣。邦貌在醜惡的世界裏已經成了熟手，他謹而且慎的說明着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和右翼是怎樣的不同。在他的話中找不出甚麼破綻，又看在他是一位富豪的兒子，不能夠投進監獄，警長便沒再追問，叫偵探中的一位領着他去看囚人。

所以邦貌對於市監獄的情況又算得着一瞥。那舊的建築已經有了龜裂，接連五六任的點驗員都已經下過警告不宜再住人；然而舊態依然，依然是地皮投機家們的貪慾的紀念館，他們是只要租稅少抽，市政的面目是絲毫不顧的。這發着霉的舊建築放出奇臭，你假如留心觀察，你可看見臭蟲在壁上爬。囚人是關閉在一些“塘庫”裏面，那是鐵格子的籠子。一籠有三四十個人，沒有絲毫的日光，也沒有充分的人工光線可以使你看書。這座都市，奇妙地是名叫“安琪”（Angel 天使）的，看來是專門在它的犧牲之中培植惡德，因爲牢裏不讓他們讀書，沒有運動或調

養，但只許他們打牌擲骰吸香菸——牢子對於有錢給他們送賄賂的人還要賣些威士克和可加因。

在這些塘庫中之一，孟起司老人——坐在地板上，因為這兒並沒有可坐的地方。他好像是很滿足的，他把同監房的人通通集到自己的周圍，聽他說出被服工人的罷工情形，說出世界的勞動者應該團集起來撲滅資本制度。邦貌一到，那老人跳躍起來，把兩手捉着他；邦貌趕快的說，“孟起司老爹，你應該曉得這跟着我來的先生是一位偵探。”

孟起司老爹苦笑着。“不錯啦，我呢沒甚麼祕密。我是一位社會黨員已經做了二十年。我是信仰投票箱的——除非他們是假造，你沒反對投票箱的理由。我在告訴這些朋友甚麼是社會主義，我也想這位先生聽聽，假使他是高興聽啦。我呢幫助了被服工友要求改良條件，我只要一出了監獄我是要繼續幹的。”說的話就是那樣。

晚間邦貌打電話給他爺爺，把這情形告訴他。邦貌在常是無論用多用少都可以簽他父親的名字向銀行取款的，但他是慎重着不想濫用這項特權；但是現在他想取出一萬五千塊錢出來，因為他們要想把這老人陷在監裏，陷到罷工了結，他們要呵難要提高六倍的保釋金。邦貌說，

那是沒有絲毫危險的，孟起司老爹是誠實的結晶，並不會逃走。

爺爺在電話口上呈出了一種艱澀的面孔——但他又怎好奈何呢！他的可愛的兒子深深感着義憤，堅持着說他一切都是知道的，這位老裁縫絕對不會是一位蘇維埃政府的密探，要在安琪市企圖着來破壞美國的產業。這些事情邦貌怎能知道，爺爺是碍難想像的，但他從沒看見他的兒子發生過這樣的憤怒，所以結底他承認了，但要多里衛律師遣別人把錢送上法庭去，那樣免得報上又登載邦貌的名字。

X.

事情照着爺爺的咐吩執行了；律師的書記走上法庭，回來報告道，囚人們都上了堂，但只沒謙牟·孟起司在裏面。他的案件已經移到了中央，因為發覺了他是俄領波蘭生的人，要沒收他的歸化證明書，追放他。謙牟已經移到縣監獄裏，又是另外一種受着警告的建築，和市監獄一樣充滿着陰濕和霉氣。像這種追放事件，法庭是當成行政事件，不肯過問的，所以這事情拿着已經沒有辦法。民主黨

的檢事總長用他排赤的政策想被指名爲大總統候補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所設下的機器不管你有罪無罪依然地在製造着悲慘。

這樣的情形在邦貌要算是真的費手了！跑到孟起司家裏去一看，蘿織呢慘白的一個面孔，在室中踱來踱去，孟起司媽媽呢在哭，在扯着自己的衣裳。連送一句話給那可憐的謙牟都辦不到——他是不准和外面通消息的；真的，他怕已經送上了汽車解往東部去了。到了那兒以後便再沒有甚麼希望——他只好解上一隻船，送往丹啓胥，從那兒再移交到波蘭的“白色恐怖”的手裏。

邦貌總堅持着定還有甚麼方法可想，於是多里衛律師便再找了兩位更有名的律師——自然用着節爺爺的錢——他們三人便來討論人身保護令，禁止令和其它種種神祕的方案，做了一些呈文，在各級法庭去嘗試，都是無效。在這時候，應着他兒子的狂烈的請求，爺爺破了速度規定由拔拉台士趕回來；他到家時，邦貌和他猶太的女友在前廊上等着他。他們把他拉進書齋去，極力向他開陳着社會主義運動的左右翼的區別，帶着把社會黨出版物經理人的權限也給予了詳細的說明。在這說明中蘿織流起眼淚來，倒在了棧發上面；爺爺呢，他是比邦貌還要經受

不起女人的哭的，走去拍着她的肩頭，說道，“小姑娘，你沒擔心！我要把他救出來，我就遣一個人到紐育去都可以。”

於是爺爺便出去了，飛速地坐上了他的汽車。那時是吃中餐的時候，——不一會就在那天午後三點鐘前不久，謙牟·孟起司坐着一駕街市汽車跑回了他的家門，骯髒地，鬚髮蒙茸地，但却含着微笑而鎮靜，準備着又要繼續他幫助被服工友的工作了！他是怎得出獄的他絲毫也不知道；縣監獄的牢子釋放他時沒說出理由，謙牟也沒有停留着問個清白。他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女兒也是一樣，因為爺爺告訴邦貌的話是嚴厲地封了口的，是煤油家的一件祕密行動。

“我怎麼幹的嗎？我是招呼了我們的一位朋友，貝恩·施庫特。”

“貝恩·施庫特！”邦貌沒想到是他們當年的“租地獵犬。”

“是的，貝恩目前在國防局任事，我託了他。”

“怎樣託他的？”

“託他？我說一格蘭德。”

“一甚麼？”

“那是私酒販賣者的隱語呢。我給了他五百塊錢，說，貝恩，你去看看把那老猶太人送進了監裏的人，叫他釋放他，弄好了你到我這兒來，我再送五百塊錢給你！”

“那樣幹的嗎！”邦貌說着。

爺爺把他的大雪茄菸吸了兩口。“現在你可以明白了，我們煤油家爲甚麼要鬧政治！”

XI.

在把邦貌的政治教育完成之外，另外對於他有一種重要的偶然事件；那是使薇薇·屈羅西得以支配了他的生活。羅士第一世就在那天晚上用電話招呼了那位電影的女明星，他說，“你聽我說，薇薇，你怠慢了你的工作！”

“是甚麼意思呢，羅士先生？”

“我的名稱是爺爺啦，”回答的聲音說着，“我的意思是你對於我的兒子我要求你做的事情你沒做到。他現在又和一些布爾什維克纏得不清，那都是因爲你不十分看管他的原故。”

“但是呢先生——爺爺——我是要想他用功的——我想這是你期待我做的事情。”

“那裏，你不要說到他的用功上來的好，那都是幌子，那於他沒一點甚麼好處，而且他也並不用功；他只是去參加社會黨的集會，他和你一道的倒好些。”

“哦，爺爺！”薇薇的聲音中稍稍有點格塞。“那樣在我倒真是再好也沒有呢！我愛他愛得真要發狂了！”

“那嗎，你把他放在你的羽翼之下把他孵抱起來，假使你能够使他和一些赤黨脫離，我在我的遺言書上是不忘記你的。”

俟後邦貌和他的愛人無論白日黑晚都能一道了。她從沒把理由告訴他——否，是她談真話的程度並沒到那樣的澈底！她使他感覺着是因為他自己過於的可愛了，他的男性的自負心以這種說明便得到滿足。她要故意的半推半就一下。“哦，邦貌，爺爺會以為我荒廢了你的時間，他將罵我是一位淫婦呢。”邦貌會答應她，“你真蠢，他曉得我假如不同你在一道，我會去參加社會黨的集會呢。”

他們是那樣的幸福，那樣的幸福！一雙鮮嫩的靈魂和一雙鮮嫩的肉體的陶醉，如飢似渴地，顫動着全身的神經！他們的愛情浸潤着全部的存在；一切都好像用魔術點化了的一樣——他們說話的聲音，他們一舉手一投足的姿勢，乃至他們所穿的衣裳，他們所乘的汽車，他們所居

住的房屋。他們比翼而飛——接電話的女子爲他們的打話疲於奔命，邦貌成爲當時盛行的所謂“隻手運轉者”，他也學到取媚教授的方法，時常缺課。他的良心沒有苛責，因爲他不是已經由他父親的一格蘭德在社會運動上盡了責任了嗎？再則罷工已經過了，被服工人得到了少許的讓步；指導者們都釋放了，期待着的“莫斯科陰謀的暴露”已經被報紙忘記，也被一般的人忘記了。

薇薇依然還不高興要邦貌到她工作着的攝影所去。因爲第一簇的影片，或者，不止這一簇；他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會不高興，他頂好是盡力的拖延要不忙看的好。但是此外的她的時間都是他的——都是一刻千金的時間！管理家政的老嫗時時受着一張五元鈔票，她便會成爲聾子啞子瞎子。薇薇的房間是在平家樓的樓上，樓上就只有這一間房間，四方都是開敞着的，有長春籬盤在窗邊；內部四壁都是白色，真是一座宜人的香閨。在這兒他們兩人便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有消魂的眼淚含在薇薇的眼中。“哦，邦貌呀，邦貌！我是發過誓不再做這事情的；而我現在才愛得來這樣神魂顛倒，夢都沒有夢想出！邦貌，你假如要丟掉我，那我就只好死！”邦貌把她的恐怖消滅在接連不斷的親吻裏面；另外有句古話剛好可以適用在這兒，

行動比口舌還要巧言。

他們的幸福天中沒有雲翳；但只有一點，其大尚不及一位男子的手掌！這一點邦貌是完全不會看見；女的呢時而看了一眼，又趕快把眼掉開。哦，真的，玫瑰花會要長開。

XII.

運命的兩隻手，在電影時鐘的表面上旋迴着，又把薇薇的光榮的時刻帶來了。大影片已經完成，她在市中的各處揭示板上又出現一次：“胥摩斯基·蘇培巴社提供，薇沃拉·屈拉西主演，十二卷超等大特作，‘惡魔之使者，俄羅斯革命的百萬元的哀情劇’。”揭示板上所表示的情景是薇薇的拿手好做工，一枚的單衣扯成粉碎，被攏抱在美無可喻的那位年青的美國軍事偵探的手中，偵探挺出一管手槍對着一羣黑髭蒙茸的人們，在那背後現出一些惡煞的外國人的面孔。

不消說報上也在大宣其傳，有一欄無一關的登着影片，本事的作者，演員和監督，胎脫兒(Title)的命名者，美術家，裝飾家，化粧師，音樂師；但是大多數的宣傳是關於

明星。滿漂亮的年青的煤油王子，現在是成了密司·屈拉西的最親暱的友人的，你想那宣傳部的人還會忘記對於報館記者們給與暗示嗎？這在邦貌是希望着的，或者在爺爺也是希望着的，然而別的一般人都不作這樣的期許。記者們把邦貌圍攻起來，甘媚而多情多感的女眷們要想誘發他的話頭，做着一位電影天中光輝燦爛的女明星的至愛的意中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感觸。有一天有風聞傳播說他們已經定了婚，到第二天來又說還沒；假如他們不肯說甚麼，報館的記者是知道他們所要說的話的。邦貌不肯把相片給他們，他們在街上遇着他便要拍照，他要把臉避開，他們便贈他一個開頑笑的標題：“煤油王子半遮面！”

“惡魔之使者”在格魯布里的百萬元梅蘭乃香劇場作“世界第一次”的上演；所謂“世界第一次”，你是知道的，在南加里弗尼亞省是盛大的社會事件。探海燈探照着雲霄，花砲在空中迸爆；紅光把街衢照成地獄一樣，百萬元的梅蘭乃香人在他們袒着的肩頭上所扛舉着的拱廊有燈彩照耀如同白晝。羣衆聚集在街頭，強盜會成羣的在滿街跋躪，因為警署的人手要總動員起來為電影明星開道，走到他們的限定地點，從他們輝皇的一萬元的林牟星車，橫過街側，通過拱廊，走進百萬元的大門。彩光照耀着他們，

有十一二架的電影機迴轉，花砲猛沖一聲飛上，羣衆狂歡得波蕩起來，閃動起來，哄鬧起來。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決不會有過這樣的光榮；人類的眼睛決不會看見過這樣莊嚴的演藝！山匠和獵師爲取索這些皇后身上所穿的貂鼠銀鼠不知死了多少人在北極的冰原；潛水夫爲取她們所帶的珍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鯨魚吞食葬身在那赤道的海底，礦夫爲取掘她們的金剛石不知道在崖下摔死了多少人；化學家爲要調製她們的化妝品，染料，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爆發成了粉碎，刺繡的女子爲要在她們腳跟上的絲襪上繡着鮮花，不知道用瞎了多少眼睛。一切的這些便集中在這片時的光榮的進行曲上——她們的頭要高昂，眼要驕慢，你會以爲奇怪嗎？羣衆要簇湧，要胡亂的衝動，女人們要擠得斷氣，救傷車要響着鈴子飛馳，你會以爲奇怪嗎？

在劇場內部，在百萬元的梅蘭乃香人之一的頭上有一架大的煤話筒（Megaphone）；凡是有大人物下車，一種蠻大的聲音便把他們的行動傳達給場中的觀客。密司特·胥摩斯基隨伴着他的夫人同來。“密司特·胥摩斯基走過拱廊了。胥摩斯基夫人穿着一件藍色的觀劇緞袍走着花邊，是法國渥娃新社的製品，夫人才從巴黎帶回來。胥

摩斯基夫人帶着她的有名的金剛石的波斯頸環。兩夫婦現在進了劇場。胥摩斯基夫婦現在停着腳在和雅可布·格魯布里夫婦說話。”

就這樣接一接二的報告，場中人便散動復加散動——直到後來，恰好在八點三十分的神祕的時間，本晚的超等特別的大感動到了。

“密司·薇沃拉·屈羅西下了車了。密司·屈羅西是隨伴着她的朋友，季·亞諾德·羅士二世，加省·拔拉台士·羅士二世油田的發現者兼繼承者。密司·屈羅西走過了拱廊了。密司·屈羅西穿的是極高貴的貂鼠皮袍；他的拖鞋是白緞子做的，裝飾着真珠。她帶着一串真珠頸環，一串真珠髮圈，都是季·亞諾德·羅士一世的贈品。密司·屈羅西和密司特·羅士二世進了座場，在和胥摩斯基夫婦，格魯布里夫婦握手。”——這樣接續看，直到密司·屈羅西與密司特·羅士二世就了座，電影便自由地開場了。

XIII.

於是邦視便觀覽着那張俄國片子。他的愛人是一位大公的美貌的新嫁娘；那些姿態，那些接吻，那些愛情的

消魂蕩魄，凡她在他自己身上所表演過的，現在是滿慷慨地給與一位穿着軍服，帶着許多寶星和官階的，堂皇的，鬍子尖尖的人物。這位人物雖然傲岸，但是心地高潔，他的大公妃也就是仁慈的化身；哦，你看她所慈愛着的一些農民，那是怎樣溫順而可愛的農民喲！他們是怎樣甘脆的尊敬長上，怎樣怡和的跳舞昇平，聚集在大公夫婦的車後鼓舞歡呼投擲花朵喲！那是一個優美的幾乎是牧歌的世界——你真的會要疑惑這樣的世界究竟真的在世界上存在過沒有。

在這裏面只有一件事情不好，那是有一團祕密的叛黨，都是橫七歪八的猙獰的面孔，有的是亂髮蓬蓬，有的又帶着大框眼鏡，有的又滿嘴的黑鬍子如像鋼針，在馬靴裏面插着匕首。他們聚集着在幹無政府主義的宣言，打算誘引那些義皇盛世的農民；在造炸彈要去暗殺那心地高華的大公夫婦。他們在酒場裏濫酒，就在大家的面前，他們要把婦人們扭着調戲。這些家伙沒有幹過的壞事可說沒有，他們的領導者，有一個耗子面孔，有一雙猩猩的手，這使最愚蠢的人看了都很明白，爲甚麼這場影戲叫着“惡魔之使者。”

其次是來了那位年青的軍事偵探，收拾得滿漂亮，剃

削得滿光滑，行動得滿機敏。他的職務是帶着一些美國大使的消息送到美國海軍，隨後是要把大使的財寶由布爾什維克黨的手裏救出。因為在俄國出的事情你是明白的——那一羣面目可憎的叛黨起了事，把政府推翻了，以慘酷的非刑殺死了那位敦岸而正直的大公。自然大公妃是那惡魔之使者所特別需要的；最初是把她圍在城裏，把城門打破，年青的軍事偵探那位英雄掩護着她由東室逃到西室。流彈飛來打傷了他的面孔，有鮮血流出，但是他挾着她從城上的窗眼跳出，跨在馬背上逃走，逃走着在那常見的俄國的歐加里樹所掩覆着的羣山萬壑之中。

不久他們在聖比得堡遭了逮捕，惡魔之使者把他的魔手加在薇薇身上，把她身上穿的單衣扯成粉碎，就恰如那揭示牌上向你約束過的光景。但在這兒那英雄坐着摩托卡來了，他把暴徒遏抑着；在這時薇薇用手在背後向那英雄的一位友人打算用暴徒的炸彈向暴徒們投擲的做了一個暗號——你能夠想像得出比這還有詩意的正義的行動嗎？薇薇和她的救主逃走起來，這回是用的摩托卡，在那常見的俄國的混凝土的官道上，通過那常見的聖比得堡郊外的羣山，來到奈瓦河畔，在那兒的歐加里樹叢中藏着有一隻快艇。又來了一次猛烈的追跡，結果是這一對死

活關頭的人遭了逮捕，薇薇的單衣更被惡魔之使者扯得厲害。

但是——不要擔心——在那最危險的時候美國的海軍到了，那是在世界大戰中美國人保留在奈瓦河的整飭的全艦隊。國旗在微風中飄颺，軍樂隊奏着國歌，百萬元的觀客都爆發出熱狂的歡呼。從軍艦上開出了一隻小艇破浪前進，惡魔之死者吞了一個炸彈在口裏跳進水裏去了，薇沃拉·屈羅西和那軍事偵探立着擁抱着在一種姿勢裏，那是邦貌慣熟悉的姿勢，也是百萬元的觀客們所一樣熟悉的姿勢。

在這全佳話表演着的時間中，邦貌是得着了一種特權握着那女主人公的纖手的。有一次她靠在他的肩頭上，低聲的問他，“還不很壞罷？”他的回答是，“那是超等的作品。很好賣錢。”這是薇薇用來對待安擊婢兒的方式；邦貌覺得自己的手被她加緊的握了一下。他那樣回答真是又聰明，又有情誼。

XIV.

銀幕暗黑了，歡聲消逝了，燈光輝耀了起來，電影世

界集到薇薇·屈羅西和社主哥摩斯基氏，監督通迷·巴烈，和一切列名在這簇名劇中的人物，的周圍。在握手，在拍談；羣衆在這時便圍集着，呆望着這些交際——劇場在這“世界第一次”之後很不容易空出。應接室的羣衆，拱廊下的羣衆，依然在由警察來彈壓着——很多的人在那兒站立了三個鐘頭，爲要看他們所捧場的名角出來。

薇薇和她的愛人和這個人應酬着，和那個人應酬着，在一些被觀客們觀仰的最後的一隊人羣中走了出來。邦貌看見了很多他認識的人，在其中有一個面孔是他所不曾期待着的——那是蘿織·孟起司！她看見他，他也看見她看見了他；在這位年青的理想家自然立地便生出了一項社交的義務，他是不可把機會失掉，待她要 and 對待別人一樣。蘿織，一位貧窮的工女，而且是有階級意識的，滿寒村地穿着一件襤褸的外衣，戴着一頂褪色的不入時的帽子——蘿織是絕沒有想出他要在這豪華的人們中輕賤她的！他筆直的向她走去。“密司·孟起司，你好？我沒想出你是一位電影迷啦。”

“我不是的，”她回答着。“但我是來要看他們把俄國革命作怎樣的解釋。”

“這在我們沒有甚麼可取，”邦貌說着；她也冷淡的回

答着，“是的，沒有絲毫可取。”

他是想和她說一番話的，但不好就在這兒。他問道，“我好不幫助你找條路出去？”一轉身就好像要在羣衆中找出路的一樣。

但是就在這時候薇薇來了！和着圍繞着她的一羣偉大人物出來，每人都在把最大的讚詞傾倒在她身上，她所真心關懷着的有一件，那便是邦貌——她是不高興和他分離的！這位年青的理想家的義務自然立地又困難了一層。他必定是不會不願意把他寒村的工女友人介紹給那位貂鼠真珠的豪華淑女！“我來介紹密司·薇沃拉·屈羅西，”他說着。“薇薇，這是密司·蘿織·孟起司，大學中的我的同班。”

同樣在薇薇的義務上也是該得和藹的。“哦，密司·孟起司，你好？”她伸出了手來。蘿織並沒去握她的手，只殭直挺挺的立着，回答道，“你好，密司·屈羅西。”在邦貌是知道她的，覺得她的聲音硬直；但薇薇自然是不知道她的聲音所含的意義，那不握手也很容易了解，因為和當晚電影界中最大的要人會了面，不免有點羞澀。薇薇依然和藹地，她攀問道，“你覺得今晚的影片怎樣呢？”

邦貌聽着了那個問題——那比惡魔之使者所曾經製

造出的任何炸彈還要危險！他在幹亂着的心中要找些話來說——“密司·孟起司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和我一樣”——就像那樣的話；但是在他還未動舌之前，蘿織迅速地堅決地回答了，“我以爲那是我在電影上看見過的最有毒的東西。”

這怎麼也不會誤解到是羞澀或者其它。薇沃拉·屈羅西凝視着這位驚人的怪物。“哦，真的嗎，密司！”

“真的啦，那幫助湊成了這簇戲的人們有一天在他們的良心上總要染着一百萬青年們的鮮血的。”

邦獵插進話頭來，“你聽我說，薇薇——”

但她把手來抑制着她。“你等一等！我要請問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我說的是這場影戲是要我們和俄國開戰的宣傳的一部份，一位女人在這樣的作品中演着重要的角色，那是我們女界中的恥辱。”

薇薇圓鼓着雙睛，臉上跳出怒氣來。“你這妖精！”她叫喊着，把手掌射出去，霹的一聲在蘿織的臉上一個耳光。

在這恐怖的一瞬間中邦獵呆呆的立着；他看見蘿織的臉打紅了，眼淚湧出了她的眼睛；接着他跳進兩人的中

間，把薇薇的手捉着免得她再打二下。“不好，薇薇，不好！”一位肥胖的巡捕走來塞在雙方對敵的當中，羅織向人羣中消逝了——一切的人都在往前奔，事情自然也就容易了結。在這混亂中，邦貌留意到了一種討厭的東西——一位年青的人走來扭着問他，“是怎麼的？怎麼一回事？密司·屈羅西。你遇着甚麼事體？鬧的甚麼亂子啦，巡捕駙爺？”邦貌向薇薇的耳邊私語道，“快走！那是新聞記者！”他捉着了她的臂膊，從人衆中逃去。

XV.

坐在邦貌運轉着的他們的汽車裏面，薇薇低聲的說，“那女人是誰？”

“她家裏是猶太人的縫衣工人。她的父親是遭過逮捕的——我在前不是對你說過嗎？”

“哦！是那個小女兒！”

“是的。你聽我說，你是犯着了她的階級意識。”

薇薇把牙齒咬緊着。“哦，那樣的怪物！”

“但是呢薇薇！你沒忘記是你先問她的感想的呢。”

“哼，那樣的傲慢！太豈有此理！”

‘但是呢，薇薇，你有權利發表你的意思。你不許她有同樣的權利嗎？’

“邦貌！你在維護她啦！”在他尚未回答之前，她大發雷霆的叫着，“我恨死那些人，我恨死他們！他們醜陋，卑鄙，妬嫉——他們只是想着要把我們用血汗找來的錢搶去。”

好一陣沒有聲音。邦貌運轉着；薇薇再開口時，是問他，“你要往那兒去？”

“沒忘記胥摩斯基的晚餐會啦。”

“不，我不去赴晚餐會，我已經氣飽了。你把我送回去——筆直。”

他服從了；她一到了平家樓，便飛進房間裏去。他跟着她，看見貂鼠皮袍脫在地板上，薇薇是倒在床上的，絲毫沒顧慮着她身上的最值價的羅衣。她在哭得抽不過氣的光景，邦貌說道，“我們便算破滅了！”

她突然坐了起來，兩眼蒙着眼淚，伸出了兩隻手來。‘哦，邦貌，邦貌，沒要殺了我們的愛情！我們沒像別人一樣口角！邦貌，他們那些人高興要說甚麼，我是不管的，我不再掛在心上了！我要向那姑娘謝罪，我要讓她足踐我，你叫我做甚麼便做甚麼！但是呢，啊，我們不要就不肯相

愛！”

邦貌看見薇薇的號哭這才是第一次；這在保護性成的男性自然要生出一個大的印象。他把她抱在懷裏，不管她是涕泣漣漣，也不管自己身上穿的是最值價的夜會服。他們的愛火又燃起來了，他們的不快便融解在這火中，他們宣誓着任隨海枯石爛都不讓他們分開。

他們互相擁抱着睡了好一會，薇薇低聲的說，“邦貌，那姑娘在愛你呢！”

“哦啦，笑話，薇薇！”

“你怎那樣說呢？”

“她從不曾有一絲一毫的表示。”

“你曉得怎麼叫表示？”

“但是呢心肝——”

“她自然是在愛你的！邦貌，像你這樣的人誰個會不想愛你？”

要辯是不值一辯的。那好像是女人們的一種特性，她們總是相信着別的女人是在戀愛着自己的男子。他把亨蓮塔·亞胥烈的事情告訴薇薇，薇薇也說亨蓮塔是失了戀，只是她的階級的自尊心逼着她，沒對他說出口來。同樣他把露滋的事情告訴她，她也說這位可憐的村姑娘在

鏤心刻骨。她之所以對於兩位煤油工人的求愛全不在心，便是這個原故，並不是她在關心着保羅。姊妹對於弟兄是沒那樣關心的——否，那都是假話！邦貌記得白諦是這樣的主張；奇妙到十足的，是歐尼絲·華特在前也這樣說過——她之恨他上拔拉台士，這也是一個理由。邦貌得到了一個決議，凡是對於女人最好是沒說到別位女人的事；假使是能够免掉的，特別是不要介紹！

清晨到了，報紙在他們的房門外。他們穿着絲的寢衣坐在牀上便在貪讀——否，不是貪讀的那“世界第一”的詳細的記載，記載到了女人們的詳細的穿着——那是後手讀到的。第一眼他們跳到的是這個標題：

電影女星在應接室中毆打情敵

登出來了！報館記者沒法把真實的情形探出，自不免假定出了一場羅曼史。銀幕界的另一種三角戀愛！他對於這位世界馳名的明星竟大弄其筆墨，明星在她的光榮的時間中手挽着年青的煤油王子——這位人物是有不少的風流話纏繞着的。明星看見了他離開了自己的旁邊，走去找了另外一位女性，於是便醋海生波，衝上前去打了那位女子的耳光。又有一段安琪市警廳的通尼·列培爾警官的

談話，那是塞在了兩位如火如荼的情敵中間的。明星痛罵她的情敵，警官顧着禮儀，不肯把那話重訴出來。“但是我

是可以說的，”警官在向着世界發言，“她的確是很厲害的打了一掌，那位娘子。假使我敢於那樣打人，我是決定要受撤差的處分的。”

XVI.

邦貌在同一天又在校庭內遇着乙造，她的臉打青了，眼睛打黑了。“密司特·羅士，”她很快的開口說，“我要告訴你，我昨天說過的話，我很難過。”

“你沒有甚麼難過的，”邦貌回答她。“你說的是真話。”

“我是曉得的，不過我不應該把那樣的話對於你的一位朋友說，你是很爲我盡了力的。只是因爲那簇片子使我太憤慨了。”

“我是曉得的，”邦貌說。“密司·屈羅西要我告訴你說她昨天的動作真是對不住。”

“我曉得是你使她道歉的。不過我並不介意——我們猶太人常常在捱打，我們工人們也是一樣，階級鬥爭不告終結，我們是還有飽打要捱的。她所永遠不能賠補的一種

真的傷害——是那簇萬惡的影片，那要毒化一般民衆的精神——毒化幾百萬又好幾百萬。對於那個傷害她無從辯解。”

這正是在這場鬧攘中，在邦貌的意識的背面所沈潛着問題的一面。“那簇影片我沒有好話可說，”邦貌回答着，“不過我想你對於密司·屈羅西也當得酌量。她並不明白俄國的情形，不像你我一樣呢。”

“你的意思是說，她不明白從前舊俄羅斯的萬惡的虐政——沙皇時代就是恐怖的別名的嗎？”

“是的，不過還有——”

“她不知道，她所作爲罪人表現着的那些人們曾經爲着他們的主義關在沙皇牢獄裏呻吟過的嗎？”

“她說不定是不知道的呢，密司·孟起司。一般的人只讀着美國的報章和雜誌，那是怎樣的無知你差不多是難於想像的。”

“好的，密司特·羅士，你是知道的，我並不是一位布爾什維克；不過我們須得擁護俄國的工人以抵禦全世界的反動。那簇影片是白色恐怖的一部分，表演那簇影片的人們是正確地知道他們的作用的——他們的作用剛好就要打破我哥哥的頭，要把我父親丟進監裏是一樣。”

“是的，”邦貌說着，“不過你要了解，一名女優是不會做劇本的，她所演的腳色也不容她有甚麼商量啦。”

“啊，密司特·羅士！”蘿纖的面孔表示一種憫笑。“她一定是那樣告訴你的，而你呢對於人總是作善意的解釋！好，那嗎我要把我所想的告訴你，說不定你以後或者不會和我再談話了。一位能夠表演出那樣的影片的，那不是甚麼，只是一名倡伎，事實上她是受着高價聘請着的，那愈見使她出醜。”

“哦，密司·孟起司！”

“我知道，我這話很不中聽。但是那是一簇殺人的影片，那女人是知道得很明白的。別人把錢來買她，把真珠，皮外套，絲羅衫給她，把她的面孔登在揭示板上，登在一切的報紙上；她受着報酬——在前已經不僅受過一次。她的私生活是怎樣我不知道，密司特·羅士，但我敢說，你假如去調查她的底細，她從一十八重的地獄昇到她現在所位置着的九重的天宮，你會知道她是在賣她自己，和她的精神在出賣的一樣，肉體也是在出賣的！”

於是邦貌便決定了，他心裏暗中計畫着的，想使薇薇·屈羅西和蘿纖·孟起司二人會面，讓好互相了解的事情，是須得以延期爲是！

第 十 五 章
假 期



在這年的夏季和秋季，爺爺和費龍·陸士可擔負着一項重的担子——他們是要幫助改換美國人的頭腦。大總統的爭奪戰正在進行着；胆大的煤油家公然選定了候補者，現在須得完成這項工作，要說服一般的投票者，使他們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崇高的政治家。他們自然也要提出這項費用，那要達到五千萬元，這話是邦獬從拔拉台士和修道院中的談話得來的。這實際上比登錄出的要多得幾倍，因為費用都是要經過地方上的非公事機關的手裏。

這錢的來路是政府所保護着的大產業機關，大公司，大銀行——一切可以從政府得到甚麼權利的人，或者是可以由政治家剝削的人；這種手段便叫着‘榨油’。要想爭奪着這項大的錦標的煤油家們，對於各級的運動委員會，縣的，省的，全國的，自然是搖錢的目標。爺爺和陸士可受着夾克·柯菲，受着省部的老頭子們的訪問，由他們的口中聽出不少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危險的話。

必要的是要使一般美國人知道民主黨的過去八年間的執政是耗廢，腐敗，拙劣，糊塗——那倒是很容易的事體。但還有必要的是要使一般知道由上院議員哈定所主持的政府一定會更好——那倒是不很容易的。自然，運動委員會的主席總要把當選的困難說得過分一些，因為經過他們手裏的錢愈多，那進腰包的錢也就愈大。在那選舉要臨到終結的時候，邦貌滿高興聽見他的父親在大賭其咒了。說他該得聽他兒子的話，把國運讓給肥皂業者去担負，他們為支持伍德將軍費了好幾百萬塊錢的！

奧海沃出身的上院議員是一位高長的，堂皇的，面孔正經的人物，他的活動是報章上所稱述的“前廊上的選舉運動。”那是說，他不去遊說，不去訪問人，只是受着杜魯司的畜料商號，奧沙沃安米的葬儀商店的代表們的訪問。

他們要坐在他草庭上的帆布椅上，那位政治家便出來照本宣科的讀一篇有力的演說，那演說稿子是費龍·陸士可所選擇的秘書寫的，在前一天便交到新聞通信社去，那樣便由電報打到各處，同時有五千萬的報紙在第一面便登了出來。那是一座滿龐大的宣傳機關，操持着的人們都是要失掉不少睡眠的。然而這位候補大人決沒有睡眠可失，他時常要保存新鮮，冷靜，不動心的態度；這種態度他是很可以澈底的，因為擁立他替他出錢的大實業家們，該指導他怎樣做，是決不會荒疏。

邦貌現在是居在莪嶺普司的高峯，如像一位神祇一樣俯瞰着可憐的人間世的擾攘。爺爺和陸士可把甚麼事情都告訴他——因為常識終久要得着勝利的，他終會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有一種哲學，那對於躊躇和懷疑把他們保護着就像一套堅甲一樣。國政是該由有錢有頭腦有經驗的人操持的；大衆既然沒有充分的意識配來自由操持着這種權到，那大衆便應該捱竹槓。“口號”造了出來，返覆幾百萬遍乃至幾萬萬遍，釘進他們的腦子裏。那是一種技藝，知道這技藝的有專門的人，你要出錢來酬報他們——但是，唉，這報酬就要你的血汗！

龐大的選舉運動告了終結，結果是一千六百一十四

萬五百八十五名的美國人通同捱了竹槓。上院議員哈定比民主黨的候補者多得了七百萬票，這是自有美國歷史以來的最大的多數。於是羣衆在滿街上歡呼，富豪們在華奢的餐館和俱樂部中慶賀着，每個人都喝得一個狂醉。是的，就連費龍·陸士可都吃醉了，因為安孛婢兒喝得太醉沒有禁止他；薇薇·屈羅西達抗了她的醫生，爺爺忘記了他的決心，便是邦獵也醉得來替自己的理想主義担起心來了。人是一種羣居的動物，衆人皆醉己獨醒是很難辦到的事體！

II.

聖誕節到了，鶴鶉的聲音從拔拉台士的山上叫出。油田裏已經不很多了，但在隣近的地面還很豐富，歡迎煤油王子和他的老王去打獵。你一旦離開了油櫓的光景，煉油廠的臭味，一望都是錦繡的鄉村，一望都是清潔的天空和金黃的落日，你可以從你的血液中把密造酒的毒素消掉，從你的神魂中把不愉快的記憶丟開。在這些岩石嶙峋的小山上闊步着，呼吸着神妙的空氣進你胸中。人類有一天總要學得到幸福的那種想頭，不會是不可能的！

這次的訪問和一件重大的歷史的事件同時，那事件使拔拉台士的雷名轟遍了加里弗尼亞省的全境。主的預言者，奕理·瓦特金士把地代已經交清，他在安琪市的聖堂可以建立了起來，他便回到他童時的故鄉來祝賀這項事件，他回到了第三的天啓由那兒開始交付到人類來了的那座小小的破舊的教堂，在那兒舉行了一件他自己發明的新奇的有趣的法式，叫着甚麼“聖經馬勒竦。”你要曉得，奕理在報上讀過一些關於馬勒竦競走的記事，雖然他並不知道這個字的意義，但那有羅曼諦克的發音，他的性癖是愛用奇字的。於是拔拉台士第一使徒教會的弟子們便聲明出“聖經馬勒竦”的意義是要把主的聖書一直讀下不許中斷；讀法是用輪流式的，用一小組人在教堂中晝夜不斷地繼續讀着，一個人的聲音繼續着別一個人的聲音，不管油井的吸筒怎樣地在外邊響着，這種神聖的工作要不斷的進行。

這是大的魔術。不僅歆動了一般的信者，帶了不少的羣衆進市來，把報館的注意也吸引了，報館都派了訪員來記載這個事項。很多的新的奇蹟表現了出來，很多的拐杖掛起了；在這債張的當中，主又顯示了他的慈惠的一種新的證明——奕里對外面聚集着的羣衆說教，說在主的

御名之下，假如這次的讀法完滿了，全能全智的上帝要使其餘的寄付金都繳納出來，安琪市的聖堂要在一年之內完成。俟後這場“馬勒竦”自然沒有停頓，這場劃時期的演藝費了四日，四小時，十七分，四十二秒又四分之三秒——於昭乎聖哉，赫烈魯雅，讚仰上帝呀！

邦貌看見那叫着的幾千人光着頭，仰着面孔，頭上有探海燈照耀；因為奕里已經有了錢，他利用這東西來作為收攬聽衆的效果。他的“銀樂隊”高據在一個月台上，有電燈照耀着樂器放光；預言者說完誥誡之後把手一揮，音樂隊便吹奏起古調的聖歌，羣衆便迸發成一種大大的合唱，搖頭擺腦，手舞足蹈，他們的靈魂蠟化成了榮光，眼淚水流在頰上。

聽衆中有很多煤油工人的老婆，這些老婆們要哀願，要祈求，要勸諭她們的丈夫去信教。在拔拉台士那樣寂寞的地方可供男子做的事情有限；有一家下等的影戲院要算是唯一的娛樂機關——而這兒有輝煌的電光，有銀笛，有天樂，一切都不收費——而且還有一個萬一的機會可以進天國！許多的工人便“陷進去了，”那是不足怪的；保羅和他一黨的叛逆者堅持着說是雇主們在這危險的時期把奕里雇來搗亂的，他們這時候正在努力着要維持工會。

邦貌覺得這種觀念未免失諸誇張——然而他也想到他父親給了奕里的五百塊錢來！同時他也想到費龍·陸士可在修道院裏說過的一句話來——“只要他們讓我們有煤油，那他們儘可以在天國裏吃牌糕。”安孛婢兒聽着發出了一聲驚叫，“咋咋，費龍！你說出那樣的惡話！”因為安孛婢兒知道天上的權威是嫉妬的，幾時會有慘酷的報應要來。

“吾必理事”也想鼓舞着他們黨員的復活的精神，也在借用唱歌的力量。但是在“榛莽”裏唱的歌聲，比較起奕里的銀喇叭的蠻吹，羣衆的聖哉的狂叫，真是微弱。廠主決不會資助“吾必理事”，那你是可以保險的！他們派了他們的執達吏，和二三十位執達吏的代理，帶着裝實好了的散彈銃，襲擊這些叛徒們的陣地，把他們十一個人載在一駕摩托貨車上，趕去把他們關在了縣的監獄裏。邦貌父子一到了山上，邦貌更不能不聽到奕迭·皮維特的悲劇了。皮維特是保羅的朋友中之一，他是走下聖奕里多去問各人的保釋金要多少，因此便犯了嫌疑，說他是非法組織的團員，也把他關起了。他實在並不是，但你有甚麼方法證明呢？

露滋把這話告訴邦貌，要他問爺爺好不好用錢去把他保釋出來。邦貌該記得那位有黑頭髮的年青人罷，人很

和氣，面目很清楚的？是的，邦貌記得他。那嗎，他是和那猶太人的裁縫一樣的誠實可信任，在那可怕的地方他們給他吃的東西又滿都是蟲，朋友們甚至連一床蓋的毛毯都沒有。他們是規定着要送到聖坤庭監獄裏去的，從那兒出來的政治犯有一位保羅認識，哦，那最可怕的一些消息——露滋說着便有眼淚流出來，說他們怎樣的把囚人趕進黃麻工廠去做工，那棕色的粉末吸滿一肺腑，接着便會得咳嗽病，那和宣佈死刑是一樣。假如你支持不下那番工作，他們便要鞭打你，投你進“洞”（懲戒室）——你想你認識的喜歡的人才要去受這樣的罪！

邦貌認識聖奕里多的執達吏，也認識那兒的檢事，他知道他們都是爺爺指名的，能夠命令他們。但是他們在保護煤油公司，爺爺怎好去干涉呢？他肯得罪羅士聯合的別部分的管事，經理，董事們嗎？否，他斷然是不的！邦貌所能做到的，只是送兩百錢給露滋，好拿去供獄中人的食饈。他轉回大學繼續他的學業去了；而在他的內心是有一個“洞”，他的良心把他拉了去，抗辯也無效，反對也無效，把他投進去了，一道鋼鐵門發出一聲可怖的聲音在他背後掩閉了。是的，邦貌就要上那窗邊有長春籐，四壁粉白的香閨裏去，就把他情人的暖玉溫香抱在懷裏的時候

——就在那時候監獄的門也要響，他是和着“階級鬥爭的囚犯”一同關進了縣監獄的一座牢房！

III.

在大戰期中爲要維持煤油產業的和平起見，政府設立的“煤油委員會”聽從了工人們的哀願，算是取了一種持平的態度。但是現在戰爭的記憶快要消逝了，煤油業主強硬了起來不願受“外來的”支配。每人能自由如意的操持自己的業務，這不是美國人的基本權利嗎？戰時工價高漲，戰後想把它減跌下來，這有甚麼奇怪？各處的煤油家有的要抗不執行“煤油委員會”的命令；有很長久的論爭，事件每每鬧上法庭，在這期間工人們發出抗議，發出警告，每個人都覺得危期是遇到臨頭了。

季·亞諾德·羅士在前本是小資本家的一員，邦獵所能做的事情只是觀望形勢。但是現在他是高坐在莪嶺普司山頂上了，他在看着運勢的造成。煤油業主公會由他們的執行委員會，費龍·陸士可是執行委員之一人，達到了一個決議，一方面不服從煤油委員會，一方面也不把工會放在眼中，聲明了一項油業上的新的工銀規定。這規定的

決議案有一張在爺爺的手裏，那平均算起來比較起現在的工銀要低減百分之十。

那是要逼成一個劇烈的鬥爭的，邦貌不免過於擔心，他沒同他父親商量，逕直便去向陸士可陳情。這因為是一件業務上的事情，照着慣例是該在事務所裏會面的，於是邦貌便打電話去通知陸士可的祕書，請求指定一個正式會面的時間。

大人物坐在他的平坦的大紅木台前，照着通行的迷信，桌上是沒有片紙隻字的。那個情形好像這位產業界的甲必丹除掉向這位大學生微笑，談談他們倆的情婦的閨闈外，沒準備有甚麼事情的。但是邦貌却開口說道，“密司特·陸士可，我來會你是要談到這回的新的工銀規定的”。在一閃光中微笑在大頭目的臉上消逝了，甚至他頰上的脂肪都好像已經消掉了的一樣；假使你以為他不過是一位和氣和滑稽的合體，那你在此時正該是改正錯誤的時候，你邦貌固當如是，一切反對美國制度的別的叛徒們都當如是。

邦貌隨述出工人們的感想，和那醞釀着的當來的亂子；但是陸士可止着他。

“你聽我說罷，金牟二世，省得你費氣力。工人們所說

的甚麼話，還有那布爾什維克黨在怎樣教導他們，我都知道。我每禮拜都有祕密的報告到手。你的朋友，如像通牟·亞克斯東，你的保羅·瓦特金士，你的奕迭·皮雅特，你的白德·施東訥，你的杰克·杜剛——我都知道，你所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訴你，而且還有些可以使你吃驚。”

邦貌正如陸士可所期待着的一樣，受了驚愕。

“金牟二世，”陸士可接着說，“你是一位聰明的小朋友，這些百無意識的事情你將來會丟掉，我來攙助你努力——我可以替你節省得許多災難，你的父親也是，他是這世界上的好人物。我在這世界上比你多活了三四十年，你所不知道的我知道得很不少，但你將來總會知道。你的父親和我們其它的同輩，我們在幹着煤油事業，我們能够幹到現在的地步是因爲我們是內行，這是實在的事情啦，唉，並不是甚麼空話。但是有別的人想要來打倒我們，你想他們所幹的事情只是刁唆工人，要他們搗亂——但是你讓我告訴你，小伙計，我們費手的事情還多呢。”

“是的，密司特·陸士可，但那是在題外——”

“對不住你啦，那正是本題。我們推開窗子談亮話——就如我是坐在你的布爾什維克黨的討論會裏面我在向你說。他們是想從我和你老頭子的手裏把產業奪過去，是不

是？”

“唉，他們想到將來的結局呢是——”

“好，就是那樣。在我自己的想法，我在目前便要防止那種結局。並且我告訴你，假如有那樣的笨伯以爲一面用着我的工錢，一面便可以準備打搶我，他那種想法是錯了；假使他們陷到了聖坤庭的黃麻工場裏，他們不要亂想我可以出錢去保釋的。”

這一彈打中了中心，費龍·陸士可筆直的看着邦貌的兩眼。“金牟二世先生，那些家伙向你吹噓的很中聽的一些理想主義的文句，我都知道。那都是甜而又蜜，爲的是全人類——但那些不過是他們釣鈎上的釣餌，假如你聽見他們在你的背後發笑，你可以知道你是受了利用的。我所告訴你的是，在開火之前你最好是走到你自己的防壘的一邊。”

“密司特·陸士可，將來會要鬧到開火嗎？”

“那要看你的布爾什維克的朋友們說話。我們要想找我們所要的東西，他們要打算從我們搶去。”

“在大戰中我們需要煤油工人，密司特·陸士可，我們是和他們約束過的——”

“對不住，小朋友——我們並沒同誰約束過！那只是

癩不死的馬面孔的善婆婆大學教授（指威爾遜）替我們幹的，那種癩事情我受够了！我們找了一位事務家來做大總統，我們要依照產業的方針來統治美國。我向你打句私話，像買賄工會頭目的勾當我已經幹够了，我要想出一些更省事的辦法。”

邦貌驚愕了。“這話是真的嗎，密司特·陸士可？你有工夫買賄煤油工會的辦事人嗎？”

費龍把身子在桌上掩過幾英寸來，把次指伸出來指着邦貌的面孔。“小朋友，”他說，“你記着這一點：我能夠買賄工會的職員，就如像我能夠買賄政治家，買賄其它甚麼癩團體所選舉的他們的領袖。你腦精裏面想的甚麼我是知道的——這兒是一位老看牛匠，沒有絲毫優美的理想，他有不少的錢，以為他想幹甚麼便可以幹甚麼。但是，小伙計，那是題外的文章——那是因為我的腦髓知道找錢，而且我會用我的腦髓。錢不是勢力，要流用起來才是勢力，我能夠買賄勢力的原因是因為人們知道我會用錢——要是不然，唉，那他們便不肯拍賣給我。你懂到麼？”

“懂到了，但你把勢力買來做甚麼用呢，密司特·陸士可？”

“我是在找煤油，把煤油掘到地皮上來，精煉了，凡肯

出價錢的人便賣給他，世界在需要煤油的期中，那便是我的工作；到世界不要煤油也可以維持的時候，那我又會幹別的事情。有甚麼人想來參加這項工作的，那請他來像我一樣幹，流點汗水，做工，來幹這項玩意兒。”

“但是啦密司特·陸士可，那對於一切的工人並不是可以見諸實行的忠告。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爲一位煤油家。”

“不然，小朋友，你說那些家伙幹不來——那只是他們缺少頭腦。其餘的人該得做工；假使他們在替我做工，那他們便有好工錢進手，不管我找錢是怎樣的艱難怎樣的費心，他們在每個禮拜六的晚上都有錢進。但是假如有些胡說白道的家伙，要挾到我和我的工人中間來，說我不把錢給他，工人便支配不動，你看我會說甚麼話？哼，送他媽到黃麻工場！”

IV.

從這場會見中邦獵所帶着走開的是費龍·陸士可的最後的一番話。“小朋友，你的父親是一位病人，你不明白嗎？你和他是再同住不了好幾年的，總有一天等你醒來，

覺悟到你對他幹了的是甚麼事體的時候，是會太遲了。那位老人他在這世間上並沒有甚麼想頭，只一心想你得到一些好日子過；你要高興說那不勞煩他那樣作想，要說你儘可以說，但他是就靠着那個想頭活在世上的。而你現在——你要向他的生活上吐口瀆！是的，就是這一點，我現在替你揭穿。一些忘八羔子滿口的以為只有他們有理想，只有他們有權利，凡是那老人幹的事體沒一件是好事體，都是彎曲的，骯髒的，那些家伙是在嫉妬他，因為他們幹不出好事情，也從不想幹。假使你以為那老人並不感覺到，假使你不知道那是傷了他的心——好的，你把我的話記着，你睜開眼睛來看，沒等時候太遲了。假使你要輕蔑你父親找的錢，那好的，你等到他死罷，到那時錢總會是你的。”

於是邦貌便退出了事務室，他想的不再是煤油工人的困難了。爺爺的健康那樣壞，是真的嗎？沒有甚麼方法可以使他不要那樣勞苦的嗎？羅士聯合要掘一眼新井，無論是在樂波斯河，是在拔拉臺士，是在畢奇市，都須得他在場監督的嗎？目前的勞動爭議真的一爆發了的時候，那對於爺爺會發生甚麼影響呢？

在春初工會的指導者們開了一次大會，對於煤油委

員會給與注意，說業主們的違抗政府的命令已經達到忍無可忍；是委員會執行起權威來，不則工人們便要自行來解決。委員會沒有舉動；工會的職員們送信給業主公會，信也遭了抹殺。同盟罷工是不能避免的；時期愈拖延，愈是工人們的不利。

在這時候有件特殊的事情發生出來。薇薇·屈羅西走來找邦貌；她又完成了一簇新片——這一次並不是甚麼宣傳了，不，她曾經向胥摩斯基交涉過，以後她不再演甚麼關於俄國的，或者同盟罷工的片子，怕傷煤油王子的感情。這一次表示揭版上表示出的薇薇·屈羅西是“一部大學生活的喜劇，八卷，題名‘來來眼’，”薇薇演的是大學中的一位燦者，一次便使十一位足球選手失戀，適逢其會有一團博徒對於這場勝負賭了一百萬元，他們設下陰謀想把球隊中的健將拐去，她也把這項陰謀破了。邦貌對於博徒和騙子是沒有同情的，這簇影片在製作中他儘可以去參觀，他還以他大學生活的經驗對於地方色彩上參加了一些意見。

“來來眼”的“世界第一”是在紐約開演，明星須得到場。“邦貌，”她說，“你不好同我一道去，玩耍一下嗎？”

邦貌還不曾到東部去過，這番邀約使他躍躍欲試。他

有兩禮拜的復活節的假期，假使他再告幾天假，那便可以去成。他說他要考慮一下；就在那天稍遲一會——這是在修道院裏——安孛婢兒開導他說，“你爲甚麼不同薇薇去，不把爺爺也拉去呢？他現在正須得把起居改換一下”。

他吟味着她的伶俐的面孔，他自己不免微笑了起來。“怎的啦，安孛婢兒——你和費龍兩人是想在罷工的期中把我拉開啦？”

她回答道，“假使你的朋友們真的關心你，那他們總得希望你幸福的。”等他說要跑開未免有些卑怯的話，她說了一句滿警策的回答。“我們要在晚餐上享用紅燒的羊羔肉，但你總不會想到定要去看看屠宰房。”

“安孛婢兒，”他回答着，“你是一位社會哲學家啦”。她便告訴他凡是進大學的人歸根只是去學一些長的名詞來代替簡單明瞭的常識。

顯然這樁計畫的根底很深厚；因爲邦獭一回到家裏，碰着爺爺又在問他，“費龍要我幹的事情，他沒對你說甚麼嗎？”

“沒說甚麼啦，爺爺，怎麼的？”

“在紐育要開大會，須得有人去參加，假如我能够分身，費龍要我去。我想你假如告一個短期的休假，不知道

於你的學課有沒有妨害。”

邦貌在躊躇着。他留着又能幹出甚麼呢？在第一次的罷工期中，他算把工人維持着住在宿舍裏，但這回他是連這點都沒望辦到，因為費龍在主事，他是絲毫也不會退讓的。安拏婢兒的羔羊肉的譬語剛好是道着目前煤油工會的狀況。屠殺的工作會支持幾禮拜，或者幾月，但終是要屠殺的——邦貌所能做的不過使他的可憐的父親多受苦難而已。

其次是白諦也調進了這場陰謀。白諦要他去。她是要去訪問名門的伍德布里季·賴烈家，過後便要上特爾馬·諾曼的月艇，她不高興他的兄弟要伙在一場煤油罷工裏，在報上又來發散一番臭聞！他不肯為父親作想一次，讓他老人家得一次休息嗎？鬥嘴舌的事情邦貌已經倦了，他便答應着，去。

V.

這場企畫着的旅行引起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清教徒的國土中，你怎樣帶着情婦旅行呢？邦貌朦朧地記得聽見說過，有人因為沒有結婚證書，遭了旅館的驅逐。他和

薇薇是只好圖密會的嗎？他把這事情問她，想到她的經驗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問題的確是解決了。在火車上只消包一個專車，那便沒有問題。旅館呢，要搭最上等的旅館，讓他們知道你是甚麼人，那他們便沒困難把你安置在隣接的房間裏，是有側門可通的。你看費龍和安拏婢兒罷，薇薇說：只要他們方便，他們公公然的同住在安琪市的最高等的旅館裏，賬房不來過問，報館也不會來偷看。有時候還碰着陸士可夫人同住在一家旅館裏的，倒不僅一次，在那時報上把陸士可夫人的行動登在社交欄，把安拏婢兒的登在演劇欄，那便甚麼衝突都沒有。

事實上是清教徒的國土已經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富豪的國土。當到有一位電影明星要往東部時，無論有無愛人同伴，她都是在白天出發的，她的宣傳員要把出發的時間和地點預先在報上發表。屆時會要嘯聚着幾千人，有警察來維持秩序，有多數的電影機拍照，無數的香花投到坐在火車上的人並不知道誰是誰。每處的車站上都有羣衆聚集着，要來得見一眼他們的心肝；假如她是和一位煤油王子坐着專車，那並不是一種醜事，那是一種羅曼史。

等他們一到了紐約，那兒又是一批羣衆，是由胥摩斯

基·蘇培巴的靈巧的宣傳機關所召集來的。旅館裏面有羣衆在等着，送來的花團更要多，有十二三位訪員要求會面。就這樣旅館是不費一文錢的大廣招徠，那還有甚麼多嘴的事務員或者是私用的偵探要來過問這兩間鄰接室的側門是否上鎖？更何況還有季·亞諾德·羅士那樣偉大的權威者同行，對於這個情形有他的認可在輝煌的嗎？爺爺的面孔在國中的任何旅館裏都要抵當着十二通的結婚證書！

對於這位老人這次旅行沿途都是暢快；是一種適意的陶醉，然到第二清早並不頭昏。他堅持着一切的旅費都要由他出；他有他的秘書同路，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像用魔術編配好了的一樣——火車的預定，旅館的房間，汽車，花草，水菓，戲場券——你只要暗示一下便立地到手。對於人間世的幸福至此還有甚麼不足的呢？只有薇薇一人，她時時是想多吃一個飽；清早想多在床上纏綿一下，不去練習減少脂肪的體操！

他們看了“來來眼”（Come-hither Eyes）的世界第一次。讀者或許怕從不曾進過美國的大學，不懂得美國話的風味；那嗎好簡單說明一下，那有時又可以叫着秋波，不管是天成的或者人爲的，那對於多情的男性有一種暗

中勾引的特質。你看，這是何等的妙題；而且也是一簇妙影，那把疲倦了的幾百萬人輸送到薇薇和邦猷所超在着的那個華奢的世界。在一座汽車工廠裏一天到晚都盤旋着第847號螺旋的職工，時常洗着尿片在小店裏買五分一角的便宜貨的老板娘——這些人都提昇到和爺爺一樣的地位，享受着一種適意的陶醉到第二天並不昏頭！

紐育的第一次上演和安琪市的情境相同；羣衆一樣的多，歡呼一樣的熱烈。薇薇和邦猷穿着絲的寢衣坐在床上，那時有穿黑衣的執事靜默地機械地用銀的托盤呈着早餐來——薇薇和邦猷讀着他們的勝利的記載，還有的是那些人在場看戲，他們穿的是甚麼衣裳。接着把報紙翻過來，邦猷讀到由安琪市發來的消息——一萬煤油工人罷了工，油業停頓了。業主們聲稱他們不再承認煤油委員會了，另行發出了一種工錢的新規定，工人們如不承認便只好開除。困難恐怕是不免的，報紙上說，因為聽說有急進的煽動者在工人中早已就有活動。

VI.

邦猷是在休假期中，該得快樂一下；假使他不一樣

做，那他兩位同伴的快樂也就要受糟踏。他該得含着微笑，陪伴他們去進戲場，其後雇一架街頭汽車送爺爺回旅館，再同薇薇去和一些銀幕中人晚餐，漫談着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賸項，看着他們喝很多的酒，他們看見他和薇薇不肯喝酒，便總有一點鐘的光景要談到禁酒問題和賣私酒的販子。他們是“坐着四輪馬車”的嗎？（意思是不喝酒）或者還是怕這酒不好？這酒是特製品——是柯士基的原酒，不則總是在紐育特製的。

其次在早晨他們一對要去體操，一同練習着種種的技藝，練到他們成了一對好的校手——薇薇說，就算爺爺破了產，她呢遭了白眼，不得不退出影戲界，他們就參加進“大曲馬團，”也可以一禮拜找幾百塊錢過活。他們吃了中飯，不是往那兒去看畫戲，便是有人來拜訪，或者是記者，或者是特派員；再不然薇薇便要出去買物品，絕端的堅持着要她的寶貝邦貌同行，因為他有很高雅的趣味，而她的衣飾不是專於取悅他的嗎？邦貌遇着過和他境遇相同的別的富豪子弟，知道女人的那種話頭是要叫男子招呼把眼單通同送到他那兒去的。但是薇薇沒有這樣的“揩油”的意思——凡她約他去的，總是她給錢。

她所要的是她的邦貌兔子。她鍾愛着他，要隨時和他

一道，在世間上的人面前顯示着他，報紙自然是包含在裏面。他們已經同處了很久，邦貌是把她完全明白了，明白他們兩人的各種缺點與同美點。她雖風騷但無傷於他，因為他還年青，而他的熱情也和她的相匹敵。他從歐尼絲·華特所學來的技藝和薇薇從她的愛人們所學來的技藝兩相拼合，他們是樂得天花亂墜的；把他們拼合為一的力量，那是不可抵抗的力量。

但是在智力上說來，他們是相隔天淵。凡他所要談的話，薇薇是要傾聽的，但她對於正經的事體是怎樣的全不關心，那由她在談話中間突然插進的一些話頭，很滑稽地洩漏着。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是一種輕快的，饒有激刺的，炫耀的生活。她也儘可以嘲笑電影世界，和那世界中的工作，但她是那世界的成分，喝彩和注目便是她所呼吸着的空氣。她時常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着的——她是世間的專門的愛寵；時常都是燦爛，時常都是新鮮，嬌嫩，甘美，活潑。像深謀遠慮那一樣的東西，那是禁忌，是一些危險的敵人偷進你腦中的一種遮攔。“邦貌菟子，你怎的啦？我想你怕是在想着那可怕的同盟罷工！”

坐着讀書的事情對於這位世間的愛寵是全不相識的一種東西。一種報紙，是的，自然，或者是一種雜誌——別

人是要放在你周圍的，你也會檢來瞥眼一下，但你隨時都是準備着丟手的，只要看見有新的衣裳或者是聽見了一些雜誌的聲音。但要專心一意的讀，不管旁人怎樣——是的，那怕未免太不講禮，可不是嗎？甚至說要費一個整天或者一個穿夜來讀一本書——薇薇簡直是從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體。這樣的話她是沒有說出口來的，但是邦貌能夠了解一本書的價錢是太賤了；甚麼人都可以買一本來，藏在屋角上坐着讀，但是由戲場主請去坐在包箱裏面，差不多和所演的戲一樣重要的人，却是沒有幾個。

在丹·歐文的勞動學院裏教着書的一位年青先生當時正在紐育，邦貌會着他，他們談了一些世界上的勞工運動的情形。邦貌滿有心再和他會面，去參加一些集會——在這大都市裏，這兒如像是別的事物的大本營一樣也是急進運動的大本營，很有不少的慷慨悲歌的事情存在的。但是薇薇知道了，決心要來救他——就好像他打算要去喝鴉片煙或者去醉“阿布商特”一樣！她要替他定出日程，佔領着他的時間，要滿擔心的問他，就像如說，“我的迷失了路的孩子今晚是在那兒呢？”邦貌自然知道她那樣做是想救他的靈魂，而且毫無疑義地是出於爺爺的直接的請求；然而說上天總有點討厭。

他另外有一位認識的人，薇薇是不反對的——那是他的母親。她在不久以前又嫁了人，她的丈夫有錢，家庭很圓滿，她在前寫給他的信是這樣說。邦獵走去看她，在他看見她的面貌時，要掩藏着自己的驚愕不得不很費了一番氣力。一位女人假使由得她吃得一個滿飽，那身體上會要起一種怎樣的變化，這正是一個可怕的實例！媽媽肥而且胖的，肥得來如像一團黃油，柔而且軟的好像經不起這樣的一個熱天便要融化的一樣。別人稱她爲“肥胖的四十美人；”醫生呢又加上一句“是有點胆病，”但是這話邦獵不知道，媽媽也不知道。媽媽歡迎邦獵，自己穿得來就和女王一樣，帶着一隻蒼毛犬——薇薇定會說是選來和她的身子相趁的。她的丈夫是一位寶石商人，顯然把他夫人的身體當成着寶庫在用。（意謂一身都帶着珍寶）她堅執着送了邦獵一隻金剛石的戒指，邦獵把罷工的事情告訴她時，她又給了他一隻要他賣了來做罷工工人的救濟費。煤油老板們是慘忍的，媽媽說——她很知道！

VII.

爺爺有事務上的工作，那使他很安適。他沒多談及，

那未免有異於尋常，因此邦獵知道那事務的性質一定有些曖昧。不久他從他父親口中漸漸的誘導了出來，事務是交涉着他們所想得到手的海軍部所隸屬着的油田。哈定大總統已經就了職，照着既定的規畫任命了白訥·布羅克衛爲檢事總長，指名了費龍·陸士可所推薦的人爲民政部長。這人是上院議員克里斯拜，是民政部的一位老政客，在陸士可和奧賴烈推翻了一座墨西哥的政府另外換上一座的時候，他擱忙過他們；他們以美國政府的干涉在墨西哥人的頭上威脅着，這位克里斯拜是特克撒司省選出的上院議員，高唱着開戰的必要，也幾乎鬧到開戰。凡是遇着他的女人是沒法逃掉的，爺爺說，所以他總是時常在破產，因此也時常在想找出一些攪幹。

現在他是無抵當的要把很廣泛的煤油地送給油業家；但他總得還要一筆大錢，在他之外有好些人是還想要一筆大錢的。你和政客們打交道就是這些地方費手；在選舉之前你要買賄他，在選舉之後你也要買賄他，他們就和生意人一樣，是“得隴望蜀”的。爺爺到這兒來的職務是要和一位費龍所認爲國中的最大的律師商量，來決定收買政府要人的合法的辦法。自然從爺爺口中說出的不是這樣的說法，然而在邦獵想來結局便是這樣，辦法又是怎樣

的呢？爺爺回答道高明的律師的確是可以幹點事情的。最好是使用坎拿大法人團體的名義，那樣便可以不受美國法律的束縛；掌握着那個法人團體的股票的人，結局是掌握着那片油地。但是困難的是油地的價值究竟怎樣沒有人能說定，而奧賴烈和沃爾芳過分的困難爺爺和陸士可，總要叫他們出一筆大錢。費龍鬧得冒火，和他們決裂了，他要爺爺在紐育多等一下，牽制他們。邦貌好不放下決心，把大學的功課缺了，他請一位家庭教師來研究，在秋間也可以把試驗通過的？

邦貌說學校的事情可沒擔心，但他所關心的是——爺爺爲甚麼要來參加這坎拿大財團的事體？爺爺堅持着說絲毫沒有妨礙的，所依賴的是全國中最好的律師。但是邦貌說，“你安知費龍不是在作弄你嗎？”爺爺聽了大吃一驚，邦貌怎的能有這種想法，費龍不是爺爺在產業上所得的至友嗎，他是和他們一樣正直的人。“是的，爺爺，但是在煤油界裏一般的人倒不那樣正直。爲甚麼費龍自己不來做買賄的事情？爲什麼他不到紐育來？”

“但是啦，娃子，費龍要處理罷工的事體——你是曉得的，他現在不能離開。那項担子他替我擔負了，你是應該歡喜的。”爺爺加上一句無閑猜的話，油業家不高興他

去對待工人，說他“太軟柔。”這話邦貌是很耳熟的。

實際的情形是薇薇和爺爺串通着的。薇薇也要告假；他們好陪着爺爺到坎拿大去完成他的事務，那樣他們可以過一些天幕生活，不再幹那厭人的體操，她和邦貌可以在森林中逍遙，可以在碧湖中游泳。於是爺爺便給那神學博士，哲學博士，文學博士的大學總長阿龍差·諦·古栢爾打了電去，說有緊急要事要他的兒子留在東部，可否待邦貌在秋季歸里時，准受學校的試驗？古栢爾博士回電說學校當局是滿高興承認這頂特許。

這些問題全部解決了的那一天清早，邦貌接到一封電報，他打開來看那拍電的人，是露滋·瓦特金士。他極快的把電報讀了一遍——保羅和埃迭·皮雅特，和白德·施通訥，和杰克·杜剛，和他們團體中的其它四人都遭了逮捕，說他們是“有違法的工團主義的嫌疑，”關在聖埃里多的縣監獄裏，對於保羅是要一萬元的保釋金，其他的每個人都是七千五百。“他們並沒做甚麼事情，而且誰都是知道的，”那電報上說，“只是規定着在罷工期中要把他們關起來。監獄是可怕的地方，保羅的健康一定不能支持，請你念到舊情，把必要的保釋金提出，我們的友人決不會使你的金錢虛擲。”

VIII.

在初邦貌懷着一個惡意的猜疑——以爲他父親知道這場逮捕，或者是他最近努力着要使他遠離加里弗尼亞以前，早知道這場逮捕會來。但他明白着，那倒充分是費龍·陸士可的手段，他要破滅拉斯孔小樹中的“赤黨巢穴，”所以才計畫着把爺爺和邦貌兩人都離開，並把他們羈留着。總之，這場計畫是不該執行的，邦貌不甘心自己的朋友受着那樣的虐待！

適逢其會爺爺出去了，邦貌把電報給薇薇看，和她商量着。薇薇問他打算怎樣，他回答道爺爺至少應該把保羅的保釋金提出來。

“但是呢，邦貌，你知道他是辦不到的——關於罷工上的事情他不肯和費龍反對。”

“他不幹也要他幹啦，薇薇！像保羅那樣的人要讓人丟在監裏，那我只是一條狗。”

“但是呢，邦貌，假如爺爺不肯呢？”

“那嗎我便只好回去，此外別無辦法。”

“你回去又能做甚麼呢？”

“我要去奔走，找一位有點正義觀念，同時也有點錢的人。”

“心肝，要這樣二者兼得的人是不容易找的——我知道，因為我試過。那樣只是使爺爺滿受痛苦，我們的游興是更不用說的。我剛才才聽見有一處很好的地方——是胥摩斯基建設在安達察的天幕，他從不曾到那兒去過，他太忙。哦，邦貌，我滿以為我們是可以去快活一下的。”

她把他抱着，但是邦貌念到保羅在獄中受苦，她在他的面前差不多是沒有存在的一樣。他邦貌，從那災難逃走了開，在一個“休假”的口實之下四處逍遙！他，他是了解一些社會問題的人，有一種理想，至少是對於甚麼是慈仁和公道見過一眼的人啦！他從薇薇的手中解開，在室中盤旋起來，一方面憤慨着自己是一位變節漢，一方面憤慨着那些處理聖奕里多縣政的催促的當道，他們把清潔監獄，給養犯人的費用偷進了私囊。邦貌煩悶得在扭着自己的兩手薇薇吃驚地望着他；這是她所滿以為十分甜蜜，十分柔軟，十分溫和的，邦貌菟子的一種新面目！

“你聽我說罷，心肝！”她突然開口說出。“你停一會兒，平靜的和我商量一下罷。你是知道的，像這樣的事情我並不十分明白。”

“甚麼事情？”

“你怎能保得定保羅是沒有犯法呢？”

“因為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一切的思想。關於罷工的事情我從頭至尾聽他說過，第一義是怎麼着手要把工人團集起來，其它一切事情都是第二義。那就是他所從事着的事體；那也就是費龍要把他投進監獄的原因。”

“你能確定一定是費龍幹的嗎？”

“自然啦——是他和油業公司的其它的執行委員們幹的。那些聖奕里多的當局是甚麼東西呢？不過是煤油家們的看家狗！費龍沒到那兒以前，是爺爺在支配着；我親自看見他把錢買賄他們，買賄過不僅一次。”

“保羅或者有甚麼暴動的圖謀，他們找着了證據，怕也說不定啦？”

“我不相信他們會找着甚麼證據。費龍親自對我說過，他在他們團體裏面安置了一些偵探，那些偵探有甚麼詭計我倒不知道——就是費龍也不見得知道。這就是那些詭計中的一種，還有是——你看這罪名是‘有違法的工團主義的嫌疑’！所謂‘違法的工團主義’在他們的意思是，你圖謀以暴力推翻政府，或者是變更社會秩序；但是你要注意，他們逮捕他們的不是爲的主義，是爲的‘嫌疑’啦！換

一句話說，你可以知道是警廳中的糊塗蛋或者壞蟲，任意安上你一個危險的罪名，便把你丟進監裏啦，你在監裏屯着——法庭是忙着的，他們放你一年都不審問或者是全然不理。

“哦，邦貌，他們能够那樣幹嗎？”

“他們常常都在那樣幹。受着那種災難的人我會過。他們故意把保釋金提得很高，那樣你工人們便沒法保出。他們現在是想用到保羅的身上，我曾經接交過的最善良的契友，我曾經認識過的最正直的人——是的，天老爺明白，他到過西比利亞，在軍事上服過務來，去時是和胡桃一樣結實的，一位單純的正直的全無絲毫壞處的鄉村青年，回來便帶着一身的病。這就是他爲國家報効的所得的報酬——天老爺知道，像那樣的——種國家我死不相信他們能够把我拉去當兵作戰！”

邦貌的兩眼中弄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又在室中盤旋起來，橫衝直撞的撞着室中的椅子。薇薇把他抱着低聲的說，“心肝，你聽我說罷，我認識一些有錢的人，說不定我可以幫助你。你給我幾個鐘頭去處理，沒要對爺爺說甚麼——沒來由的何苦定要苦他？假使我能夠處理好，他可以對費龍說，說他全不知道，那樣對於各方面都要好些。”

她走出去了，停了兩點鐘之後又轉來。邦貌好打一通電報給露滋，說他和他的爺爺都無能為力，但有一位朋友對於這場案件有點關係，錢是存放在美國證券公司裏的，安琪市的支店會把保羅保釋出來。邦貌說，“你是怎麼辦的？”她回答道，“你最好是不要過問，我是認識一些人在安琪市有些地皮的，他們每月都有收入，雇主們是熱心地想使他們幸福和滿足的。”邦貌說，那是很費了大力的啦，他是應該酬報，薇薇說，“是的，稍稍費了一番力，你該得用愛情和親密來酬報，你並且可以立地開始。”她飛進他的懷抱中，他把無限的接吻掩覆着她，他們的心臟中好像有一個音樂隊在那兒大大的演奏。一個大音樂隊藏在你的心中，那是絕端的難於安定的！

IX.

好了，保羅已經出了獄，邦貌想來可以安心了。的確的，還有七個人陷在監裏，邦貌都是認識的；但是要全部救出他們那要你五萬二千五百元，那的確是要把理想主義擴展到極端的。所以邦貌也就讓薇薇帶着他和爺爺到那座湖邊的天幕去，湖水有一個很長的印迭安人的名字，

他們在那兒游泳，弄獨木舟，釣魚，在森林中逍遙，拍麋鹿飲水的照片；他們有印迭安人的鄉導，凡事都羅曼迭克——而同時有冷熱水送進他們的寢室裏，假使是要，連蒸汽也可以送來；一切布樂德衛和四十二街的快樂都可以享受。

在這兒要充分的互相安樂，是頂有充分的機會的：沒有糾纏，沒有社交的儀節，沒有來客的訪問，沒有衣履的顧慮；他們整天整晚都是在一道。只要他們在使用着肉體，邦獺知道他們是完全幸福的：找着獨木舟四處閉遊，用新奇的方法釣魚，帶着照相機去獵取風景，衝渡急流，學做天幕，學印迭安人一樣升火——無論甚麼都好。但是他們隨時都非得閒耍不可，不然在二人之中便要生出一個鴻溝。假使邦獺要讀書，那薇薇做甚麼呢？

一天一次有小蒸汽艇從對岸過來，送來些食物和郵件。有由安琪市寄來的報紙，也還有一禮拜一次的煤油工人的罷工冊子，邦獺好不聰明，他公然也在訂閱。你從災難跑開了三千英里，你要叫人由郵囊裏送消息來到底有甚麼用處呢？讀着那些他所熟悉的情景——開會，救濟工作，募集資金，和警衛衝突，檢舉，獄中工友的受難，糾察罷工員的毆打，執達吏和其它官憲的橫暴，報紙的捏誣

——剛好就和邦獵在拔拉台士的一樣。保羅是執行委員會之一，保羅成了通牟·亞克斯東的右膊，他的演說也有登載，有他在聖奕里多縣監獄中的經驗談——邦獵把那小報讀完之後，他大受了感動，一天都不能鎮靜。薇薇自然是明白的，她要勸告他沒再讀。他不已經盡了他的一份責任，把他們的領導者給罷工的工友們解放回去了嗎？他不是許過要報酬她，他的愛寵薇薇，在整個的夏季用愛情和親密的嗎？

邦獵只要有一點自由的時間，他便把這事情在精神上苦悶。他自己解慰着自己，說爲的救助父親——這樣一個口實比取媚情婦自然是要較勝一籌。但是他的父親有要求這個的權利嗎？究竟誰能有這樣的權利，把一己來代替其餘的人類？假使年青人的責任只是在爲老人犧牲，那嗎世界上到底還有甚麼進步？時間愈積久，油田中的爭鬥愈見劇烈，工人們的苦難愈見鮮明。邦獵達到了一個明快的結論，他的遠逃的確是卑怯。

他想把他這種觀念向薇薇說明，但只是去碰着石牆。在她的性情上不是理論說話，是本能在說話。她信仰着金錢；她爲金錢捱餓，賣自己的身心，她是吊着金錢不放手。邦獵的所謂“急進運動”在她看來只是別人要搶去她的

錢。她在她的身上發現出了一種奇怪的，頑強的脾氣；她爲綢緞爲皮貨爲珍寶爲汽車和社交儘可以多花錢——但那都是與職業有關的，是她的廣告費的一部分。但是在反對一方面，不是可以炫耀的地方，不是在公衆的面前——那她是很不情願出錢的；他聽見過她和洗衣的婦人，爲她熨洗她的羅衣，和她穿着蕩誘他的魂魄的薄縠的寢衣的，都爭論過價錢的高低。

否，他要把這位世間的愛寵造成一個“急進派”，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一層他須得斷念。她自然愛聽他說話，因爲她在愛他，無論他說着怎樣無意義的聲音她都愛聽；她自然也要略略假裝着聽從了他的樣子，但那總好像他是在過癱關，她要等到他的痊癒；就好像他醉了酒她要等到他清醒。她向蘿織謝過罪，把保羅救出了監獄，但那只是要買邦貌的歡心，實際上她是恨那兩人的。她更恨的還有露滋，懷着一種冷酷的不能容忍的憎恨——恨她是一位陰險的妖精，假裝裏一位單純的鄉姑娘想奪去她的煤油王子！照薇薇的想法是，世間上沒有所謂單純的婦人，姑娘而是處女的可說沒有。

而且露滋始終要討人厭。在他們的最幸福的一刻當中，她又給邦貌打了一通電報來——她的哥哥又丟進了

監裏，這次是侮辱了法庭。邦貌感覺着有坐着獨木船搖到最近的電報局去的必要，他給律師多里渥打了電去，請他調查之後報告他。回電是無法可施——保羅和別的罷工團的領導者違背了禁制他們的各種禁令，這次沒有保釋金，也沒有裁判，人身保護令不能適用，執行猶豫令也不能適用，保羅總得受三個月的監禁。

邦貌對於發出禁令的法官們，他懷着憎恨和反感，薇薇不敢說甚麼話，因為在她看來分明是有甚麼人在制裁着罷工團的。此後在他們的休假上自然生出了一個暗影——邦貌始終懷念着關在縣監獄中的他的友人。他給露滋送了五百塊錢去，去關照一切入了獄的人；不久他得到一封回信，說獄中的人們把錢拒絕了，露滋便挪用來作為罷業團的救濟費。你看見孩子們沒飯吃是很殘酷的事情；一些有權勢的人定要把孩子們餓死也很殘酷！“單純”的露滋就是這樣——沒有絲毫是諷刺爺爺！

X.

邦貌為準備秋季試驗不能不用功了，那看來好像是一個問題，因為薇薇又做甚麼的好呢？但是運命準備下了

一項解決——爺爺打電到哈佛大學去，送了一位年青的教師來指導，他便是問題的解決。他身材高長，有一雙最可愛的碧眼，嘴上有柔軟的鬚曲的金色的鬍鬚，柔軟的金色的茸毛覆被着他的全身就像一個嬰兒一樣；他帶着金絲的鼻樑眼鏡，聲音真是平和，哦，真是嫺雅——而且是一位偉大的導師，這樣的人你只消把一個禮拜給他做準備，他能够把甚麼都教導給你！

他是由斐拉德爾菲亞的一家舊家出身的，是在文風很盛的地方教養了出來的人，你可以想到他會把一位前任驃夫和他的兒子看不上眼，更說不上你一名女優，只是在一位藥販子的馬車上所養成，平生不曾讀過一本書的。但是事實上是這位年青的亞布烈東·勞命斯，他一走到安達寮的天幕來，簡直是受寵若驚的神氣；自入哈佛大學以來這要算這位年青講師的最羅曼諦克，最有感激的事件。那藥販子的女兒呢，他是不能把自己的眼睛離開，只要她一走近身旁，授業的工作便像受了旋風一樣吹得五零四散。

薇薇把她的明媚的黑睛自然也就作用起來；她的監督通迷·巴烈所傳授給她的密術她又試用在一位新的犧牲身上來了，邦貌以觀客的資格，客觀地研究着他們。薇薇

是要等到勞倫斯把邦獵的早課授畢的，畢後她便同那教師到森林裏去散步，邦獵便坐着把一半的心腸放在書上，另一半去想像一些想當然耳的事情，從一位有過許多愛人的女性上所當然有的事情。

她沒長久地讓他懷疑。“邦獵菟子，”她說，“我的亞伯你是不甚担心的，是不是？”——把業課吹散了的旋風把一切的尊嚴也吹散了，密司特·亞布烈東·勞倫斯在他不被稱呼為“亞布爾索斯”（萍果醬）的時候，便是稱為“亞伯”了。

“我是不担心的，除非你要叫我担心，”邦獵回答她。

“那樣才是我的心肝呢！你應該曉得，我是一位女優，那是我維持生活的道路，我是須得知道所有關於戀愛上的一切事情，假使我不實習，我怎能知道呢？”

“好的，那是滿好的啦，心肝——”

“在電影界的男子們有些真是笨伯喇，那弄得你真難過，你立地感覺着就好像受着一位木偶人擁抱着的一樣。所以我須得要教導他們怎樣動作，我也就須得實地經驗下一位紳士的舉動——我的意思你是懂得的，是說的那些上流社會的傲慢家啦。哦，邦獵，那真是嶄新的情景呢，他跪在他的雙膝上，兩眼含着眼淚，你知道的，他能夠

暗誦很多的詩；我從不曾遇着過那樣的章法；你總覺得他是一位古時候的沙士比的戲子。那在我真是一個滿好的機會，來練習我的趣味，把我的趣味美化起來。”

“唉，是的，心肝，不過那未免有點傷負他罷？”

“哦，說那里話，那並不傷負他，他會去把來做成十四行詩——他已經在做了，說不定他會出名，那倒是很好的廣告！你不要擔心他啦，邦貌，你也不要擔心我；除掉我的邦貌菟菟，我在世間上沒有一個人——其他的一切都是逢場作戲。”她便把他擁抱着。“吃醋很苦，我是知道的啦，心肝，我不會讓你在這世間上有甚麼不幸。假如你真的有些難過，你可以把那老萍果醬趕回去，我是絲毫也不介意的。”

邦貌笑了。“我不能夠趕他，我要讓他教我的書呢。”

薇薇把這話也告訴了爺爺——怕的是爺爺也會有甚麼擔心。爺爺聽到晚上雙膝流眼淚，他忍不住發笑。邦貌要把教師的腦袋子裏的內容得到，薇薇呢便把他心臟的內容得到，他們把他送回去時就像把汁水榨取了的一個橙子。那在爺爺看來是很好的買賣。你應該記得，在家鄉裏的拔拉台士上，爺爺不是雇用一位化學家的術士，一年給他六千塊錢，從他身上找出幾百萬塊錢來嗎！

XI.

免掉薇薇有厭倦的可能的，又有另外一件發展。胥摩斯基把一簇新片的“西南略”給她送了來，她在秋季便要從事表演的。於是突然之間便闡明了，這位世間上的愛寵也能够唸書！她專心一意的讀了一點鐘，讀過她便跳起來，準備練習——把安達寮省掃蕩了的旋風們對於這次新來的旋風如同無物。把路讓開，“巴楚梨的王女”來了！

那是一場通俗的歌劇改編成了電影。“巴楚梨”是小小巴爾幹半島的一個王國，雖然在電影上表演得來就像奧國的維也納。一位年青的美國技師走來建設一條鐵道，被人誤會成了一位密探，不久他便從一團革命黨人中把美貌的王女打救了出來——那革命黨並不是布爾什維克黨，是貴族的軍人的謀叛者，那嗎邦貌總不會傷感情罷，是不是呢？主人公不消說是把王女帶開了，專為愛情的原故和她給了婚，繼後把王國也得到了手——因為那建築鐵路的銀行家把王國替他收買了來。

於是薇薇便隨時隨地都是王女。你看見她的工作態度是很可以驚人的——邦貌才突然知道她的成功倒也不

限於是金錢和性的關係。她捉着自己所演的腳色就像一隻猛虎一樣，只要她一着手起來，除掉可以配襯她的事物之外，全盤的世界都已經消滅了。“好，爺爺，你現在是老王；你走進這兒來——喂呀，喂呀，沒那樣快！國王走路是沒那樣快的！我呢要來跪在你的腳下，求你饒恕那人的生命。‘哦，仁慈的父王陛下呀，如是如是，這般這般，如是如是，這般這般！’”

活動影戲的特徵之一，是只要在說甚麼，不管你所說的是甚麼的；所以薇薇可以哭着說“如是如是，”又可以用着情急的調子，是對於邦貌的也好，或者對於亞伯的也好，低吟着“這般這般，”又可以對於一位舉起了板斧的行刑官，駭得魂不付體的絕叫着“這般這般，如是如是”。在演進的途中，假使對手演錯了。於是便有罵詈和命令恰好來代替着一曲愛歌，“好，就那樣做，你笨伯啦，我愛你啦，心肝”——或者會是這樣，“把你的手丟開，沒拉着我，你這壞蛋——不准放手，糟糕，你捉着！那樣好些，你要做殺人的兇手，用不着那樣講禮。”

假使邦貌要練習激情的表示，要驚叫，要吶喊，要亂扯自己的頭髮，那他是要跑到森林裏去隱藏着幹的，在那兒除栗鼠以外沒人聽見。但是薇薇却不然，她在他人的面

前全無忌憚。那就好像在登場串演的一樣，有照相師，有安置背景的主任，有聽差的小使，有鑲逗場面的木匠，不管你怎樣的嚴禁依然有湧來觀看的閑人——你的工作就是在這些人面前進行着的。第一次執刑者把板斧舉起，薇薇驚叫着的時候，幾位印迭安人的鄉導大吃一驚的跑了來；但她連停止着笑一下的時候都沒有，她繼續着她的場面，那些人只是張着口呆看。她和她的二位情人游泳了回來時，她突然要練習一場王家的野外劇——她穿着短小的浴衣也就是王女，松針面在姐的赤足下也就是氈毯。

密司特·亞布烈東·勞倫斯從不曾遇着過甚麼王女，不過他讀了不少的歷史和詩。所以他是一位內行，要批評她走路的章法，她的姿勢；她的對於一位美國的青年技師的求愛的反應。“你假想着你自己就像在和我戀愛着的一樣罷，亞伯，”她會對他說——於是他的情緒便要達到藝術境的高潮，他會把他的靈魂傾倒給她。毫無忌憚地就在邦獵和爺爺和爺爺的祕書和印迭安人的面前！“你比邦獵還要高明，”她表彰着。“我相信邦獵是和我太攪慣了，拙劣得就像我們已經結了婚的一樣。”

就這樣時間是愉快地過着，直到後來薇薇已經把亞伯的王家的觀念記得爛熟；而不再質疑，不再籌思，自

由自在的便可以表演——嗣後她在和里伍德的社交界出入，都多少表示着一些哈佛教師的巴楚梨王女的態度。她現在想看陪場，想聽通迷·巴烈叫照相機的聲音，等得有點發燥了。邦貌也把預擬的試驗問題的答案裝滿了一腦子，準備要回去，把貨物下給他的教授們了。爺爺也跑到突龍陀去，把坎拿大財團的最後的契約調了印回來；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接着費龍的電報——罷工團支持了將近四個月，算受了一場好教訓，油業公會給了他們一個通告，勸他們以個人的資格復工，對於工會員也承認不加以差別待遇。

於是有一天汽船送了一通電報來，是安拏婢兒拍給邦貌的。電文上說，“晚餐有羊羔肉請回家。”邦貌說明這意思是，罷工已經了結；於是天幕的旅客便收拾行裝，密司特·亞布烈東·勞倫斯走向他美好的哈佛，心中帶着痛傷，皮篋中帶着不朽的詩章，而薇薇·屈羅西和爺爺和邦貌和秘書坐着坎拿大太平洋公司的專車安樂地開回西部。

第十六章
財 喜

I.

邦貌把試驗通過了，算是成了一位南太平洋大學的“正經的上級生。”接着他便去找尋他的朋友——他的肩膀上便堆積了不少的困難。毫無文飾地每人都有災難！羅織同雅可布從他們暑間的摘果實的工作回來，看見他們的兩位“左翼”的兄弟已經丟了縣監獄！警察襲擊了一次共產主義者的集會，把一切說話的人，組織員，賣刊物的人，在鈕扣孔上有紅色徽章的人，都逮捕了。他們襲擊了一處共產主義者的機關——報上是在說，要把莫斯科的

支店由市中根絕。他們把犯人類別了一下，有少數的人釋放了，其餘的都扣留了起來，孟起司弟兄便包含在裏面，在那個滿方便的普遍的罪名之下，說“有違法的工團主義的嫌疑。”

蘿織說，這兩位蠢兄弟是自作自受；但因為別人有思想便要逮捕，那也是橫暴；你想到你自己的骨肉關在那滿陰慘的鐵牢裏面，心裏是很難過的，邦獵問到保釋金——每人是二千塊錢。他便開始說出他和他父親的爲難，和他自己的無能爲力；蘿織自然會說，她知道，這全部的急進運動沒有人要望你去保釋的。但那樣說不見得便可以使他完全安心。

其次是哈里·西格，他的學校坐了礁。畢業生的不見採用打擊了他，哈里正打算賣他的渣滓。他打算買一片胡桃地；胡桃總不會遭人的非買同盟，你在裏面說不出那個是“紅，”那個是“白。”

又其次是丹·歐文，他的勞動學院差不多是一樣困難。逮捕的騷擾完全把那些保守派的領導者們駭退了。學院雖然仍在進行，但是負着債，校長有好幾個月不能支薪。邦獵寫了二百元的支票，又走去討論別的永不能解決的問題——他到底有多少權利能夠爲他父親的敵人的便

宜劫奪他的父親呢？

從歐文那裏他得知保羅已經出獄，和露滋兩人同住
在安琪市。歐文說，煤油工人上了一個大當；業主們最後
的把煤油委員會利用了一番，欺騙得工人們完全的降服
了。他們允許煤油委員會說對於工會員不設差別待遇，但
他們從不會有絲毫的意思想遵守這項約束。他們把破壞
罷工的工賊全部使用，罷工團的人只是應着需要選用了一
些。一切積極的工會員都失掉了工作，油業界現在是一
個無組織的奴隸地獄了。

II.

邦貌立即去訪問保羅和露滋，照着丹·歐文所給他的
住址。那是一家下賤的偃促的旅店，在市中的墨西哥人和
中國人所住的區域裏。一位老媽媽把他送上二層樓，把門
號告訴了他，他去扣門但沒有回應。回頭他又轉來，看見
露滋剛好回來。他們爬進了一間小房間，有一架煤汽爐子
和一個洗碗盥的地方在一個窪陷處，另外又有一個窪陷
處掛着一張帳子，有保羅睡的床在那兒，露滋害羞着等邦
貌來看見他們住在這樣的地方，但是她說他們不久要遷

徒的，只等保羅找着了工作；他現在正出去找工作去了。她自己呢是在一家百貨店裏做工，不久她存得一些錢，她便要學習看護婦。她的面孔慘白而瘦削，但是有精神地在微笑着；只要保羅一出了獄，她是沒有甚麼担心的。

邦貌要想知道前後的消息，向露滋問了一些。究竟保羅是怎樣被捕的？露滋說，第一次是執達吏來襲擊拉斯孔的小樹，帶着了很多可惡的暴徒來，把甚麼東西都扯壞了；把保羅的書報全部搬了去——他們到現在都還沒有退還。常到小樹來的別的人住的地方，他們也一樣去糟踏了——他們陷害他們是“赤黨，”但是他們所有的乃至口說是有的證據，只有執達吏或者地方檢事或者其他的甚麼人保藏着不肯發表出來。在那小團體中他們有不少的奸細——有一個奸細是顯出了水面的，還有兩個不見了，大約他們是會做見證人的——但是他們要見證甚麼，誰個知道呢？其他的朋友們都還關在監裏，那又黑暗又悲慘的地方，整天整晚都沒事情可做。審判是定在明年的二月，在這期間中他們顯然是要陷在那兒的。多謝邦貌的一萬元，保羅算是釋放了；露滋是感謝不盡的——

那事情不要提罷，邦貌說——第二次的逮捕是怎樣的？露滋說是法官德朗諾發出一項禁令，禁止任何人去干

涉超等油廠的工事，油額的出產和市價。那就是說叫你不要去勸誘或者鼓舞着罷工；保羅自然是在這樣做的，法官便把他送進了監獄——就是那點。法官們始終都在照着那樣舉動了，工會的工友們將來究會怎樣呢？那對於保羅是很可怕的一樁試練，他的身體又不好，自然他是十分憤恨着的。他絕不再回拔拉台士去了，那兒全不像從前了。露滋笑着一種淡薄的微笑。“邦貌，我們所種植的一些可愛的花木，他們都砍掉了呢。他們要空地方來修塘庫。”

邦貌把他的支票簿子搜出來，打算對於他的朋友們寄付一點以慰解自己的良心。但是露滋說，不，她曉得保羅是決不肯受的。他們的生活自己可以撐持過去。保羅是一位高明的木匠師傅，遲早他總會找着一位工頭老板，不以他是住過監獄的人而介意的。邦貌爭持着，但是露滋很強硬；作興她就接受着支票，保羅也是要送回的。

邦貌沒有等到保羅回家；他造了一些口實，走了。他穿着薇薇在紐育替他選擇的入時的衣服，把他新置的遊覽汽車停在樓下，實在沒有心腸停在那兒，看見保羅半病着，由於找工作的無效而頹喪着，在心中懷着滿腔的關於不公道和賣友的黑暗的記憶，由外面走進來。邦貌自然可以託口的，保羅並不知道他是伴着世間的愛寵去過了一

個夏天，保羅會相信他是爲他父親的原故去的。但是改變不過的是這一個事實，邦貌在奢侈的生活中所用的耗費是由拔拉台士的工人身上所榨取來的金錢；改變不過的是這個事實，爲要增加這項金錢把對於工人們的榨取更加苛刻了，保羅爲此坐過三個月的監獄，還有其它的人在牢裏要將近坐滿一年。這些情形既都是真實，那在邦貌除掉從保羅面前跑開之外，實在沒有辦法！

III.

金錢！金錢！金錢！金錢是向着爺爺和費龍傾倒着。油價從不曾有過這樣的高漲，拔拉台士的產額從不曾有過這樣的奔流。幾百萬又幾百萬——兩人所計畫着的是要增到幾千萬元。那是一種賭博，龐大而不可抵抗；每個人都在出場——何以邦貌總感覺不着趣味？何以他總是要偷往後台去，探求玩這場把戲的人的各種詭計？

那看來好像是運命在邦貌身上作怪。剛好他要想努力着學學他的父親和他父親的朋友們時，總有新的發展要來，把他打倒！他是進着一座大學，一座莊嚴冠冕的大學，要準備改良他的精神，把他造成一個紳士；他把他年

青的焦灼的精神轉化到這最端正最規矩的專家——的確他們是知道怎樣使他善良誠實幸福，的確他們要教以智慧名望威嚴！這樣的東西在這座偉大的學校裏，這出馬只是美索迭派的日曬學堂，就在目前也還有關於耶穌基督的宗教的課程比別種課目還要重要的大學校裏，是對於一切的大學生都在教導着！哦，的確是的！

這座大學堂是靠着培特·奧賴烈，煤油大王，的金錢長大的；培特·奧賴烈的兒子是大學畢業生，這兩位，“老培特”和“少塔特，”是這學校的兩尊偶像。他們來參加開學式時，學校的當屆便向他們大鞠其躬，學校的宣傳員凡有甚麼記事要送到報上發表時，培特·奧賴烈父子的大名不會有一次遺漏的。少君是校友中的最有力者，他們的上帝；校友要開燕會，總要向他乾盃，阿諛，喝采；他是一切體育隊的保護神，一切運動家的財友。假如你是了解美國大學的人，自然你會知道，這在大學生的精神的象養上是很重要的；這是他們自己要為自己幹的事情，他們很留意於此。

在初那總覺得是不錯的。你知道南太大是一座堂皇的大學，有有光輝的體育隊，所得的勝利響震太平洋海岸。現在有大競爭場的建立，有競技的大營業，那為你母

校贏得無限的讚獎，結果是出錢的廣告。你會以這爲誇耀，全體的大學生結合而爲一——由所謂“愛校的精神。”邦說，一位短距離競走家，在喝彩上是有他一份的；只有在這“競技”上他是傾倒着全力。

但是現在他是上級生了，恰好就像煤油家之於罷工團，之於政治選舉一樣，他算參加了事物的內幕。他發現了甚麼呢？哼，簡單的一句話，所有南太大所獲得的足球比賽以及其它的體育上的勝利都是偷來的，而“少培特”與賴烈便是強盜！這煤油王的兒子每年支付着五萬元的款項，目的是把大學的體育競技弄成一項詐欺。款項是由畢業生和在學生的祕密委員會所管理着的，用來到外面的市場去收買運動選手，收來裝扮着學生，去爲南太大博得勝利。這種職業選手是年青的大貨車車夫，木材工人，碼頭工人，牧場傭工，他們雖不能談正確的英語，却滿有力量衝倒敵人，衝到決勝點去。操持着學校校務的虔誠的美索迭派信徒們在這陰謀上是共謀着的，對於這些年青的職業選手試驗是特別的通融——他們都知道假使有一位教授對於有望的職業選手要認真，那他立地是要去找別的大學去認真的。對於一位足球團的監督所給的薪水要多三倍，“少培特”把教授是看作甚麼，不表示得很明白

嗎？

這些雇用的競技家自然是雇來得勝利的，對於競技的規則是目中無物；他們亂蹴亂闖，敵方的團體也就回報他們，於是便鬧出暗鬥，復讎，買賄，恫駭，等等的醜事——簡直是法庭的空氣一樣。隨伴着這些祕密的職業家，還有下等社會的附屬物同來，有私酒販子，有博徒，也有私倡。對於這些雇用的格鬥家，研究學問只是笑談，回頭和他們往來的學生們，自然也就把學問當成笑談了。唯一的目的是要得到勝利，報酬是入場費的收入有二十萬元；這錢在分配的時候，那又恰和縣政廳裏面所有的種種賄賂行爲一樣：學生們用來購置各種物品，學生們用來找容易的工作，學生們和畢業生們用來組織一個機關，向各方面聯絡，作為進身的基礎。這就是一位煤油王的一道命令，要大規模的來製造文化的結果！

IV.

邦貌去訪問煤油工會所聘請來為八名“政治犯”辯護的年青律師。工會在實際上是消滅了的，這位年青律師很在擔心他的費用沒有着落。邦貌走來訪問他，那是一個大

的解救——因為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為辯護他的友人們一定會要出點錢的！或者說不定他也怕是由敵方派來的人，要來探聽消息的罷？

年青的哈林通君自由的談到這場案件。當局對於這八位人所取的處置在美國的法律中是沒有先例的，假使那樣固定下去，那是說美國的正義告終正寢。每個犯人是希望知道對於他所被告發的罪狀是甚麼，他所犯的究竟是那一條禁令。但是在這幾項“違法的工團主義”的案件上，當局只是朦朧地說你犯了法而已。這樣的一種案件你怎樣辯護呢？一個人所做的犯法行為，或者是說，或者是寫，或者是印行，那特殊的事件，那地點，那時間，你都不知道——你怎樣去找尋見證呢？你簡直是蒙着眼睛，繃着四肢，塞着嘴，便送上法庭。而且法庭是完全被實業家們所震駭着的，沒一個法官敢命令地方檢事把起訴狀詳細的讀出！

邦貌辭去了，在他的決望之中他對於費龍·陸士可決心去玩點不甚光明的詭計——他走去看安拏婢兒。安拏婢兒是賢惠而溫和的人，他要去打動她，說不定可以穿進那煤油老怪物的厚牛皮下！他把這些弟兄的情形告訴她，他們的面貌是怎樣，思想是怎樣，在監裏受着的苦難是怎

樣。安拏婢兒傾聽着，眼淚流了出來，她說那些人那樣的慘忍實在可怕。她好做甚麼呢？邦獬告訴她罷工是已經過了，羊羔子已經殺來吃了。費龍該得叫他們放手了。他要藉口說他無能為力，說是國法不能推移，那是無用的；那都是騙人的話，因為地方檢事有權力把這項案件撤回，費龍的話他們是奉命惟謹的。

好，邦獬果真穿進了那煤油老怪物的厚牛皮下了！邦獬所以知道了的，是爺爺冒着火回來，說費龍衝撞了他。費龍狂怒得就像魔鬼一樣，說邦獬竄進了他家庭去，在攪亂着他家庭的平和！他聲明着說，假使爺爺不能夠約束他的兒子，他要約束。費龍的意思是要怎樣約束呢？是撒邦獬的耳光？還是把他和別人一樣送進監裏？

邦獬放下了決心，一步也不退讓——他有和安拏婢兒說話的十分的權利，安拏婢兒是一位成年的婦人，費龍沒有理由來禁止他。他的意志不能透徹他還要更多說話——使他的父親不幸雖然是很難過，但是事實是這樣，假如那案件過堂時，他，邦獬·羅士，要為那八位被告作見證，不僅是證明他們的性格，而且要證明事件的真相；他在拉斯孔小樹中坐過好幾夜，聽着他們討論罷工的問題，和他們對於罷工的態度，他可以證明他們每個人都贊成

着工人的團結是得到勝利的方法，暴動的行爲只是業主們要誘引他們的陷阱。在這幾位弟兄們的辯護上假使沒方法籌出費用，他要賣掉爺爺所給他的汽車——“我要走路去進大學，我想費龍總沒有權利來禁止我，”

可憐的爺爺，從他的寶貝兒子說出那樣的話他是支技不着的；他開始讓步了，吐露出他和費龍曾經討論過和這些叛徒們妥協的方法。他們能夠答應不住在本省，或者是至少不來干涉煤油的產業嗎？邦貌說，哼，費龍假如要提出這樣的條件，他最好自己走去接頭！邦貌知道保羅是會要答應甚麼的——保羅有從事組織煤油工人的權利，他存世一天絕不退讓。邦貌也知道那全體的八個人都要同聲的叫出，他們與其接受着這樣的條件，他們寧肯在監牢裏死！

在說出了這些堂皇的言辭之後，這位年青的理想家究竟是受過了一些艱難的經驗，已經漸漸達到了成人的境地了，他把捉着那問題的要點：便是事實上那八個人沒有力量來攪擾費龍。費龍的有效的黑表制度可以保管着他們在油田裏再找不着工作；他們所能辦到的組織運動自然就是很可憐的了。反過來說，假使費龍要絡續的把這些人送進監裏，那審判便要延長，對於業主方面總有些不

方便的消息要傳佈出去。證據是非“假造”出來不可的；邦貌有本事來做點爆露的勾當，讓大眾來看看真相。假使被告的律師要把費龍·陸士可召上法庭，問他在拔拉台士的工人中安置奸細的事體他知不知情，他怎麼辦？

‘哦，娃子！’爺爺叫着，“你該不會幹那樣一種不冠冕的事情罷！”

邦貌回答道，“我自然不會。我說的是律師會幹。假使你是處在律師的位置，你不肯幹嗎？”

爺爺滿不舒服，說這事件暫且放開，他要看看能不能夠和費龍兩人想些方法出來。

V.

這些交涉的一個結果，是爺爺向着薇薇·屈羅西訴苦：從那些可怕的赤黨的手裏，薇薇不能夠更積極的把邦貌保管着嗎？豈有此理的是他專心一意的全不管別的事情！薇薇說她要試手看看，她試辦了，在他們的愛情和親密的中間又加上更進一層的困難。因為邦貌現在是知道了他所要求的甚麼，而他是不願意受人妨礙的。

薇薇在“巴楚梨的王女”上很費苦工。她會不客氣的

說，那是一場無聊的故事；但她全部的存在却是集中在去把它表演得逼真和生動。假使你要問她爲的甚麼，回答的話會是，那是她的職業；那意思是她一禮拜在找四千塊錢，假如她“做得好，”一禮拜會增加到五千。但是她一禮拜要五千元來做甚麼呢？去買換更多的賞讚和注目，以好博得更多延長幾禮拜，每禮拜更多得幾千塊錢嗎？那是一個不盡的循環——剛好和爺爺的油井一樣。“吾必理”在他們的榛莽中喝着一首歌：“我們去上工以便找錢買吃食以便得到力量去上工以便找錢買吃食以便得到力量去上工——”這樣繼續下去，看你一口氣能有好長。

薇薇要談到影戲的內容和每天每天所起來的問題，還要談到種種的人物，和他們的嫉妬與虛榮，他們的戀愛與憎恨。愛着她的邦脫，自然要裝出高興的樣子，因爲假使他不，那會傷她的感情。對於和里伍德的社交界的情形也是一樣：在頭一次是覺得新鮮和有趣，但是現在看來都是千篇一律了。每個人都在製作着新的影片，但那影片和舊的總是相同。誰也沒有甚麼獨創，只是追逐着時興的流行；公衆的趣味集到了社會的影片，戰爭的影片便絕跡——但是不久公衆的趣味又集到戰爭的影片了，接着又是時裝影片，接着又是海洋影片，接着又回到社會影片

來。薇薇的朋友們時時在改換私酒販子，但是他們喝的總是同樣的酒。他們也時時在改換情人；某位男子在和某位婦人睡覺，不久又是另外一位婦人——但是換的人愈多，所幹的事情愈是一樣。

邦貌和薇薇仍然和從前一樣熱烈的相愛着。至少他們是和從前一樣在互相談心，但是自始至終在起着一種微妙的化學的分解作用。男男和女女不僅只是肉體，不僅以肉體上的快活便能滿足。男男和女女也有精神，他們須得也要有思想上的諧和。假使在思想上彼此生厭，他們也還能夠相愛嗎？男男和女女是有性格的，性格便傾向到活動——假使他們是趨向着相異的活動，那可怎樣呢？假使男子要讀書，而女子偏要去跳舞，那可怎樣呢？

薇薇在她愛撫着“萍果醬”的事件上是很關心着的，她深怕邦貌會吃醋；現在邦貌却得到一個類似的發現，是輪到他來關心着了。薇薇在女人中有兩位敵人——而邦貌始終要和她們親近。大學校的那位社會主義的姑娘——他在校裏自然不得不會面，但他有何必要要陪着她去參加社會主義者的集會？薇薇是有心相信着，他和一位通常的小女工的猶太姑娘是沒有戀愛的；但假如薇薇在有社會主義者的演說的晚上，有“世界第一次”的上演時，

會是怎樣呢？

其次是——那位露滋·瓦特金士！那樣一位無知的，沒有甚麼教育的，鄉姑娘，邦貌自然不會愛上；但她總在嗅着他，並且男子的性格薇薇是看得很不少的，你一位女人只要時常追求着，總有一天可以得到自己的要求。邦貌總要到那旅館的房間裏去，和保羅計畫着去苦他的父親，同費龍和安拏婢兒爲難，那樣在不久他們的修道院會不再歡迎邦貌，而那修道院是薇薇的鄉村俱樂部，是她和極重要的人會面的地方。那不僅是社交生活，那是職業上的聯絡；做女優的人的出世的關頭。在銀幕界裏，陸進是靠着夤緣說話，薇薇無論怎的都須得和費龍和安拏婢兒保持親密的關係。這話她巧妙地要輸進邦貌的耳中，但他總不留心，她便要扭着說，說到臨頭就像是在責嚷了。邦貌記起了她對於她的萍果醬所說的一句笑談來，“拙劣得就和我們是已經結了婚的一樣！”

VI.

爺爺和費龍，關於他們所想弄到手的新的租地契約，和培特·奧賴烈有一些交涉，爺爺被招待着在那有名人物

的別墅作一禮拜的消閑。在這場招待中邦獵是包含着的，爺爺說他應該去才是；爺爺時常懷抱着一種希望，在這“偉大”的世界裏，那使他十分銘感着的一些事物，或許也可以感化到他的潔癖的兒子。再者，他加上一番微笑的說，奧賴烈有一位待嫁的姑娘。

關於競技的事務在大學裏邦獵是曾經會過“少培特”的。邦獵也有值得令人注意的資格，因為他也是一位煤油太子；像他們的父親倆現在是左右着美國政府的一樣，他們倆，邦獵和少培特，將來也總有一天會辦到這樣。少培特像全國所廣告着的商品一樣，完全是一位平常也的生意人；但是他的父親倒是真貨——他是一位老愛爾蘭人，在前是領着一條驢子載着一把鶴嘴鋤，一床毯子，一袋乾肉和黃豆，一瓶水，在沙漠裏浮浪。這樣的生活繼續到了他的中年——他是高興着談他的故事的，他來到安琪市想印刷一張他的發見物的傳單，印刷店都拒絕了，怕他出不起十三塊錢！現在他究竟有好幾百萬元，誰也說不準確；但他是和一隻舊靴子一樣坦白的，他倒是滿可愛的一位老家伙，在熱天他很想只穿一件襯衫來風涼一下，但恨他的地位却不許可。

家中的主宰是奧賴烈夫人，她從一位鐵路工頭兒的

姑娘出身，達到了南太平洋加里弗尼亞社交界的上流的地位。她身裁高大，有決斷力；她走進一家百貨店時，櫃上的店員他是不管的，大踏步的走向一位招待員說道，“我是培特·奧賴烈夫人，我要找幾個人來跟隨我。”招待員把頭都會碰到地板上大鞠其躬，立刻便去拉三位有職務在手裏的店員來，爲這位大太太奔走服務。

召集建築師，命令他們在一座公園之內修出這座王家的宮殿，在宮殿周圍建立以青銅的高牆的，正是這位培特夫人；在宮門上命人鏤刻着園主姓名的，也正是她。她買到歐洲的一位廢帝的月艇，把內部通同改換了，使一切的裝置和一位愛爾蘭系的美國煤油家相趁——用着胡桃色和天青色的緞面，在艇外明寫出主人的姓名。也有一駕私用汽車也是綑着胡桃色和天青色的緞面的，在一個白銅板上寫着所有者的姓名。那美麗得就和一座裝飾店一樣。

現在培特夫人在同爺爺和邦貌兩人實習着“社交”；高高的和他們握手？談到早寒的天氣和山頭的積雪。其次便介紹巴屈里嘉，看着巴屈里嘉表演着她的監督所教導她的流儀，那使邦貌生出了一種衝動，想叫聲“照相機來！”密司·巴屈里嘉·奧賴烈像她母親一樣高大，太早的

便有發體的傾向，所以她在吃着消瘦的藥，那不免傷害她的心臟，使她的面孔蒼白，帶着貴族的神情。各種動作各種儀式她都十分留心地模擬着，滿有趣味地使你可以連想到一個法國的大洋囹圄，她的母親看着這一對年青人——滿想着是兩座王朝的可能的結合，婚禮是要在一座聖名的教堂裏舉行，有五萬羣衆在外面瞻觀，全國的報紙的第一面上都要登出一雙照片。邦貌的心想却更進了一步——訪員們會去找薇薇·屈羅西，她呢呈出一付冷淡而若無其事的面孔，而在暗中却是在哭，回頭會取鏡面來自照，心裏就想到，“就這樣石化了罷！”

此外還有他客，神學博士哲學博士文學博士的阿龍差·諦·古栢爾總長也在裏面，比他的態度再要誠懇的人你是沒想希望的。他滿得意邦貌把試驗通過了，能够服從了他的父親一道來，又滿得意爺爺以他子息的進步得着安慰。沒別人在跟前時，他要冒險地嘲笑邦貌所害過的猩紅熱，滿失意着得知這位病人並未恢復；他得到機會來問這位年青人——赤黨在安琪市中有很大的發展是否真實。古栢爾博士高興談談這些滿可恐怖的主義，就像一些小孩子要貪讀一些淫書一樣！

老培特和爺爺的交涉中，邦貌是沒在場的，但在歸途

爺爺把那情形告訴了他。他們現在是處到滿棘手的時期；買賄政府的手續沒他們所想像着的那樣簡單。由上而下，一切的人都須得有點“均霑；”連關於那事件爲你送信來的小使，都想着要你一張十元的鈔票！邦獵乘着這個機會來勸告，爲甚麼不放手呢，錢已經是滿有了的！但是爺爺說，他們是已經陷得太深了，單是爺爺一個人已經將近費了六十萬元，而且都是硬錢，未免有點傷胃。否，他們是要做到底的，他們把那些租地一弄到手，那就萬事順暢了。

困難的事情是有兩件。海軍的保管地是隸屬於海軍部的，民政部的克里斯拜要送給他們須得把權限移交。問題是這項手續是由內閣的命令執行，還是須得國會的協贊。當局們一味牽延，但那自然是故意的手段；他們這樣那樣的總要你更多出錢。老培特遣他的兒子到華盛頓去經手去了。還有一件困難是有某某小煤油公司竄進了商尼賽德油地——就是費龍和爺爺所想得到的一處——在舊式的租約之下已經在開始發掘。那是該得驅逐的，但不可明幹，須得要和各處的報館打通。費龍要爺爺往那兒去看看地皮，說不定他和邦獵又要旅行一次。商尼賽德油田會成爲一個世界的驚異的——那要超過拔拉台士好多倍，他們安全的弄過了手來，爺爺會有一個長時期的休息了。

VII.

有電話來叫邦貌——是離市一百英里外來的長距離電話。他接着電話時，對方是病院裏的看護婦，傳達白諦的消息；白諦希望他去看她。她並沒有危險，用不住驚動家裏人，所以她希望他沒說甚麼話。邦貌自然跳上了汽車，便趕速的跑去。他的姐姐是到諾曼家裏訪問去了的，離病院還很遠。

他一到了病院，院裏人告訴他說白諦行了盲腸炎的手術，經過很良好。他被領進了她的病室，她睡在那兒，蒼白地，怪可憐見地，因為她不塗胭脂的臉邦貌從不曾看見過。在她週圍的一切東西都是很清潔的，有花邊的白寢衣，柔軟的白枕頭把她的頭部埋着——就像一位尼僧一樣，她看見了他時的快樂真可令人感動。

“噯喲，白諦！你怎麼的？”

“是突然發的病。很危險了一下，但我現在好了。大家都很親切的待我。”室中有一位看護婦，白諦等到她走了出去把門關了。於是她又把她無力的眼睛釘着她的弟弟，她說，“我們說是說盲腸炎，因為那樣的方便，所以你對

爺爺和安默嬸嬸也該得那樣說。不過我也把真話告訴你——我是墮了胎。”

“哦呀，怎的！”邦獺吃驚地釘着她。

“你用不着那樣吃驚——你已經不是小鷄仔啦，邦獺。”

“男的是誰？”

“好，沒有唱甚麼戲。你知道誰也是沒有把握的。”

“是的——究竟是誰呢，白諦？”

“我要從頭至尾的告訴你——那並不是他的過錯。是出於我的故意。”

邦獺不明白這個意思。“你最好不要隱瞞我罷，白諦。”

“那嗎，我望你不要慌張。我自有我作主，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事情。現在就拿一百萬元給我，我也不肯嫁他了——就是他全家產的好幾百萬元我都不肯，因為他是一位壞蛋，我看不起他。”

“你說的是查理·諾曼啦！”

她點頭承認；她看見了邦獺把拳頭緊握起來，她又說，“你不要做些英雄的模樣。新娘拒絕登場，你就要拉手槍也強迫不成婚姻的。”

“白諦，你把情形告訴我。”

“好的，我們有一會兒真的是很相愛的，我以為他會和我結婚，但我看見他又不肯和別的女人斷絕，我想了一下，我便決了心，假使我有了孩子，那他是不能不和我結婚的，我就那樣做了。”

“噯呀，白諦！”

“你不要做些面相。有好幾千的女人都在那樣做——那是我們的一種策略。但是查理是壞蛋。我把情形告訴了他，他做得太絕情，我便痛罵了他。我得到了替我治療的這位醫生的名字，爺爺該出一千元的醫藥費，損害就只這一點。”

“白諦，”邦貌低語着，“你怎的會想到那樣的事情呢？”

“沒要擔心，我以後不再來了。我和別的每個人一樣，都須得長一番經驗。”

“但是你爲甚麼定要那樣的經驗呢？你想勾搭一位有錢人結婚！爺爺給你錢不够用嗎？”

“那從你說來倒很容易的呢，邦貌，你是只要在那兒的屋角上，讀着一些怪書便可以滿足的。但是我又不同，我是想要一點小小的生活。爺爺給我不少的零用錢，但那

不是我所要的。我要一個資格——是屬於我自己的甚麼。你不要老是教訓我，因為我衰弱得就像一隻乳貓，我目前支持不下。我所要的是每個女人的要求，要求屬於我自己的一座家庭，並且我是不要平房樓的，我要一個地方可以招待客人，讓我可以發揮我做女主人的本領。就那樣我是失敗了，就是幾分鐘也好我希望有人能安慰我一下，你假如能夠最好。”

白諦的情形好像便要哭的一樣，所以邦貌趕快的說：“好的，大姐姐，我不再說話了。不過我自然是受了一驚。”

“你用不住吃驚。醫生說那事情在北美合衆國一年會有一百萬次。我自己計算着好玩——那是每三十秒鐘一次的。人生真是地獄。讓我們談些別的事情罷。”

是一種自行表白的時間，白諦想知道邦貌和薇薇的情形——他是打算和她結婚嗎？他說他不知道她究竟願不願意。白諦笑了——她自然是願意的，她的撲克玩得很高明。但是邦貌說她有好多次數生過氣，把生氣的理由也說了，那給了白諦說話的機會。她仍然是照舊的白諦；她可衰弱得幾分鐘，要求邦貌安慰她，但她依然是相信着金錢，相信着金錢所換來的事物。她從這個觀點上來議論薇薇；替邦貌作想，與其娶一位女優，倒不如娶一門淑女更

要冠冕，而且更要安全；不過薇薇也是很聰明的人，說不定邦貌選的人不會比她更好。爲了邦貌的愚蠢的布爾什維克的觀念，要把他們倆的幸福破壞——那未免是惡心的事體！

其次她想知道爺爺的事務，華盛頓方面的進行是怎樣，他們能不能得到那些租借權？爺爺和華盛頓的當局是不是真的有甚麼聯絡？邦貌說是真的；白諦便露出了她的一番心事。“我是籌畫了一下——睡在這兒，我滿有時間來思索的。我想我怕是只好和愛爾東·白迭克恢復舊交。他是白無所謂的一個家伙，不過你可以把他看得準確，那對於我倒好像是便宜得多。”

“你現在的事情要想告訴他嗎？”邦貌奇疑着發問。

“不，我爲甚麼要告訴他？他也會有他的錯處的，我想，他不見得要把他的過錯說出來。他知道我是在和查理交際，但我想他依然是在愛我的。我心裏想的是要替他造些資格；我想求爺爺或者費龍蚤緣一下，替他找一個外交官的位置。我想我是喜歡到巴黎去住，在那兒你可以遇着很多重要的人，體面也好。我們美國是要把歐洲支配着的，愛爾東愛那樣說，我想他那樣的人恐怕也有用處。你覺得是怎樣呢？”

“好的，假使你是在希望着，我可以斷定你是一定可以得到手的。但是像有我這樣的人來做他的妻弟，那對於愛爾東倒是一場災難呢。”

“哦，你是要會替你自己打算的，”白諦隨隨便便的說。“你目前得的是一種小兒病，日久自會脫體，”

VIII.

在商尼賽德海軍保管地掘着油井的小公司，海軍部把它驅逐了。驅逐時派了一隊陸戰隊，這場破例的行動惹起了不少的注意，使爺爺和陸士可頗覺擔心。費龍派遣了一個人往那兒去，和報館通信員打通；“少培時”在華盛頓，做那一方面的工作。你看報上在開始着這樣的記事了，海軍部在大大的擔心，因為有些公司在海軍保管地的隣近掘井，會把海軍的煤油掘乾；這樣會是一種大損失，當局的意見是，要免除這項損失，那保管地當移交給民政部管理，由民政部訂立有利於政府的條約向民間出租。

這項宣傳的來歷，邦貌是無須乎向他爺爺扣問的；他明白那是甚麼意思，他在瞠惑地觀望着——那樣的蠻幹，事情便可以收拾嗎？別的人不會想到政府打算沒收那隣

接地面，把來同歸屬在把目前的保管地放棄着的那種勢力之下嗎？或者是那海軍部不會仿照着一般煤油家的舉措，在那保管地裏掘對抗的油井嗎？但是不然，政府並沒替海軍作想——是在替爺爺和費龍作想！煤油家把共和黨大會收買了時，把該黨的機關也是收買了的，不消說報館也在內，報館每禮拜接受着由華盛頓送來的報告，謳歌着政府的保護海軍的貴重煤油的緊急處理。

在這時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起來了。丹·歐文給邦靚打電話來，邀他去赴中餐。他說的第一件事是，“勞動學院已經倒閉了！”他接着說明道，目前的勞工運動的領袖們在執掌着權勢的時候，要想保存着這樣的一種企圖，那是徒費時間；他們並不想要年青的工友們得受教育——因為受了教育便不便於他們的統制。前禮拜有甚麼人在晚間偷進了學院，除掉負債之外，把大部分的東西都沒收去了；歐文決心把自己的私積來清還了債務走向別處去。

“你以後又做甚麼事體呢？”邦靚問他。歐文說他是在和支考哥的一團急進份子所組織的小通信社通信，他從華盛頓方面得到不少的報告，頗引人注意。他在局內有些熟人，結果是歐文被聘為那個通信社的駐京訪員，一禮拜得十五元的報酬。“有這點我便可以生活了，這是我能做

的最好的工作。”

邦貌很是熱心。“歐文先生，那好極了！那兒滿有不少的壞蛋該得來筆誅一下！”

“我知道的；那正是我所以要來會你的原因。我所注目的事情中有一件是關於那些海軍保管地的借掘權。那在我看來大有蹊蹺。若是我的推察不錯，我想那黑幕中是有費龍·陸士可和培特·奧賴烈在裏面的，凡是他們所幹的事情總不會乾淨。”

“我想來怕是，”邦貌回答着，努力想使自己的聲音不要變軟。

“華盛頓的風說是，那是克里斯拜所以入閣的原因。事件是決定在哈定受指名為候補之前。伍德將軍說，最初是向他交涉的，假使他肯承認便擁戴他，他拒絕了，”

“是那樣的嗎！”邦貌說着。

“自然我也還不的確，不過我是要去掘發。我記得陸士可是你老人的同事，這樣一來，假使我有甚麼動作，好像是很卑怯的一樣——啦，我的意思你自然是明白的，邦貌——你父親待我很不薄，你為學院也寄付過錢——”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邦貌說。“歐文先生，你不要顧慮那些。你筆直的做你的工作，就當如你不曾認識我

們的一樣。”

“你這樣說我滿高興。但是啦，你聽我說——關於這件事情我從你口中是沒有得過絲毫的暗示的，假如我不把這層弄明白，我恐怕將來有一天會生誤解。我的記憶是正確的，你是決不會向我說過甚麼。是這樣的嗎？”

“那絲毫也不錯啦，歐文先生。”

“你從不曾把你老人的事務對我說過甚麼——除掉說過些罷工的情形；你也沒有向我說過陸士可和奧賴烈的事。”

“那是真的。那決不會有甚麼問題。”

“問題是會有的呢，邦貌，隨後一定會有的——假使我在華盛頓活動了起來，陸士可和奧賴烈都絕對不會相信你沒有告訴過甚麼。我恐怕就是你的老人也會不肯相信。但是我要來取決的，是要你明白，我並沒有做對不起人的事。”

邦貌和他握了手；他那不動聲色的態度，在那拔拉台士的“牧場戲園”的煙霧迷蒙的居室中坐一整晚的戲子，沒一位能夠演得那樣高明。邦貌公然把中飯吃了，真了一張支票以償還學院的負債，向他的朋友慇懃地道了平安，並祝他的新工作的成就。於是他趕着汽車回家，面上若無

其事的，而其實心裏滿是悲觀！

他決心要把這場會話告訴他父親，認為是自己的責任。告訴了於歐文的工作不會有甚麼妨礙，說不定或者可以作為使他父親隱退的機緣。但是等老羅士在那天晚上回家時，邦貌竟沒有得到說話的機會。

“喂，娃子，我們把租借權弄到手了！”

“真的嗎，爺爺！”

“政府已經認可了，費龍今天到華盛頓去。他們在下禮拜簽字，你和我要去旅行一趟，又有快活好過了！”

IX.

孟起司的兩位兄弟，佐衣和埃克已經出獄兩月了，因為勞動黨的同志把保釋金湊足了起來。現在是他們的審判期，被審的還有幾位同志。當局想證明這個勞動黨的組織只是在保護色彩下的共產黨；保護色彩是那組織的“合法”的部分，但實際的指導是在一個“潛行”的團體的手裏，受着莫斯科的接濟和指揮的。他們的目的是要打倒“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建設“無產階級的專政，”就照着俄國的辦法。反對一方面呢，是說被告是組織着合法的勞動

階級的政黨，他們對於暴力的態度純全是防禦的。他們相信資本家是絕對不肯平和的聽人把政權剝奪；破壞憲法的是資本家，勞動者只是要防禦自己。

犯人同時受審，審判繼續了三個禮拜，在時事問題上是很好一個訓練——假使報上是把雙方的言論都登載出來，那或者倒是一個。你要聽勞動者一方面的言論，你只好去上法庭：邦貌在學校放課時他便要跑去旁聽。在審判中跳出了一個“出乎意外”的證人時，邦貌正在那兒，對於邦貌也的確是出乎意外——那是他童時的朋友，貝恩·施庫特！貝恩聽說是蓄了一嘴的鬍子，學了幾句俄國話，變成了一位失業的煤油工人，加入了勞動黨，不久他便在黨部找着了一個工作。現在他來陳述他所親耳聽見的一些犯罪的計畫，和黨人們怎樣去煽動煤油工人想破壞油井的一些駭人的消息。在反對方面，邦貌得着埃克告訴他，共產黨員可以賭咒的說，提出種種破壞的煽動的就是貝恩·施庫特自己——在罷工的危險期中，他費了不少的時間堅持着要組織一團決死隊，去燒燬五六處油廠。

邦貌回去對着他父親說，“爺爺，你爲的甚麼原故把貝恩·施庫特開除了的？”

“他嗎，我是看見他收受別人的賄賂。他另外也還幹

着一些壞事體。”

“甚麼壞事體呢？”

爺爺笑了。“他有一個計畫可以驚人。你曉得的，在普羅斯培克特山，大家都爭着要掘井的時候；鄰區的地方都想在自己的地皮上先掘井，把別人地皮下的吸乾。貝恩和別的一位家伙找着了一團地主正好要決定一項有利的租地契約；貝恩便叫他的伙伴把那些地區中的一段的主權讓渡了給他。貝恩把讓渡權登錄了，到地券公司來點驗地皮時，地券上便自然生出了疑問。那一段地面的主人魂不附體的跑來找着貝恩，問是搞的甚麼鬼？貝恩裝着大吃了一驚的神氣，說他是怎樣怎樣從一位可以信賴的人買到了那段地皮。那人是誰呢？唉，那人不見了，誰也不知道他。但是貝恩却不肯把租券放手，掘井的工作便不能動工。那段地皮的主人冒火賭咒——共同出租的一組的人都束縛着了，不等那一段的地面弄清，誰也不能夠動作。要上法庭去打地皮官司呢，那要費你半年，或者還有多，在那期間中租地的機會會要失掉；所以那一組的地主們便只好大家湊成起來，送了五千多元來賠償貝恩——他說那費用是他交付了那位逃走了的人的。”

“我想這樣的詭計怕他不止幹過一次，”邦獵說；爺爺

的回答是，那在消息未傳播到四處以前，自然是要大幹而特幹的，幹到後來有的地主向着他拉手槍，他也就降服了。他這樣幹來的錢也是孽錢歸孽路，一位婦人找着他，把他剝得一個精光，所以他現在爲國家主義的國體處處當奸細。

邦貌明白到他父親對於這位奸滑的騙子並沒有甚麼恩義，只要邦貌不出名，就把他折穿了他也不管的。要尋出舊事的根跡也很容易，只消去調查貝恩在那裏所登錄的地券；他的登錄證必然是交給了他所撞騙了的那一組的地主的，假使這些人依然還在隣近，他們一定會來做證人或者是可以把他們弄成證人。邦貌第二青早在校裏遇着羅纖，把話告訴了她，給了她一百元去做調查地券的費用。她傳達了給佐衣和埃克，兩天後貝恩遇着五六個氣憤的男女市民和他對質，他們使陪審諸公在貝恩對於勞動黨的陰謀所作的見證上不敢過信了。陪審官只把兩名勞動黨的領袖除外，餘都否認了；那兩位定了六年的監禁，但是孟起司兄弟是遭了釋放，黨員們開了一次慶祝會，那在報上是登載爲赤色革命的哄鬧。

X.

爺爺接受着邦獵告訴他的，丹·歐文在京追跡着費龍·陸士可的那項消息，倒沒有十分介意。關於這項租借權在外自然是有些流言的；外界總有些搗亂分子要想搗亂，但是每個人都明白那是政客的行動。這回的租借是爺爺一生中，同時也是費龍一生中的最大的“財喜”；他們要去承頭着掘井取油，別的事情都在意外。在這項產業中你是非全身披掛着不可的；可惜的是邦獵總把必要的堅甲披掛不起來。同樣像那位“教授”一樣的有為的青年除掉在費龍的倉房周圍嗅吸之外才沒事可做，也是一樣的可惜。

又組織了一座新的公司，來發展國內的這個最大的油田，爺爺是大股東，選充為副總裁，在指揮這項開發工作上一年又有十萬餘元的薪俸。但是他對邦獵約束着，瑣碎的事情他是不去過於勞神的；他現在已經鍛練了幾位年青的能員，他只是指揮他們去處理便可蕙事。事業的前途十分浩大，他把醫生的勸告違背着，蒙頭蓋腦的，比平常更加勤苦起來了。

費龍有電報來：租券已經簽字。邦獵須得告一禮拜的

假——堂皇的上級生是有這種特權的，特別是在有希望他的父親會為學校寄付一座煤油化學的講座的這樣的情形之下。父子兩人駕着長路汽車到商尼賽德，那是本省的邊陲處，荒僻的地方，居民不多，道路也很可憐。兩人駐宿在一家粗鄙的鄉村旅店，時而騎着馬去踏查油地。爺爺的地質師，技師，和測量師們都來了；他們決定了掘井的方位，路線，導管線，和塘庫場——是的，還決定了一個村鎮，街路要怎樣開設，電影戲院和普通的商店應該怎樣位置！必要的電線已經牽設好了，縣廳在下禮拜便要起修路的工作。萬事都是一帆風順！

在這些情形中邦瀨是該得快活；他該得和一般象賢的肖子一樣，誇耀着這項財喜。然而，用前任騾車夫的俚語來說，他依然如故，“在倉房的周圍嗅吸。”運命的女神要邦瀨常常走在他父親事業的反對方面的，也跟着他到了這兒這座鄉村旅舍，使他和一位老牧場主相遇，那是一位衰弱的可憐的老人，在六十年間的炎陽和烈風之中皮膚變得來和牛皮一樣。他有焦愁着的一雙藍眼睛，有一大箱文件挾在自己的肘下，他怕的是有人偷去，是決不肯拿出房門的。他有心要爺爺租他的地皮，爺爺自然沒有時間來和小小的租契麻煩，他那樣告訴他，事情也就作了罷。

但是這位老人却看透了那貌是沒披掛着通常的大煤油蟻蟹的堅甲，得手把這位青年引誘進了他的房間，把文件給他披閱。那是民政部所發出的一些卷檔，都是有紅印有黑帶子的——但是那老人說，就那樣已經都有缺陷了；有甚麼人從政府的卷檔中把那重要的文件偷了去，那文件是表示“正中油廠”怎樣的騙了他把他的家產奪了去。“那是一位名叫費龍·陸士可的家伙，是做煤油買賣的一些大拐子的一個。”

那老人，卡爾白里，對於附近的一些地皮曾經打算要登錄的；煤油一發現了，“正中油廠”走了來，便把他趕了，對於他費了兩千兩百塊錢改良費的地面，沒有給他一文。他們是能夠幹這事情的——老人有一張法令的鈔錄，那裏有一條是“礦產地”不能作為農場；在本省的這一帶地方上了這個當的怕有好幾千人。但是卡爾白里的地面的確是有執照的，所以他有確實的所有權；但是有些人鬧得把政府的存案修改了，他為這事情苦爭了好幾年。他寫信去哀懇本地舉出的一位國會議員，請他找一位律師替他代表，議員便推薦了一位律師，卡爾白里送了好幾次錢去都了無結果——回頭親自到華盛頓去，才知道那所找的律師只是議員辦事所的一位書記，欺騙鄉村下的地主。騙

來的錢便和自己的主人分贓！

真是一場可憐的，可憐的哀話——最壞的使你知道那不是一項單獨的事件，却是一個系統。有錢有勢的人藉以魚肉貧者弱者的還有更多的辦法！卡爾白里還有一大本政府的文件，他是在華盛頓得到的，是關於加里弗尼亞的土地案件的議院的調查報告書。邦貌費了一夜的工夫翻了一遍——那全卷有一千頁都是細密地印着一些大規模的詐騙和偷竊。例如鐵路公司對於煤油地的沒收！政府的土地局對於鐵路公司是把沿線的地段都付與的，但是‘礦產地’是要特別的除外。無論何處一有礦物發現，鐵路便要把那地段退還政府，另外規定路線。在這條令之下，所謂“礦產”是包含着煤油；但是鐵路公司們對於這法令多少是在遵守嗎？單是南太平洋鐵路公司便有加里弗里亞的油田，價值到一千萬元以上；但是要把這財產收回公家的一切努力，都被滑頭的律師，受賄的政治家和法官抹煞了。在爺爺和邦貌趕着汽車回家時，邦貌把這些情形來告訴了爺爺；但是爺爺能夠做甚麼？被“正中油廠”把他的家產奪了的卡爾白里，他能為他做出甚麼呢？你可以担保，爺爺決不會“在費龍的倉房周圍去嗅吸！”

第十七章

曝 露

1.

那年的秋季和冬季，拔拉台士山上的鵝鶉的叫聲沒人注意了。邦貌不高興到那兒去。但是適逢其會爺爺有點事情要去經紀，他的汽車夫因為偷着空閑在幹私酒販子的勾當，丟了監。爺爺的健康漸漸壞了，覺得自己駕車都很吃力；那是禮拜五，便叫邦貌來代替了他。

羅士二世油廠除掉徒存空名之外已經沒有留着邦貌的面目了。牧場館中是一位不認識的婦人在那兒操持，拉斯孔小樹已經折毀，繁茂的朱藤被一座油槽替代了。和保

羅集會着的一些人每個都不在了，思想上的討論已經絕無聲響。拔拉台士現在是成了一處工人們苦工着，專門掘油的地方，大家都把口閉鎖着。有好幾百的工人，邦貌在前是從不曾見過面的，這些人又算製出了一批新的空氣。他們專愛照顧私酒販子和盤球場和秘密的賭博場和飲酒場。舊的煤油工人們稱呼這些新的家伙爲“摘橙子的，”他們因爲工作的不熟練總時常在出亂子；或者是從油膩的樁架上跌下，或者被沈重的鐵管榨碎，公司弄得來有擴張醫院的必要了。然而比較起雇用熟練工人去組織工會，這總要便宜些！

有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來遇着邦貌；他的讀書的時間被杰克·杜剛的女人的來訪攪擾了，杜剛是丟去監裏的一人。那婦人扭着要見他，只是哭哭啼啼的，把他的丈夫和其它幾位弟兄的駭人聽聞的話來告訴他。她求他親自去看看，他是太軟弱了不好拒絕——你想這是怎樣的一種胡鬧，他的堂堂一位煤油王子，是正得預備把背甲長硬起來，好來繼承他的老父，和一位世間的愛寵快樂過活的。邦貌明白他是在幹着壞事，在下着雨的禮拜六的下午，他沒告訴他的父親便各自去了，那正表明着他在犯罪。

獄裏人沒說二句話便請他進監去；守牢獄的人是習

慣了的，他們並沒想出那對於一位年青的理想家會生出甚麼影響。這座古代的監獄是一位有特等天才的大建築家所規畫出的，那有專門的本事可以逼人發狂。牢房不是和別的監獄一樣有門可以開鎖的，是造成爲廻轉的圓筒，你要放一個犯人進去或者取一個犯人出來，你便把那圓筒廻轉，轉到外籠上的一個洞口和內籠上的一個洞口相當的地方。廻轉時是推着圓筒上的一隻手柄，鐵是鏽了的，那真要軋出一種怪難受的聲音。這樣的牢房是一列三層，任隨你廻轉那一層，三層都同受震盪。在這監獄的四十年的歷史中，因爲每天每晚都要聽受這些聲音，有好幾十個人是發了狂的。

凡你所認識的所愛的人就像一匹野獸一樣關在鐵欄後面的，你有沒去看訪過的經驗？那個情景對於邦貌就像有甚麼塞進了他的胸堂，使他支持不住幾乎窒了氣。那兒的七個朋友，除掉兩個以外都和邦貌是一樣的年紀，他們聚集着看見了邦貌，他們是那樣的歡欣，那樣的高興，就像關在欄裏的鹿子得到欄外的糖塊和麵包一樣。他們的那種怪可憐相的歡迎聲，在他們面孔上的那種感謝的輝光——在年青的富家子弟的一生之中，最好費幾分鐘工夫來作這樣一次的訪問！

他們都是牧場上的人，一生之中都是在日晒雨淋之下做着工作的，身體長得很魁梧，皮膚和青銅一樣很結實；但是現在他們變得來或者是慘白，或者是寡黃，身上骯髒得不堪，滿頭滿嘴都是毛髮，兩頰窪陷着，兩眼也窪陷着。杰克·杜剛，如他婦人所說的一樣，是在喀嗽，在那一團人中沒有一個是帶着健康的神色。假使邦貌能夠對自己說，這些人是幹過極壞的事體，那嗎他們這樣受罪，倒也咎由自取，雖然他也懷疑着這究竟會有甚麼效果；但是他們却是因為胆敢要夢想着人類的正義，要在口裏宣傳，胆敢冒犯大實業家們的不承認工會的工場！

邦貌送過些書籍給他們——在那些無知到萬分的牢子們看來凡不是過激的書，他們是可以看的，再則書要直接的由書店送來，那樣便免得他們要過細的檢查，看有沒有鋸子和繩索藏在裏面。現在他們要談到那些書怎樣的搗毀了他們，他們還想要。問邦貌知不知道他們幾時有受審判的希望？問他看見過保羅沒有？保羅的志趣現在是怎樣？工會是怎樣了——還有沒多少的痕帶？“急進派”的任何報紙，他們都是不許看的，所以他們對於世界的消息要遲過六七月。

II.

邦貌又懷着一項決一死心的衝動走出太陽光裏來。他的父親是半個病人，但是儘管那樣他的父親應該把這場苦痛的負擔担在身上！前回父子兩人談到這件事情時，爺爺說須得等一下，看費龍·陸士可“會怎樣辦。”但是現在邦貌是不能再等了；爺爺須得逼着費龍辦，不然邦貌便要自己動手。

他駕着汽車把爺爺送回安琪市，知道急進派組織了一個“救難委員會”要召集一次抗辯的羣衆大會，同時在會上募集資金作為行將開審時的費用。保羅是一位主要的演說人——不管他自己的保釋有被取消的危險。邦貌一得到這項消息，他對他的父親下了哀的美頓書；大會要在下禮拜開會，假使費龍不在這時期中收拾好，邦貌也要到大會上去演說，發表出他對於這場案件的全部的見聞。

爺爺自然是反對。但是這回又使他飽吃一驚，看見他的兒子也並不“軟弱。”邦貌在他放下決心的時候總是表示得更進一步。“或者你會以為我是靠着你的錢過活的，我不該有這樣的舉動，那嗎我或者也可以把學校丟了，我

要自己去做工。”

“娃子，我從不曾說過那樣的話啦！”

“不然，但在我看來你和費龍會是一鼻孔出氣，假如你能夠說，我是並沒有靠着您生活的，那或者會舒服得一點。”

“娃子，我並不想說那樣的話。不過我想你也得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

“我是甚麼都想遍了的，爺爺——想到我自己都不高興了。世間上的無論任何人，我不能因為愛他，便把我的正義的觀念拋掉。我們把那些人放在監裏是犯着罪的，我說假使費龍不把他們放出來，假使他不幹，那嗎我要使他難受一下。”

費龍正在從東部回來的途中；邦獵要他把他的希望用電話傳達給地方檢事；假如有必要，他或者也可以打電話給法官——這樣的事情，邦獵敢擔保他是不僅幹過一次的。假使他不幹，那嗎邦獵的名字便要通報出去，要在大會上演說。在爺爺心上突然顯出來的是那場哈里·西格的演說會上的記憶；他看見他的愛子在向着那狂熱的暴徒呼號，掌握着一片怒髮冲冠的大海，舉起拳頭絕叫！

邦獵自然又要把他恫駭安擊婢兒的手段拿出來的。

你可以替我告訴費龍，我要把他的姑娘制服着，把她拉去赴會。我要告訴她，說費龍是把她關閉在一座金絲籠子裏的，那會叫她走；她假如把那幾位政治犯人的全部的情形聽見了，她會使費龍痛悔的！”爺爺好勉強地苦笑了一下。這可憐的老人，在他私心中暗暗佩服着他的小將的大胆！

爺爺是用着恫駭安孛婢兒的這場話，還是別的，那可不知道，所知道的事實是這樣——費龍·陸士可帶着那有民政部的斗大紅印的寶貴的文件，由他的私人汽車從華盛頓回來之後剛好兩天，聖奕里多的地方檢事出庭到上席的巴登法官面前，把那八位違法的工團主義者的案件撤回不起訴了。於是薇薇·屈羅西收回了她的一萬元，七位工人弄成半瞎的程度才放出太陽光裏，邦貌要加在那些怪鳥——名字是甚麼不管——那些要污辱他的家門的怪鳥裏面的處女演說，也就無期延期。

III.

邦貌在報紙上未登載以前便早得到消息，他趕快跑去報告保羅和露滋。保羅找着了一項木匠的工作，他們兩

兄妹在一處偏僻處租了一家小屋。露滋在一家大病院裏當看護婦，保羅也買到了幾本書在手裏，一個小規模的拔拉台士又移到安琪市的勞動階級的一部分來了。哦，邦貌把消息帶來了時，露滋臉上所發皇着的喜色喲！其次是保羅，他帶着那種焦愁和自負的奇異的混淆，他說：“娃子，你費了那樣大的心，你很可佩服，我也感謝你；但我要無忌憚的說出我今後的行動，我怕你聽着，會以我為忘恩負義罷。”

“你要做甚麼呢，保羅？”

“我決心要加入勞動黨。”

“哦，保羅！”邦貌的面孔上表示着決望。“但是，爲甚麼呢？”

“因爲我相信他們的戰略。我自從在西比利亞，我就是相信着的。我在等待，因爲我怕有害於同盟罷工；到我遭了逮捕之後，我不和別的朋友們妥協我也幹不出甚麼事情。但是現在除我一個人之外，我不害及任何人了，所以我要說我所知道的東西。”

“但是呢保羅！他們是又會逮捕你的！”

“或許是會。不過這回他們會把我作爲共產黨來逮捕，他們會用那種方法來審判我。”

“但是他們所逮捕的人已經不少了！”

“一種不能公開的運動正是不能不由這樣去長成——此外是沒有辦法的。譬如我，我是一位無足輕重的工人，我的思想，我的言論，都不會得到甚麼人的注意；但是假如他們把我當成一個共產黨審判，我便使一般人都要想到談到我們的思想。”

邦獵偷看了露滋一眼：怪可憐見的，她的兩眼在凝着她的哥哥，她的兩手駭得來緊緊握着。保羅要去出征時，她曾經表示過這樣的面孔。總要看見她的哥哥去出征，那是她生就的運命！

“此外你的確是以爲沒有更重要的事體可做嗎，保羅？”

“我從前慣愛想我要做一些偉大的事情。但是最近這兩三年給了我一個教訓，在資本家的世界中工人是毫不重要的，他須得認清楚他自己的地位。我們有大多數人下獄，更有大多數的人受了死刑。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擔保的，我們是在幫助把奴隸喚醒。”

這兒靜默了一會。

“你十分相信着那是不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的嗎，保羅？”

“娃子，這是該對着我們的敵人說的啦。你想，在罷工期中他們是不是在用平和手段？這層你總可明白！”

“你對於德模克拉西絕了望了嗎？”

“倒也不盡然！真的德模克拉西是我們的目標——那是值得我們努力的唯一的東西。但是不把大資本家的支配打破之前，德模克拉西不能夠存在。那是戰鬥的工作，不是德模克拉西所能辦到的。你看突里在他的聖堂中所招徠的一些寶貝罷，你妄想着他們要出馬來佔費龍·陸士可的上風！”

邦貌禁不着微笑了一下。“那正是費龍自己所說過的話。”

“對的，他是一位實際家，我倒很佩服他。他要做甚麼事情，他先要找辦法，有了便幹。他不要政府來阻礙他，他不是嗎？哼，他使用賄賂的手段來推翻政府。說到這兒我倒要問你啦，娃子，本禮拜丹·歐文從華盛頓送來的通信你看見沒有？”

“信在家裏，但我還沒有時候看。”

“你看罷，那很有趣的。歐文說，陸士可和奧賴烈兩人和檢事總長通謀，以得到海軍保管地的煤油採掘權為條件，買賄政黨指名哈定為候補，這個消息在華盛頓的報界

是無人不曉的。他們買賄了政府的當局，也買賄了報館。世間上在鬧着要調查，但是那一幫人反對着不准實現。”

話頭中止了一下。保羅望着他朋友的面孔，看他有些不安的神氣，他又說，“娃子，那話你可沒告訴我——我不能夠自由發表的話，我不願意知道。但是你和我兩來都明白——那是資本家的政府，那說得上甚麼德模克拉西呢？”

邦獵又沒有回答；保羅又說，“我想到了你所說的費龍，是因為我近來才和他衝突過，他在我看來就是資本主義這個系統。我是要剝奪他手中的權力；我該得怎樣做呢？我是費盡心血的在想，想要怎樣才可以合法。他是把法庭抓在手裏的，他說的話便是法律；他們把你網在一個法律名詞所編成的蜘蛛網裏。向羣衆說話的機關他是抓在手裏的——他不高興羣衆聽的話，你是甚麼也不能發表。電影是在他手裏的——聽說有一位電影明星是他的情婦——大約你是很明白的罷。你在進大學——我聽說大學是奧賴烈的私產。要講投票，我們是絕對得不到多數的投票的——因為投票箱是在費龍手裏；我們就作興選出了甚麼人來，但他們在未就任之前，他會已經把他們買賄了。別人說費龍是注重投票選舉的，我愈想愈覺得滑稽

啦。”

“但就那樣說，保羅，你究竟有甚麼辦法呢？”

“我要去找工人！費龍的煤油工人是他的權力的基礎，他們替他製造財產，他們是在我們的隣近，他們不是散在四處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工作，也有一個共同的利害——他們要的是費龍從他們奪去了的財產。自然他們的觀念是很模糊的，因為他們讀的是他的報紙，看的是他的影戲。但是我們是可以去教育他們——他們把油井奪到手的時候，看費龍怎樣來奪還？”

“他會派兵隊來搶奪呢，保羅！”

“他派不出兵隊，因為我們有我們的鐵路工友。我們有我們的電報工友，他們會送我們的消息，不會送他的消息。我們有我們的工友都在操縱着一切的產業，我們要組織他們，要教導他們怎樣去幹——一切權力屬於工會！”

邦貌又在沉思着他的朋友在前從西比利亞帶回來的這種觀念。保羅又接着說，照常是那種剝切的態度，那使邦貌感佩，而使他的姐姐憤怒的。“那在你看來好像可怕，因為那是一種鬥爭，而你是^不想鬥爭的——你也無須乎鬥爭。要幹這項工作的人，他們的精神是鋼鐵——他們要受毆打，暴壓，投獄，在獄中受餓。那就是費龍在製造着革

命的辦法，他把我們投在牢獄，打算把我們爛死。我們睡在那兒，養成我們憤恨的，黑鐵的思想。一切的布爾什維克都是在牢獄中訓練成的；美國的教師們也正在施行着同樣的課程。那不僅使我們受了煅煉，強硬起來——也使我們成爲注意人物，工人們得以知道我們；可憐的奴隸們爲保衛自己連一隻手都不敢動的，他們得以知道也有他們可以信任的人，不至於把他們賣給費龍·陸士可！我是要回拔拉台士去的，娃子，去宣傳共產主義，假使費龍再來逮捕我，那莫斯科的計畫便要登錄在聖突多里的法庭的記錄上！”

IV.

報上作爲頭等重要的事件報告着，季·亞諾德·羅士氏的獨女，密司·亞爾白它·羅士（白諦），和本市最古的舊家之一之子孫，最近被選爲加里弗尼亞國防聯盟會長的愛爾東·白迭克氏訂婚。隔不兩天報上又報着白迭克氏被任命爲駐劄巴黎的美國大使館的祕書；因而兩人的結婚式便成了本省的慶事，教堂前面從不曾有過更多的花，邦靚是裝扮成新郎的儼相，爺爺打扮得很輝煌就像一位曲

馬團的團長，安默嬌嬌呢自以為是這段良緣的撮合山，處在新娘的精神上的母親的地位，帶着一種半是在哭半是在歡喜的應有的不安的表情。“安默夫人，新娘的嬌母，穿着桃紅色的緞衫有青色的珠邊，帶着桃紅色的百合花”——報上是這樣敘着，把白迭克的門第，羅士的家財，敘述得一個天花亂墜，但絕不說到新娘的父親在前是位駟車夫，連在加省坤生特市開過雜貨舖的一段往事都一字不提。

結婚的高潮一過，新郎和新婦同赴任地，接着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安默媽媽得意着自己做媒的成功，現在把她的本領要轉用到邦貌身上了。期會是“巴楚梨王女”的第一次上演，是一種家庭的慶事。在這場大傑作品的初製時爺爺和邦貌不都是表演過的嗎？爺爺不曾經做過國王嗎？真的他是做過，他告訴過安默嬌嬌至少怕有一打十二次——所以爺爺要挽着她，在後面便緊跟着當場的明星和她的邦貌菟子，那不是再自然也沒有的嗎？安默嬌嬌會會見薇薇·屈羅西，一見便生出愛情，要向她的姪兒子提說，不也是再自然也沒有的嗎？

簡單的說，邦貌自己覺得是在受着女人的大本事操縱，要他想到薇薇·屈羅西在銀幕上是真正的一位公主，

她在面容上和舉止上都是天成的貴族。這是女人的有名的直覺力的一部分，不怕她並不曾走出過本省一步，在她五十年的生涯中並不曾看見過一位真的貴族，然而她却能正確地說出一位貴族的態度和舉止。

邦貌說，是的，薇薇很不錯；面孔不壞。自私的男性是有名的不動聲色的，他並不因嬌嬌的暗示，便狂熱起來要表白自己的情史，在實際上他是暗暗吃了一驚，因為他以爲她是太老怕不知道他們有不正當的事情。於是安默嬌嬌便推開窗子說出亮話來，“你爲甚麼不和她結婚呢，邦貌？”

“唉，嬌嬌，我不知道她要不要我呢。”

“你問過她沒有呢？”

“唉，我遠遠的暗示過一下。”

“那嗎，你不消用暗示，你直切的問她罷。她是一位可愛的姑娘，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應該酌量一下，我想你們倆一定是很好的良緣，你的父親我相信也是高興的——我相信你假如不去求婚，你父親會去向她求婚的。”嬌嬌談到這種冤孽話來滿流露着一片的愛嬌，使小輩的人要明白他們還不好便把老年人置諸高閣。

邦貌總是愛表示服從的；所以他離開之後也就想了

一下，半放着決心想去和薇薇談及。但是可惜，在他們第二次會面時便鬧着口角，使他們倆的幸福愈見難以達到。薇薇剛好從安拏婢兒處回來，說安拏婢兒正在難過，因為有某某壞蛋的新聞記者從華盛頓發出了一些通信，痛罵費龍收買了合衆國的大總統，攻擊商尼賽德的租掘權是二十世紀的最大的盜案，說費龍為這收買行為該受告發。有某一位思慮周到的朋友把這油印的通信切了一分下來，用紅鉛筆加上記號，寄到安拏婢兒家裏，加上了“親展”兩個字。那通信是極端的慢罵，記者的姓名對於薇薇很熟——是丹練爾·委布斯達·歐文，她在甚麼地方聽見過這歐文的名字呢？邦貌自然不能不立即告訴她——因為她終久是會曉得的，免得她以為他在隱瞞：丹·歐文是大學中的舊教師，是已經倒閉了的勞動學院的校長。

於是薇薇便大冒起火來。這家伙是從邦貌口中探得了那些秘密去的！邦貌堅決的說，他決不會對於歐文，乃至其他的任何急進派的朋友談說過這件事情，薇薇叫道，“哦，要命！要命！你真是幼稚得可憐可憫的公子！”她照着那樣的口調接着說，那正是那些危險的赤黨的好滑處的積極的證明，他們在你不識不知之間把你當成一眼油井一樣，把你吸取得乾乾淨淨！這場事件在薇薇的觀點上看

來，頂要緊的是要安孛婢兒和費龍不曉得邦貌認識得這位拐子記者，她要盡力的幫助掩蓋。假使他們是曉得了，那和他們的交誼便要破滅，他們是定要相信着受了暗算，或者至少要以爲邦貌是一位沒遮攔的人以後不好再相親近。薇薇是要忠實，要羅曼諦克，而同時是要悲喜劇的，恰好就像影戲劇本的一樣。邦貌老不高興了，他告訴她，關於這件事情的底細爺爺怕已經告訴了費龍，在邦貌早前告訴給爺爺的時候。

於是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便沒有扣問這位“天成的貴族”肯不肯嫁他。否，他走了，心裏很是快鬱；因爲凡是離開她走了，總是關心着她；而且他們也好像常常都在鬧意氣，又常常流着眼淚和好起來。他要免去困難，除掉把急進的運動拋開，是沒有辦法的；而在理智活動上他所嗜好的又再沒有別的事物。他想跑去會保羅，向他提出反對勞動黨的很多的新意見。他想邀羅織去會保羅和露滋，羅織是以左翼爲不健全的，他們爭持起來一定會議論風發。他又想去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愛普塞爾斯”的集會，羅織最近才選爲了那個團體的書記，——這兒有真的教育，年青人真的在知道用心，別人熱中着在鬧足球和學生團體間的政治活動，他們是以同樣的熱心在研究主義。

V.

在邦貌所認識的一切人物中，在現在看來好像完全成功，完全幸福的只有一個，那是第三天啓的預言者，奕里·瓦特金士。因爲上帝把對於參加過“聖經馬勒時”的羣衆所啓示過的約束，都實現了出來；他使操縱着安琪市的金融界的一位大銀行家，馬克·愛生堡，想到奕里的政治勢力的重要，在建築新殿堂上捐助了一筆大錢。現在建築已經完成，在本地方大破天荒的我主聖哉的叫聲中行了開堂的禮節。

南加里弗尼亞的居民一多半是從美州中部遷移來的隱遁的農民，他們是走到這兒來在日光和花下死的。自然他們死後也要想得到幸福，要於來世得到日光和花下的保證；所以安琪市便是許多奇怪的宗派和信仰的發祥地——你不到這兒來調查，你是想不出那個盛況的。你請把禮拜日的報紙上那滿欄滿頁登載着的舉行甚麼會合的廣告過目一下罷，那會使你捧腹大笑，或者大流眼淚，看你自己的性格是怎樣。有甚麼耶穌，甚麼佛陀，甚麼佐洛亞斯特，甚麼真理，甚麼光，甚麼愛，甚麼新信念，甚麼靈驗

主義，甚麼精神術的名目之下大約總有三五個人聚集着——這就是一種新的天啓的濫觴，帶來着神妙的精神的愉樂和救濟的慈航。

在這些靈界的建設者中奕里要算是最得到便宜的。第一點，他在前真的是做過牛羊的牧人，在這種行道上是有古來的傳統的。自然那也很有象徵的作用；在前他對於山羊所做過的手續，現在又應用在安琪市的人形的山羊來，他把他們收集在橐中，免受殘忍的狼子惡魔的毒齒。他把牧羊的拐杖帶上教壇，穿着白色的寬袍，在他的金髮上耀着明星，他要呼喚那些羊羣，就如像他在山上呼喚過的一樣，他把功果盤端着去收集功果時，羊子們便自己剪下自己的羊毛。

奕里有點做戲的本領，他會活用起來演出一些原始的單純的活人戲和野外劇，那把他頭腦簡單的信男信女灌滿一腦子的醜醒。他要講說他怎樣被惡魔誘惑，便有一個惡魔現出，有馬蹄，有角，有尾，用着赤色的漏斗光線照着，奕里便把十字架高高舉起，惡魔便要跪在地上叩頭，銀喇叭便吹奏起來，信男信女們便爆發出無數的聖哉聖哉的狂叫。或者是發出這個命令：“受着苦難的孩兒們到我跟前來；”於是便有幾百人的孩子穿着白衣的現出，奕

里把牧羊的拐杖舉起來呼喚着，孩子們便湧上教壇，他們的清朗的童音便唱出一聲，“讚美我主！”此外不消說還有會葬者的坐場，施洗禮的大理石的池子。你總之絕不會忘記你是有一個靈魂，那對於你是超等緊要事，對於耶穌也是超等的緊要事，而且你那靈魂該由奕里的幫助得着救濟。你總之要受着教誨做種種手式的——要爲主而起立，要捧着手求主的救濟，假如你是新到聖堂來的人，你該得舉起你的右手。

但是奕里比其它的豫言者們所佔着的最大的便宜，是他在拔拉台士的羣丘中所培養出的一對肺臟。絕沒有人有他那樣圓轉的聲音，絕沒有人能夠說得他那樣長久。一個禮拜的整天他那對牛皮的風箱都不斷的吹送——清晨，正午，晚間；除掉禮拜六之外，每日都有說教，在清早在午後又有祈禱會，有聖經研究班，要唱讚美歌，要施治療，要行洗禮，還有謝恩會，有很多場的結婚儀式，還有貞姑祝髮的儀式——在這由五十萬元建立的聖堂中，那很多的房間很多的會堂中所有的行事，你是不能一一枚舉的。

科學又恰好完成了一種驚奇的發現：人的聲音可以擴展成一萬萬倍大，可以傳遍到全球。美國的民衆成了雷曲(Radio，無線電)狂，每個人都要安一套雷曲機。第一次

的大放送是在安琪市新設的一家專為富豪們享樂的三百萬元的旅館的開館式上，報上充滿着驚嘆的紀載；但那結果是大有關礙，因為旅館中的每一個人人都喝醉了，旅館的管事立在媒話筒前吐出了無數的猥褻的話，埃沃瓦的農婦們在她們畢生之中都不要夢想聽着的。大家覺得這新的發明應該受一番洗禮來贖罪，奕里便在他的聖堂中安置了一座最大最強的放送機。由主的恩惠，他的說教可以傳遍縱橫四百萬方英里，對於這樣大的聽衆說教，那是很有價值的，聖哉耶穌！

奕理的說教就這樣便成為南加里弗尼亞省的生活的大特徵之一。你就要想免掉它，老實說你總不能免掉。爺爺受着醫生的敦囑該得多從事運動，他在晚餐之前要有十三分鐘的散步；他說在他散步的全路中，他能把奕里的說教聽完，不至聽落一句！在這和暖的春日每家人家都是開着的，你選着比較貧寒的隣里去走罷——那種人家要佔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你便會聽着奕里的宏鐘的聲音，在你前腳走過一家人家，二腳又是第二家的雷曲，你從甲街步到乙街，從甲巷步到乙巷，雷曲會連成一片！在這些人家中坐着老年人的夫婦，手裏捧着聖經，兩眼含着鬪醜的眼淚；或者又會有一位母親在洗着嬰兒的尿布，或

者在爲自己的男子準備夜饌的軟糕——自始至終她的靈魂都載在那大豫言者的雄辯的羽翼上高攀着榮光！爺爺在外邊走着，自然也得意——爲甚麼呢？你們不要忘記，那發明第三天啓的人正是他啦——他發明了那一番胡說白湊，是那天他想要那亞伯爾·瓦特金士老人不要打他的女兒露滋！

VI.

邦貌接到一封丹·歐文寄來的信，敘述着他的工作的情形。近來在華盛頓做急激派的報館的通信員很不費事；通常的報館記者堆積着無數的材料，他們不敢發表。總有幾位不守本分的人對於他們所目擊的事情大抱憤慨，他們一遇着歐文，便把滿腹的牢騷向他發洩。不過有點困難的，就是勞動通信社的通信範圍太小，接受他們的材料的就只有三四十家急進派的報紙。

哈定大總統從他的家鄉帶來了一羣私人來，是他的政治的衛兵；報界的人稱他們爲“奧海沃邦，”他們這些家伙是見錢就要的。白爾訥·布羅克衛把情報局的椅子給了他的一位私人；這位是“評定價格者，”假如你要甚麼東

西，他便和你評定價錢。威爾遜政府是沒收敵人的財產長肥了的；現在的哈定政府却又以返還敵人的財產長得滿肥！回扣定規是五分；假如你要收回你一百萬元的財產，你須得送這位“評定價格者”五十萬元。私酒販子的特權定價是幾百萬，商議價錢的地方是在國會的休息室。歐文從內部得來的消息，說是老弱兵救濟費的募金已經被虧空了三萬萬以上——管理那一局的局長又是另外一位“奧海沃幫。”駭人聽聞的是，那樣的惡孽儘管你挖出許多來，在美國全國中沒有一家大的報紙或者雜誌肯替你登載！

邦貌把信給他父親看，那在這位老人看來照常是和邦貌的見解恰成反對。是的，政治是腐敗的，所以你正可以見得實業的事情要交給政府經營是怎樣的愚蠢。實業該由政客的手中取來，交給實業家經營，他們經營着是不受賄賂的。假使那些油田出馬便交給爺爺和費龍，那決不會有甚麼收賄的情形會發生——那不是很明白的嗎？爺爺和費龍是愛國的志士，要把有害的公衆的政治掃滅啦！

爺爺真心是那樣信實着的嗎？在邦貌看來實在是很難担保。爺爺對於公衆有他的誑話；或者對於他的兒子也另外又一番撒誑的，對他自己的良心必然又有一番。假使

你捉着他，把這些虛偽通同剝掉，他那赤躑躅的光景一定會支持不住的。

他的敵人是上院的一些“反角弓，”忙着要剝掉他這些精神上的遮蓋。華盛頓有一位年老的上院議員名叫拉佛烈特——他的頭腦便已經硬了四十年，你沒方法來把他醫治。現在他又在非難那煤油的商租權，要要求調查。哈定的機關封鎖了他，但不能封鎖他的唇舌——他在議院裏動議，演說了八個鐘頭，旁聽席是擠滿了的，其次是他把他的演說錄用不出郵費的公事文件寄往四處。爺爺要喃喃着吐訴不平——然在他吐訴不平的當中，他會發覺他的兒子才是站在這些搗亂者的一邊的。對於他父親的虛偽並不表示同情，反轉要批評他，弄得他父親滿沒有面目。

接着又有一件痛心的事情起來了。西市有一位報館的總經理，是草創時代的那些海賊中的一個，他的歷史起初本是一家酒店的掌櫃，高興談到他投銀元上天花板的故事，假如錢是打中了天花板，那錢是歸他老板的，假如又滾了下來，那便是他的。他就那樣找了錢，他現在在辦着報，他探聽到了這場租借油田的惡事。有一位人來找着他，那人對於商尼賽德的租借地在早是有一部分所有權

的，這位報館經理和他約好有財均分，他便向費龍下出警告，他們要他一百萬元。費龍罵他滾蛋，結果是那報紙的第一面上便大大的公開了出來，說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公事上的盜案。這報紙並不是無聲無臭的社會主義的報紙，它是在本國中消行最廣的大報之一，每位上院議員都要送閱，也要送到別家報館——嚇，這可不是小事！爺爺和費龍和其它的人很擔心地開了好幾次會，精神上滿受着痛苦；到頭他們終竟向那老海賊投降了，送了他一百萬元的現錢——那大報紙也就把這項對於公衆利害的關心完全失掉了！

邦貌在年幼的時候，他讀過梅因·賴德上尉寫的一些故事，他記得有一場景致——一隻鵜鳥捉着了一匹魚，一隻很迅速的老鷹從空中盤旋着飛下，把那匹魚奪去了。在這煤油業的賭博場中也剛好是這樣——是人形的鵜鳥和老鷹的世界！

VII

到修道院去的事情，邦貌不再感着快活了。但是薇薇總不讓他離開；她爭論而且辯護着說；安拏婢兒是那樣的

親切，那樣的賢惠，假使因為政治上的口角便要斷絕交誼，那是很對不住她的！邦猷回答道——費龍一定是在冒着火的；像他那樣的人沒希望他忍着氣能夠和你周旋！

你走進社交界要拒絕喝酒，你便使衆人都要談到禁酒的問題來。同樣他們在衆口同聲的非難着上院的“謀叛”的議員，你假如不和他們同調，那是使別人說你對於那些投炸彈的人在表同情。上院的一小團體的“赤黨”在干涉着富豪們所希望着的立法，他們是成爲一切晚餐桌上的非難的對象，費龍·陸士可的晚餐桌是包含在裏面的。大人物的胥摩斯基說，那些家伙到底在搗甚麼鬼蛋呢？費龍回答道，“你問金牟二世罷——他和他們要好。”安拏婢兒便要跳起來叫道，“沒談政治問題！我不准你俏皮我的邦猷！”

接着，稍遲一會，哈威·曼寧喝醉了，他照着他平常的態度，很親密的坐在邦猷的膝上，在邦猷的鼻子前面伸出一個指頭來搖動着說，“你把我的事情啦在對他們講啦？”邦猷問他，“對誰講呢，哈威？”他便回答道，“對，對你的那些反，反角弓的朋友們講啦。我是不，不高興你講的！我，我的老伯父，他要是曉得我喝醉了酒，在，在他的遺言狀上，我，我是要沒有名字的。”於是邦猷便明白到他和敵人

有親密的關係，是修道院中的一個話題！

在安琪市中有好多次數橫暴的行動。美國的退伍軍人團的團員們，受了“赤色革命的哄鬧”的激刺，他們去襲擊了 I. W. W. (世界產業工人) 的本部，把職員們從樓上投下來，還把打字機和寫字台投在他們身上亂打。因為法庭既不能維持法律和秩序，所以這些青年團便自己來動手。他們去攻打賣着紅封面的書本的書店，把書籍投在街上，用火焚燒。他們又毆打賣急進派的雜誌的報丁。向公衆演說的人他們自然也要干涉——假使他們不高興那一個人，他們便去警告那會場的主人，那主人便連忙把租借開會的契約取消。

約翰·格羅拜，從奧克拉荷馬來的費龍的油業同事，在晚餐桌上，他說，那種毒蛇正應那樣處治的。格羅拜並不知道他的斜對面便正有那樣的一條毒蛇坐着，所以邦貌也沒介意，只是沈默着傾聽。“我們在敵地方便是採取的那種手段，我們嗾使退伍軍人團去打破他們的頭腦，他們便逃到別處去了。費龍，你們這兒是太講禮了。”

安拏婢兒把邦貌放在自己的旁邊，那樣便免得受別人的攻擊。現在她向他談起她的新的影片來，名叫“慈母之心。”這樣一種甜蜜的古風的作品！邦貌或者會說那是

感傷的，但是女人們却正愛好，那給了她一個很適當的臉色。薇薇的新影“金色的楊妃椅”也有一個有趣的西南略。題名已經够引人了，邦貌以為怎樣？在這安拏婢兒的柔和的私語之上，自始至終，邦貌都聽着格羅拜在謳歌着退伍軍人團的騷音。邦貌很想問他，那把老弱兵救濟費偷進了腰包的“奧海沃幫，”不知道老弱軍人對他們是怎樣。

有某一位又說，從戰地回國的兵士又在幹着別的工作——他們在檢查影片。安琪市的一座戲場，打算上演一簇德國影片，名叫“格里格利博士的居室，”這匈奴的侵入使退伍軍人大大的憤慨了起來，他們把制服穿起來，把戲場圍着，還毆打那要去看電影的人。通迷·巴烈笑了起來——說那些退伍兵的忠勇是每名五塊錢買來的，出錢的就是影片大老板們的聯合會！他們不高興程度太高的外國片子上演！

接着是胥摩斯克。他是過於的肥，肥得來不能了解這些話是一種譏刺，他說監督們幹得很好。這胥摩斯克，其實是一位猶太人，是從魯美尼亞，還是魯馬尼亞，還是羅曼尼亞，還是別的什麼尼亞來的，那不知道，而他公然說，我們美國是不讓外國的片子破壞我們的出產計畫。一兩點鐘後邦貌又聽着說，和里伍德的影片已經掃蕩了德國

的市場——再隔三年這項生意便要歸我們獨佔。邦貌用拉丁語說道“Vae Victis!”（衰哉弱者）胥摩斯克沒明其妙的望着他，說了一聲，“唔恩？”

VIII.

從這樣的一個禮拜六和禮拜日，邦貌又回到安琪市，陪着羅織去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集會。在一座暗淡的廳堂裏會集着二十五或三十個勞動階級的青年男女，每禮拜聚會一次，讀書，討論政治經濟問題，勞工運動問題和社會黨的問題。羅織是和這個組織一道長成的，她是樞要分子，因為她受過大學教育，又因為她帶着“羅士同志”回來。階級意識最澈底的青年對於一位富豪子弟公然同情於工人，幫助出錢把政治犯保出的這種異常的情景，都不能不表示感激。

在這些社會主義者的青年，和社會主義者的老年們一樣，也有右翼對左翼的區分；每個人都在討論策略，弄得異常的慷慨激昂。共產主義者也是有一個“青年工人聯盟”的組織；這兩個對抗團體時常在互相挑剔；有時他們要開公開討論會，青年的人們便在座位上跳上跳下的爭

論，等回到自己家裏，回到工場，那論爭都還要繼續過好幾禮拜。那是莫斯科對安卑斯達單(Moscow versus Amsterdam)，是第三國際對第二國際，是“赤色”對“桃紅色”，所謂桃紅色便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的別名。這種同樣的鬥爭在邦獵的精神中也是存在着的。保羅·瓦特金士要把他往前拉，羅織·孟起司却又叫他往後退；但他的困難處是自己沒有定根，好像左右都有理，只是那一個人最後向他說話那一個人便受他的偏袒一樣。他自己是太尊重了別人的意見，自己好像一個飛蓬！他自己爲甚麼不會有一個定見呢？

在純理論上來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用平和的，一步一步的辦法，似乎是可以走到。無論怎樣你總之要走。但你剛好走出第一步，你便要碰頭着一個事實，資本家並不高興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連一步都不准你走。那是一個事實，大凡工人們每走得一步，資本家便用些機智來把他們退回；在大戰中政府也曾經前進過一兩步，資本家們都逼着政府又退倒原處去了。又如保羅所曾經說過的一樣，資本家們並不允許工人採取平和手段的；他們屢次都在用暴力，只要他們方便把所有的甚麼法律和憲法，都一概推在一邊。

這話在邦貌看來覺得對於溫和派是沉痛的打擊。譬如拿謙牟·孟起司來說罷；他的期待很遠，他有老年工人的那種耐忍；他已經苦了好多年辰過來，他也就放了很長久的年辰在他前面，他是居心要完成一個組織的工作。但是他的組織永遠都得不到完成，老板們在一夜中便替他打成粉碎；他們放姦細，他們買賄職員，爲你播下內訌的種子，在罷工期中呢他們的警察和衛兵要來襲擊你的本部，要捉着領導者去丟監，把工人們趕回奴隸狀態裏。所以這兒便有一種奇異的情形——支配階級在他們的蒙昧中是幫助共產黨人在活動的！費龍和他的油業同事以及其他不承認工會的人們，他們對着工人們是在說，“不，你們不要聽從社會主義者的話，他們都是一些老滑頭。我們資本家是怎樣的人，我們在採取甚麼手段，能夠向你們明白告訴的人，是只有共產黨！”

有一件事情邦貌是確信着的——工人們應該決定自己的戰略不要鬧內部的糾紛。但是現在連這層事情能否辦到，他都在懷疑了。這兩個派別的分爭是存在問題的本質上的。假使你能相信平和的推移，你的行動自然取一種徑路；假使你不相信，那行動又是一種。假使你能夠說服那有權者的大衆，你可以兢兢慄慄的去運動選舉，有極端

派要用暴力的方法使有權者嫌厭，那你便要排除。那樣你便要把共產主義者驅逐出組織之外，那自然要使共產主義者厭恨你們，非難你們是妥協派，是“階級調和派，”堅持着說你們是受着資本家們的買賄，買賄你們來欺騙工人安分地做着他們的牛馬。

於是社會主義派也就用同樣的買賄的口實來報復。謙牟·孟起司是慣愛說的，有些共產黨是密探，是資本家收買來破壞團體的，企圖着一個口實好讓警察來下手。在他父親的同僚中，邦貌是聽過一些話來的，大資產家們有完密的祕密偵探的組織，專門來破壞勞工運動。這些暗探是有兩種辦法的；一種是把保守派的工人頭目買來破壞同盟罷工，或則是鼓動並無勝算的未成熟的罷工；第二種是送些奸細來裝着赤黨，把組織分裂，誘導領袖們採取犯罪的行動。在那位偉大的愛國者，白爾訥·布羅克衛之下的政府的情報局，看來好像是難於相信，但其實和這項工作是大有聯絡的。在有一批共產黨受審判的時候，聯邦法官的總長說過，共產黨的全部的指導權，顯然是握在合衆國政府的手裏！

IX.

邦獵始終懷抱着一個優美的夢想，他想要使他的友人們都互相成爲友人。現在他把蘿織引去見保羅和露滋；他是喜歡他們見面的，想他們一定也會喜歡。但是可惜，他們是並不喜歡的樣子！雙方都客客氣氣的，留心着沒談到政治問題，就好像他們去訪問修道院的一樣！但是邦獵是滿心要他們談政治的，因爲他想決定他內部的分裂，他覺得他們是對手，他們都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而他呢只是一個外人。或者有一個總可以說服別一個；但是那一個是說服者，那一個是被說服者，在他自己是沒有把握。

邦獵問保羅，知道他把木匠的工作拋棄了，工黨在給他一些薄薪，他盡他的全力在從事組織。保羅會過孟起司的兄弟，佐衣和埃克，那兩位“左翼”的青年；邦獵說出他和蘿織怎樣的出力把那貝恩·施庫特在審判上破除了的往事。他誠心的希望着社會黨和共產黨，與其互相內訌使敵人佔便宜，最好是能夠照着那樣合作！

這樣便把線索引起了，蘿織說她很高興要傾聽同志瓦特金士的政治上的意見。（一位社會黨對於布爾什維

克，在家庭的分裂以來，早就沒用同志的稱呼了，現在她爲要和保羅客氣，用了這個舊稱。) 在美國這樣支配階級把持着一切的武器和交通機關的地方，怎樣來喚起一種大衆的崛起？他們現在有綠氣砲，任你有幾千的叛亂工人一時便給你掃滅。唯一的結果只是引起反動——就像在意大利的一樣，那兒的工人們就把工場佔領了，終竟又不能不拋棄，因爲他們不能經營。

同志瓦特金士回答道，意大利沒有煤炭，煤炭的供給是靠着英美，所以英美便有力量來絞殺意大利的工人。事實上意大利的法西斯諦的反動是受着美國銀行團的支持的——牟索里尼和他的流氓痞棍，在美國的借款未得到手時，他們是一個小指都沒敢動的。在匈牙利和巴威美國也演着同樣的腳色；全世界的反動局面都是美國的錢支持着的。保羅親自在西比利亞目覩過來，他以他沉着的斷定態度說，一個人除非親自涉歷過，他是不會了解的。羅織的想法保羅也並不以爲怪，在和平的境遇之下撫養成的一個人要作那樣的想是自然的；但是保羅是上過戰場，他目擊過階級鬥爭的實際戰況。

“是的，同志瓦特金士，”羅織說，“但是假如你去幹，幹失敗了，那情形是只好愈壞的。”

“假使我們總不幹，”保羅說，“那我們是總不會成功；我們就幹失敗了，工人們的階級意識會愈見尖銳化，目標比較我們不幹時總要更進一步。我們須得把革命的目標放在大眾的前面，不要讓他們受着妥協的誘惑。我對於社會黨的運動的批評是，那種運動不承認工人階級中所閉鎖着的智的和道德的勢力，那用適當的手段是可以喚醒起來的。”

“唉，”羅織說，“但那個便是問題啦——甚麼是適當的手段呢？我是贊成用平和的手段，不贊成用暴力的手段。在我看來那是更有道德。”

保羅回答道，對於老虎用平和的手段在有些人看來或者會是道德，但在他看來呢簡直是無聊。決定的事實是在過去的九年中資本家們所幹的工作。他們毀滅了三千萬人的生命，毀滅了三萬萬元的財富，那是一代的勞工一滴一汗的所造成的。所以保羅沒有閑心要去和他們講道德；他們共總都是殺人狂，唯一的工作便是剝奪他們的權力。只要能夠成功的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因為沒有甚麼比資本主義還要不道德。

邦獵和羅織走出來的時候，羅織說保羅是一位反常的人，對於資產階級的確是一個危險分子。他是因為戰爭

的原故弄頑固了的，那些戰爭的人該去奈何他。回頭邦貌又問露滋，羅織說露滋是一位好姑娘，但太淡白了一點，同志羅士不覺得嗎？邦貌想說露滋是深邃，她的感情誠摯，但她不輕易表示。羅織說露滋是應該替自己着想的，假如她跟着保羅和他的布爾什維克的生活終始，那她是有不少的痛苦好受的。邦貌說，羅織可以幫助教導她，但是羅織微笑着說，同志羅士未免太幼稚了；保羅是決不會讓一位社會黨走來，把他妹子的同情給他奪去的。邦貌儘管費盡苦心，他的女朋友們總不能夠成爲朋友！

後來邦貌會着保羅，得到保羅對於羅織的反應。是一位好姑娘，人也聰明伶俐，不過她的普羅列達里亞的態度是不能夠支持好久的。美國的社會革命不會由年青的大學畢業的小姐來完成，她是在替資產階級做着慈善事業！她在“埃普塞爾斯”中的努力都是無聊的，這些社會黨的組織專門是在和共產主義搗蛋。資本家們滿高興出錢來雇她做這樣的工作！

不過在邦貌所看見的情形倒多少有點不同；資本家是沒有頭腦的，並沒那樣的寬大！幾天後邦貌知道羅織陷在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境遇。她在大學四年的肄業期中，自己的理想是要得到一個在社會上做工作的資格；但是現

在有一位女朋友警告她，她是靠着那位女友的指示而行動的，那人警告她，說她和社會黨青年團糾纏她會失掉她出世的機會。一位猶太人的女兒，是勞動階級的出身，要得一項社會上的職業已經是很難的，更何況還要加上社會主義的這一番折扣。蘿織至少是應該等待一下，等到自己得到了地位，能够立身處世的時候再說。

就那樣便又有重重的困難！蘿織該怎麼做的好呢？答案是她所愛的那青年社會黨，她是不肯拋棄的。說等待是很好說的，但一等待便是妥協的開端；一開端，你便沒法中止。否，“埃普塞爾斯”就算被巡捕襲擊，被報紙上指摘為破壞青年道德的陰謀，蘿織是不只好圖自己的機會的。假使她的女朋友說的不錯，那嗎布爾厥亞基是不把她當成慈善事業的雇員使用的，她在勞工運動上總可以找些工作做。邦貌便走去和薇薇·屈羅西去赴晚餐會去了；他走去帶着一個嚴重的面孔，一腔受着苛責的良心，兩者他都沒有那樣的聰明來遮蓋！

X.

畢業期已經逼近了，一切堂皇的上級生都在忙着來

選擇自己將來的出路。爺爺問邦貌放下決心沒有，邦貌答道他已經有了。“但是我不高興告訴你呢，爺爺，因為那會使你不愉快。”

“是甚麼呢，娃子？”一種焦心的神氣罩在那老人的團團而多縐紋的面容上。

“唉，我是要費一年工夫到別處去，我改過姓名，要在那兒的大工業上當一位工人。”

“哦，我的天！”話頭打斷了，爺爺凝視着他兒子的愁蹙的兩眼。“那是甚麼意思呢？”

“我是專於要去了解做工的人，那是唯一的路道。”

“你所想知道的你不能夠問他們嗎？”

“不能呢，爺爺，他們自己除掉朦朧的知道一些之外，也不明白。那事情是非你自己去經驗不可的。”

“好菩薩，娃子，讓我告訴你罷！我從前是做過工人。工人生活是骯髒，臭蟲，和病苦——我想，我是爲你除掉了那些，使你的生活更好過的！”

“我知道呢，爺爺，但那是一個錯誤；那並不會生出如你想像的結果。一個青年假使他的生活太安逸了，他便長成文弱，自己拿不出自己的定見。你的勞心我是知道，我也很感謝，但我須得拿一個時候來試試一些別的門徑。”

“在經理油業的工作上你覺得還不够你吃苦嗎？”

“我假如能夠真的經營，我或許會有苦吃啦，爺爺，但你知道我是不能夠經營的。那是你的工作；並且你就交代給我，費龍和油業公會是不許我爲所欲爲的。否，爺爺，在油業上根本是有些錯誤的，我和其餘的人決不能同幹那種把戲。我要走開，幹我自己想幹的工作。”

“你是說一個人走開嗎？”

“另外有一位和我同意見的，我們要一道走。他是格雷哥里·尼柯賴夫。”

“那位俄國人啦！你不能够找一位美國人來做同伴嗎？”

“唉，適逢其會，沒有我高興的美國人啦，爺爺。”

兩人沉默了好一會。

“你這話是認真的嗎？”

“是的，爺爺。我說了便要做。”

“你是曉得的啦，娃子，大工業大多數都是很危險的工作。工人們有些是受着重傷，有些是丟了命。”

“是的；注重的就在那一點。”

“一位父親只有一位獨兒，而且對於他抱着許多希望的，是很難忍心的。你知道，我爲你真的是在費着許多的

心血——我之所以這樣勤苦的，那要算是重大的原因。”

“我知道，爺爺；我的心裏也正在爲那件事情吃苦；但我也無可如何。”

又停止了一會。

“你沒想到薇薇嗎？”

“想到的。”

“你告訴過她嗎？”

“沒，我是拖延着的，就給向你拖延着的一樣。我知道她是不會贊成的。我須得要和她脫離關係。”

“一個人在要拋棄那樣的一種幸福之前，是須得長久的考慮一下的啦，娃子。”

“我是翻來覆去的考慮過的。但我的——一生不能作爲一個電影明星的附屬物而消磨。我被奢華的生活窒得會斷氣了。我有我自己的信念，我要實行我的信念。我要去幫助工人，第一步我須得知道工人的實感。”

“在我看來啦，娃子，你說話就像他們的一員——我認爲是赤黨的一樣啦。”

“或者會是啦，爺爺，但我敢告訴你，那倒不見得就要化爲赤黨。”

又有一番沉默。爺爺的話是說盡了頭。“我一輩子從

不聽過這樣的話！”

“其實倒是很舊的一個觀念——至少是有二千四百年的。”

邦貌接着便說出在遠遠的印度，那是悉曇國的王子，在世界上有名的佛陀的故事；他怎樣拋棄了自己的國土和財寶，拿着一個叫花子的碗去放浪，一心只是在想去人生的真諦，他在宮庭的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

“國王傳給他王子的宮殿是極盡了印度的豪華，因為國王滿焦心着想看見他兒子的幸福。一切悲愁的景象，一切災難，一切災難的智識，都要從國土中絕跡，他便不會知道世間上有甚麼苦事。但是就如鎖着的象渴想着叢莽的荒原一樣，那王子却在渴想着要看望人生，他要他的父親，許他去看。國王便命令駕着駟馬的鸞輿準備着，又命令在太子所通過的路上都要張着彩飾。”

於是邦貌看見悉曇國王的臉上有些眩惑的神情，他便開始笑了起來。

“爺爺，你看我成為那一種的好呢，——是一位佛教徒，還是一位布爾什維克？”

真的，爺爺倒不知道怎樣決定的好！

XI.

在本世紀中有一個新的天地開闢了出來——那是潛在意識——關於這項問題有很多新奇的學說。潛在意識有極強大的力量要求自己的實現；萬一遭了阻碍，那潛藏在人的心中，身體是要受害的。一位嫉妒的女人就那樣得着神經性的虛脫，這是極純粹的一個例子，就這樣去保存着她丈夫的注意；如此這般的這樣奇異的現象還有一長單。但是這佛洛伊德的學說，和美索迭斯派的神學不能相容，它還沒有侵入南太平洋大學。所以這種現象一發生，邦貌並沒有絲毫的猜憶，在他剛好畢業之後，同格雷哥理·尼柯賴夫要出發之前，爺爺感冒了傷寒睡在床上。邦貌自然會把他的行期延期，他所要求着的苦難充分地在家中遇着了。有幾天的病勢很危險，疑到爺爺會有生命之虞；邦貌滿感受着陸士可以前告訴過他的後悔。他也當面看了這樣一種可驚愕的情形，是爺爺的幾百萬元的家當，會要歸他來管理。

老人把難關過了；但很衰弱而可憐，醫師警告他的家族，重症傷寒後心臟是要衰弱的，最好是要留心將養，不

可操心。在爺爺的心坎中必定是在微笑着的，因為這樣一來，邦貌便不好走開了。父親就像孩子一樣扭着他兒子的手，邦貌要坐在他的旁邊，向他讀着那悉曇的青年王子的悲惋的故事。關於這場計劃爺爺是告訴過薇薇，還是在兩種潛意識間的一種電氣的接觸呢？她常常到家裏來，很親切，很同情的——邦貌心中的那匹野象便被千萬重的絲帶束縛着了。

繼後爺爺可以起來散步，可以坐在迴廊上負暄的時候，他的恰巧的意識又活動起來，立刻想出了一番計劃。

“娃子，你的問題我替你想過一下，我承認你是有發表你的思想的權利的。我在想我好不和你妥協一下，玉成着你。”

“怎麼啦，爺爺？”

“唉，我想你可以得些錢由你自由去處分，你不至於想到是用的我的錢。自然，我也並不希望你用錢去做違反法律的事；假使有甚麼教育事業，並不是主張用暴力的，唉，那是無妨礙的，假使你一月有一千塊錢的收入，你可以用來做那種宣傳——那可合意罷？”

一個月一千塊錢！闊氣哉！邦貌忘記了他自己的階級的標準，照着他的階級來說，一個月一千塊錢還不夠養幾

匹小馬或者一艘競漕的月艇；他是照着急進派的標準在想，照着這個標準，一個月一千塊錢可以辦一座勞動學院或者一種週刊。爺爺並沒說到要邦貌留在家裏，但他明白這筆錢便是一項賄賂；他是要來處理這筆費用的。他向這項誘惑退讓了，他趕快打電話給羅織——他是爲她找着一項工作！

他邀她去赴中餐；在他趕着汽車到餐館的途中，他的百忙的心緒在種種計劃間飛躍。羅織依然還是做社會黨青年團的秘書，他給她的薪水，就當於他在社會上服務的一樣。青年社會黨該得租一座較大的會場，他們要發行週刊，以高等學生和大學生爲對象。邦貌和古栢爾博士的約束，是在學期中不從事宣傳，他現在自己已經畢了業了。現在他自然要去宣傳了！大學校的學生和其它的學生該得多知道些近代思想，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還有是共產主義——這呢是不可太多，因爲爺爺是稱之爲暴力主義，說是犯法的！

第 十 八 章
遁 逃

I.

1923 年的夏天在邦貌是愉快的一個夏天。做着一位小報的編輯，能發表自己的思想，每禮拜印行着分發出去，不會受施奎基部長的沒收，也不會有警察和國家主義者來襲擊你的事務所。凡你的相識你都可以郵送給他，你高興着想到他們讀後滿會表示同情，把他們的偏見除掉。他的這“青年學生”週刊的贈閱者名簿中，邦貌把他全部的同班生都記上去了，到了秋季，社會黨青年團可以拿到大學裏去賣，說不定會惹起一番糾紛，那會是一些不出錢

的廣告。

爺爺徐徐的恢復了起來。每禮拜的小報他都是要讀的，是一種慈愛的檢閱。但那是無須要的，因為羅織是正統派的社會黨員，她沒有一行白紙會替左翼花費。極端派要來捉着邦貌，慫恿他說有話是應該雙方發表的，羅織便會說，那他們爲甚不自己辦一個報？就這樣邦貌又算是被“牛耳”着——被一位婦人！那差不多是拙劣得來就和接了婚的一樣！

還有一種安心的原因——是薇薇不很和他爭鬧了。由他要跑到別處的重工業去尋死的狂氣的提案，她是飽受了一驚，所以她現在是高興妥協着，只取他的一半的時間，其餘的一半讓給羅織和“青年學生”去了，薇薇在她的新片“黃金的楊妃椅”上正用着苦工，那內容是一位奢華的美國的愛嬌中了一位巴爾幹的某國的虛偽王子的圈套。爲演這簇影戲他們真的去找了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來，他的風度極有魅力，在邦貌和他的社會黨的猶太姑娘忙着的時候，他便盡心盡力的在向薇薇獻媚。

自然他們也要接到白諦的來信，白諦現在是昇在雲天裏去了。那樣燦爛的一個世界，有那樣重要的一些人物往來！她正午和這位公爵中餐，晚來又和那位公爵夫人夜

爵。爺爺和邦貌爲甚不去看訪她——邦貌可以舉行一次真正堂皇的結婚。爺爺忍不住笑；他想到要叫他到巴黎去學說甚麼坡利·烏·佛朗西。

撞騙的人們自然是很忙的；但自從病後爺爺便一概把那麻煩交給費龍去了。上院是在休會期中，那兒有一個暫時的猶豫；上院議員的那些赤黨雖會在地方上去攻擊那油地的租借權，但是報紙上不再印出他們的言論了。世間上有一種奇妙的迷信，凡是在上議院所說的話，就是極高等的報紙都覺得有登載的必要的。這樣的情形使政治和實業家不相融洽。

商尼賽德掘井的工作是在進行中。有十二眼井已經在產油了，收到事前所期待着的絕好的成績。有時候爺爺要趕着汽車到事務所去，但大多的時候都是那幾位英明的年青的執事走到他家裏來，坐在書齋中聽他吩咐。這樣敏捷而能幹的青人，把他們一切的材能都集中到從地底取出油來的這一點！沒有幻影擾亂他們的眼睛，沒有樂曲迷離他們的聽覺，沒有躊躇，沒有猶豫，從地底取出煤油便是人生的目的也永不會有絲毫的懷疑！就那樣他們留心着各部分的事項，支配着各人的分擔，增加着自己的威望和薪水；他們之中任隨那一位——離開了書齋之後，在

爺爺和邦貌之間便有一種不能說出的淒楚。邦貌爲甚麼總不會像那年青的岑猛士，年青的海曼，年青的波林一樣呢？

II.

醫生的吩咐，要爺爺關於業務上的事情一天不能操上兩點鐘的心；所以邦貌總要誘他出來慢慢的閒散，他們在街上走着或者會聽着奕里的說教，那總要引着爺爺的注意使他忍不住笑。他看着這第三天啓的燎原的火勢總要感受着一種不懷好意的快樂；因爲那證明大衆都是一些盲蟲，那他們要收買海軍保管地是萬分應該的！本市中和奕里敵對着的一位宗教上的騙子辦着一種小報，爺爺是在訂閱的，那小報專們攻擊奕里，曝露他的一些騙術。

正規的教會對於這新的天啓是嫉妬着的，因爲那使他們受着很大的影響。奕里是一位毛桃子，又是一位騙術師，他的對頭牧師通牟·普貝爾說他所行的醫療都是一些詐騙，他去雇用些人來立在那兒，說他們的跛腳怎樣醫好了，他的癱疽怎樣脫了體。奕里的信徒們也總是不想把他們打滾亂叫的習慣拋掉的，奕里在他的聖堂中便專爲他

們造了些不透風的房室，這些儀式便在那兒舉行。那些房間叫着“逗留室，”因為他們要去“和耶蘇逗留；”儀式一開首了，你可以看見有一百人的男男女女都在地板上打滾，你抓我，我抓你，把他們的衣裳扯得精光；你可以看見有一位婦人會把身子反弓起來，或者是東跳西跳的跳，一跳跳幾英尺遠，就像一匹雞子把腦子砍掉了的一樣。這種昏鬧的結果是一團人形的物什壘成一堆，扭去扭來，扭來扭去，弄到發出一身的臭汗真使你惡心。

普貝爾大師把這些文字印刷出來，要叫賣報的人拿到聖堂前面去賣；賣報的人會受一羣人湧來毆打，巡捕不敢去捉拿那下手的人，或者是捉拿下，回頭又把他們放了。安琪市的政治家們都怕這位草包預言者的勢力嗎？通牟·普貝爾要用出號大字來問，爺爺會忍不住笑——他笑的心理就像那位西部的墾荒者，回到家來看見自己的女人在和一匹老熊混戰，他把槍架在牆上，坐着口裏叫道，“幹幹，老婆！幹幹，老熊！”

另外還有一種非難——是這位豫言者說是喜歡和美貌的年青女子結伴。這種風聞是很難說的，因為奕里和第一天啓的希伯來的預言者們一樣，極端的在攻斥着奸淫和私通。爺爺忍不住笑的在旁觀着；到有一天他和邦貌趕

着汽車作了一次長時間的兜風，在一處僻遠的海岸上停止着了，邦貌要找一個地方來游泳。在水邊上有一家便宜的旅館，看出一位男子和一位真是美貌的年青的女子出來，那人正是奕里·瓦特金士！年青的女子趕快走過了，奕里和爺爺與邦貌兩人寒暄了一下，又才走了。爺爺立了一會，看着那兩個的背影，他說，“有趣！有趣！”

接着他轉身走進旅館去，不動聲色地向櫃上的人問道，“我會過那位紳士，但他的姓名我忘記了——才走出去的那位紳士啦。”

“那是聖夷涅池市的題·西·布龍先生。”

“他是在這兒過夜嗎？”

“他剛好把號掛上。”

爺爺開首把旅館的掛號簿翻來一看，看見那兒大大的寫着

“聖夷涅池市 題·西·布龍夫婦。”

筆跡是常見的奕里的粗大的筆跡，爺爺家中有他幾封事務上的來信。爺爺除掉捧腹大笑之外實在沒有辦法。真的，假如他把旅館賬簿的內容向通牟·普貝爾指點一下，那他會把第三天啓一脚蹴到雲霄裏了！

II.

哈定大總統死了；丹·歐文從華盛頓給邦貌寫了些風聞來。那位老紳士是碍難着接受煤油家的金錢的，所以白爾訥·布羅克衛和他的“評定價格者”便替他把事情處理停當了——他們在渥爾街的買辦公所把那一筆錢存在那兒，那是產業家使政治家的生活舒適的辦法。他們時時要給這位老紳士帶一大把自由公債券來，那是他們替他贖來的。現在在他死後，他的夫人在銀行的保險箱裏看見這些公債存集有好幾十萬，她以為那錢是存給另外一位女人的，她便大發雷霆，把那事情向她的朋友們四處傳說，在華盛頓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笑談。

其次是新的大總統：是一位小漢子，他的名聲是靠着把波斯頓的巡捕罷工鎮定下去了的一點，但實際的情形是他的眼睛被市長一拳打青了，他藏在旅舍裏不好見人。他的一生的理想，據他自己說來，是要開一月店子，那你可以知道他的精神的深淺了，他並不知道好說甚麼話，於是報上便稱讚他是“剛毅木訥的丈夫。”

這種材料邦貌沒有發表，因為羅織是不高興無根的

傳說的。但是他們却又滿載着大學的職業選手的內部的情實，等這報拿到校庭去賣時，選手諸公便羣集起來大打“埃普塞爾斯。”便是那些暴徒們也是在讀報的，那纔是大得其意了。

到了十二月議會從新召集，有一種駭人的情形出現了；“反角弓們”在上院裏得到勢力的平衡，他們第一着的運動便是和民主黨聯合起來，提出煤油租地的調查案。這項消息傳到費龍和爺爺的耳裏如像一個霹靂——他們安置在華盛頓的探子事前沒有探到這個災難，費龍便跳上自己的汽車趕赴華盛頓，看在最后的五分鐘還好不用錢來弭縫。顯然是無法可施了，因為委員會已經進行着在找見證人來立在見證台上“熬煎”——這一種怪可怕的新聞術語，不是說甚麼甘脆的割烹，却是一種爆發，爆發出的渣滓散播在報紙的第一面上。

事情太引動人了，沒方法再事扣留。那讀來不像政治上的事件，但像一簇有殺有斫的電影。民政部長克里斯拜沒有想到把他弄來的煤油錢換成自由公債，存在安全的銀行金庫裏——他的辦法就和一位笨伯一樣，把他特克撒斯省的牧場的多額抵押金還付了，他還置辦了許多財產是人衆都可以看見的；他甚至還告訴他的牧場管事，說

他從費龍·陸士可手裏得到六萬八千塊錢，管事又向牧場的一位雇工說了。現在上院議員們把這位多嘴的管事找來立上見證台，他逼得只好說是誤會了——他所說的不是“六萬八千元，”是說“有六條或八條牛。”這樣的一種誤會是很容易起的。

但是其次是克里斯拜有一天存過十萬元在銀行裏；這十萬元的來路是怎樣的？一位華盛頓的大報館的經理起來說是他把那筆小款專門借給他的親友部長不作別用的。這位大經理便到佛洛里達去避寒去了，他得着病，須得靜養。但是強硬的委員會派了一位委員到佛洛里達去，把經理立上見證台，在五六十位新聞記者的面前釘着他，把他逼得來吐出實話，他的承頭完全是出於友誼。

那十萬元是從那兒來的呢？誹謗者自然便奔走起來——像丹·歐文那樣的人物便跑到委員會去把華盛頓流傳着的風說報告了。於是委員會便把“少培特”·奧賴烈找了來，“熬煎”他，弄得他承認出他是在一個小的黑口袋裏送了一萬元給克里斯拜部長的——真是更像一簇電影的材料了！他們又把“老培特”找了來，他說那是一筆借款——他是有收據的，一時不知放在那兒去了。後來他提出了一個簽名來，他說是從收據上切下來的，其餘的部分不

知道往那兒去了；對於收據等項他是很不留意的，說不定他是把這張契約交給了他的夫人，由他夫人失掉了只剩下這一條簽名。華盛頓和安琪的社交界中最炙手可熱的領袖們的醜事便傳佈出來了！報紙也就大胆的登了出來，儘管他們是戰慄着覺得他們所幹的事情是大逆無道！

IV.

每天爺爺都要接着費龍打來的長電，自然不是直接打來的；是間接由那位可信賴的年青執事的夫人，波林女士轉交；署名是用的“葉帆風”——取義是爺爺所愛用的一個公式，“一帆風順。”那些電報不是醫生所期待着的安慰他病人的神經的那一種；否，那都是使病人的神經焦燥的——他不知道是後悔了，後悔了多少次，他應該聽他年青理想家的勸告，從這場腐敗的騷攘中早把身子抽開！但是現在邦貌自然是不能說那樣的話了；他是只好讀着新聞，等待着，驚疑着，在那一個時候那雷電落到他們身上來。

安拏婢兒的新片“慈母之心”已經成功了，要舉行一次特等盛大的世界第一，邦貌自然是要挽着薇薇，爺爺

要挽着安默嬌嬌，至少在那一晚上凡事都是一帆風順的，邦貌把他第二天出版的小報的校樣檢閱了之後，走回家去，在進門的廊道上遇着在等待他的嬌嬌，嬌嬌的手激得發抖，她的牙齒也在打戰戰。“哦，邦貌！大不得了啦！他們有人在捉拿你的父親！”

“捉拿他？”

“有人在追尋他——就在這房子前面！你要偷偷的離開這兒——他們會追你——哦，我是駭得要命——哦，你，你，你千萬要當心！不要讓他們把你父親捉着了！”

他把情形弄明白了，情形的確也就如嬌嬌的支離滅裂的話所表示出的一場悲喜劇。年青的波林，那可信賴的執事，在幾分鐘前到了這兒來，帶着爺爺寫來的緊急的消息來找邦貌；他把消息留白下來，邦貌讀了：他該趕着他自己的汽車去，要絕對的留神沒讓人跟踪——因為有人要追隨他，探查他的父親。他一得手把跟踪着的人脫掉，他該把自己的汽車丟掉，自然是在你的名義之下有免許證的那駕汽車；他該在一處生地方另外找一駕汽車，在一種假名之下買一架轎車；不可買新的，因為是要放廠馬的跑。依然要留心着沒讓人跟踪，可一直跑到郊外的聖伯斯卡鎮，在某一個街角上爺爺在等着他。波林給了安默嬌嬌

五千元的紙幣，接着便走了，希望在房子近處探線子的人可以跟踪着他去。

邦貌說了幾句話來安慰那可憐的老夫人。並沒有人要把爺爺捉去下獄，他們是要找他去做見證人，就像他們把培特父子找去過的一樣。邦貌檢了幾件衣裳在一隻舊皮篋裏，那上面沒有姓名，也沒有甚麼簡單的標記，他便惚惚的坐上車去。的確的在不遠處正停着一駕汽車，等邦貌一開了車，那架車子也就開動起來。邦貌接接連連的轉了五六個街角，那駕車子也緊跟着他。他想到目前是晚上五六點鐘，市的中心處的十字口在這時最爲繁雜。交通是由記號在整理着的，有兩三位警察立在人衆擁擠的街角上監視，你東轉西轉的轉着可以在你和一隻追跡的車子中間挾上幾駕車子，早遲你趕到十字口，在鈴子剛響之前你恰好折過去，那你的追趕者便不能不等在後頭。

邦貌弄了這項策略，把那汽車擺脫了；於是他便把自己的汽車丟在一處公開的擱納庫裏，在“亞列克斯·埃渠·約翰士”的名目之下購了一乘兩人用的轎車。賣主的收據暫時是有免許證的効力的，邦貌把百元紙幣數了十八張交出，他便趕着汽車走了。三十分鐘後他便到了聖伯斯卡鎮，趕着去通過那指定的街角。他從那兒通過了兩次，在

第二次上爺爺從一家旅館裏走出，邦貌把車停下來，於是他們兩人便趕着跑了！“有甚麼人跟着你嗎？”爺爺第一次問的是這句話，邦貌說道，“我想是沒有，但我們可以探試。”兩人轉了好幾處街角；爺爺始終都從後窗望出。最後，他說，“好的，一帆風順，”邦貌問道，“我們往那兒去呢？”回答是“到坎拿大；”邦貌是隨說隨好的，轉上步伐道，跑出聖伯斯卡鎮的北端。

在他趕着汽車時，爺爺把消息告訴他。第一件是費龍已經逃到歐洲；至少他坐的輪船在今天是已經拔了錨的，希望的是他不要被人捉着。“葉帆風”打電報給波林夫人，叫她轉告拔拉台士君——那是暗指着爺爺——千急要立地到方苦沃去會他的朋友，他今晚便該得動身，不然他來不及。爺爺是無須乎再要人提醒的；昨天他已經得到消息——雖然他把那痛心的消息不曾告訴邦貌——說是上院的調查委員們探聽得坎拿大公司的風聞，打算要把那組織的人都招呼出來。那提喚狀在當天一定是發出了的，打電報到安琪市，要中央直屬的法庭警察護送着所要人證立地解京。爺爺和波林是從避火口上由事務所裏逃走的——你看，又是影戲的場面！現在他們父子兩人，亞列克斯·埃渠·約翰司，和保羅·克·約翰司，連夜連晚在落雨

天中奔波，不敢在一家旅店裏停留一下，怕的是有司法警察埋伏着在賓賓室裏；甚至連大的都市都不敢通過，怕的是他們憤怒着的祖國，會有眼睛從窗口上來偵探！

V.

在嚴重的風雪中父子兩人到了方苦沃；他們立即把那不愉快的假名丟棄了，落到最高等的旅館。不消說立刻便有報館記者跑來；爺爺很泰然自若的說，外邊說他們是逃避上院的調查而來的，那都是無稽之談，他們是美國產業家要到英領哥倫比亞來投資的。華盛頓的非難只是一些不值錢的無聊的政客們的閑氣，那煤油租契最有利於政府，而且說到坎拿大公司來，那對於坎拿大也是一項很大的利益。羅士先生和令嗣君是打算到英領哥倫比亞來開發煤油的嗎？記者們熱心的問；爺爺說他現在還沒甚麼可以報告。

他們的現狀是：肉體上是很舒服的，但是精神上却不盡然，他們所住住的都市只是新開地，天時又冷，並沒有甚麼可以快樂。而且爺爺的亡命免不得要多延時日；新國會要繼續半年，搗亂的家伙們會把煤油案子繼續着，要鬧

到來秋的大總統選舉上作為利用的資料。爺爺打電報給他的事務所，又給船上的費龍打了無線電；費龍立地有回電來，要爺爺立刻到倫敦去會他。

爺爺是非去不可的；但是，邦貌呢？他是有愛人留在家裏，而且還有報紙，所以他或者怕該回安琪市。但是邦貌沒有那樣的道理，在這冬天要讓爺爺一個人通過一個大陸再通過一個大洋，那是不成話的。他的兒子要同他去，他們和費龍見了面之後，可以到巴黎去和白諦同住一下，可以去會會她那些闊綽的外交界的朋友。到那時假使必要時，邦貌也可以一人回國——那話可以到後來再商量。

老人怪可憐地高興着這項取決。他現在所關心着的除邦貌而外便沒有甚麼了。在他的私心中他是暗暗在向他的兒子低頭的，但是他在表面上不能不表示着尊嚴，好像是受了不正的政治上的敵人所迫害。關於那事件他少和邦貌談及，但和別人他總要暢談好幾個鐘頭；對於自己的私事突然這樣的饒舌，那正是他的衰弱徵候的最顯着的地方。

邦貌寫了些長信給薇薇，把情形告訴她，誓說着他的愛情永不渝改；對於蘿織呢，把報紙的責任推交給她，每

月付她一千塊錢。爺爺寫了些長信吩咐他的那幾位年青的幹員——感謝上帝現在是正要靠着他們的材幹的！他們應該由海底電綫時常和他和費龍連絡着；費龍留在華盛頓的代表們是要把那場調查案打消的。邦貌又拜託了丹·歐文每週按期寄他的通信，還有他常讀的種種急進派的刊物；那樣父子兩人好把他們爭論着的常態帶到歐洲去！

兩人在火車上費了四天，橫過了那坎拿大的雪的平原。車外冷得異常，但是車內是舒適而溫暖的，列車後部又掛着一駕展望車，是由三四位美國的和坎拿大的產業家使用着的。在一兩點鐘之內他們，得以知道了大人物季·亞諾德·羅士是同在車中，嗣後爺爺便暢談起來，把他現在棘手着的事件都向衆人說了。邦貌得以看見這些人的階級意識是有趣的，他們的意識立即自動地反應出來；每個人都同情於爺爺，每個人都覺得那種曝露是些搗亂的政客們的公案，油田的那項租借對於公衆是大有利益的。由賢明的實業家所節省出的費用比實業家們所得的紅利要多過無數倍。

父子兩人到了孟特列爾，在那兒有一隻堂皇的大船等待着，有幾百位種種門類的工銀奴隸在準備事奉他們，

回報是從那偷來的煤油中取用兩三百桶。他們上了船，大船開始駛下聖勞侖司河；船抵奎伯克，買到報紙，邦貌看見報上記載着中央司法警察襲擊了勞動黨的一次祕密的集會，把所有到會的人都逮捕了。那是一件滿可哄動一時的事件，坎拿大的報紙登載得很詳細——坎拿大也是有這個問題的！報上把被逮捕了的犯人的姓名都列了出來，那其中有一位是保羅·瓦特金士！

VI

儘管有多少的煤油錢把冬季渡英的航海不能使它不寒，不能使它風平浪靜。爺爺是暈船的，所以待他走到倫敦的費龍·陸士可所住的旅館時，已經是衰弱得不堪了。但是費龍把他鼓舞了起來；是的，爺爺在他的背上受着費龍的一掌，在旅館的賓賓室中聽着費龍的虎聲咆哮時，他的確是又甦活轉來了。

“喂，老頭子！我看那些赤黨把你駭破了胆啦！”

你可以保險，沒人能夠駭破費龍的胆的；他是坐在世界的最高頂上！那場調查——哼，那是使鄉下人喝彩的馬戲。隔不兩月便會吹過，甚麼都會忘掉——他把紐育唐莽

烈館的一位老板的話引用來說，那人是遭遇過這種亂子的，“格係九日鎮。您只要熬過九日，您就無事。”喂，豈不是嗎——費龍又在爺爺背上一掌——他們是從商尼賽德的地底取着油的，錢是流向他們自己的銀行裏，並沒流向別人，他們拿着錢儘可以天花亂墜的使用。還不僅這一點，回頭他們便要把那上院的一些糊塗赤黨攆一個倒提——爺爺只消等兩三天，他會看見便是這兒倫敦報紙的第一面都會有甚麼消息登出！

金車二世的背上也得到了他分上應有的一拍。這位少年布爾什維克應該帶着他的老人去看看倫敦的市面；他在歷史上不是讀過的嗎——有五百年前碾過人頭的地方，和這些有趣的景緻？等老人休息定了，費龍才好把一些煤油的商議告訴他，那會使他的眼睛睜着閉不攏來。費龍是沒有時間荒廢的——他不是那樣的人！在一種企圖上他又投了五百萬元，打算把戰中被德國炸壞了的羅馬尼亞地方的油地再行開掘，那比商尼賽德還要有望，費龍得到百分之五十一的權利和完全的支配權，要從美國運一部全套的機器來，要使那些流神痞子看看真的掘井工作究竟是怎樣的架步。現在關於波斯方面的情形他又在和英國的油業家們鬥爭着，費龍和介立在兩造之間的國

務院要把那老邁的約翰·布爾（英國人之綽號）從一場長期的酣夢中驚醒。

在這兒對於邦貌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情形。費龍·陸士可是由上院的煤油調查委員會逼跑了的忘命客，但是同時關於油業方面他却是美國政府的外交部長，海外的大使和國內的大臣所幹的工作就好像他的童僕一樣。自然別的煤油家也是在出馬的，超等油廠和維克多和五大公司的其他三大都是有代表，怕有幾百人，派在海外的；但是費龍是十分的活動，在華盛頓的輿論界大受稱讚，所以其餘的人都來聽從他指揮。哈定大總統可以死，他的精神不死，費龍和他的一黨是出了錢把它買來的。

這位美國的大頭目和英國人交際着就象從美洲西南部的平原出來的長角的野牛一樣。他是不玩甚麼社交的花樣的，他是奧克拉荷馬出身的一位老看牛匠，假使“這些古董的半長統靴和單眼鏡，”他是這樣稱呼那些大不利顛的煤油巨頭的，要不高興他，那請他打他好了！有一次燕會邦貌也出了席，在席的都是煤油界的競爭者，在邦貌看來好像只有費龍一人比在他修道院的晚餐桌上還要喧囂，還要粗鄙。邦貌覺得這兒是有一種來歷的；費龍要用他的蠻野的西部章法來先聲奪人，那在交涉上正好站地

步！那些英國人兩三年前要美國的海軍幫助，沒費一文錢便借用到手，但是現在他們沒再作那樣的夢想，費龍便是把這話來向他們告訴的人。下回，那些煤油黨要說到軍艦時——那和說到錢是一樣。

歐戰後美國的外交改用了新的方針。金融家的海外投資是由國務院主裁着的，指導他們該往那兒去，該從那兒迴避。金融家須得服從，因為在搜集利息上幾時要仰仗海軍陸戰隊的幫助，他們是不知道的。那在實際上的意義是，像費龍·陸士可那樣的鬥士可以到外國的產業家中去，開口說道，這事情讓我幹，那事情也給我一分，或者是你下次要向渥爾街的銀行界借錢時，可以吹吹哨子。這種手段一切牧畜家是熟悉的，他們稱為“角觸”；向着幾位英國人“角觸”得一下，他們便和美國國內的小資本家們一樣得以知道——美國的真正的主人們究竟是誰！

VII.

看了五百年前斫過人頭的地方，爺爺不消說絲毫也沒有感着趣味；邦貌也去看來，同樣的他也沒有感着趣味。邦貌所想着的是在目前要被人斫掉頭首的人。英國有

大規模的勞工運動，有一個很發達的工人教育的系統，爲舊派的的領袖們所支配着；也有一批年青的叛徒在和他們挑戰，因爲舊人們是缺乏明瞭的革命的目的。“青年學生”週刊在和這兒的“平民”交換，邦貌現在去拜訪這些叛徒，不久他便捲入了英國鬥爭的漩渦裏了——在亞伯爾會館有一次大會，有議院的工黨議員和其它的重要分子出席。

有一兩種報紙登載着年青的煤油王子的接談，他和美國人所稱呼的“過激派”很接近。這一下使白諦寫了一封痛加申斥的信來。她是請他們來到巴黎，和最上等的人物會面的；而邦貌現在離開了故鄉六千英里，又才在這兒來大打臭屁！天王菩薩，他真的不肯替他的親戚們作想嗎？愛爾東是正要陞官的，而他的妻弟才走來大扯爛污！你在信上看來可以知道白諦是大費了一番苦心的，她克抑着，忍耐着向她的弟弟說明歐洲和加里弗尼亞的差異。這兒的人把赤黨真真是看成危險分子的，邦貌會明白他在社會上會完全受人排斥。假使愛爾東的長官知道了他的親戚的一員和同情於莫斯科的那些殺人的暴徒的，那怎好把微妙的國家大事寄重在他的身上？

邦貌回答道，真是萬分難過，但是白諦和她的丈夫最

好和他絕交，不要會他，因為他的存心是凡到了一國便想調查那國的勞工運動和黨團組織的。把這問題解決了之後，他便坐着給“青年學生”通信，記出他所接觸過經見過的赤色事件和赤色人物。

小報寄來了，邦貌從第一面的左上隅讀到第四面的右下隅，覺得是大可滿足。是的，蘿纖·孟起司會成一位名編輯——他謙遜決定下，比他自己都還要高明一點。蘿纖在做一篇連載的長文“正義與學生，”論到青年男女的問題。她的見解很透闢，態度也莊重而懇切——不像年青的赤黨一樣動輒便要激昂。連爺爺都佩服了，是的，那的確是一位聰明的女子；你從外觀上是沒想到的——但是猶太人總有那樣的本事。

載着歐文的通信和其它攻擊煤油事件的消息的，那勞動通信社的通信也來了。邦貌立即便明白了費龍所說過的調查的消滅。檢事總長的全力現在是用來反抗上院的搗亂議員了。白爾訥·布羅克衛被逼到了盡頭，不得不為他自己和他“奧海沃擻”的存在而戰。情報局襲擊了上院議員的調查委員會的辦公室，把文件都搜檢去了；在搜集這些人的陰私，在用美人計去陷害他們，在他們的本鄉去安置一些陷穽——凡他們平時對於共產黨和“世界產

業工人”所用過的每種詭計都應用到這暴露煤油盜案的一些人物身上來。不久上院議員的一人便遭了告發；恰好如像費龍所預言過的一樣，各種大報紙都留心起來，把煤油家的罪狀從第一面上取消，把這些赤黨的罪狀來代替了。

有不少的“大頭目”都在亡命中；弗雷德·沃爾芳，和約翰·格羅拜，和其它組織坎拿大公司，在華盛頓送了兩百萬元賄賂的那些人。爺爺和邦稅會和他們中餐，他們要接受一些密碼電報，你看他們所生出的反應最有趣。他們是當着笑話在講的，他們彼此稱呼着“喂，老犯人！”；但在他們的內心中却藏着苦悶。在事件的新的進展中，是新大總統希圖來秋的當選，要拋掉他們。他，當心的可兒（柯里季大總統的縮語），真是乾淨，全沒有絲毫的油漬在他身上——哦，否！否！煤油家會要嘲笑——油地租契案通過時，那小漢子是始終坐在會議席上的，煤油家都是他的親友。費龍的一黨第一次高興着暴露戰略的大有趣味的是上院的委員會在電報堆中搜出一些證據來，足以證明這位潔白的先生正和別的政客一樣染得全身都是油膩；他發出不少的密信，想防止這項暴露，打算要救出這一個和那一個。但他現在準備着要把他們安置在國務院中的代

表驅除了，他們是怎樣的恨他呀！“這個小小的臭蝦蟆，”費龍對於本國的元首普通用着這樣的稱呼！

VIII.

爺爺的健康恢復得並不像他們所希望的那般迅速。倫敦的冷霧朦朧顯然不適宜他的保養，所以邦貌伴隨他到巴黎。白諦讓了步，到車站上來迎接他們；連她的丈夫都冒着了不陞官的危險，在兩三點鐘之內萬事都有禮儀，都很和氣。但不一會弟姐兩人口角起來了；白諦要邦貌至少沒調查法國的黨團運動，邦貌說他已經許可了羅織寄稿。巴黎的“青年”報也是交換着的，就在那一禮拜有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邦貌是要參加的。白諦說他那樣幹，那他就不得和甲府公爵乙府公爵夫人會面，邦貌真是蠢，他自己遭着多大的損失全不知道。

巴黎也多雨而天寒，爺爺患着咯嗽，在旅館的賓賓室中坐着，真是寂寞得使他心痛。他會叫你趕汽車出去兜風，看看一些公家的建築——是的，那是很優美，是一座美的都市；那是費了長久的時間來經營的，美國還沒有時間做出那樣好的東西。但是自始至終你可以看見爺爺對

裏，在爺爺和安默嬌嬌看來就好像目光灼灼的強盜一樣。就在這兒也有些急進派的集會，在這“黃金的海岸”上，這兒是歐洲的富豪賭博玩耍的地方；貧窮的魔鬼們都窮得只能勉強糊口，那激起了這位年青的美國富豪的哀憐，他生長於豪華，而良心頗銳敏。外邊傳說是他肯借錢，就有些要向他借，大多數是腐敗分子——但你一位年青的美國富豪怎會知道呢？

安默嬌嬌是由爺爺的私人祕書從安琪市送來的，祕書帶着兩大皮篋都是裝着文件和報告。所以爺爺也就忙得快活了一下，他檢閱那些報告，寫出長長的指令，送海底密電，回信有甚麼不明的地方他加以責讓。是的，相隔六千英里要來指導煤油事業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商尼賽德的北半部有幾眼油井在試掘中，你是想去檢驗那油核的。嚇，是怎樣的蠢家伙，連地質師的詳細的試驗表都沒送來！

爺爺的健康是支持不住和費龍去幹一些大的新規撫的；他第一是須得靜養。然而靜養也無益於他，因為他不高興沒事情給自己做，沒事情給他祕書做。在那海岸上趕上趕下的兜風也未免單調；要去赴茶話會和一些風流的懶貨閑談也未免無聊——爺爺對於這些人有一種不能言

於這些並沒真的在留意；他不喜歡這些外國人總是一個油嘴滑舌，男子們看來是浮華，女人們看來是不貞節，大家都想拿鉛板來騙你，食品的滋味過於複雜使你辨不出是甚麼味道，爲甚麼美國人總是高興要到這兒來，真是出於爺爺的想像力之外。

決定了把爺爺送到梨遠勒（Riviera）去住到春天。在這兒他們是住在一家面着地中海的別墅裏，至少這兒是有日光，和加里弗尼亞地方相彷彿。白諦時來訪望，安默孀孀也來爲他們操持家政，那算成了一座家庭。安默孀孀和白諦很要好，因爲這位老夫人是不惜她的讚獎的——哦，好可愛盡了頭，好美麗而嫻雅，這些滿堂皇的建築，這些滿生動的繪畫，這些滿入時的衣裝！安默孀孀會和甲府公爵乙府公爵夫人相會，從不會危險到她的姪婿的外交界的晉陞。

邦貌請了一位家庭教師，趕快把他在南太大學的法國話忘掉。他找的教師自然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怪相的，被蠱魚蛀了的青年，好像有好多年辰沒吃滿過飯——據說是一位詩人。別的社會主義者也走來，還有少數的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這些主義的混合種；他們的領帶打得很鬆，或者甚至不打，頭髮垂到眼

喻的蔑視，他們並不像加里弗尼亞的有錢人一樣，粗魯而健康，否，他們是腐敗透了心的，放縱的，萬惡的人。這前任驟車夫進他們那世界周知的，鍍金的賭博宮殿去瞻望過一下，他走出來時，在階墀上吐了一口口濺——呸！他甚至於要贊成邦貌的論調了，這些人是由好幾代的傳統的特權造出來的；加里弗尼亞也照着這樣辦時，到爺爺的孫子一代，墮落的程度會要當這些人的先生了。實際上現在就有些人在這兒梨遠勒做着模範——有些有錢的美國人住在這兒專門講浮華和面子。

爺爺說，說好說歹我還是喜歡美國人！他到外邊去散步，遇着一位由德摩安來的隱退了的百貨店主人，這人和爺爺是一樣的不安閑散，在廣場上會坐過幾個鐘頭，談到彼此的事業和彼此的困難。不久又添了一位由南德科達來的銀行家，又其次是在特克撒司省發見過煤油的農人。女眷們爲歐洲漫遊弄得一個昏天黑地，男子們所能辦到的便是由她們離開來，說着費用的牢騷。但這兒有他們四位，他們互相鼓勵着，他們固定了一個小小的陣地來大翹其馬蹄——翹得異常起勁，就好像把錢太找多了，因而把家庭腐化了的，從不是他們的錯處一樣。

IX.

天氣暖和起來了，他們又回到巴黎。爺爺對於巴黎現在又高興得一些了，他可以在那些步伐道上散步，在一些露天的咖啡店你可以坐着喝飲料；那兒總有懂英國話的聽差來服侍，或許怕是到天國（美國）去過，去說過天話。也有些美國人可以會面；爺爺找着了替他們送郵件來的運送公司的事務所，在那兒甚至可以會着由安琪市來的人！家鄉的報紙一禮拜來兩次，要費很長的時間。

朋友們也來了——例如安孛婢兒的“慈母之心”在倫敦第一次上演，她來出席，又同費龍去訪問羅馬尼亞，又往君士但丁堡。費龍在支持着土耳其政府，目的是要從英國手中多把收蘇爾的煤油扭取些過來。有趣的事情是——費龍在國內的最大的對頭，超等油廠，公然向他提議，說在這些租借權中願和他共事。是的，你假如把合衆國國務院裏的重要人物通同買收了，你是可以幹些事情的！煤油家把煤油醜事件看得如何重要，把新大總統的公事上的態度看得如何重要，這超等油廠的行動便表示很明白。

安孛婢兒是一位實際的婦人，她懂得這些實際，那使她對於爺爺成爲一個慰安。她用她溫婉的，慫恿的態度勸告邦稅——在事業上要定出些新的標準來，那在他是絲毫不錯的，但用那些標準來批判爺爺，豈是公平的嗎？決沒一位大資產家是在依照着這樣的標準的。美國也的確應該多得一些世界上煤油的權利；但要從這些貪婪的外國的敵手中爭奪來，你不和政府的權力聯合是沒有辦法。

安孛婢兒從家鄉帶了不少的消息來。不是無稽的閑說，她是不談那種話的；但都是逼得她不能不說的一些實在事情，那事情太有趣，使爺爺忍不住笑。奧賴烈家裏人突然的謙恭起來了；他們把那些青銅牌白銅牌，那使他們名聞四海的，都取消了。他們的前門上沒有門牌，他們的月艇“勝利者”上也沒有，有胡桃色和天青色的緞子綉飾着的私用汽車上也沒有了。做一位煤油大頭的夫人不再是甚麼光榮的事體了——有些熱狂的人或者會投你的炸彈！

國會在暑期中停了會，費龍要回國去。但他要爺爺再留一會兒，因爲那坎拿大公司的事件在一切煤油家的行動中是最大的弱點；那除掉費了兩百萬元的賄賂之外，甚麼成效也沒有。要把這件事情陰消掉，目前是最緊要的，

因為政府正打算起訴把一切海軍的煤油地收回。那樣一來沒大的紅利便在法庭上拘束着了——那些都是由正當的手續得來的錢呢，唉，真是要命！

爺爺自然是要停着；邦貌也不能不留着來陪伴他。使事情更順暢了的，是大人物的胥摩斯基來了，新從德國聘了一大批電影的大明星來——這是電影業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安拏婢兒向他訴說，他是好說話的人，便答道是的，老金牟要那樣受人虐待真是豈有此理，那少君陪伴着他倒很可佩服，猶太是注重家族觀念的；所以胥摩斯基便準備着把“黃金的揚妃椅”在歐洲舉行好幾次的第一次上演，薇薇可以和她的邦貌苑子過一個長期的休假。怕的胥摩斯基會把這件事情忘記了，安拏婢兒便把電文口授他讓他筆記下來；於是邦貌便看着了一個實際示教，朋友多而且有力量的究竟是甚麼意思！這在交誼是美滿，在事業上也並不吃虧；因為世界的愛寵有這些光榮的行程，宣傳員是要先行着往來於各國的國都之間，羣衆和喝采的消息由海底電報打回合衆國，每次都要佔領着報紙的第一面。

邦貌可以慰藉自己的良心，因為國中沒有人要求在雜誌是進行得很圓滿的。已經出到五十二期了，半分

以上全是羅織一人的手筆；那是無可担心的，如像每日都有太陽——而且那會是世界上最有趣味的報。

保羅不久也脫了災難。在共產黨的集會上所逮捕着的十九人中之一起了訴，接受了；餘人的案件便靠在這一件的確定上來決定，在那期間中保羅和其它的人便得以保釋。露滋寫信來告訴邦貌；那是有二十年的監禁懸在你的眼面前的，但他們是已經習慣了。露滋還在繼續着她的看護婦的工作，情形很好。保羅呢出遠門去了——他的去向露滋沒有說的自由。

但是資本家的報紙却滿有說的自由，而且也說了出來。時而你在法國報紙上會看着一些兒關於俄國的消息，自然是總盡力把俄國說得滿可惡的。在得到露滋的信後，不久報紙上便報告着美國的共產黨在策略上生出了爭論，兩派要把他們的案子提到第三國際去。美國支部的領導者有五六名現在在莫斯科，那其中有一個人的名字是保羅·瓦特金士，他在國中是因為參加了一種非法的會議受了起訴的人。

有好幾件有趣的事情起來了，使他們忘命的生活感着忙碌。第一件是安默嬌嬌發生了戀愛；是的，說到這個問題上來，甚麼搢紳淑女你都是沒有把握的！那是由訥布拉斯卡來的一位可敬重的年老的珠寶商人，他在搜集着雕花貝玉來混時候。大約安默嬌嬌在他看來也是一枚雕花貝玉罷；總之在他們交際了幾個月之後，他突然向她求婚，他們舉行了一次清靜的家庭的結婚，他們去蜜月去了——往訥布拉斯卡！

那留着爺爺一個人怪寂寞的；但是不久他自己也遭遇着了一項奇事，那事件更加稀奇——你就猜想一百萬年都想不到呢。陰魂！！邦貌有一晚上去赴會去了，在那會上社會黨和共產黨總要鬧着很厲害的論爭，那像是巴黎的主義者們的習慣；邦貌回寓時，看見他的爺爺不在房裏。第二清早那老人把真相談出——不免躊躇着，還有點爲難。邦貌對於降靈術是怎樣的意見？邦貌說他並沒想到過，他不懂；爺爺便說出他得到了一番駭人的經驗——昨晚和祖母談了一番很長的話。

和祖母談話！邦貌吃驚着；爺爺說道是的，他要受驚駭是理所當然，但是事實是不能抹殺的。祖母把他兒時的事情告訴他，說出他們同住過的牧場的光景，問她的一些

畫，那張從玻璃杯中飲着啤酒的德國人是怎樣了，那張公館前面有噴泉—乘雙馬的馬車中坐着一對縉紳和淑女的是不還在？她呼他爲“小金車，”一切都很逼真，爺爺說着都流出了眼淚來。

邦貌問是在那兒遇着的，爺爺告訴他有一位女人住在這旅館裏，名叫沃里淵夫人——她是由波斯頓來的，嫁給了一位法國人，在一兩年前她的丈夫死了。爺爺和她拍談過，她告訴他是一位降神術的信徒，說她有一位有名的靈媒放在自己的房間裏，她招待爺爺去，爺爺也就去了。最驚人的事情發生了出來，有喇叭浮泛在空中，每隻喇叭中都有聲音發出，周圍都閃着燭光；於是陰魂們便出現了，最後是現出了那喚“小金車”的老夫人的陰魂，立地便把那些話談說起來，把爺爺幾乎駭脫了氣。一位靈媒怎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好，爺爺在目前是有些消遣法了！第二次降神時他去來，第三次他也去來；不久他把降神術的一些術語都學會了，虔敬得如像對於一種宗教一樣。這理由你是明瞭的——在他健康繁忙的時候，他不需要甚麼宗教，但他現在是老了疲倦了病了，他渴望着一些東西來做支柱。他是有點害羞的，怕他的兒子會怪他。但是靈魂不滅的話是靠不

着的，邦貌能够說出理由來嗎？邦貌不能夠，所以爺爺也就邀他去弄降神。這東西好像是比社會主義還要重要。假使人的精靈真是永遠不死的，那嗎暫時的苦楚是容易熬煎，說到金錢上來簡直是沒有價值。這話從季·亞諾德·羅士的口中說了出來！

邦貌素來是善於服從的，他走去參觀降神，看那奇異的現象。他知道那種情形用幻術是可以演化出的，而他沒有方法去辨別真偽；情緒在高漲狀況的這一團的信者中，也沒機會給你去發覺。他去參觀一次也就夠了，他仍然去找他的社會主義的團體。不過爺爺只要幸福呢，他就做一位降神術的信徒也好！

白諦不是這樣，她聽得了這個消息，簡直是大發雷霆。邦貌爲甚把爺爺委棄給那些人的手裏？那是世界上最惡毒的騙術！那位女子，甚麼沃里淵夫人，完全是在使弄詭計——她是想嫁給爺爺的！白諦和邦貌費了一生的心力使爺爺找着錢來儲蓄着的——一位詭計多端的妖婦一步跳進來便要把錢刮去，邦貌簡直是蠢得不明世相！他平生從不曾看見過他姐姐這樣的狂怒過，他說假使一位降神術的寡婦能夠使那可憐的老人感覺着幸福，那她就得到她的一份也不要緊，他的姐姐便罵他是傻瓜，傻瓜，

一連駕了七個傻瓜。

XI.

其次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可供他們談噓的；這件事情你是更難於想像到！巴黎的美國報紙發表了一項安琪市的消息，是那自稱宗教的預言者，奕里·瓦特金士相傳是淹死了。他是到了海岸上去擱水，把衣裳脫在了旅館裏，以後就再不見了；大家在海裏撈他的屍首。消息就只有這一點；爺爺擺着頭說，嚇，真是怪事了——他的上帝打救了那樣多的人，才不能打救他自己的預言者！那奕里個人的私產，那座聖堂，會怎樣呢？

接着紐育的報紙來了；接着又是安琪市的報紙，這項消息每天每天都把第一面佔滿。奕里的屍首找不住教堂的人們請了潛水夫來——用着探海燈在夜裏搜查，幾千的信徒們在沙岸上巡邏，鬧着超渡大會，一面哭一面祈禱着要上帝送還他們穿着綠色浴衣的所愛慕的袖導者。這樣繼續了一禮拜，又繼續了兩禮拜；事情有點可疑，因為一個屍首在海裏至多沉上九天便要浮起來的；一個淹死的屍首不會打上岸來，在前從不曾遇過這樣的事情。

接着愈奇愈怪的在報紙上傳出了一些風聞來——大家都不敢明說，但是是暗諷着的，或者是引用別人所諷示的話——奕里怕是不會淹死；有的說在甲處看見他，有的又說在乙處看見——始終總有某一位女人跟着他，那女子據說是聖堂中典管着神聖的法衣的人。爺爺在第一次看見這些暗示之一時，他自然記起了那天他和邦貌在海岸上所看見過的事情，他歡喜得不亦樂乎。“真的，那家伙在玩着一種門頭！他是和一位女人到別處去快活去了！”

這樣一來真使你不能不感動！爺爺要談好幾個鐘頭都不厭倦——差不多把他腦中的陰魂都趕掉了！那並不是鬧玩笑的事情，因為在撈奕里的屍首時有兩個人丟了性命——一個潛水夫得了肺炎，還有一個是聖堂中的一員，看見一個甚麼以爲是死屍，他太梟遠了，便淹死了。掌握着秘密之關鍵的爺爺却在這兒！他該用海底電線把事情的真相打給那普貝爾神甫嗎？

還有更驚人的——是聖堂裏的人們接到了一些綁票團的來信，說他們綁着了那穿綠色浴衣的奕里，把他藏着，要他們拿出五十萬元去贖取！那是怎的呢？安琪市的人沒一人能夠斷定。那預言者真的是被綁了票？或者還是真如報上所報的，他是和那位典司聖服的密司·愛克斯

(X) 趕着汽車出省去快活去了？這場醜事的最有趣的一面是，種種年青的人愛幹他們有錢人的得意文章——趕着汽車去邂逅，現在是陷在爲難的狀況了；全省中的報館訪員和警官都在找尋奕里和密司X，更遭難的是金髮碧眼的高長的人，他要和一位姑娘開旅館，而無結婚證的！

結尾的大團圓太引人入勝了，是用海底電線打來的，這樣算免掉了爺爺的渴望。奕里失蹤後三十五天，有些漁夫從安琪市外幾百英里的一個海口上划着船來，說他們看見一個人鼻上岸頭，他們救起了他；一看，才是一位穿着綠色浴衣的金髮碧眼的高長的人——簡單的說，就是那位預言者！他談出的故事是，他看見自己蕩出了外海，他祈禱着上帝，上帝聽受了他的祈禱，遣了三位天使來在海水中把他支持着。這些天使的名字有一個是施特夫，第二個是女天使名叫羅西，第三個是墨西哥人的天使名叫飛利普。這幾位天使輪番地來支持着奕里的綠色浴衣的肩搭；他一衰弱了，便有一個飛去，給他帶些食物來。連他要睡的時候，他們都穩靜的在水中支持着他。在這全部三十五日中，奕里就這樣白日則鼻，夜晚則睡。惡魔飛來過，兩翅是火焰，要把天使趕開，把奕里的手反剪起來，弄得他幾乎淹死。但他祈禱了上帝，天使們給他了飄來一個腐

鏽了的鑛鐵罐，他們捉着，奕里便把身上捆着的繩子在罐口上割斷，他又浮泳起來。

就那樣這位預言者雖然冒了一場大險，却絲毫沒有受害；他一上了岸，找了些衣服來穿好，報館的記者們便跑穿着腳板皮來了——因為在近來這種懷疑的時期中絕不會有過這樣多的奇蹟的，而這回的又是無可懷疑的事實。羣衆都團集到預言者的周圍來，他們唱着讚美歌，散花在他的路上，他抵安琪市時，那個盛況你是不能想像的——有五萬的羣衆聚集在車站上，就是最大的電影明星到來都沒有這樣的豪氣。他一到了聖堂，他的信徒們跪着迎接他，歡樂得流淚，因為上帝聽從他們的祈求，把他們的預言者送回來了；大會堂裏一天要充滿六回，外面的園子中也聚集着羣衆，奕里的叫聲由十二座放聲器傳出，男男女女聽着這聲音都跪了下去，同聲唱道，“讚美我主！”

在心裏藏着惡魔的，一些懷疑派自然是有的，他們不肯相信奕里的談話，依然在談道有一駕青色的汽車，由一位美貌的姑娘駕御着，有一位帶着厚實面網的男子，帶着着色眼鏡的，坐在她的旁邊。他們談到旅館號簿上的簽名，和筆跡，還有其它可疑怪的情形；但是那一切種種對於聖堂中痛叫聖哉的人是全無影響的，他們終日終夜都

集滿聖堂，在宗教史中是破天荒的盛況。奕里的話說的了又說，說得來詳而且細——唉，他公然說出天使的翅子掠水而飛時，有水沫濺在他的臉上；天使們對他說的話他照樣的說出來，預言者說，假使全能的上帝能夠叫約拿在鯨魚肚中存活着三天，叫夏德拉克，梅顯克，安德訥果，在燃着猛火的洪爐中都不燒死，他們怎的不能夠保着奕里·瓦特金士浮在海上，不落下去？顯然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這話。

接着有一件意外的小事掃蕩了羣疑，完成了第三天啟的榮光。奕里偶然翻開了他的綠色浴衣的裏面來看，看見了甚麼呢？看見了一片雪白的羽毛！他自己把這認為是——他的談話的實證，由於主的慈悲留寄下來的！這件新鮮的奇蹟一宣布了出來，信徒們的聖哉聲震堂頂；於是天使的羽毛便裝飾在一個玻璃匣裏，陳掛在奕里說教處的上邊，這真是主的慈悲，凡是瞻仰着這種聖物的人，便立刻消除了百病，容恕了罪愆——是的，連萬惡之首的姦淫罪都容恕了！

第十九章
責 罰

L

巴黎的演藝揭示板呈出了破天荒的陶醉：“Schmol-sky-Superba Présente l’Etoile Américaine, Viola Tracy, dans La Couche d’Or, Cinéma-Mélodrame de la Société en Huit Reels.”（胥摩斯基·蘇培巴公司特製，英國明星薇沃勒·屈羅西主演，黃金的楊妃椅，社會的悲喜劇影片，全部八卷。）報上有好幾頁都滿登着“歐洲大陸的第一次上演”——胥摩斯基在這種調門之下做着工作。“明星”自己是要由加里弗尼亞遠來的；邦貌趕着汽車到哈佛爾去

迎接她，哦，他們是好快樂的呀，第二次的蜜月，把舊日的不和都忘記了。他駕着車送她回巴黎——否，差不多是到了巴黎，她須得在城外改乘火車，那樣好使她的入都恰好照着報上所預告着的時刻。車站上嘯集着好幾千人，照相機，報館訪員，其中也有專門把目前的盛況用海底電線打回紐約和安琪市的。

世界是成了一家，這是“社會的悲喜劇影片”的作用——是說世界是成了美國的。巴黎的第一次上演和和里伍德的情形是一樣，不同的只是羣衆更要喧嘩，要想來擁抱他們的偶像，儼然對於他們的偶像有生命的危險。這樣的激昂是有兩層原因的，因為演着劇中的男腳的並不是通常的電影演員，他是一位羅馬尼亞的真的王子，他到南加里弗尼亞省去遊歷，却不過胥摩斯基的羅致，便成了一夜的明星。在他要回羅馬尼亞的途中，他現在親身來了——邦貌聽說，他在火車和輪船上都和薇薇同路。是一位高而瘦削的人，不見得十分美，不過是容易引人注意；很有禮節，但是易於生厭，始終是含着微笑，總不肯認真——不過在他聽見邦貌對於赤黨表示一些同情的話，他却變了。他以後便高興和邦貌的姐姐結伴了。

巴黎的第一次上演過後，爺爺買了一駕很堂皇的汽

車，他們坐着往柏林去，邦貌御車，把薇薇坐在自己的旁邊，爺爺和他的秘書和一位豫備交代的車夫坐在後座上。情形剛好和他們趕着汽車往紐約一樣豪氣；道路很安全，風景很美麗，謙卑的農民把帽子握在手裏向他們鞠躬，每停車一次便有奴隸們前來服事。全歐洲都欠着美國的錢，這就是錢的威力。

這回是柏林——“Erste Auffuehrung in Deutschland, Schmolsky-Superba ankuendigt,”（德意志的第一次上演，胥摩斯基·蘇培巴特製）云云。羣衆，照相機，訪員——世界只是一家。這兒在六年前還是敵國；但有甚麼穿着軍服的退役軍人陣據在電影館的門口，禁止美國片子上演，以爲外國片的上演，標準過高了的嗎？沒有；邦貌微笑了，想起他對胥摩斯基說過“Vae victis!”（哀哉弱者），而他的回答是“唔恩？”

他們又到維也納去。維也納現在是貧窮的都市了，值不得去出廣告費；不過在這名稱上仍然還有不少的魔力，在報上發表是有價值的。所以在這兒又有一次第一回上演，熱鬧較遜而真誠則較勝。薇薇和她的愛人現在是有點厭了；她的榮華已經是登峯造極。一位明星在她把大陸一週之後，她倦了時，她便会持盈保泰，倦游而厭世，她以後

的生活只是平凡的連鎖了。

始終不失其爲赤子的還是爺爺。每次的切封他都高興，就像他真的才看第一次的一樣，他甚立連布哈列斯都是想去的，在那兒女王陛下——她自己是一位廣告的天才——爲王子馬烈斯鳩之故，要去親臨第一次的上演。但是另外有一種引力把爺爺留在了維也納——是陰魂們來跟着了他！他的朋友，沃里淵夫人，給了他一封信介紹到一位有名的靈媒，他們去赴降神會，那靈媒向着薇薇把她的父親，那在馬車上撫養她成人的藥材販子的話向她說了——口吻就和那藥材販子向着人衆打江湖話時是一樣。真的，這假若是一種欺騙，倒的確是高明的一種！

II.

在這第二次的密月上只有一點暗雲，邦魏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裏。柏林和維也納都有“青年報，”他覺得自己的責任是應該去拜訪他們的事務所，招待那些叛徒的編輯者來中餐，寫好通信送給羅織去付印。在維也納發行着一種英文報，目的是在救濟政治犯的，但他們的保護色彩很高明，邦魏沒看出這個真相，他也希望着要和那些編輯

者們會面。他真可憐還是在想了解雙方的意思——在中部歐洲，這兒的社會黨和共產黨是公開着打過無數次仗火的。

在工人區域內這座暗黑的事務所中，邦貌得到了一個滿可怕的經驗。他看見了一樣東西，在前本是一位青年，但現在是比骸骨差勝一籌，全身蓋上着一層青黃色的皮膚。那人只有一隻眼睛，一隻耳朵，他不能說話，因為他的舌頭是鉗出或者割斷了，前部的牙齒大部分都已拔去，臉上有用雪茄菸燒穿了一些窟窿。同樣，他的指甲全部剝脫了，手掌上也燒穿着一些窟窿；事務所裏的人把他的襯衫揭開，讓邦貌看那身上的肉被皮鞭打得縱橫糜爛，就像一幅用藍墨水畫出的鋼筆畫。

這是一位從羅馬尼亞的監獄中逃出來的一位犯人，這些傷痕是表示着他對於白色恐怖沒有拍賣他的朋友的處罰。在這事務所中有許多相片有許多信件有許多宣誓書——因為這種慘罰在羅馬尼亞是加在幾千人的男男女女的身上的。政府是掌握在一團支配階級的強盜的手中，他們是見物即偷，見有國家的天然富源即賣，羅馬尼亞最大的一處油田剛好租給了一座美國的新迭卡特，同志羅士或者怕是知道的罷？同志羅士說他知道。但他沒說出他

的父親也是在場！

這位白色恐怖的犧牲是從貝塞拉比亞來的，那是仰仗着民族自治的美名由俄國剝奪來的一省。居民是俄國的農民，這些人民爭求自由的自然努力遇着的是屠殺和嚴刑，不僅反抗的人要膺受，連表示同情於反抗的人都是一樣。這不是一個單獨的現象，是沿着蘇俄國境，由波羅迭海至黑海一千英里長的地面上的通有狀態。這些省份和國度都居住着俄國的農民，是從赤黨剝奪了來交給白黨的。你處在那兒是這樣的一種情形——國境的東邊農人有土地和政府，他們都是自由的男女，在造着工人的文化；而在國境的西邊農人只是靠着地主們的恩惠的農奴，他們勞力的成果被人剝奪了，假使你要吐露不平，那便要挨打或遭槍斃。要禁止農民兩邊不通往來是不可能的；而且兩種文明間的對照那樣分明便是三尺童子都認得清楚。所以級階鬥爭是始終沒有絕斷的，這諱莫如深的一種內亂却不准有一句話洩漏到外國。

假使讓他們孤立，這地主貴族的統治不能支持上一年。但是他們有世界資本做後盾；他們從美國的大資本家手中，受着武器的供給來屠殺，或者是受着金錢的供給來購買武器。是的，維持着世界上的白色恐怖的是美國，目

的是在集收借款的利息，更進一步是收買國家——收買鐵路，礦山，油田，更連大的城堡和土地財產。同志羅士不好向美國的民衆宣傳，說他們的錢是在幹着怎樣傷慘的事嗎？

邦貌把這個問題放在良心上辭了出來。他是去宣傳，還是不呢？他好不把這話向他的世界愛寵說？他好不告訴她，說她所極端讚獎着的那位年青的王子馬烈斯鳩，是那些支配階級的強盜團中最兇惡者的一位強盜的兒子嗎？

邦貌趕着汽車載着他的愛寵在瑞士莊嚴雪被的羣山中風馳電掣的時候，他應該是要快活的，然而始終都感不着快活。他總有很長的時間默念着，她會要問他，究竟是怎麼的，他只好迴避。但是她却釘着他——滿狡猾地，大凡一般的婦人關於愛情的問題都是這樣。“你想的是你所訪問着的那些赤黨嗎？”他說道，“是的，心肝，但我們沒談罷——那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她滿有惡意的回答道，“那和我們的關係倒是再大也沒有的！”

III.

回到巴黎，費龍有幾封長信來；政府受領了收回油田

的訴訟，商尼賽德移交到一位管理人的手裏，一切發展計劃都停止了。但他們是無須乎悲觀的——他們的組織今後は向海外的利權發展的，說到金錢呢，由拔拉台士的收獲都可以樂享餘年。

說也奇怪，爺爺差不多是全不悲觀。沃里淵夫人發現了一位新的靈媒，比她以前的幾位還要靈驗；這位波蘭的農婦是挺牙爆齒的癲癩；她從宇宙意識的深處把爺爺的祖父的精魂抓了來，爺爺的祖父是駕着一乘覆蓋着的大車在美洲大陸中跋涉，死在了摩哈弗沙漠裏面的；這位老開拓者在羈旅中所殺死了的一位紅色人種的酋長的精靈也抓了來。聽這兩位戰士談到那早年的赤色與白色的戰爭（言紅種人與白種人），那是極有趣味的。

白諦不消說是在發怒；她是不敢多向爺爺面前說的，因為這老人依然還是老板，他會罵她胡嚙。她便來找着邦貌，向他大發雷霆，因為只有他是可以把爺爺從那危險的妖婦手中救出的。邦貌忍不住要笑，因為沃里淵夫人又完全是另外一種典型的妖婦，和電影界的監督所教他去認識的完全有別：他是一位肥胖的半老婦人，甘密而多情，聲音柔和而嬌媚——你聽她安撫那猛惡的紅色人種的酋長時真是有趣，“哦，雨天中的赤色的狼，你今晚好和我們

閒談一下罷？你的話我們是高興再聽的！羅士上尉的曾孫是在這兒，他想問你，你們赤色的人到了彼岸的極樂世界是不是要變成白色。”

邦貌在攜帶着薇薇觀光巴黎；這一個都市所呈現出的世界是資本帝國主義的道德的頹敗。在這個文化中心的戲院中你可以看見一個舞台都聚集着一些裸體的婦女，她們的身體塗畫着種種彩虹的顏色；她們之中的有些人就因為受這種施飾中毒死了，但在這時候為民主主義而戰的口頭禪是證明着的。邦貌在這兒的期中，因為地底鐵路的管理人拒絕了一種猥褻的廣告畫，巴黎的藝術家們起來反對；為要表示他們對於檢閱的輕蔑，有幾百人的男男女女徹宵的沉醉，把衣裳扯爛了，一絲不掛地在白日光要闖入地底鐵道。這些美的創造者和未來的響導一年要開一次盛會，叫着“四科跳舞，”這是有名的行事，薇薇作為外來的藝術家，受了歡迎；酒宴一達到了高潮，你可以在那大會場中巡迴一遍，你看，在四壁的月台上，人類的墮落所能夠企圖出的各種各樣破格的惡德，都如實地表現在那兒。

在這樣的尋樂之外邦貌得到了一點時間，他準備為“青年學生”通信，要寫出對於羅馬尼亞的白色恐怖的嚴

重的抗議。他把將要完成的原稿留在旅室中的書案上，待他轉來時原稿不見了，在旅館的聽差中清查也得不出一種着落。兩天後白諦走來又是一番發作；他那原稿的內容她全部都知道了，他在他們頭上真是蒙下了天大的恥辱！“那樣看來愛爾東是派着奸細在偵伺我啦！”邦貌叫着，打算要冒起火來；但白諦憤恨的說，愛爾東並沒做甚麼，那是法國的情報局幹的。他在妄想政府會有一刻時候把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放鬆的嗎？或者以爲他們會要讓他們的國土做成一個擾亂歐洲和平的策源地嗎？

邦貌倒要知道，他們真的會有那樣的愚蠢，會以爲可以封鎖着他不能把他在維也納的見聞寫回美國去。他要把這項見聞重新寫一遍，儘管有多少奸細跟隨，他都有法寄回美國。於是白諦便支支不着，逼得流起眼淚來了；別的地方不寫，偏偏要寫——羅馬尼亞！她在這兒正在夤緣着想使愛爾東陞上一個外交官的高位，一方面靠着費龍在華盛頓的勢力，一方面要靠着馬烈斯鳩王子在布哈列斯特的勢力，而邦貌現在走來，才來扯他們的爛污！

還有更要緊的呢！盲目的傻瓜，他看不出那馬烈斯鳩是喜歡着薇薇的嗎？他是想把薇薇讓給他的嗎？那王子從法國政府方面自然會得到這件事情的消息的，法國政府

是在支撐着羅馬尼亞反對蘇俄。他不想他會回到巴黎來，要和邦貌決鬪的嗎？這位年青的目空一切的家伙回答道：“我們會用打庭球的球靶來決鬪！”

IV.

事件達到了最高峯。有一封信給邦貌，蓋着法國的郵局戳子，但筆蹟是他所熟悉的，那使他驚得一跳。他忙着把信折開來讀：“親愛的娃子，我在這兒要住兩三天，你高興來會我嗎？你的舊友保羅·瓦特金士。”

邦貌現在二十四歲了，但他還是十一年前的神情一樣，那時在格羅亞提夫人的屋後，他離開了爺爺，跑去吶喊，“保羅！保羅！你在那兒呀？你不要走開！”邦貌和薇薇是有前約的，但他免掉了——他的姐姐會招待她去赴一次外交界的茶話會，在那兒她可以會着甲府的公爵和乙府的公爵夫人。於是邦貌便忙着跑向他友人住着的不知名的旅館。

保羅憔悴了；到莫斯科去的人並不是去消閑保養的。但是他的嚴肅的臉上放着一種神聖的光輝——和他的兄弟奕里所呼爲主的榮光的是同一的東西！爺爺或者會說

他們兩個都是一樣的狂人；但在邦貌看來却有區別，奕里的神邦貌是嘲笑着的，保羅的神他却在信仰着——至少是在他的面前總要竦然生敬。保羅在工人政府之下算又去過活了一次來——這一次不是以工銀奴隸的資格去的，不是以穿着軍裝破壞同盟罷工者的資格去的，而是以一個自由人的資格，未來的主人的資格。於是現在在那陰晦的旅館的一室中邦貌坐着和一位使徒見面；保羅，帶着真肅的堅決的神彩，有一個在勞苦中百鍊出的身軀，他是戰鬪工人階級的具像化！

他所不能不談出的奇蹟却都是真實。第一件是一種精神上的奇蹟——一萬萬的羣衆在操持着自己的統治權，所有一切寄生蟲的全部，大老板，大騙子，帝王，教士，資本家，都全盤滾蛋。那同時也是一種物質上的奇蹟，因為這一萬萬的民衆支配着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在建設着一種新的文明，未來世界的模範。他們自然是貧窮；因為他們是以一個破敗了的國家出的馬。但是這幾年的艱苦和些小的饑餓，比較起他們所受過苦難來的那些年辰，那里還能算數呢？

保羅敘述出莫斯科的光景。第一件是青年的運動；整個的一批新時代的青年受着教育，都明眼地，自由地，正

直的和自然的事實觀面，奉仕於勞動階級，並不是爬到勞動階級的面子上去，構成一條戰線的寄生蟲！你看那些年青的共產主義者，在課堂上的神情，在操場上的神情，在街頭的神情罷——行着軍，唱着歌，聽着演說——保羅自己用他那不完全的俄國話也向着十萬人以上的同志演說過！他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的光榮。他今後唯一的行徑，便是要向着美國的年青的工人，談說俄國的年青工人。他在開始着向邦脫談說！

他談到他出席過的委員會，那國際的會合，討論着全世界的黨分部的將來的計畫。邦脫對於這計畫自然是不敢贊一辭。保羅真的要想美國的政黨由外國來指揮嗎？保羅微笑着說，那倒是滿困難的——因為俄國的領導者們並不明白美國的地位在歷史上是落後得天遠。但是此外又怎麼辦呢？你是想要一個世界的秩序，還是不呢？假使你讓各國的黨部決定他們自己的行程，那你只好回到歐戰以前的態度，和着那一般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在社會主義的名目之下掌着勢力，他們實際上都是一些國家主義者，時常在準備着支持本國的榨取者去和別國的榨取者開戰。

那樣幹是要破滅人類的行爲；只有一條路可以阻止

它，是照着第三國際的辦法幹——組織一個世界的政府來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工人的世界政府是建設在莫斯科，因為在別的地方呢委員要被投進監獄，或者是如像在日內瓦一樣遭人暗殺。但是要不好些年辰，第三國際會在柏林開會，在巴黎開會，在倫敦開會，終久會開到紐約。全世界的工人要送他們的代表，議會要發出指令，國族之間的爭鬥會立地消滅！保羅如是說着：邦貌呢，照常是在一種激昂慷慨的波瀾上浮蕩。

V.

邦貌想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請保羅出去在一家露天的咖啡上晚餐，兩人照着法國式坐在那兒暢談，談得很夜深。保羅談到學校的情形；在美國發現出的各種新的教育計畫，但只有被俄國採用了。談到報章，談到書籍——近代的進步的作者的作品的作品大都翻釋了出來，傳遍了歐亞二大陸之半（此指俄國面積而言）。又談到產業——民衆的巨人般的勞力從無中要造出一個近代的世界，他們沒有資本，並沒受外界的帮助。保羅又談到蘇維埃組織下的煤油產業；那是一個國家的托拉斯，工會是承認着的，在

工事上有發言的權利。工人們自己辦報，組織俱樂部，組織演劇團，一種新的文化，基礎是建築在產業上，不是在榨取上。

其次邦貌自然想知道露滋的情形，和保羅受逮捕和他的審判的情形，更要問他今後的行動。他是要回美國的，說不定會派在加里弗尼亞組織工會，因為那兒是他最熟習的地方。他曾經到拔拉台士去和工會們祕密的開會；後來發覺了，把他驅逐了出來——從他所生長的家鄉。但那些都沒有甚麼，黨部在那油廠上已經有了一個“細胞核，”各種文件是分派着，傳誦着的。

邦貌談到他在維也納所得的經驗，又談到他寫的關於羅馬尼亞的原稿怎樣遇盜；保羅說在歐洲各國的國都中所有的偵探比虱子還要多。說不定就在這鄰近的桌上一定坐得有一位在偷聽他們兩人的說話。他的行李每隔兩三天要受檢查一次。愚而不可救藥的政府們，打算破壞工人的政府——而同時又在儲蓄武器，準備着作第二次的戰爭，那使共產主義之必然實現有如日出。

“你真以為會有世界第二次大戰嗎，保羅？”

保羅笑了。“你請去問你的姐夫大人罷！他會明白。”

“但他不告訴我啦。我們差不多沒有談話的機會。”

保羅說軍器自動地製造戰爭；資本家們製造軍器，他們是要那軍器使用起來，去得到更多的權利。邦貌說第二次大戰這個觀念，可怕得令人難以着想；保羅回答道，“你不着想，那剛好使產業家們容易準備。”

他坐着思索了一下，又接着說，“我自從到了歐洲來以後，我不覺要想到我和你第一次會面的那晚的光景。你記得不，娃子？”

邦貌說他記得，保羅又接着說，“我沒有進我姑母的房間，那在那兒商量租契的人我沒看見；但我在外邊傾聽着，我聽見他們在爭鬧；到現在我到歐洲來四處走了一下，我自己對我說，那晚的景象就是外交界的情形。在一張煤油租契上爭執着！無論那一國都在相互嫉妬，時而在講合縱，時而又在連橫——但不等到天黑他們便在互相拍賣，他們是無誑不扯，無惡不作。那場爭鬧你記得麼？”

邦貌自然是記得。施尼普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的面孔在他面前現出，紅得就像一片紅氈。“讓我對你說，你絕對不能夠得到我在這契約上簽名的——我死也不會！”那位有手斧形面孔的罕克老板便叫起來，“我告訴你，法律會教你簽名”——只是在歐洲的外交界上沒有法律而已！格羅亞提夫人，保羅的姑母，便釘着罕克，把

兩手抓起來，就像要扼着他的喉嚨一樣。“主張着小地區的權利的正是你這家伙！他主張要每股平分——你這草裏的長蟲！”

保羅說道：“那些人爲貪慾的原故弄得頭暈眼瞎，只要能夠把別人打倒，他們寧願把自己的機會丟掉。你對我說過，他們的機會的確是失掉了的——和你父親租約沒有訂成。在煤油廠上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行動。你知不知道我不明白，據政府的統計是，是那普羅斯培克特山上——用來掘井的錢比取出油來的錢還要費得多！”

“是的，自然，”邦貌說着。“我實在看見那兒的油槽之多，月台和月台差不多相挨接。”

“每個人都在競爭着掘油，所得不償所失——那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寫照嗎？其次就是戰爭了！你記得的，我們聽見鬧聲，趕快跳到窗子邊去，看見某甲一拳打到某乙的鼻子，全室中都在沸騰，在號叫，不知道他們要去解圍，還是要去打。”

“甲說，‘你混賬的臭黃鼠郎！’乙又說，‘你這害了白濁症的瘋狗！’”

“娃子，那是一幅小小的煤油戰爭！在一二年後大的煤油戰爭會要爆發的，你假如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你最

好是回想我姑媽家裏的那簇景致。並且你記着，他們所爭奪着的是榨取煤油工人的機會，是要把煤油工人所要產出的財富當成贓物分用；在他們狂暴的貪慾中，他們把在普羅斯培克特山做着工作的工人殺傷了百分之七十三——這也是政府的統計呢！你看這不就和世界大戰完全是一樣嗎？工人們在打戰，銀行家們在進錢！”

VI.

談來談去的話真多！邦貌把奕里的故事說給保羅聽，關於這層保羅是沒有得到絲毫風息的。保羅說那很近情理，因為奕里時常是在女人的後頭跑。那正是他之所以十分鄙屑奕里的說教的一個理由。“他有他的姑娘我是不介意的，”保羅說，“不過他反對我有我的姑娘的權利。他在宣說着一種甚麼禁慾生活的瘟宗旨，自然他要秘密地走開，去偷享些快樂。”

這兒正是邦貌所期待着的一個機會。他突然的一口氣說出。“保羅，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因為過去的三年間我是和一位電影的女優同棲着的。”

“我知道的，”保羅說；“露滋告訴過我。”

“露滋!”

“是的，她好像在報上看見了甚麼。”接着他看穿了他朋友的意思，保羅又說道，“露滋算也可以長一番見識，她須得知道世界自有它的本相，並不像她自己心中所期待着的那樣。”

“關於這些事情你的意見是怎樣呢，保羅?”

“好的，娃子，那要看你對於那姑娘的感情是怎樣。你是真的愛她，她也在愛你，那嗎，我想來是無話可說的。你幸福不呢?”

“我們起初很好；我們現在有時候也還好。難題是，她恨急進的運動。自然，她也並不了解。”

保羅回答道，“有的人是恨急進運動，因為他們不了解，有的又却因為是了解。”邦貌費了一番思索才懂得了他這句，他又接着說，“那嗎只有兩條路，不是你改變思想，便是你和她絕交。這點倒是我所能担保的——愛情假使不是建築在思想的調和上，那你是不能夠幸福的。你不是時常鬧架——至少，便是厭棄。”

“你和女人同住過嗎，保羅?”

“我有一位很喜歡的姑娘在安琪市，我想，我是能夠有她的。但那是一兩年前的的事了，那時正是我向布爾什維

克轉換的時候，我知道她是不會贊成的，那有甚麼用處呢？你要弄得來一個春蠶自縛，把你在工作上所必要的時間荒廢。”

“你和這種事情是怎樣的？我平常很不明白。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的思想是和奕理一樣。”

保羅笑了。“我成了一位共產主義的組織員，我是不能保持着我的基督教徒的迷信了。否，娃子；我現在所想的是，你去找一個你真能戀愛的女人，她可以和你分工，你終身要和她相處；那嗎你可以愛她，你用不着去找甚麼牧師給你的許可。日後我想我會遇着一位女同志的——我自然也常常在這樣作想——我並不是一棟木頭。但是我須得等待，看我的審判的結果是怎樣。假使我要在里芬沃斯，或者是亞特朗達，過二十年的監獄生活，那對於一位姑娘是沒有用處的。”

VII.

保羅在第二天晚上要在共產主義者的一個集會上去演說，邦貌自然是不能不去赴會的。但他把薇薇怎麼辦呢？她自然不高興去聽保羅演說蘇俄的事情；她從她的朋友，

馬烈斯鳩王子，已經聽了不少了。邦貌想到了爺爺和降神會，他巧妙地操縱着那老紳士，要他告訴薇薇說當晚有特別有趣的降神會，讓他們一道去。薇薇答應了去，邦貌便以為他是自由了。

但是到了吃中飯的時候，白諦打電話來叫他。“說是你的老保羅到了巴黎！”

邦貌吃了一驚；他以為自己是守着秘密的。於是他便笑了。“那嗎你的老偵探（指愛爾東）又算做了一番工作啦！”

他的姐姐說，“我想你一定是高興曉得的——你的老保羅今晚不能夠演說了。巡捕逮捕了他。”

“誰個告訴你的？”

“他們才來報告了大使。他受了追放——現在是已經在路上了。”

“啊啦，白諦，你說的真話嗎？”

“我自然是說的真話。你以為他們會讓一位布爾什維克在巴黎演說嗎？”

“我的意思是——你真的知道他是受了追放嗎？”關於處治赤黨的手段，邦貌知道得很不少——歐洲各國都採用了美國警察的妙法，用橡皮管來打犯人，那樣可以在

皮膚上不留痕跡。於是在電話上起了一番口角，邦貌焦燥得不堪，他總想知道是那一座官廳給愛爾東報告的；白諦堅執着說邦貌不好在巴黎再扯爛污，弄到他自己受了追放，那使他的姐夫在全歐洲人的眼面前丟面子。

到頭邦貌把電話筒掛上了，打電話叫共產黨機關報。問他們知不知道同志普爾·佛志康——保羅·瓦特金士 (Paul Watkins) 照法文發音當如是稱呼——遭了逮捕。他們都全不知道，他們要盡力去探訪。邦貌跳上一駕街頭汽車，趕到巡警總監的辦公所去，警察官對於華服的青年紳士照例是要敬禮，邦貌此來却沒受着這種禮貌。關於美國人的普爾·佛志康，他們是沒有甚麼報告的，他們却希望受着報告，美國人名魯羅士一世的在法國政府的款待之下，他用金錢資助擾亂社會治安的人，這種特權他到底要濫用好久。

在那時候，白諦絕望地去向薇薇·屈羅西訴說，求她再費一番心力把邦貌從那可惡的葛藤中救出。薇薇答應她可以再做一次，但只再做一次。她從電話口上轉來，叫仕女收拾她的行李，邦貌訪問了警署回來時，他看見他的郵箱中有一張信條：

“親愛的邦貌：我剛好得知，我今晚何以不得同你去

聽歌劇，却被推撤了去參加降神會！時會到了，你是選擇你的赤色的友人還是我，我決定心腸搬到了另外一家旅館，等到你放下決心。你的取決請用信答覆我。你不要來看我，因為這件事情未取決以前，我不願和你再談話。假使我們是從此罷休，那我希望的是一刀兩斷。我再不能忍耐着卑躬屈節的要和危險的犯罪份子們交際，假使你是不能說你愛我並沒愛到要改變你的交際，我的意思是你以後更不能再見我。請你費點時候來思索一下，但沒太費久了。你的薇薇。”

事實上邦貌並沒費好久的時間來思索。他就在讀這信箋的時候，都有一種聲音在告訴他，說他是早知有今日的。第一下的苦痛的衝擊過後，他坐下提起筆來便寫：

“親愛的薇薇：我們是很幸福了過來。我早就在擔心着，因為我知道那一定是不能持久的。我用不着費時間來辯護我的思想；我是有點思想的，我不能拋棄，也就給你的，你不能拋棄一樣。我希望你在你一生之中都得到幸福，也希望你在心中不要懷恨，因為你要叫我改變的，我實在不能改變。假使有甚麼時候要我幫助你時，我隨時都可以應命。你的摯友，邦貌菀子。”

VIII.

邦貌不能久沉湎於他的哀情裏面，他須得趕快去訪問法國共產黨部，出錢去請律師，準備各種法律上的手續，調查保羅的情形。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努力是沒有用的，因為到第二天清早各報上都有消息登出：一位惡性的美國布爾什維克的煽動員被官憲逮捕送往哈佛爾，即日由便船遞解回美國去了。共產黨的報紙在它的記事下邊，俏皮地加着注解；這位布爾什維克的煽動員，美國政府課了他兩萬元的保釋金要他去上法庭，美國政府自然是不能夠不准他上陸！邦貌對於法國官憲並沒有十分的信任，他用無線電給保羅打電去，回電費他先行付與了；幾點鐘後他得到回話，“在回天國（拔拉台士）的途中”——這是從保羅來的一個暗信。

三天後從他的愛人處來了一封信——這次沒用暗號的，却是向全世界的一個公佈。巴黎的報紙，和各國首都的報紙——馬德格斯卡的首都，巴勒圭的首都，新峇布拉的首都，西藏的首都，新圭尼亞的首都——都登載着這個消息，美國的電影明星，薇沃拉·屈羅西，和羅馬尼亞的王

子馬烈斯鳩定婚；婚禮在布哈烈斯特的大教堂舉行，女王瑪麗親自臨場。胥摩斯基·蘇培巴社的高明的宣傳機關歷來在宣傳上是煞費了苦心，但從不曾有過這回一樣大的效果，這回的天作之合的宣傳並不要你一文錢的費用。

就這樣邦貌生活中的一篇是掩閉了。在旅館中由他的居室通到薇薇居室的側門是上了鎖了，有一件家具移來擋在了那前面。但是在邦貌心中的記憶之前却沒有一件家具可以移來擋塞。沒有甚麼可以把那個嫵媚的白嫩的恣態遮掉，那是那樣的栩栩如生，那樣的熱烈，還有不能遮掉的是她曾經給過他的那種種快感。他在精神上成了殘廢，就如像白色恐怖的犧牲們在肉體上成了殘廢的一樣——而且是以同樣的原由！

有各種各樣的女人現出來了，或者是法國人，或者是美國人，都是些最高尚的交際社會之花，想來得到一位年青的煤油王子的愛寵。她們是知道他的情史的，知道他失了戀；她們的聰明的媽媽們傳授了不少的古代的方式給她們，那些方式是自從女人要取媚於男子以來，所習知於女界中的——“趕快趁火打劫！”邦貌要受種種茶話會或者舞跳會的招待，但他大抵是去赴社會主義者的集會去了；他要想到姑娘名下來的時候，他的想念會飛回安琪市

去。露滋·瓦特金士是那樣的謙和妮婉，而又有勇氣——不怕他的哥哥已經成爲了布爾什維克，她並不丟棄他！羅織·孟起司是那樣的穩健，那樣的可靠，就像曆數一樣的規整不間斷的把那四面報給他送來，他所想知道的事情大概都可以得到她的報告。每月她都要送一張收支表來，是她親自用打字機打出的，而且每常都很正確——有剩餘便多印報紙來送閱，所以他從不會有甚麼過不足的憂慮的。

IX.

九月了，爺爺自己說到一件事情來，那起初使他很躊躇，在說後又使他滿臉羞得通紅。“娃子，你知道的，我同愛理絲十分要好，我們覺得彼此是可以互相幫助。”

“是的，爺爺，自然是那樣的。”

“那嗎，實在的情形是——你是很明白的——我是累贅了你很久，但你現在是可以自由了，因爲我向愛理絲求婚，她允許了我。”

“好的，爺爺，我早就預料着的。我想你一定可以幸福。”

爺爺好像很放了心的一樣——他是怕邦貌會和白諦一樣，大生其氣罷？他趕忙的說，“我要告訴你——愛理絲和我是商量過的，我們很同意——她很喜歡你，稱讚你能夠服侍我，她要望你了解，她嫁我並不是爲我的錢。”

“爺爺，那事情我是不介意的。”

“好的，白諦你是知道的，她的想法又不同。白諦是一位好利的人——我想她是由她的母親遺傳來的。總之，我是不對她說甚麼的，那也不關她的事；我們要清靜的結婚，讓白諦在報上去得到消息。我是要這樣辦的——愛理絲說她不會幫助我成家立業，她是不願我的兒女們恨她，說她進來是希圖財產。”

“哦，我是不恨的，爺爺！”

“我們商議好了，我要寫一通遺書，留一百萬給她，其餘的家產都歸你和白諦，愛理絲呢很高興這樣辦——那很夠使她所心係着的精神事業可以維持了。你知道她是要做——”

“是的，爺爺，自然。我也是一位宣傳員呢！”

“娃子，我知道；我所想的是，你有權利表現你自己的思想。你那小報我雖然不贊成，但我看來倒很認真，那所說的大概就是你所想的；所以我要把羅士的股票分一百

萬給你，你可以拿去做你所高興做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像保羅一樣成爲有爾什維克，我希望你不必一定要找着牢獄的生活來過。”

“爺爺，我假如有一百萬元在手裏，那要把我關在牢獄裏，倒不很容易啦。”

老人微微的苦笑了；甚麼靈媒，甚麼靈力，倒還沒有把這老人全盤改掉。他接着又說，他們以後找不到以前所想像過的那樣多的錢了。爲那些政府的官案已經虧空了不少——政客們一定還要扭着爺爺和費龍，要他們失敗的。他們在國外自然也有些交涉，但那是投機的事情——與爺爺的脾胃不甚相投，他只好讓給費龍去做。

“爺爺，你和沃里淵夫人——唉，你和愛理絲今後的行動怎樣呢？”

“是的，我們要想辦一次——你或者可以說是降神派的蜜月。我們要到維也納去看那位靈媒，聽說佛朗克府還有一位。那是要看你的希望是怎樣。你或者怕是想回加里弗尼亞。”

“我是很想回去的呢，爺爺——假如你真的是可以離開我。”

是的，爺爺說他和愛理絲會相安無事的過去；他的秘

魯的法國話也很夠實際上的敷用，他們到了日耳曼是要請一個隨從或者翻譯的，他希望那兒的氣候可以適宜於他；他目前好像是並不那麼健康了。

準備停當了，邦貌，和他的父親，和祕書，和愛理絲·沃里淵夫人各各穿上盛裝，到巴黎郊外的一個小鎮的牧師面前，舉行了婚禮，邦貌在他新繼母的兩頰上親了吻，牧師也親了她，又親了邦貌和爺爺的兩頰。於是爺爺把他的兒子引在一邊，交了一個信封在他的手裏。那是給費龍的一個通知，叫把羅士聯合的乙種股票給邦貌三千二百股；那照時價算來要在一百萬元以上。爺爺說，那些股票他是已經簽了名，交存在費龍那里的，都是有效證券，隨時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變賣。“現在呢，娃子，”老人又說，“該得畫算一下——這不是一筆小錢，不要虛擲了。你費點時間，過細籌劃你究竟想做甚麼事情，一些騙子聞着氣息便要來擁擠着你的，你不要受了他們的詐騙！”

爺爺照常是這樣的關心！他們緊緊的擁抱着，每個人的眼裏都含着眼淚，就是祕書，就是牧師和牧師的書記都含着眼淚——他們在替人做婚禮上是從沒得到這樣大的報酬的——這些令人驚異的美國大人！邦貌要爺爺時常通消息，爺爺也要邦貌時常通消息的；邦貌說來年的夏天

假如爺爺都還不能回國，他又要到法國來，爺爺說他相信費龍不等到來年的暑天便會把事情處理好。於是邦貌又和他的繼母親了吻，又和爺爺擁抱了一番，接着便和祕書握手——這是盡情盡性的一場離別的悲歡，幾位職員和一大羣街坊的人衆擁立在兩街，看望着那部豪華的汽車和那幾位豪華的美國人。邦貌在後年是高興回想到這個場面來的——至少那老人是曾經高興過一次！一切的恭維，祝賀，香花，行李的交代，膝上的毛氈都蓋好了——最後是他們的汽車滾出街心，在搖手和歡呼中馳驅起來了——直向着埋因河畔的佛朗克府的降神靈驗會上前進。

邦貌搭着火車回到巴黎，他寫了兩封信，說他快搭船回國；一封是寫給露滋，一封是寫給蘿纖——兩下都一視同仁！其次他是買到一張報紙，讀到一段短短的通信——“加里弗尼亞煤油大火災。”有一次落雷擊中了拔拉台士的羅士聯合煤油公司的一座貯油塘庫，適逢其會又有大風，恐怕那全部的塘庫場都沒法營救，說不定全廠都要毀滅。

邦貌回到旅館時，接到安琪市打來的一通海底電報。損失有好大還預想不出，不過都是保了險的，可沒擔心，“葉帆風”——費龍依然取笑着在用那個假名。邦貌把電

報轉達給他爺爺，問他好不等待一下；但是爺爺說不必，他有甚麼話要說可以用信和海底電報，他希望邦貌親自回去把情形報告他。“萬千珍重，珍重，”這是結尾的一句話——除掉由精靈們的靈道之外，這是爺爺對他的兒子所說的最後的一句話！

X.

一隻輪船載着邦貌出海——這是海上旅館的一座，和他才在巴黎離開了的那座一樣，可以稱爲一座宮殿，有紅木的家具，有絲織的帷幕和坐墊，有極豪華的社交社會，帶着珍寶，披着綾羅——一位女人的晚裝至少要值五千元。不一會全船的風信子便把消息傳透了——“他的父親是加里弗尼亞的煤油王，說那兒的油田全部是他的，最近報上載着，說有一處油田遭了火災。那羅士老板你該記得，是幹了點子笨事，逃到外國來藏着快要滿一年了，但是他的兒子自然是可以回去的。他的兒子說是薇薇·屈羅西的愛人之一，薇薇棄了他，嫁給了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趕快趁火打劫罷，好姑娘！”

於是每個人都向邦貌獻媚；真有不少的阿嬌可以和

他跳舞到天明；或者是同他在甲板上散步，假使他高興時便可以躲到黑暗處去。整天她們都在他周圍飄蕩，送着脈脈含情的秋波：凡他所高興的她們都高興，甚至連他所讀的書都高興——不過要他不要自己讀，要他向着她們在口裏談。有的甚至還說她們也喜歡社會主義，她們的智識很淺，不過她們很想學。等到第二天清早來，這位青年社會主義者接到了一通無線電，那把他的得意的社交完全改變了：

“你的父親病很沉重，患着雙側的肺炎，在加意的調治，隨後續報，懷着最深的同情和愛慕的愛理絲。”

於是邦貌便一個人在甲板上走着，他正後悔着，恰如往前費龍·陸士可所忠告過他的一樣。哦，真的他對於那善良的老人應該是更親切得一些，便忍耐得一些啦！真的是能夠更加一着的努力去了解他，去輔助他的啦！現在是運命的女神作弄着他，使他每日要離開五六百英里——每一分鐘甚至要把他扭到不可計議的遠界。他的父親自己是感覺着的——邦貌想到他所說過的話來，覺得爺爺是和死觀面着的，他算最後一次對他的兒子作了一番忠告。

在初只是一腔的追悔。但是漸進便發生出了問題——

那很久很久以來便把邦貌的精神分裂而爲二的問題。爺爺在他的產業上所幹過的一些事情，那是可以繼續的嗎？有甚麼文明在那樣買賄政府的基礎上是可以持久的呢？否，不能，邦貌這樣對他自己說；但如那樣——他是應該更加努力地，更加誠心地，勸阻他父親爲是了！但在那一個階段呢？邦貌還是小孩子時，就他所能記憶的，爺爺已經在買賄政府。一切的煤油家都在買賄政府，一切的大實業家都在幹，或者是在選舉前，或者是在選舉後。到底該在那一個生活的階段，一個兒子好向他的父親忠告，說你的路走錯了，你須得讓我引導你？

關於這些問題邦貌沒有甚麼新的解釋；和與薇薇·屈羅西絕交時的情形不相上下。有的只是哀愁，有的只是寥寂之苦痛！新陳常相代謝；陳的謝了，——謝到那兒去了呢？特別是在這目前的時分，那真是一個神祕，使你頭悶；你是立在一個懸崖的邊際上，看到無底的深淵！最難相信的是，他的父親，那樣一個真實的存在，那樣久的是他自己的存在的一部分的——才要突然消逝而隱滅！邦貌到這時候才有些疑惑，愛理絲談說甚麼精靈或許是真確的嗎？

晚上又來第二次信。“病勢無變，容續報。同情和愛

慕。”這最後幾個字在每次的信中都沒有失掉過；第二天，爺爺的病勢無變，危候將在明日；於是到了明日，爺爺衰弱着了；又其次在清早過後，愛理絲打電來，“你的父親的靈魂已經從此岸達到彼岸，但他永不願意離開你，臨終他敦說過，假如你和安琪市的一位有名的靈媒接觸，他可以領導你的一生。懷着愛慕如常的愛理絲。”其次白諦也有電來：“爺爺臨終時我去送了終，他容恕了我，希望你也容恕我。”邦稅讀了電報之後，他便跑進自己的船艙，倒下去睡着，就像一位小兒一樣哀哭。是的，他會容恕她，他這樣打了回電去，創造他們的無論是甚麼，請把大家通通容恕！

第二十章

献身

I.

邦貌孤獨的在紐育的囂市中——市民本有六七百萬，沒幾位是他的熟人。訪員自然是有的——造些動人的故事，說運命的女神從上院的調查委員手中把一位煤油界的大頭剝奪去了。劇烈的大總統舉選快要到終結的時候，煤油賄案的些須的消息都很關重要。邦貌也接到一些國內國外的慰電——費龍和安孛婢兒有電來，保羅和露滋有電來，蘿織和她的父親和她的弟兄都有電來；是的，還有一封電是馬勒斯鳩的妃子來的，依然用着舊日的親

暱，自稱曰“薇薇。”

他買好車票，取道經由華盛頓回鄉，在車上繙讀一些舊報，一天一天的追索他童年時分的大煤油田的夢境：火焰的汪洋大海在地面上沸騰，紅光把暗夜轉換成白晝；燃燒着的油河奔騰下山谷，捲地的狂飈把火焰由甲山捲過乙山。十二座滿儲着的大塘庫完全毀滅了，全部的煉油廠，廠中全部的塘庫，和將近二百座的棧樓，都被烈火舐着，吞進了那咆哮着的洪爐。這是自加里弗尼亞有歷史以來，最劇烈的煤油火災，有八百萬或者一千萬元的損失。

在華盛頓對於邦貌有一位人可以訴述自己的苦楚的——那便是丹·歐文！兩人作了一番長遠的散步，歐文把他的手搭在邦貌的肩上，告訴他說他自己是煞費了苦心。歐文對他說，他相信他的父親並不是一位壞人；他自己的職業是在探訪，邦貌的推想他是能夠保證的，美國的大實業家都在買賄政府，都在苦心慘淡的想掩護他們的買賄政府的行爲。這件事情在初使歐文很吃了一驚，但他現在明白了那正是一個制度；不收買政府，美國的大實業家便不能存在。那很明白地表現在全實業界對於煤油買賄案的本能的抗議上，你是可以看出的，他們拚命的想打滅，陰消，在起訴，在求刑，而所告發的不是罪人，却是舉發罪

人的人。

就那樣他們談到政治，那使邦貌轉換心機，回到自己工作上去是最好的方法。在這次的大總統選舉戰中歐文是竭盡了自己的力能的，但他終感到自己的無力不免悲觀。資本家的全部的輿論機關又拼命的幹着一番新的工作，就是對於美國民衆去神化那位“小心翼翼的可兒”——這位怪可憐見的小人物，本是一位一五一十的鄉村政治家，一位志在營商的未來的店老板，他要化爲強毅沉默的大政治家，平民的英雄！有一點，只有一點，產業家們是期待着他的，就是要他減輕他們的所得稅；除此以外那家伙便是等於一個圈兒。報界記者真不高興這項工作，但是你不高興也沒法，本國的報紙所需要的只是一種消息。可憐的自然是在歐文和他的勞工通信社了，只有三四十種報紙要他們的通信，全部的發行數不下十萬，有不少的次數連事務所的房費都找不出來。

“關於這層我真有點事情想告訴你的，”邦貌說。“在我離開法國之前，爺爺在羅士聯合的股份上給了我一百萬元。自從遭了火災不知道究竟可值多少，但是費龍說是全部保了險的。那基本金我暫且不想動，要等我多於考慮一番，但我在你的工作上每月要出一千塊錢，假使那是可

以幫助。”

“幫助？我的天，邦貌呀，那樣多的錢我是從不曾想像過的！我在前想過每月如有得一百元的外水，那我們便好自由的送閱。”

邦貌說道，“這錢我送給你却要附加一個條件——便是每月你須得取百元來做自己的薪水。在幹急進運動的工作上要你負債，那是不成理由的。”

歐文笑了。“理由是假使你沒人那樣幹，那急進運動便會沒有啦。你真的是第一次在我的天界中現出的一位肥實的天使。”

“好的，你要等一下，”邦貌說，“我還要去看看我究竟是好肥實。我想我的朋友費龍·陸士可他是有本事讓我沒長肥的。凡是我想幹的事情，他明白都是要和他搗蛋。”

“喔，老弟！”歐文說。“關於陸士可的海外租借，和國務院怎樣湊成他的那項消息，我們送出的通信你看見嗎？假如我們能夠找上院出來調查，那會比商尼賽德的租借案還要驚動一世啦！”

到了支考哥，邦貌更得到不少的消息。他打電給爺爺的祕書問爺爺的文件中有沒有甚麼遺言狀。祕書的回電是沒有尋出甚麼，寡母也不知道，白諦也不知道。他們在葬後要回到巴黎，假使有甚麼尋出，祕書再打電給他。

於是便到了安琪市，又有一些電報；祕書說留在巴黎的羅士老板的文書中也沒有遺言狀，白諦的電報是，“我相信那位惡婦毀滅了遺書。爺爺的手筆或者她的，你有否？”由這封電報看來邦貌算知道所謂臨喪的哀痛是支持不了好久的——至少是臨到他人的死喪！邦貌從爺爺得到的，除羅士股份以來沒有甚麼，那是不會使白諦安慰的。他打海底電給愛理絲，打到她住的旅館，說他父親娶她的條件是只以家產的一百萬分她，請她承認這項條件。他所接到的回信是巴黎的美國律師的辦事處打來的，代替他們的請求人，愛理絲·沃里淵·羅士夫人，說他於電中所陳述的那種條件，她並不知道，又說她主張着對於財產上的她的全權。邦貌讀着，冷冷地苦笑。這是精神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一個衝突！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也有一個衝突！邦貌走去找他父親的同事，在事務所裏，他們好打官話，官話是打了。費龍的第一項承述便是致命傷——邦貌的父親以為有羅

士聯合的乙種股份，那是錯誤，所以他給費龍的請求書是無效的。那些股票依着爺爺的命令老早賣了；爺爺自從得了病以來記憶顯然是很壞——或者怕是自從鬧着降神術以來他便把事務丟在惱後了。他的事業陷在一種危運裏。第一，爺爺所最寶重的是羅士聯合掘井公司，那實際上是破了產。費龍那天又接受着報告，說火災保險公司不能賠償，因為他們有證據知道那火災是由於放火；他們雖沒有明說，但含糊之間是說公司的存油太多，油價又大跌，是費龍或者他的指使人所放的火。

“要命！”邦貌說着。“這是甚麼意思，是虛駭嗎？”

“沒什虛駭，”費龍說，“那是在本市中為五大公司操縱着金融的馬克·愛生堡的一種計劃，要把獨力經營家中的一位打倒。他們要讓我們去打官司，打他幾年幾十年。羅士掘井公司沒有現錢去把那燒了的油廠恢復起來，假使要叫股東出錢，那父親的家產沒人援助時是不敷定額的。樂波斯河的井已經空了，普羅斯培克特山的油田進了水。不消說在我的國外經營上你父親也有份子，但那總要等好一會才能生出利息；所以像那樣你怕是非賣不可啦。”

“以後誰個管理這一切的事情？”

“金车的遺言書有一份鈔本在這兒——你可以拿回去，在你空時看看。善後人是你和我和沃爾芳，你和白諦平分家產。但由他的結婚這遺言書又算是作廢的；除非他另有一通遺言，那是寡母得一半，你和白諦各得四分之一。我許可了你的父親做善後人，所以我就把擔子擔起來了。讓我現在對你直說——拔拉台士的油田是用的你的名義，你假如要去自己經營，那我不妨害你。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別的股票賣來照市價買我的股票，你可以自己去經理。你想當一位煤油家嗎？”

“不，”邦瀨突口地回答出。“我不想。”

“好的，那嗎，我要把你父親的股份買來；因為公司是破了產，我沒有統治權我是不高興辦的。你和我不能共事，金车二世先生——你的理想是太高了。”費龍發着笑——但笑中沒他平常的好意。“假使我不曾答應你父親來幹這工作，我高興把這羅士廠交在你的手裏，弄到破產，看你是如何應付。你不贊成你的父親，不贊成產業家去支配法庭。好的，我看你，你以一個公平正直的年青市民的資格，你不使賄賂，不用任何不正的手段——譬如向政府夤緣，或者是恫脅，或者是不正的許可——看你去讓法庭任命一位對羅士掘井公司的整理人來，從今三五年後看

那八九百萬，或者是你從保險公司所收集來的款項，到底還能夠存下多少！”

III.

逃開這些不愉快的問題的，邦貌有一個避難所——就是他的小報。他是禮拜日到，羅織到車上來接他，還有十二三位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的面孔都放着光輝。看見他時大家都歡呼起來——恰好像他是一位電影明星一樣！四方八面都在握手——他和羅織特別握了好幾次，他們見面真是高興得不亦樂乎。青年們知道邦貌是會感傷着他父親的新喪，或許又會悲觀着油田的被毀；所以他們都圍集着他，把所有的消息都向他告訴，羅織把新入手的“青年學生”的校樣拿了來，同時也拿來了前一禮拜的校樣，還有幾種別的他或許是不曾到手的。

這小小的事務所便是住家——是邦貌所有的唯一的住家，因為他父親租着的那座公館現在又租出去了，他們所有的私物在安默孀母渡歐之前都封存在庫裏。事務所只有一間房間，但是滿可人的陳列着一些書挾和記錄；他們的發行部數已經超過了六千，在本禮拜印的是八千部。

但是羅織仍然是只使用着一位助手——愛普塞爾們在幫忙打包，掛號，不管是晚上是禮拜六是禮拜都在做工。他們不受襲擊，也不遭逮捕；社會黨支持着拉佛勒特做大總統候補，那使他們暫時可以不受干涉一下。

其次是露滋。邦貌走去訪她，還是在那座小屋子裏。保羅還沒回家；他留在支考哥參加了一次黨團的會議，現在在西北地方宣傳，每晚都有演說。他的演說能够號召很多的羣衆，因為他的逮捕使他聞名於全國了。他從法國遭了追放的消息登在全國的報紙上，露滋把許多信給邦貌看，所談的都是警察和偵探的追踪。露滋得到保羅許可，每隔幾天總要寫一張郵片給她；假使她沒得到郵片，她便知道那一定是遭了警察的拘留，丟在拘留所裏了。

邦貌一面聽她說話一面看着她的面孔。她的語調滿愉快——她現在已經是正式的看護婦，可以找多的薪水，假如保羅沒錢用她也可以幫助他了。但是她的臉色是蒼白的，她的神情是表現着焦蹙。有共產黨的報章和雜誌在棹上，邦貌一見便可以知道那些的來由。這些報紙是從保羅寄來的；露滋一人坐在那兒每晚每晚的繙讀，找那關於她哥哥的消息；所以她是把那關於政治犯人的拷打，弄成殘廢，以及槍斃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消息却吸收進了腦中，

那就好像保羅是去從征去了的一樣。

露滋是沒有甚麼所謂理論的頭腦的；你聽她從不談到黨的策略和政治的發展和其它類似的問題上來。她是本能的，然而階級意識却異常的犀銳，異常的激烈。她經歷過兩次的同盟罷工，她所目覩的一些情形便是她所需要的經濟學上的課業。她知道大產業上的工人們都是一些工銀奴隸，他們是在戰取着自己的生活。而這種戰爭不像資本家們的一些戰爭——這種戰爭是不能避免的，因為有資本家存在便有戰鬥的存在。但是儘管她對於保羅的工作是這樣相信着，而露滋却不能不替保羅心焦。

自然——也還有一種奇異的複雜的事情——露滋滿懷恨羅織和“青年學生！”事情是社會黨的人在全國中歡迎着一位從俄國來的甚麼社會革命黨員，藉口着他們同派的搗亂者在俄國遭了監禁，便四處演說反對蘇維埃政府。這些社會革命黨的家伙就是要圖謀暗殺列寧的一些怪物，就是受着資本家的買賄要在俄國的內部激起內亂的一些怪物。爲甚麼邦貌的小報要支持他們？

邦貌回到羅織和那些愛普塞爾們的跟前，他們說那是一位社會黨，是反對用暴力行動的；共產黨員們到會來侮辱他，幾乎鬧到打架。怪可憐見的邦貌，在這兒他又算

觀面着社會運動的內部的分裂，那和在巴黎在柏林在維也納一樣，一樣的苦惱着他！他是深深受了保羅和保羅關於蘇俄情形的敘述的感動，然而他發現羅織在舊有的地位上却不移動分毫。她承認俄國人有自主的權利，她承認他們有在美國演說的權利——雖然他們要不承認她的權利。但她和第三國際是沒緣的，她不談甚麼獨裁——不過要除掉她自己的獨裁，那是要注意她的“青年學生”沒把一些兒口實遭郵局的沒收，遭地方推事的檢舉！唔，他們是要支持着社會問題由民主主義來解決的；於是邦魏兔子，照常照舊，又要受着一位女人牛耳着了！

婦人的性質——那真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她們看來是那樣的溫和，那樣的無抵抗；然而她們是和橡皮和流水一樣的——你把手一放便立地復原！從第一位說起——如像歐尼絲·華特，她就是那個樣子的！再說那嫫姬·藤安姑娘——假使他是娶了她，他會發現她對於窗帷的樣式，和隔好幾天洗換一次上，是有一種固定的宗教的信仰！薇薇·屈羅西呢，她把自己的幸福拋棄了——邦魏知道，她跟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是不會幸福的。而露滋和祖母，她們是始終反對戰爭！白諦呢，儘管是一位驛車夫的女兒出身，而她偏苦心慘淡的要到上流社會裏講究社交！而目

前又來了這位羅織·孟起司，情形是怎樣邦貌很明白——要叫她丟下那小報那會使她破心，她愛護着它就像一位母親愛護嬰兒一樣；但是假如邦貌要採用共產黨的戰略‘由內部鑿穿，’那她立刻便要走出事務所去。

IV.

白諦遲她兄弟一禮拜到了安琪市，對於女性的性質的不變更給了他一層顯著的證明。白諦走來領她應得的一份家產，她來得真是專心一意就像在追兔子的獵犬一樣。白諦認識一位律師，和她同類的律師，另外一匹追兔子的獵犬——她初到的一天便去找他；回頭邦貌便不能不到這律師的事務所裏來，得着白諦和一位速記的幫助把他的記憶抄翻，一一記錄了下來：他的爺爺是怎樣和那愛理絲·沃里淵夫人約束的——可惜爺爺對白諦不曾說過一句，而且也不會對任何別人；他自然是有遺言書的，那惡婦把它毀了——白諦對於這一層可以對天盟誓。

其次是邦貌所能喚起的爺爺的別的各種事體；他的錢和文件是放在那兒，他有甚麼祕庫藏納他的股票和各種證券，儘邦貌所能記憶的他究竟費用了多少，他所信賴

的是誰。其次是費龍·陸士可交來的各項文據；爺爺和費龍的通信卷摺；那幾位受着信賴的年青執事——波林，海曼，西門士及其他；還有銀行家，還有書記；還有白諦從巴黎隨身帶回來的爺爺的秘書——一切詳細情形堆積如山，每有討論邦貌都須得在場，也和其他的人一樣也成了一條獵犬。他自己的解嘲是他對於社會運動的義務，因為社會運動是須得一位“肥實的天使”幫助的。

鬧了一陣，結果是白諦有一個苦藥丸子好吃。她的律師勸告她，愛理絲·羅士夫人要得半分的遺產是無法否認的。邦貌的立證在法律上說來全無價值；並且假如再找不出一張遺言書來，那他們便得忍受一下，和那寡母聯合起來盡可能的多向費龍·陸士可索取。羅士夫人的巴黎律師指名了幾位安琪市的最值錢的大律師做他們的代理，白諦須得把自己的怒氣吞下，還是請那些人來一同商議。

實在有不少的難題要需要很值價的高明律師。會計課調查了季·亞諾德·羅士的賬簿，和他的同事所發來的收支單，兩三天之內結果是在混亂之中現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事實：在和費龍及其他的人所共事的新規事業中爺爺所投下的金錢之外，在通過所存寄着的現錢之外，一千萬元以上的股票和證券完全消失得無踪無影。費龍說

這些股票和證券是爺爺取去用了，用途不明；白諦說那是胡扯，又說費龍·陸士可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強盜。爺爺的保險箱他有接近的自由，是他把那內容偷了，白諦把滿腔的憤怒向她兄弟發洩，說是該她兄弟負責——費龍知道邦貌要用錢去推翻社會，別人要扼掣他是理所當然的。

這種在理的話邦貌也不能反對。費龍的心事很容易想像，邦貌是社會上的危險分子，白諦是社會上的浪費分子，寡母的一位瘋顛識倒的半狂人，而他，費龍，是一位有本事的產業家，那些信券和股票只他才知道使用在正途上——從地底吸出更多的油來。聽到爺爺的死，費龍輕輕便便的把那些票券從爺爺的保險箱中移進了自己的箱裏，在本省的相續稅調查員未來查明登記之前！費龍自己是不以為偷盜的，但只是常識——就和政府沒有經營能力，他把那海軍保管地取來了的一樣。

現在白諦便想告發她父親的同寮，要把他立在法庭上，吐出供狀；邦貌得着了律師們的幫助，和她辯論，膺受着她怒火的衝擊。費龍既用意周到地沒讓有記錄留存；你要把他立上法庭，那他給你一番陳述你完全沒法。他可以說那些證券爺爺送了給他，你有甚麼方法證明呢？他可以說爺爺把那些證券拿去了，他的同事不知道，爺爺在股分

市場把錢失了——你又有甚麼方法證明呢？爺爺的證券是由費龍的買辦經手轉賣了的，你就得到了證明，你也沒有着落，因為費龍可以說他已經把了錢給爺爺，或者受了全權去投資而遭了損失——像這樣的話他可以想出一百種來說：“是那樣說來我們只能夠得到那壞蛋所能允許我們的一點啦！”白諦叫着；律師們都說目前的情形正是這個樣子。他們的勸告倒是忠實的，因為他們的報酬是規定了要以百分律計算。

接着又有一件意外事增加了姐弟間的衝突。邦貌走到他自己的私有物所寄存着的倉庫裏，在一本他父親所常用的地圖裏面尋出了五張公債券，每張是一萬元。那是爺爺順手留下來的錢——或者是預備他隨時可以買賄那一位官吏；總之錢是在這兒，邦貌儘可以作為是他爺爺在巴黎給他的一百萬元中的一部分。但他大拿其身價，不願剽劫遺產；他決心把這五張公債券加入了遺產中計算。

但他錯不該告訴了白諦——哦，那鬧的一個大亂子喇！要給愛理司和她的律師們以二萬五千元的大傻瓜！應該閉着他的臭嘴，和姐姐兩人平分的！那二萬五千元在白諦看來比費龍所偷去的好幾百萬還要重要了；這幾張票子在邦貌未拋到她力所不能及，拿去送給那些貪婪的怪

物之前，是抓到了手的——差不多是抓到了手的東西！而且正當着兩人都需要現錢，把遺產權做抵當在向他父親的一座存款的銀行借錢的時候。

白諦起着雷霆風雨，大鬧一番，邦貌等她鬧過了，把債券拿去存入銀行，加在遺產裏去了；俟後白諦便永不會忘記他，只要沒人在當前，她便要罵他是傻瓜。她爲這番的憤怒和憎恨簡直鬧到生了病；她每每要坐到半夜的翻來覆去的計算，鬧得太興奮了以致失掉睡眠。和一般年青的姑娘一樣，她的面皮鮮嫩，兩頰是滿有愛嬌的；但是現在她把愛嬌拋棄了，弄得一個蒼白而憔悴。到晚年來她會去找美容術的專門家，把兩隻口角收上去，把她臉上的皮膚用化學藥品來塗摩或者割削——因爲她現在不能制止她失望的憤怒，在她往日是以爲可以得到千萬或者千五百萬的大錢的，而結果只能得到一二百萬。

V.

蘿織關於邦貌的回國寫了一篇短短的記事，引用他的話，說他願把自己所受的遺產貢獻於社會運動。這段記事惹起了一位有光輝的女記者的注意，她標出一個出號

的題目：

赤色富豪救濟社會

於是就好像有好些人想要知道他怎樣救濟社會，他們都想面會邦貌，到旅館的賓賓室裏來等待着他。有的是有一種治癱的特効法，有的又有確實地常動的機器；有的爲吃田雞要想畜蛙，有的要穿皮裘又主張養貂鼠。有十幾個人要想防止第二次的戰爭，又有幾個人要組織新村；爲要實現社會主義的也有好多種數的方法，有幾位偉大的詩人和哲學家抱着他們的原稿來，有一位是說得了天啓——這位天啓先生有六呎四吋高，寬度也相趁，他聳立在邦貌的面前，用着惶恐的聲音和他私語，說上帝說過的話記錄下來存在了金庫裏，以前沒人看見過，以後也不會。又有幾個人寫信來說他們不能來訪，因爲他們現在是拘禁在隔離室裏，但假使邦貌肯把他們保出來，他們會在他的名下把消息教導全世界。

這兒還有一位“怪物，”他的名字是季·亞諾德·羅士——不再是“二世”了。他有一個計畫，那是他在心裏思索了又思索的；現在他把他的朋友們聚集起來，要和他們商量。老謙牟·孟起司是老於運動的人，運動上的錯誤他是

看得不少的；謙卑照常在一家成衣工廠裏做工，有餘暇他便去爲集會奔走。雅可布·孟起司，那蒼白的學生——有一年工夫在一處學堂裏担任教習，但後來被人發覺了，他現在在當保險公司的勸誘員。哈里·西格在培植胡桃，免得受資產社會的非買同盟。培特·奈格爾在幫助他的父親在一處否認組織的都市中組織鉛管工人的工會，用他的收入來出了一種四面的小月刊專門在辱罵上帝。格雷哥里·尼柯賴夫費了一年工夫在一家木材小屋裏盡了他社會主義者的責任，現在在一家醫院裏做着愛克司光綫的助手。丹·歐文由邦貌的費用從華盛頓遠來——這六位人和羅織和邦貌在一家餐館裏包定一間房間坐着晚餐，一面討論着用一百萬元來救濟社會的問題。

邦貌客氣的開始說明着，說他的方案並不是一切方案中的最善者，只是在他自己的打算是最善的。他不想把錢交出來，讓別人去做事情而自己不管；他領了不少的他父親的教，錢的本身是沒有價值的，要在錢上加上運用去幹些事體。加之邦貌自己是想幹些事體的；他向來只是旁觀，只是口談，已經倦了。他在前早計畫過想辦一種大報，但他沒有辦報的經驗，結果一定會失敗。他所了解的一件是青年心理；他曾經住過大學，曉得一座大學的利弊。

“我們——羅織和雅可布和其餘的我們愛普塞爾們——我們所想做的，是打算教育青年；但是難題是，一個禮拜我們只能把握得他們幾點鐘，他們大部份的日常生活都是敵人的——我說的是那些學校，職業，電影——和其它的一切。所以我想招集一批學生來我們要整個管理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看我們能不能夠建設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規律，一種人格生活，以奉仕社會為目標。關於這層羅織是讚成我的——我不知道別位的意見又是怎樣——我想我們的運動所以不振的一個理由，是我們缺乏着我們所需要的一種新的道德標準。我們自己的黨員，有大多數的人，是性格太弱；女人們要和資產階級一樣穿絲襪子，她們的自由的理想便是探仿男子的惡習。假使社會主義者真的把運動看得很重要，那他們不應該花錢去吸香菸，喝酒，仿效奢華。”

“那樣說來我就糟了！老謙牟·孟起司說，他剛好點燃他的一只一毛錢一包的香菸。”

邦貌所要求的對象物，是要在市外的甚麼地方找一個地址來立一座勞動學院；但他的百萬元不用來買鋼鐵和混凝土，他要建仗篷，由學生和先生的勞力來建築。在校中的每個人每天都的當作四小時手工，四小時的學業；

每個人都應該穿工人衣服，不許染絲毫奢華的習俗。邦貌打算到大學和高等學校去，向一些小團體的學生勸說，還要從各處的足球團和學生會去誘導一些人來參加一個新的獻身生活。不消說從工會方面也希望選擇一些有望的青年男女來參加。這樣一來會進行得很快，而花錢不多，因為除掉建築材料之外，一切都是現成的；他們要經營一個農場，要經營一座製造家具的手工學校——簡單的說，所有必要的手藝都要教練，使來入學的學生每天總要有認真的四小時的勞工可做。

VI.

大家的意見怎樣麼？謙牟·孟起司照常是第一位發言的人。或者他的感情怕不免為方才反對吸菸的話有所傷害；總之他說，那在他看來就像在鬧甚麼“新村”一樣；你不過把“新村”的名目改變成了一個學校，“新村”這東西是社會運動上的一種騙局。“你是把人們離開社會去單獨的生活，遠遠的和其的他工人們離開，不管他們是去舒服還是不是——自然應該是不是！——然而自始至終他們都想的世間上現存着的階級爭鬥以外的事情。”

“那是真確的，”邦貌說。“不過我們是要不和社會離開的，我們的訓練的目的，不是在組織新村，而是到外界去活動，怎樣去幫助運動。”

“要在社會運動上盡力的人每一小時都須得在運動的本身裏面。你從運動裏跳出得一個月來，你便沒中用；你便會受人買賄，或者做別的甚麼容易的事情，你不會再是工人了。”

“但事情不會那樣容易的啦，謙牟同志——”

“你聽他講罷！他要去我些大學生的公子小姐們來，過些工人們都過不下的生活呢！”

“你也不是不明白的啦，邦貌，”哈里·西格插進話頭來。“你結果是造成一個漂亮的地方，一些妙齡男女穿着威廉·摩里的衣裳（William Morris 英國詩人，空想的唯美的社會主義者）。他們開首會認真做一下苦工，但他們絕對做不成就甚麼的，你假如真的要建築甚麼，或者是栽種甚麼，你結果還是要去請些粗手粗足的工人來幹。我是知道的，因為我現在在採胡桃！”

“我不要甚麼漂亮的地方，”邦貌說。“我是要一座校場來煅煉階級爭鬥；假使我們沒有別的方法來訓練，我們好把這樣的規定作為課程的一種——每名學生至少都須

得過三十天的鐵窗生活。”

“喂呀，喂呀！”培特·奈格爾叫着。“叫管有趣哉！”

“怎樣去犯法呢——坐汽車兜風去破犯速度規定嗎？”謙牟俏皮着問他。

“到安琪市去探聽同盟罷工的情形也好，或者是到街頭去演說社會主義，弄到巡捕來抓去也好啦。在階級鬥爭中怎樣怎樣會受逮捕的事情你是明白的啦，謙牟同志。”

“是的，但他會碰着一位不懂學校規則的法官，他會把他監禁半年。”

“對啦，那就是我們不得不把捉的機會；問題很簡單，假使一位學生為階級鬥爭上不會坐過至少二十天的牢房，他不能畢業。”

“教習先生們呢？”格雷哥爾·尼柯賴夫問他。

“教習先生每三年應該進一次牢房，或則是每五年。”

“還有發起人啦！發起人幾年一次呢？”培特開着玩笑的說；但是丹·歐文說發起人是要等待一下的，等到他把錢用完。

他們反反覆覆的討論。年青人對於自治觀念是否歡迎？你假如把標準放得太低，那學不成甚麼，要把標準提高呢，你會得不到甚麼學生。到底是取那一種？青年的理

思想家的邦貌主張把標準提高；哈里·西格說一般的人你要叫他不吃菸，他甯可以死的。他又問，他們對於共產黨的同志是怎樣？哈里已經不是甚麼政治家，他是一位社會革命家，他只是在等待着活動的機會。儘管你社會黨的人是怎樣祈願，你不能夠拒絕布爾什維克的學生於校外，你就算做到了，那思想也要侵入。

邦貌用他公平的見解來回答。學生難道不能夠自行修養，不能夠自行決定嗎？教師在受着質問時加以解釋：其次便讓學生去思索——每座講堂都成爲公開的討論場，只要忠於研究和自由，其它的不管，那不可以嗎？他們都贊成用不着建設一種宗派的學校，專門宣傳一種主義而排斥其它。各種主義的信徒也都有平等的說話的權利。就那樣，邦貌便接連連的提出質問：“謙牟，你總高興哈里到你的講堂上來演說罷？哈里，你總會給謙牟一個說話的機會？”邦貌自己的工作呢算也想到了——便是在雙方鬧得來要扭頭髮時，他來當和事老！

於是那懷疑者的謙牟說，“我是想知道，你關於性的問題怎麼處治？”

邦貌承認着爲這問題也費了他的思索。“我想我們是只好仿效着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

“嚇，要命！”培特·奈哥爾叫着。“又是資產階級來了！”

學生的雅可布·孟起司讀過一本關於拉斯金(Ruskin)的書，叙到登奈西的舊時的社會主義的新村。他知道，把那新村破壞了的就是性的問題；他的父親也就附和起來，“那東西把你資本制度之下的任何村都是要破壞的！你要一個男子終身一夫一妻，那只有的一條辦法，便是把他們兩個人都關在一間屋子裏，不准出來。但假如你要讓他們去和別的男男女女交際，那一個男子除掉他自己的本妻之外立刻便想要別的婦人。”

“但到那時候呢，”丹·歐文說，“照着資產階級的標準，他們可以離婚。”

“那不消說啦！”謙牟說着。“但在一種社會主義的新村裏面是不可能！假使他們要在村裏離婚，那就會成爲一個自由戀愛的巢穴，在報紙的社會欄上會給你大登而特登，退伍軍人團會來打破你們的鼻子！”

VII.

討論的結果是誰也保不定這項計畫會收甚麼成功，

不過邦貌假如要嘗試，那些年青人都會幫助他。邦貌說他在離安琪市五十英里遠近，要找一處適當的地點，有豐富的水源；只要一有現錢到手，他便要先付定錢，在目前大家須得詳細的計畫一下。他自己打算費三年工夫專門來培植學校，假使已經養成了適當的紀律和精神，他要讓學校施行自治制度，正分的使用由他幫補。他們需要教師，組織員，和管理員，所以大家都是會有工作的。

目前呢，邦貌還得去和律師們糾纏，盡力地去看能救出多少遺產。那是和白諦鬧不清眉目的，因為他們的事情牽扯起來，一天一天的愈見壞。費龍堅持着說，羅士掘井公司不能不要費用來開銷；他們是要他調查股票，強迫着由遺產中把錢提出來，還是讓他把羅士二世的租地權買取過去？那是除掉對於保險公司的要求之外，羅士掘井公司的唯一的財產。費龍是能夠為所欲為的，因為公司的經理人就是他自己和他所信任的執事。他提議組織另外一種公司，叫着拔拉台士掘井公司——用他別的信賴着的年青的執事來做經理，他自己把那租地權賣出來，那還有二十年的期限，還要找好幾百千萬元是誰也說不定的，而他只以六十萬元出賣！

那樣幹是應該的，費龍說，資產可以更用到適當處。

白諦和他應戰，和她駐在巴黎的丈夫交換很長的海底電報，到她有錢的朋友中去周旋——然而發現的一個悲觀的結果是，有六十萬現錢的人，在投資之前他們要詳細的調查，要把一切便宜都攬到自己手裏。白諦操了不少的心，費了不少的力——使她最憤慨的是她操勞的結果不能歸自己的專有，却是爭的全財產，使那無能的邦貌和萬惡的愛理絲佔她的便宜。她提出一種方案來，回頭那萬惡的愛理絲所請的律師們又另外提出一種來給她打消；白諦罵他們是比費龍還要厲害的強盜。

接着是羅士聯合告着支絀，費龍在查定股票——存心是把財產陷到絕路，他又來掠奪。他現在提出一種提議——那羅馬尼亞的油田企業中爺爺是有一百二十五萬現錢的。費龍要以同等的金額把那股份買去，文件都準備好了——遺產繼承人非同意出賣不可，大家也都承認了，接着是法庭又來提出抗議。這意思是牽延，在那期間羅士聯合的股票調查上生出不敷，股票非賣不可。由那項羅馬尼亞的投資是可以真價的，但連律師們都出乎意外的，是法庭拒絕這項投資的認證。這兒包含有一些技術上的理由——法庭對於愛理絲·羅士夫人的律師們的全權懷疑，要要求她在法國受了保證的自己的筆蹟。簡單一句話，在賣

股份時遺產得不到現錢來贖取，結果就是費龍·陸士可把羅士聯合的股份買過手去。

哦，白詠是怎樣的冒火，怎樣的咒罵喇——真不愧是一位騾車夫的女兒的本色了！費龍，那狗娘養的豬，在他們的名下玩盡了詭計！偷了爺爺的股份還不滿足，他還要這樣來翻弄他們，他買賄一位亡八蛋的法官來搗鬼，讓他好再得一筆財喜！白詠要拿着手槍跑到他事務所裏，當成一條狗子一樣把他打死；但妣所辦到的却是咒罵她的弟弟，說他是一位大傻瓜，要把他們所知道的最有勢力的人當成生死的敵人。

那算給了他們一種教訓。他們是只好趕快從費龍的掌握中逃開，脫掉他一切的羈絆。在摩蘇爾地方的開發上所組織的盎格樂·加里弗尼亞公司中，爺爺是投了將近一百萬元的資本的；愛理絲的律師們提出一個議案要收買那項股票，但是分期付款，白詠不贊成，律師們又不贊成費龍的現款買收，白詠又怕費龍會搗鬼——會組織一個盎格樂·加里弗尼亞掘井公司，把摩蘇爾的地皮租過去，把一切的利權都剝奪了！

在這些事件的糾葛中有一封信由愛理絲寄給邦貌。她說，他總不會以催促的金錢問題來損壞他們母子間的

關係，損壞他們兩人間的那個神聖的連絡，對於那親愛的金车的記憶。愛理司在她絕抵巴黎之後，和她有名的靈媒商議過來，在第二次的降神會上金车“顯神”了，愛理絲把他的話已經速記了下來，她現在送一通記錄給他，那和裁判廳的一套案檔一樣大，由於女人的雅趣是綴以綠色的絲條。愛理絲希望邦貌沒要忘記去和靈媒接觸，親愛的金车在故鄉中對他說的甚麼話沒要忘記告訴她。

邦貌把記錄看了一遍，使他不勝的驚異。那連篇累牘的都在謳歌着那幸福的彼岸和那新的樂土，有天使的羽翼，有豎琴的音樂，我告訴我的親愛者，我和他們同在，但我現在更有智慧了，我的可愛的邦貌會知道我已了解而容恕——翻來覆去的都是一位半老的痴婆子或者是一位混蛋的靈媒的有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鬼話。不過又讀到幾句使年青人的氣息要提窒着的：“我要我可愛的邦貌知道，對他說話的真的是他的父親，邦貌要記得那替我們買地皮的那一位人，他的口中是有兩顆金牙齒，邦貌說過會有人要偷他父親的財產。”儘管怎樣的魔術有種種花樣門頭，在巴黎的一位靈媒怎麼會知道那位住在加里弗尼亞，拔拉台士的爲他們收買牧場的地皮買辦郝大克，邦貌對於他父親所說過的關於郝大克的一番笑談呢？

真的要費人思索一樣！爺爺怕真的並沒去世，只是藏在甚麼地方，他們回頭還可以見面的罷？那纔要出去走走，來想想這件事情；他通過安琪市的街道會聽見奕里·瓦特金士的聲音在雷曲中轟隆。奕里的聖堂晝夜都有幾萬人聚集着來看這位預言者，這是在海上由天使支持着漂浮着的，帶了一片羽毛回來做證明；全加里弗尼亞省都聽着奕里的聲音，宣說着那古代的約束：

“聽者！吾將示汝等以神奇；吾儕均將不眠，但吾儕均將變化，在一俄頃之間，在一轉瞬之間，伴隨彼末日之號音；皆因天號將鳴，死者將不朽而復生，吾儕將變化。”

第 廿 一 章
蜜 月

I.

邦貌在物色勞工學院的地點。那是比找煤油田還要有趣的事體；你可以注意到四圍的風景，看林木是怎樣，山是怎樣，還有別的你真的悅意的物什；而且也沒有那樣的投機性，水量的多少，土質的化學分析，你真的是有把握的。那是要你坐着長途汽車去涉歷；蘿織既然是一位主腦者，帶着同行也很方便。他們有說話的時候——說的話而且不少，他們倆以後是要管束各種年齡的急進青年的一團的——這是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工作。

他們看了兩處地方，還有一處離都會更遠，邦貌便說，“假使我們要往那兒去，我們回家會攪遲。”羅織回答道，“假使太遲了，我們可以開旅館，到明天清早把事情了結。”邦貌說，“那會要惹起物議的。”但是羅織並不怕物議，她那樣宣示着。

兩人便趕到那處新的地點去。那地點挨近一座鄉村，村名“希望山，”在一處小的山谷裏，有五六座淺山，山坡上都疊着一些耕地。是十一月的初頭，新麥已經迸芽，地面滿雜威的可愛，就像一些仰臥着的巨人的筋肉——那些巨人的皮膚是最柔輓的光亮的綠色的天鵝絨。有菓樹園，有安置着吸筒的灌溉用的泉水，還有一座小小的牧場館——居者好像到村上去了，所以兩位來客便在那兒逍遙，眺望，發現了一種東西——是一座格納庫般的穀倉，塗着革命的鮮紅的顏色！“哦，邦貌，這兒是我們的會場了，甚麼都準備得滿好！我們只消面一層地板，在開學的晚上我們便可以跳舞啦！”你看，羅織公然想到了跳舞上來！

兩人攀上了一座小山，這兒有一座公園，有黝黑的古槐，有薄灰的無花果樹，有一片草茵在脚下。谷口是開向着西方的，夕陽剛好落下，一天都泛出金黃；鸚鵡在唱它

們的晚歌，邦貌的深心中感着寂寥的苦趣——因為鶴鶉的意識喚起爺爺，喚起那拔拉台士的優美的全山，喚起那消殘了的他以前的好夢。

現在是蘿織做夢的時候。“哦，邦貌，這兒太好了！這正是我們所要找的地方！希望山書院——我們是再想不出更好的名稱了！”

邦貌笑了。“我們不是來買名的。我們該得把這土質試驗一下。”

“說是有多少畝呢？”

“六百四十畝，耕作地有百畝多些。我們很要費些年辰都整理不盡呢。”

“而只要六萬八千元！真便宜！”蘿織習會了用邦貌的帝王的標準來計算了，因為她坐在他的快速度的汽車中兜了風，觀察了富豪們的游園地，地皮買辦們的樂園。

“價錢倒不壞，”邦貌說，“不過要看水土是怎樣。”

“在天未黑之前你可以看看那種植物的情況啦。”

“或許可以。明早我們到這兒來，和場主磋商一下。或者他怕是一位佃戶，會把真話告訴我們。”邦貌的少年時分到底不媿是跟着他精細的父親買過地皮的！

II.

黃昏蒙了這新的幽夢之谷，對面的羣山成了紫色的陰影。邦貌說，“在目前我們的計畫上我正擔心着一件事情：我怕的是要遭物議。”

“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你和我總是在一道，要遠遠的走開，晚上都不回去。”

“哦，邦貌，真沒意識！”

“不是，我真的是在害怕。我對培特·奈格爾說，我們要守着資產階級的標準，我們開首就錯了。我的安默孀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標準，這事情她是不以為然的，你的母親也會不以為然。我們是該得去結婚啦。”

“哦，邦貌！”她凝視着他，但是天太黑，已經看不出他的眼中有甚麼閃光。“你是在講笑談嗎？”

“蘿織！”他說，“在不辜負我們的學院的美名上這點事情你該答應，”

他向她走近一步，她吞吐起來，“邦——邦貌，你不——不是認真！”

“我看是別無二法呢——真的。”

“邦貌——不！”

“爲甚麼不？”

“因爲——你是沒心娶一位猶太人的女兒！”

“妙哉！”

“沒誤解，我把我的種族看得很高貴的。不過你的朋友們都會以爲是錯誤。”

“我的朋友們嗎，羅織？除掉急進運動外——我還甚麼鬼朋友們呢？那地方的急進運動是沒有猶太人在裏面的？”

“但是呢，邦貌——你的姐姐！”

“我的姐姐並不是我的朋友。她選擇她的丈夫時也並沒和我商議。”

羅織立着，神經性地扭着自己的指頭。“邦貌，你真的——你真的不是一時衝動所說的話嗎？”

“唉，我怕也是一種衝動。我好像是突口說出的一樣。但這種衝動我是感受過好多次數的。”

“你不會後悔嗎？”

他笑了。“那要看你的回話是怎樣。”

“請沒講笑話——你是使我出乎意外了。我不忍使你做出了錯誤。你要好生慎重！”

“但你怎麼取出那種態度呢？”

“我是無可如何；女人的心理你是不了解的。我不甘願你出於一種慈善的衝動幹出些事情來，繼後你會覺得受着束縛，你會不幸。你不應該討一位工人的女兒。”

“妙哉，妙哉，羅織，我的父親是駟車夫呢。”

“是的；但你是盎格樂·撒克遜人種；在好早的前代你們的祖先便在自己矜誇。你該去討一位高長的美貌的婦人，那種人一生都美貌，和上等的客廳好配趁。猶太人種的女人生得兩三個娃娃便要發體的，你會不喜歡我。”

邦貌笑出了聲來。“那些高長的美貌的盎格樂·撒克遜人種的女人們的結婚我參加過好幾次；主婚的牧師嚴肅的宣說着，‘眼前這兩位男女正要由天作合的時候了。假如有人要出來表示，說他們不應當結婚，那好在目前說出，不說以後便不准開口’。”

“邦貌，”她訴說着，“我是要實事求是的！”

“好的，親愛的，你定要那樣認真——我也可以說從不曾愛過白晰的女子。我在前愛過的兩位都是淺黑色的，和你正一樣。那怕是一種自然的湊成。我想你怕是知道薇薇·屈羅西的罷？”

“我知道。”

“好的，薇薇的面孔很不壞，怕始終不會壞的——因為面孔是她的職業。但是你看，那於我甚麼好處也沒有，她拋棄了我嫁給了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

“爲的甚麼呢，邦貌？”

“爲的我不肯拋棄急進運動。”

“哦，我真是恨那位婦人！”

在蘿織平常的沉靜的聲音中有一種悲喜劇的調子，邦貌覺得有趣。“你恨她嗎？”

“我是想把她絞死的！”

“因爲她打過你嗎？”

“不！因爲我曉得她是要把你從運動中奪去；我以爲她是一定會的。她有一切的東西，我沒有。”

邦貌是在思索——唉，真是奇怪了！薇薇早是知道這個的——他不知道！哦，這些女人！他客氣地大聲的說道，“不，她並沒有一切的東西。”

“我又有甚麼呢，邦貌？我於你有甚麼意義呢？”

“我要告訴你——我是和人口角夠了。你是想像不到的——我的一生，自從我自己有點見識以來，我總是在和愛我的人，或者指導我的人口角。但我一和你在一道是怎樣的安靜 你是想像不到的；我在你的面前就好像坐在一

個很柔和的坐墊裏的一樣。我躊躇過來，因為我自然不高興我自己有薇薇·屈羅西的那段插話，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一位用過的舊貨——真實說來是用過兩道的呢，因為我在高等學校時還拼過一位姑娘。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訴你，這可和你的發體扯平！”

“邦貌，別的女人我是不管的——她們自然時常都在追求你。我痛恨的是密司·屈羅西，因為我知道她是一位自私自利的女人，我怕你會發覺得太遲，而至不可救藥。至少我心裏是在那樣想——我恐怕事實上我是吃酢得太厲害。”

“甚麼，蘿纖！你是說你愛我嗎？”

“你說得就好像只要是婦人都不能不愛你的一樣啦！問題是，你是不愛我？”

“我愛的——真的，我是愛你！”

“但是呢邦貌——”她的聲音有點羞澀。“你並沒有表示過！”

於是他才曉得他真是徒廢了好些時間！他是只消再走上一步，用手抱着她，她呢，在他的肩頭上啜泣着，就好像心臟要破的一樣。“哦，邦貌，邦貌！不是在做夢嗎？”

於是他便使她安心，和她接起吻來。她平常是一位短

小精悍的婦人，很有理事的手腕，他心裏暗暗的畏敬着她；然而現在他才曉得她和他以前愛過的一些女人其實也是一模一樣；她一曉得事情可靠，不是笑談，不是夢境了——她，唉，便狂氣的吊着他，高興得半是在笑，半是在哭。他親吻她的時候，在他的情感中混合着的是她真好勇敢，好忠實，好認真；是的，像這樣的一位姑娘是值得使她幸福的！愛情和着這樣的情緒夾在一道，那倒像很安全！她的熱烈處和歐尼絲或者薇薇，真是不相上下，沒有一點多的謙虛，沒有一點多的客氣！“哦，邦貌呀，我真愛你！我真愛你！”她在暗黑中微語着，她的抱擁比她的口舌還能說得真切。

“可愛的蘿織！”他說，帶着一種幸福的微笑。“你假如是覺得那樣，那我們就去找一位牧師或者治安判事罷。”

她回答道，“你這蠢的邦貌！我所要知道的是你愛不愛我，我好自由的愛你。要甚麼牧師和治安判事呢？”

於是他便加緊的捉着她，他們的嘴唇親了一個很長的接吻。假使她還要發出甚麼疑惑的聲音，他可以把那聲音止着，有方法安慰她。這些神秘的森林，他們的未來的勞工的背境，比這個那還有更適宜於他們的戀愛的地方呢？是的，他們是非得買定這地方不可，不管土宜是怎樣。

這會是一處追懷的地方；在後年來，年青的男女們在這林子中遊戲演藝時，邦貌和羅織會私下懷着一種快感去瞻望着他們。神秘的儀式之所舉行，盟誓之所宣布，神力之所昭告，不是在古代的槐樹林裏嗎？

III.

第二清早他們找着了治安判事；接着他們把牧場的檢閱了結了。趕着汽車回安琪市去，把最初的定錢交代了。嗣後他們便得着快樂去通知他們一切的友人說是結了婚——自然是說，嚴格地爲的學院的利益起見，免得資產階級的報紙上登出譏彈！

邦貌去看露滋，告訴了她；說也奇怪，他自己覺得有點躊躇。白諦和薇薇在他的心中種下了一個觀念，說露滋過去的十年間在暗暗的戀愛着他；近來羅織也是深信不疑的；這些女人真真不媿是知彼知己！實在他自己心中也還有一件事情沒對羅織說明的：是他離開巴黎的途中，他在自己的心中躊躇過，不知道是該請求羅織或是露滋來做他自己的夫人！他對於露滋有一種深潭的愛情，那就在她自己所表示着的那種沉靜的感情一樣。但是困難的是

是有保羅。露滋是由鋼鐵的鎖鍊縛在她哥哥身上的——那是說共產黨的運動，所以邦貌也就不能不把那問題來三思再思。

早遲他是須得決定的，他到底參加那一邊。你到底是用投票權來推翻資本主義，還是用“直接行動”？這一點邦貌自以是明瞭了——最後的決定要看資產階級說話。資產階級在準備着第二次的世界大戰；那就是說一切的交戰國內都會有布爾什維克起來，大約是在戰爭的落腳，或者也怕會在開端。社會黨呢想防止戰爭；假使失敗了呢，那嗎工作便是由保羅的方法，由第三國際來擔任了。但在這期間，邦貌由於他軟弱的氣質他未免偏向了社會黨。他沒胆量敢用暴力。要用暴力呢，除非是在敵人已經開始之後。

露滋聽了他的結婚的消息究竟是作何感想，她絲毫沒有表示，只是歡喜。她說，她是預料着的；羅纖是一位美好的姑娘，和他的思想也相投合，那是很要緊的事情。接着她又告訴他，保羅說不定明天可以回來，要在一個集會上演說——他的支持者用了很多外交手段使他得進“勞工會館”，他可以得到一個機會向工友們談說他在蘇俄所觀察得的一些情形。邦貌和羅纖該來聽聽他的演說；邦貌

說，他們一定要來。

這是選舉日期前的禮拜日，長期的政治運動告了終結。工人們聽飽了別人要他們投票的勸告——但這回是有些不同的情形，比甚麼選舉的結果還要重要。儘管一些工人的領導者平時是含着怎樣的敵意，你要一般的工會員不受這個奇蹟的感觸是不可能的，這個奇蹟是在世界的那一邊——有一個龐大的國家，那兒是由工人們統治着，在製造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文化。保羅是纔從這些情景裏回來；他的言論滿有生氣，他把紅軍的組織，赤俄的教育，赤俄的報紙，白色恐怖，戰線延長一萬英里的資本家的圍攻，講得——都如在目前。

哦，資本家報紙的第二天的憤怒喲！他們並不記載集會的情形，只表示反對；在社論上反對。拉佛勒特的那批“赤黨”（指社會黨）已經滿可惡了，但這回是斷難容赦的無禮——一位自稱莫斯科的爪牙，由法國逐放回來了的人，公然許可在安琪市開會，對於工會員煽動赤色暴動和叛亂！警察廳在幹馬？國家主義的團體，退伍軍人團，和其它保持安寧秩序的團體，往那兒去了？

邦貌第二清早打電話給露滋；他想見保羅，商量計劃中的學院。露滋說保羅到碼頭上去了，要到碼頭工友的集

會上去演說。邦貌到外國去了的時候，碼頭工人罷了長期的工，充分的了解了資本家政府的本相。有六百工友從街頭驅逐了，因為犯了在街上游行和唱歌的罪。把他們捉去丟在不通風息的牢房裏，免得他們作聲。有二十位領導者被送到了省監獄裏在“違禁的工團主義”的罪名之下受十年或二十年的監禁；所以其餘的工人們都願意聽共產主義的宗旨，工人們非支配資本家的國度不可。當晚碼頭上的 I. W. W 會堂中有遊藝會；有音樂和茶點，保羅以為是和領導者們認識的絕好的機會。邦貌說他和蘿織要到畢奇市去，說不定他們可以順道，把保羅載回來。

IV.

邦貌算聽從了他姐姐的要求：他好不至少在遺產上盡一般力——去看費龍·陸士可的關於普羅斯培克特山油田的報告究竟真不真確？費龍說那兒有一半以上的油井已經沒中用，白諦覺得這又是一番詭計要來搶他們了。白諦是把廢井和一眼雞罩籠都分別不清楚的；但邦貌是知道，他好不到那兒去，去暗訪一下，看別的油田家對於那兒的油田和產額是怎樣的意見？邦貌帶着蘿織同去——

她自然是四處都要跟隨着她的新丈夫的。他們把愛普塞爾中最年長者的找了一個來管理報社事務，蘿織現在是大經理兼編輯了，真是堂哉而且是皇哉的。邦貌又成了一位隻手運轉者（意思是另一隻要抱着愛人），汽車總會要顛而簸之，他運轉得太快蘿織便要弄得心焦，因為天上的羣神是嫉妬着像她所受的那樣的幸福的。

蘿織從不曾到地的去觀察過油田。所以邦貌便帶着她到那初發現的井上去，告訴她庫爾斐氏怎樣的想用頭去塞井眼，弄得兩個鼓膜都破了。他把爺爺所掘的第一眼井指示給她，在那兒邦貌幫助過淘泥。那是爺爺的巨富的開始；他和別的或者有一二十個人是找了錢，而和他們扯平下來的，是在畢奇市中有好幾千人，他們的家產是抵當乾淨了，因為買股票遭了損失。在這普羅斯培克特山所找出來的錢大部分就是那樣來的——不是賣油而是賣紙。保羅曾經說過的話確是事實，用進井裏的錢比從井裏取出的錢更多。這兒的煤油的儲積假使開掘得得當，是可以支持三十年的；然而現在這全部的油田都在用吸筒，有幾百眼井的出產太少，連吸筒都沒中用了。掘取了的煤油有六分之一，糟踏了的煤油有六分之五！

那就是你們所寶貴着的甚麼“自由競爭，”在講經濟

學的課堂中他們教你要愛要尊敬的！另一面還有那些驚人的統計，是在那兒工作着的好幾千的工人，在幾年的油田生活中一百人中有七十三人是丟了性命或者受了重傷！所以資本家的產業是始終繼續着的世界戰爭，不為報紙所注意，那是絲毫也沒誇張的。

邦猊去調查羅士油井去了；他不能“暗訪”，⁵⁵因為有些老手認得他，走來向他招呼。他和一些工人拍談了一會，結果是他們的報告和費龍的一致。接着到了向晚時分，他和蘿織要準備走了，他們走到一家平家樓前，陰鬱，凋零，為煤油所染污，為塵埃蒙成灰色，後庭中有一座儲油塘庫，隔不十英尺遠的隣區中有一座槽樓，另外的一邊有一家小屋儲積着另一座油槽的材料。邦猊停止了，讀那平家樓前的門牌，是“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5746號。”“這兒是保羅的姑母，格羅亞提夫人的住家——我們就是在這兒商量租借權的地方，我第一次聽見保羅的聲音的就是從那兒的那個窗口！”

他談到當晚的故事，形容出那些到場的人 和他們的態度。保羅說那是一種小規模的煤油戰爭，世界大戰是一種大規模的煤油戰爭，兩者是難兄難弟。他們在談論着的時候。大門開了，現出了一位肥實的紅臉的婦人，披着油

膩的肩帔，邦貌叫道，“那是格羅亞提夫人了！”他跳下車來——“嚇咯，格羅亞提夫人！”她不見他，真是有好些年辰了；他須得自己道出姓名來，那位小小的童子長大成了人，攜帶着一位夫人了——喂呀，喂呀，真的嗎，時間真跑得好快！聽說羅士老板已經過了世——格羅亞提夫人的丈夫是在報上讀到這個噩耗的。她知道他已經成了大富，所以得他這次的光降她真是受寵若驚，她請他們進去，但是忙得腳忙手亂的，因為她的屋子中沒有絲毫的秩序。

他們進去了，因為邦貌要蘿織去瞻仰那座樓梯，以更隨後向她取笑，因為她會全不注意，會以為那樓梯是引到二層樓的——實際上是只有一層。室中依然如故——除掉好像狹小了一些，光輝全部褪消了之外，沒有甚麼變化。邦貌立着聽保羅的低語聲的窗子是在那兒。妙的是那“良家規範，婦女須知”一書依然在那中心的桌面上，金字綠壳已經褪盡了，有些蠅糞！在那旁邊有一堆檔卷，都是公式文書，至少怕有八英寸高，有條子捆着，蓋了蠟印。格羅亞提夫人看見他注意到了；再不然或者怕是她想把自己的災難告訴別人。“那是關於我們的地區上的一些文件，”她說。“我剛好才從律師處取了回來，他只是要我們

的錢，一點事也不辦。”

就那樣她便把話匣子打開了，蘿織便繼續着受她的煤油史的教育。格羅亞提夫婦在初是加入了一項共同契約，後來退出了，又加入一個較小的共同契約：他們把地租給了施利普·和·威爾金士公司，被這些“租地獵犬”賣給了一座新迭克特；這座新迭克特受了騙局破了產；嗣後那租借權又由一位人買得，那人據格羅亞提夫人說來是最壞蛋的臭黃鼠郎，那家伙走了，對於他們的產業得到了好多項數所有權和保留權，真的，格羅亞提夫婦雖並不會從油井裏取出分文，而別人只是從他們身上來榨取——因此他們歷年以來便只好過着艱難的生活！

這兒便是這些交涉的紀錄，有共同契約，有租地契約，有棄權證書，有再租契約，有租約破棄證明書，有抵押，有鑿井地權出賣書，有動工證單，有稅金領據，有契約滿期報告——諸如此類由打字機打出的材料不下四百頁，由字數計算怕有一百五十萬字，大部分都是一些法律上的定式——甚麼“左立約人，”甚麼“等因奉此，”甚麼“甲造如於所定期間內不能實行動工時，”又是甚麼的甚麼——你翻着真是使你頭悶。這些都是要定奪對於一萬桶煤油估計的所有權，而事實上連一千桶都不足！在這兒

你可以看見錢是往那兒去了——臉色蒼白的打字機手終日關在事務所中打出這些廢紙，臉色蒼白的司書翻來覆去的調查又調查，或者是加封，或者是登記——就這樣用着幾千男男女女的奴隸，就把這樣的整整幾百萬的文件，或者是抄寫，或者是調查，或者是再調查，或者是加封，又或是登錄，而成爲了堂皇的大老板的在安琪市是有好幾個人！

V.

邦貌和蘿織吃了晚飯之後，到海邊上去散步；那是在南加里弗尼亞省時時會遇着的和暖的一夜；海上有一輪明月，有一條燈影輝煌的棧橋，有音樂隊的演奏在吸引着一隊一隊的愛人。在棧橋的進口處是一座廣大的敞廳，是市的公有物，在那兒有很正當的跳舞由宗教的市政廳監督着的。邦貌和他的新娘跳舞了——哦，他們是應該去蜜月旅行的，在這兒監督周到的地方跳舞一下是千該萬該的啦！

但是就在跳舞中的休息時間，音樂隊停止着的時候，會堂震動了一下，是一種沉悶的轟震的聲音，就像遠處的

落電，震得玻窗發響，震得脚下飄忽。

“那是甚麼？”羅織發問着。“是地震嗎？”

“是槍砲，”邦琬回答她。

“槍砲？”

他便須得說明，說海軍在演習，有二三十隻戰艦停泊在灣裏，對着它們的假想的敵人；現在它們是在舉行夜間的演習，住在海邊上的人，你無晝無夜時而是要聽着的。

於是羅織便不能再跳舞了。每一次她聽見那種沉悶的轟擊，她要看見無數青年的肉體要打成粉碎。資本家們在準備着他們的第二次大戰；所謂社會黨也者怎好還來跳舞呢？

他們趕着汽車在那沿海的步伐道上跑着。那有十五或者二十英里，有些市鎮和船塢和橋梁和鐵道路線和工廠，和預備建築工人住所的分讓地。這是迅速地造成的世界的大港之一，建築這項工事的人們，那金融界的支配者，在眼前是看着那名叫“直接行動”或者“違法的工團主義”的猛烈的幻影在顯示着的。“世界產業工人”(I.W.W.)有一個本部在那兒，他們在開會討論進行的計劃；支配階級不斷的在和他們戰鬥。

露滋告訴邦貌的門牌是一種工人階級區域內的背街。那兒有一座中等大的會堂，每個窗眼都漏出燈光，有鋼琴的音聲，有一種孩子的聲音在唱歌。沿着街道所陣列着的汽車中邦貌尋出了一個空穴，他把車退進去，剛好要下車時，蘿纖捉着他的手，說“等一下！”有一團汽車從街頭衝來，排成兩列把街道都塞滿了；從車上跳下一羣四五十個人來，帶着各種各樣的武器，有棍棒，有斧頭，有短短的鐵管。他們一衝衝進門去，不一會音樂便停止了，有驚叫的聲音，玻璃破碎的聲音，沉重的打擊的聲音。

“他們是去襲擊他們的！”邦貌叫着，想跑到當場去；但是蘿纖的兩手緊緊的吊着他，把他釘在座位上。“不！不！你稍安毋躁！你能做甚麼？”

“媽天！我們總得做些甚麼！”

“你沒帶武器，你把暴徒們不能制止的！你只好去丟命！你稍安毋躁！”

裏面的騷攘鬧得厲害起來；會堂是充滿着的，每個人都在放聲的絕叫。那些可怕的打擊的聲音——你不知道究竟是打在器具上還是打在人身上。邦貌差不多要發狂了，拼命的想擺脫，而蘿纖也和一隻瘋狗一樣扼制着他——他從沒夢想到她竟有那樣大的力氣。“不行，邦貌！不

行！千萬不行！千萬不行！哦，你千萬，千萬！”她知道在那可怕的幾分鐘間有破壞她的一生的恐怖——那是說日後在這種淒慘的階級鬥爭中她的丈夫總有一次要丟命的。但目前還不可，還不可！不可在這樣甜蜜蜜的蜜月裏！

那就好像一股暴風吹過的一樣，在你未暇思索間它已經過了。那團襲擊隊由會場中湧出來，和他們湧進去時一樣的快。他們拉着了五六個俘虜，投在那機關還在叫着的汽車裏面；於是他們一湧的跑動起來，又沉靜下去了。

邦貌到現在才得手下了車來，跑進會場去，蘿纖跟在他的後頭。他有一個想念，剛好和他以前的那晚跑過格羅亞提夫人的屋後去呼喊着，“保羅！保羅！”的一樣。那些慘無人道的禽獸的確是把保羅拉去用私刑處治去了；邦貌用甚麼方法去救他呢？

他第一眼看見的，是在門道上有一人的前頭上打出一個大的窟口，全身都是血；他踉踉跄跄的在走，因為他的眼睛看不見了，口裏叫着，“狗亡八蛋！狗亡八蛋！”在他旁邊另外又有一個人，他的手被人斫了，有一位女人把裙子扯破來在做裹帶。一位小姑娘橫在地板，絕命的號咷，有的在替她解襪子，皮肉和襪子一道脫了下來。“亡八蛋們把她投在咖啡鍋裏去了！”在邦貌的耳旁有一種聲音在

說。“這慘無人道的禽獸們，把她丟進了煮沸着的咖啡鍋裏！”

滿場都是動亂，婦人駭得脫魂，或者是沉在地板上哭。滿場的家具沒一張沒被打破；坐椅都被斧頭剖成兩半；鋼琴打破了，內部的鋼絲攤在地板上。桌子推翻了，杯盤都粉碎了，金屬製的杯子盛着熱咖啡的都翻倒了，四處都在流着咖啡。那些禽獸先把三位孩子挨一連二地丟進了鍋裏，等他們的駭得狂亂了的父母把他們救起來時，腿上的肉已經煮熟了，他們一生便成爲殘廢：一位是十歲的姑娘是有名的“吾必理的歌鳥；”她有一種悅耳的顫音，會唱感傷的睡歌和革命歌，暴徒的頭領們把她從壇上拉下來，說，“老子們要閉鎖你這張瘟嘴！”

這場襲擊是甚麼意思呢？照報紙上所說，是海軍軍人的愛國的義憤。有一隻軍艦上爆發了，打死了幾個人，報上登出了一個消息，說是有一位“吾必理”幸災樂禍的笑個不止。這是支配階級的報紙慣用的門頭。在舊時代的俄羅斯的那“黑色的百人團”就是受着一些談話煽動起來的，說猶太人在舉行“殺人大典，”把基督教徒的嬰兒殺來做犧牲。在英國呢政府現在正假造一些蘇維埃領導者寫來的一些信，利用來運動選舉。在美國呢政府的追放任是

由官家所證明了的一大批偽造的文書神聖化了的。

這些維持治安的報紙說，這是一種突發的暴徒。但是這點事實是很明白的；無論在“吾必理”的任何會議上總是有巡警臨場，留心着記下一些違法的言論；而這晚的會上却沒有巡警在場。就是事後也沒有警察來；邦貌和其它的“赤黨”們可以湧到警廳和市政廳去，陳訴出那爲首的暴徒們的姓名，然而對於這殺人的暴徒也不見有甚麼追究的舉動！

VI.

邦貌沒希望着找尋保羅的，然而他却仰睡在那兒，有幾個人在他周圍弓着。他的左眼是一團血，好像是一棒打破了的一樣；他癱睡着，沒動，邦貌來喚他的名字，他沒回答。但他是還活着的，喘息着像在響着鼾聲一樣。

找位醫生！醫生！有幾位醫生在隣近處，人們跑去找去了。邦貌在初住在畢奇市時他便認識一位外科醫，忙跑去打電話，幸得醫生是在家裏。邦貌把情形告訴他，醫生說他立地便來；凡是頭傷或者骨傷，是須得用愛克司光線的照片的，所以他又介紹了幾位專門的醫生，邦貌又打幾

番電話，找着了一位在他的診療室中準備着等待。他從病院裏也吩咐了一床擯架來。

於是又回到會場，保羅依然如故地睡着。羅纖放了一張乾淨的手巾在他的打破了的 eye 上，在他的頭下放了一個枕頭。別的犧牲者都運搬開了，會場的門掩閉着了拒絕外面的好奇的羣衆。

外科醫來了，說是腦震蕩。後頭骨上顯然受了一下沉重的打擊——大約是保羅先在 eye 上受了一傷，在倒下地時把後頭碰破了，或者是先在後頭上受了一傷倒在地上，繼後又在 eye 上受了一傷或者是遭了踐踏。最要緊的是要拍照；於是那種失掉意識的身體便被運搬到愛克司光線的作業室裏去，把照片拍好了，外科醫把那頭骨基底部上的一條裂痕指示給邦貌和羅纖看，那裂痕在眼窩上一直達到前頭。這是無法可施的，在那樣一個地方不能行手術。問題是要看腦髓受沒受傷，他也只好等待時間來說話。最要緊的是要使患者安靜。

市中有的一家私立病院；所以不一會保羅便睡在一張病床上，眼睛上蒙着裹帶，他的頭部是吊着的免得傷處受壓；邦貌和羅纖坐在他的床畔，傷心地望着。羅纖以女性的機敏猜透了他的心思。“親愛的心肝，因為你沒有衝進

去，讓你的頭腦也被打破，你要一生一世以爲恥辱的嗎？”否，他知道，他是無法可以阻止那場傷害的；但是啊，何必定要打破保羅的頭腦——這爲邦貌所知道的最卓絕的頭腦呢！他坐着惶恐而沉思，眼睛毫不動轉。

但還有一種慘劇須得覲面。蘿織注意他，“我們須得告訴露滋。”她自己陳述去做這件事情，免得他操心。她便打電話給她的哥哥雅可布——他從委員會上剛好回家，他現在趕快叫一駕街頭汽車，到露滋家裏去，把她帶到碼頭上來。

兩點鐘後露滋跑上樓來，她的面孔就像一個驚恐的面壳。“他怎的？他怎的？”她一進房來，看見保羅，便停着了步。“哦，怎麼的？”他們告訴了她——“他還能活嗎？”她更走近些，兩眼緊釘着他的面孔。她的兩手向他伸出去，又縮了轉來，因爲她不想動他；那兩手好像有意識的一樣，又想伸出去。突然之間她的兩膝跪下了，她沉沒在地板上，把兩手蒙着面孔，哀哭，哀哭。

他們打算去安慰她，但她是不知道他們在那兒了。她自己是獨自一人，在那陰慘慘的“悲哀”的迴廊。邦貌望着她，感覺着熱騰騰的眼淚流下自己的兩頰。薇薇曾經說過，一位姑娘那樣的爲弟兄作想，是不自然；但邦貌知道

得很詳細——露滋是回到拔拉台士的孤寂的山上的那些童年時分去了，那時保羅是她的唯一的友人，是離開那狂人家庭的一個避難所，那家庭裏有一位父親要打她使她和他一樣的思維。在那時候她早就知道保羅是一位偉大的人物，這些年辰以來她都跟隨着他；她守着他的精神的展開，從那兒學習她所知道的一切的智識——現在呢，是看着一位暴徒用一段鐵管把這個偉大的精神打成粉碎了！

VII.

夜半過了好一會了；蘿織想把邦貌引開。對於保羅，與同對於他的妹妹，他們都再沒有事情可做了。隔幾家舖面處有一座小小的旅館，他們要到那兒去，休息一下，假如有甚麼變化，讓醫院的看護婦打電話來通知他們。邦貌勉強聽從了：因為他對於蘿織不好不公平。他知道他自己的崇拜保羅，凡保羅所表示的思想他都傾心，凡保羅所說過的話他都明確的記憶着，是有點不自然的。是的，白諦在前那樣告訴過他，其次是薇薇——而現在又是蘿織！

他不能够睡熟。所以，他睡在旅舍的寢臺上，便把話向她說明，他說他在人生正想追尋一種不同的更好的事物時保羅現在了他的眼前。保羅給了他一種理想——是有點嚴肅而堅毅的——要自食其力，要有獨立的批判，要有和人生覷面而了解它的決心，不要沉沒於金錢和逸樂的追尋。邦貌對於這個理想沒有工夫學到——否，他反而在華奢中過活，耽溺於女色的獵取；然而他始終有一個想念，他渴想成爲保羅。

其次是，在他生活中的每個危險的時期，保羅便要現出來，給他一個自己測量自己和行爲的標準。保羅把工人的生活，把工人的心理教導了他；保羅是這新興的覺醒了的勞工階級的具體化。保羅的精神是一座探海燈，照明着世界的黑暗，把邦貌所應該知道的事理啓示給他。而現在光明滅了，邦貌只好靠自己的一點微弱的燈籠來照照前途！

“親愛的，他會好起來的呢，”羅纖微語着；但是邦貌却只嘆息，不能，不能，他是要死的了。保羅的頭骨的基底上那條裂紋的愛克司光線的影片就像一條屈折的電閃一樣，活現在他的腦中。光明熄滅了，至少是從這個世界；一位拿着一段鐵管的暴漢把它熄滅了。

蘿織把兩手擁抱着他，想用愛撫來使他安慰。她自然是成了功了；他不能夠拒絕她的愛。所以他現在便睡熟了一會兒。但是蘿織却不能睡熟，她睡着把他擁抱在懷裏，因為他在睡眠中總是在跳，在飭，他的四肢在震顫——就好像在放大砲時她所感覺着的一樣！

邦貌在夢着甚麼呢？是在和拿着棍棒斧頭和鐵管的暴徒們戰鬥？或者還是回到了往年，他和保羅和露滋盤的時候，那時的往事在使他痛心？是看見爺爺欺騙了那一家的土地；看見煤油業主破壞罷工；看見政府把保羅引去替渥爾街的銀行團作破壞罷工的勾當；看見費龍·陸士可把保羅投進監裏；看見資本主義以它的普遍於全世界的恐怖組織，把保羅趕到這兒，趕到那兒，苦惱他，誹謗他，恫脅他——直到最後雇一位暴徒來用鐵管把他打死！

VIII.

清早來了，兩個又回到病室去。情形依然沒有變更。保羅依然睡着，吐着粗暴的氣息；露滋在床畔的椅上坐着，她的眼睛凝視着他，她的兩手緊緊的握着。她更加蒼白了，就只有那一點，她的嘴唇在發戰，總不止息。醫院的

看護婦請她睡着休息一下，但她只是搖頭。不，她是看護病人慣了的；她也是一位看護婦。那人回答她，凡是看護婦在可以睡時是要睡的；但是不，請沒關照——露滋是要一直留在這兒。

外科醫又來了。沒事情給他做，只好等時間說話。邦貌把他引到一邊，問他結果究會怎樣。不能夠說。假使保羅可以好，他的意識會清醒起來，假使他是要死，那會起了腦膜炎，或者也怕是腦裏充了血塊。

羅織說他的家裏人須得通知。於是邦貌便打電話給拔拉臺士的亞伯·瓦特金士老人，告訴他雇一駕大汽車，把全家人帶來，費用由邦貌出。他想了想好不給奕里打電去，但決定沒有打。瓦特金士老人是會打的，邦貌呢是應該照着保羅的心願行事。於是他便把朝報買來，看他們對於昨晚的事件的高興的記事：赤黨是受了應受的一種教訓，碼頭上的治安是維持着了。

這是選舉日的清早：是選舉運動的最高峯，那在邦貌看來就像一場長長的惡夢一樣。上院議員拉佛勒特得着社會黨的後援，在奔走，最大的問題是那煤油盜案，是被起了訴的罪案摘發者對有權勢的犯罪者之爭。最初摘發者真的是收了一些效果，民衆似乎在注意。但是敵人只是在

等着下手的機會。在選舉運動的最後的三禮拜，敵人把預備軍調遣出來了，就好像湧起了一大羣蜂子的雲頭一樣，彌天都爲一羣的刺螫，焦灼，有毒的謊言遮黑了！

那不消說是費龍·陸士可和其它的煤油家的錢：加上銀行家和動力公司和受着保護的大工場的錢，這一些人都是由收買政府來賺大錢，收買失敗便有甚麼折損的。又是一次五千萬元的選舉；各鄉各村，各市各鎮的各個區域，都有委員會來分佈恐怖。製造恐怖的中央大工廠是在華盛頓和紐育，出產品便一躉的運輸到全國，由各種機關——有報紙，有傳單，有羣衆大會，有遊行，有軍樂隊，有花炮，有火把，有雷曲，有電影——由這些東西向四處分派。假使拉佛勒特這位赤化的破壞當了選，產業會凋零，工人會失業；所以有票該投給那位堅毅沉默的政治家，那位偉大的，聰明的，精神超邁的平民的友人，一般所知道的“小心翼翼的可兒。”而現在在保羅·瓦特金士喘息着他的餘生的時候，國內每秒鐘將近有一千張的投票的大風雪正在翻飛。平民的意志是在表現着了。

IX.

好像是仲夏的炎晝一樣，病室的窗戶都是敞開着的。隔有二十呎遠的隣舍是一家百貨店，正對着病室而開放着的窗邊有一駕雷曲機，那是加里弗尼亞省中在用着的二十萬駕雷曲機之一。這百貨店的老板娘是這聽慣了雷曲的二十萬家主婦中之一人，她們的家常日課是拜聽“耶穌喇，我的靈魂的愛者”的讚美歌，或者是“燃燒着的曼迷，情火炎炎的淫婦”一類的挾嘶曲。在周圍隣近有十二座放送局可以聽取，大抵總是連續不斷的，你可以任意的選擇。這位老板娘有些天主教的趣味，在保羅床畔看病的人便被種種的放送安慰着，有 Aloha Hawai 的四部奏，有第一美索迭派教會的風琴樂，有 Piggly Wiggly 的少女歌劇，有 QXJ 放送局報告着在東部的大批的投票，有 VZW 放送局提出一駕舊汽車的叫賣，一位無名的演說家在勸告市民赴投票場選舉，Elivira Smithers 姑娘的高音獨唱，唱着，“啊愛人呀你呀我的蜂蜜呀，唉，啊都一鳥一鳥一鳥。”

工黨有電話來，碼頭上的吾必理也有電話來。也有報館記者，客氣的傾聽着邦貌對於那場襲擊的義憤，也在抄本上寫一些下來，但自然是不發表的。安琪市的報紙有一種政策，那是三歲童子也都知道——凡是傷害或者不利

於實業界的消息，它們絕對不登。

從拔拉台士有電話來；是米麗·瓦特金士，現在的安迭·布念夫人，打來的。她的父親和母親，偕同沙諦都去參加復活會去了。米麗不知道他們是在那兒，但她要去找。保羅的情形是怎樣？邦貌告訴了她，她便問他們招呼過奕里沒有。不管他們是信或不信，事實上奕里是醫好了很多的人；他或許能夠有一個機會醫好他自己的哥哥！於是邦貌便打電給奕里的聖堂，告訴他保羅的情況；兩點鐘後有一駕高大的闊綽的林牟星停在病院的門口。

奕里·瓦特金士，第三天啓的豫言者，穿着一件雪白的佛蘭絨的長袍，那使他的長軀分外的高潔。在他近來得到榮光和高力的時分，他大有教主的威儀。他不和你握手的，只是用他一雙大而崇高而光明的碧眼睛釘着你，說道，“上帝祝福你身。”他到了他哥哥面前，他立着凝視，但沒問甚麼；頭蓋骨的愛克司光線的照片他是不管的，凡是需要的事物，主都知道。最後他說，“我願意一切的人都出去，只留我和兄長兩人。”這項請求顯然是沒有拒絕的理由的，所以邦貌和蘿織和露滋便都走出。

露滋無論在那兒都是一樣——她只死死的凝視着前面，嘴唇真是戰顫得可怕，使你看見真不免心痛。是一幅

慘戚的“悲哀”之圖畫！病院的醫生要她喝些牛奶，看護婦捧了一杯來，她嘗了一下，並沒吞下喉去。她的眼睛裏面有眼淚衝出。你不能向她說甚麼，你也把她沒法。

奕里沒說一句話走了出來；上帝的行徑總是你一般凡人所不能了解的。在保羅的狀態上沒有甚麼顯著的變更。露滋又回來看護着；但是現在是醫生發出命令，她該得用些催眠藥休息一下；醫生不許可她在自己的病院裏自殺。因為素來習慣了服從醫生的命令，露滋便走開了，邦視和羅織兩人又來看護。

X.

晚上到了。窗對過的百貨店的主人回到家裏來吃晚餐，正把外衣脫了在舒適舒適，口裏銜着菸斗，坐在雷曲機前面的他的一座深大的藤椅上，在檢查四面送來的以太。所以保羅床畔的看護人不離座位便可以得到選舉的消息。因為時間的不同，加里弗尼亞省得到東部的消息每每比本省的還要快；但在這禮拜二的晚上東西各處的時間都相同，五千萬圓的選舉運動收到了結果，你無論聽那兒來的消息，那位堅毅沉默的政治家比他全部敵人的

總票數都還要多得多。這個情形自然是各處的放送局，和有放送局的各處的大報館，教會，寺院，殿堂，都是熱望着的，在報告當中滿有開心的神情，在你聽見麻塞丘舍池省爲他的寵兒得到三對一的比例進行着之後，你會聽見六人的風流挾嘶隊唱着歡歌，“我在鐵路莊，格着一位熱東東的小姑娘！”——再不然或許是支考哥的俗謠，“我的愛人兒來時二點二！”在臨終的時分釀出一個愉快的霧圍層；但不幸的是保羅不能聽見。

第三天啓的聖堂也在放送。奕里的信者們沒留心甚麼選舉，因爲他們立地要飛上天國去，那兒的制度還是王國。他們開首是風琴的演奏，老板不高興聽，却把VKZ放送局接上，是由雪嬰肥皂廠的後援，介紹第一次才到安琪市來的 Pretty Pet 三部合奏，唱他們最新流行的哀歌，“吾個小巧的挾嘶乖乖，勒嘶乖乖，Coon。”但回頭那老板又接上聖堂，這回是聽着奕里的獅子吼，那是全加里弗尼亞的家主們所愛聽的。所以邦貌和蘿織也就得以知道奕里的來訪的意義了。

“兄弟姊妹們，主又把他的恩惠的證據向我顯示了一番。主把榮光的消息在今夜送與全世界！我有一位長兄，是我童時的伴侶，名叫保羅，他是在敬主的念頭中長大

的；至高無上者的聲音在我們一同牧羊的那孤寂的山上，他是時常聽慣的。我們都是牧童，坐在星光之下，等到着主的恩惠的示現，祈禱這世界上的遺失了的人得從大誘惑者的魔力中超渡。

“兄弟姊妹們，這位哥哥長大了，他迷失了他幼年時分的信仰，他陷進了惡黨裏，成了一位主的世界的誹謗者。對於我們的神聖耶穌基督的愛已經不存在他的胸中，但只對於主顯示着真理的人們，憎恨，鬥爭，嫉妬。兄弟姊妹們，這位迷失了的哥哥所想加於他人的破滅，現在是落到他自己的頭上來了，他由他自己所煽動出來的惡感打倒了，今晚正睡着將要告終。去到他病床旁邊，看見他在昏睡狀態裏睡着，是我的悲苦的義務。

“但是哦我的朋友們，主的智慧誰個能夠前知呢？主的行為誰個能夠了解？主的意志聽允了我的祈禱，許我失掉了的哥哥睜開了眼睛，聽主的聲音由我嘴唇說出，他答應我，懺悔他的前非，虔心痛改，受主的治療，沐浴在聖羊的血中。聖哉赫勒魯耶！聖哉聖哉！汝之罪惡雖是猩紅，行將成爲雪白，猗歟休哉我主之名！兄弟姊妹們，你們請同我歡喜；因爲我尋着了失掉了的羔羊。我還要向你們說，天上的喜悅對於一位懺悔了的罪人，比對於無須

懺悔的九十九位的正直人還要多。聖哉赫烈魯耶！赫烈魯耶！”

在這一長篇的說教中你可以聽見有一大羣人的哄哄的熱鬧聲。預言者的說教每頓息一次那羣衆便迸發成歡叫；在說教一落尾時，他們以歡呼的合唱把他淹沒起來，“聖哉赫烈魯耶！榮光，聖哉！”在病室的門口立着露滋，她從睡眠裏醒來了。她以一種驚愕的眼光凝視着邦貌，低聲的說，“哦，真會撒謊喇！”

是的，邦貌也相信那是撒謊；但你有甚麼方法證明？你就能證明，又可怎樣？雷曲是一種偏袒的機器；你能够聽，但你不能夠辯。它對於資本制度的沒大的功用就在那兒。家主們坐在家裏，接受着遞給他的東西，就好像嬰兒睡在床上接受着奶管子的一樣。這是一個基礎，在這上面建設着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奴隸帝國。

XI.

老板把指針轉換了。這回是加里弗尼亞省的選舉報告。“VXZ 放送局，安琪市啼猿晚報，安琪市，加里弗尼亞省。”放送者的聲音很柔和而愛撫，正值得一個月找一

千塊錢；那聲音中有一點兒滑稽味，那樂得小兒們喜歡——他便得到了“培德老伯”的徽號，在小兒睡的時候他爲他們談談故事。現在他把他的滑稽使用到選舉報告上來了。“羅沙略，加里弗尼亞。嚇咯！這是商會幹事，伯普·布克曼的家鄉！你看伯普是在怎樣的攪幹！羅沙略，全部 52 選舉區的 37 區，投票的分配是拉佛勒特 117 票，大衛士 86 票，柯里季 549 票。好的，好的！假使伯普·布克曼是在聽這 Vxz 局的雷曲，培德老伯要向他道喜——伯普，你的吹功真不小啦！”

接着使床畔的護病者吃了一驚的是——“拔拉台士，加里弗尼亞。喂，你們覺得怎樣？這兒是羅士二世油田的所在地，主人是邦貌·羅士，我們的客廳中的布爾什維克！邦貌就是出錢把他們所說的政治犯人保釋出的那位公子；他在辦一種小報要把大學校的男生女生染成桃紅。你看這位邦貌少老爺的地方怎樣在對他說話。拔拉台士，加里弗尼亞，29 選舉區中的 14 區，拉佛勒特 217 票，大衛士 98 票，柯里季 693 票。好的，好的，邦貌先生——你還得再向下層去活動一下啦！”

店老板又把指針轉換了。“QXJ 放送局，安琪市吼獅晚報，Wicheta 的魔姬，Bella Blue 孃的蠻曲琴獨奏。”烹

克提—烹克提——烹克提—烹克提——烹克—烹克—烹
克—烹克！

保羅的嘴唇開始動起來了。有一些聲音的氣息，露滋屈就着去傾聽。“他是活轉來了！哦，快請醫生來！”病院的醫生來了，傾聽了一下，評了保羅的脈；但他却搖着頭。問題只是他腦髓的受傷是在那一部位；說話的中樞是沒有損害的。語音不連貫，醫生說保羅說的話一定是無意識的。這樣的情形會支持幾天，說不定會支持一兩禮拜。

但是露滋繼續着在傾聽，想聽出他的話來。保羅說不定是在叫她，要求她做些甚麼。她極哀懇地低語着，“保羅，保羅，你是想和我說話嗎？”聲音漸漸大了，蘿織說，“那像是外國話。”邦猊說，“那一定是俄國話”——這是保羅所通曉的唯一的外國語。那很奇異，好像一個屍首在說話的一樣，又好像是一個蠟人；聲音就好像從喉管的深處迸出來的。“Da zdrávstvooyet revolútzia!”反反覆覆的說；邦猊說，“那一定說的是革命。”繼後又是，“Vsya vlast Soviétam!”——那一定是屬於蘇維埃的甚麼事情！

繼續了有一點鐘；露滋終竟突然的央求起來，“邦猊，他說的話我們應該要能了解才好！哦，真的，我們是應該——說不定他是要我們幫助他。”

蘿織和她辯解；說那是謔語。但是露滋更堅執起來——她不高興蘿織來干涉。蘿織救了她的丈夫，她曉得甚麼是痛苦？“我要想知道保羅所說的甚麼！我們不能夠找出一位懂俄國話的人來嗎？”於是邦貌便打電話給格雷哥里·尼柯賴夫，請他坐着汽車趕快跑來。

邦貌回到病室時，保羅的聲音比剛才更大了，但依然只動着嘴唇。安琪挾嘶團歌唱起來，“甜蜜蜜的乖乖，甜蜜蜜的乖乖，親着我的頸子！”保羅呢又反反覆覆的說，“Nie troodyáshchlysia da nie yestl”

“哦，邦貌，”露滋訴說着，“我們應該把他說的話筆記下來！他會停止着——永不再說了！”邦貌明白——露滋是生長於信仰天啓的人，信仰一些在特別的機緣上說出來的怪可注重的話，信仰意味不明的外國語或者說得異常一些的。醫生儘可以說是謔嚙，但他們怎能斷定呢？有些智者所不明的事理會由嬰兒和孺子啓示出來。所以邦貌便把抄本和自來水筆取出，盡量正確地記下保羅的發音。“Hliéba, mira, svobódy!”在一兩點鐘後，格羅哥里走了進來時，他才說出這意義是，“麵包，平和，自由，”這是布爾什維克佔領了俄國時所用的口號：還有“Dayesh po-sitziyu!”——那是赤軍的衝鋒的吶喊，命令敵人把陣地讓

開。此外保羅所說的都是些革命的文句，是他第一次在西比利亞，第二次在莫斯科聽得的。所以，保羅不是在和他的妹子談話；他是在向美國的青年工友演說蘇俄的年青工友的行動！

XII.

“VXZ 放送局，安琪市啼猿晚報，Winitsky 的音樂隊，在海軍大飯店的大食堂演奏，是間接放送。

接着又是“QXJ 放送局，吼獅晚報，”報告着選舉的消息——這回是大的數目。

“據紐育市共和黨本部上午一時發表的報告，可兒溫·柯里季在麻塞丘舍池省得到四十萬票，多數——麻塞丘舍池省萬歲！紐育是九十萬票——對紐育應該三呼——啦，啦，啦！其次是易里諾依慈省——請等一下，有人把我的眼鏡打掉了——在這局子裏他們真鬧得一踏糊塗呢。姑娘們，你們規矩些，你們不知道世界上在聽 QXJ 雷曲嗎？易里諾衣慈省九十萬票。Whoopel 你聽見的這個騷音是支考哥籬星戲團稱呼它的家鄉的！又是我們聽籬星劇團的時候了——給我們唱一個熱東東的歌兒啦，德

迭——唱那個電車來了的愛情歌兒啦。你懂到我的意思嗎？”

一種寬敞的黑奴的聲音回答着，“是個啦，我懂到佬！是個啦，我就唱！”烹克提——烹克——

“我在愛你之前曾把人來愛，
我在你走之後又會有人來，
街上的電車如同床上的乖乖，
換了一台呀又有一台！”

六七年前美國人以他至高的智慧通過了一道法律，禁止以酒精性的液體作為飲料。但是維持治安的宣傳者們他們自己是把該服從那一種法律的採決的特權保留着的，在那些法律中沒有包含着禁酒的法律。一切美國的支配階級在慶祝他們的政治的勝利時，都是要喝得爛醉的。邦貌自己明白，因為在四年前哈定大總統當選的當時他自己也喝醉過；在他聽着那 QXJ 的放送者舌頭醉得吐不出正確的發音時候，他差不多微笑了起來——“那——那——那不好啦，坡利，你——你——你沒——沒搖動這——擴——擴——擴音機！”

鄰居的店老板是一位工人，或者是一位書記，大約是那類卑賤的人，他是沒有堂皇的特權可以買十元一卡特（約當半升）的金酒和三十元一卡特的香檳酒去違犯法律的。但他能夠坐在那兒一直到夜半過後，由這一局換聽那一局，享受他們那種種的醉態。

“VXZ 放送局，海軍大飯店的大食堂。”

由巴黎的大具略爾來的歌姬在唱着一曲民謠，你可以聽見有些懂得那猥褻意義的人的笑聲，有些是假裝着懂得，有些喝得太醉已經聽不懂甚麼，只是發笑。那兒的情形那貌是很明瞭的，因為他喝醉過的正是那座食堂，爺爺喝醉了，薇薇·屈羅西喝醉了，安孛婢兒和費龍·陸士可喝醉了——還有哈威·曼寧醉在椅子睡得爛熟，通迷·巴烈想爬上桌面去，侍者要阻擋他竟至格起鬥來。在那食堂中有三百張桌面，都是在一個月以前準備着的，臨席的人每個都是一樣的狀況；桌面上堆滿了大大小小的酒瓶，狼藉着雪茄菸的灰盤，零亂的食物的污漬，鮮花，彩紙，還有從甲桌投到乙桌的紙帶捲，把室中覆蓋成五色燦爛的蜘蛛網；橡皮輕氣球在東拋西擲；有音樂，有唱歌聲和騷嚷聲的雜音，男子們擁抱着半裸體的婦人，有老的，有少的，有未成品的，有未成品者的母親和祖母。

選舉的報告要在那兒宣讀，堅毅的沈默的政治家得着大多數的投票，真是光榮的最大的勝利；一位大資本家他知道這勝利的意義是減輕他幾百萬元的所得稅，或者是在美索坡達米亞，或在芬納澤拉，由美國的賄賂又可以得到煤油的利權，由海國的海軍來保護——這樣的一個人突然會大叫一聲，跳到地陣板的中央，把他早年在農場做雇工時所跳慣了的盤腳舞跳給衆人看看；跳了他會坐在他情婦的膝上，在那裸體上帶着價值一百萬元的大小鑽石的。由柏林的有名的賣淫窟雇來的歌姬會唱着最新流行的挾嘶曲，煤油巨頭和他的情婦便會一道合唱起來：

我要做個甚麼兒做？

我做個兒—做個兒—做個兒做，

我做個兒—做個兒—做個兒—做個兒—做！

XIII.

保羅動起一隻手來：露滋又慌忙着叫道——他是活起來了！但是看護婦說那是沒意思的，醫生說過他會動。

他們切不可使他動頭。看護婦驗了體溫，甚麼話也沒說。

保羅的兩手在蓋着他的被單上動來動去的動着，就好像他在捉床上的昆蟲一樣。他的聲音愈見高起來——依然說的是俄國話，格雷哥里便翻譯出來。他們是聚在赤色的廣場，看着武裝同志的進軍，聽見工人羣衆在高呼口號：他們和青年的工人在遊戲場上：他們在西比利亞，和彈着巴拉拉衣加的曼門爾在一道，他的眼睛被螞蟻吃光了。

“Da zdrávstvooyet Revolútsiya !”——那是說“革命萬歲！”

“Vsya vlast Soviétam !”——那是說“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

從這兒他們又被沖蕩到安琪市帝國飯店的跳舞場，RWKY放送局，安琪市愛國團直轄的放送局。或許也怕是回到了孔戈的中心，那兒有裸體的野蠻人在應着鼓音跳舞，他們的黑色的軀體塗着椰子油，在輝煌的炬火中放着光輝。這些野蠻人在河中找船找了一萬年，連一個人也從不曾夢想到甚麼機器；他們是立在大湖的岸邊上，從不曾夢想過一道風帆。‘自然’的盲目的多產重壓在他們的頭上，把他們的心思窒塞了。現在是資本主義的文明，以最

高速度的戰鬥飛機向崩潰衝進的資本主義的文明，要想找尋出一種適當的形式來表現它傾向於墮落的不可抵抗的意志，便選擇了孔戈人的瑟瑟來做它的音樂，孔戈人的鼓腹跳舞來做它的運動，於是乎目前的美洲便成了挾嘶的王國。

從喇叭口上有嘶嘎的，尖銳的，嘲笑的声音傳來：

“金錢投向了那兒呀，

買了水粉胭脂和些那話！”

邦貌是在那宏大的“帝國”跳舞廳，在那兒一晚上他是要跳舞過許多次數的，起初是和歐尼絲·華特，後來是和薇薇·屈羅西。他所有的友人們今晚都是要聚在那兒的——費龍和安孛婢兒和沃爾芳和特爾瑪·諾曼和培特·奧賴里夫人和馬爾克·愛仁堡——這些金錢階級的菁髓在那兒慶賀着他們最大的成功。四壁有美國的國旗和流旗，有的又在手中搖着小旗幟——一項大大的愛國的紀念——自停戰以來所未有的——柯里季萬歲，可兒萬歲！室中會擁擠得來令人窒息，在目下一定有百分之九十的跳舞者已經不大能站穩脚步了。便便大腹的金融家把襯衫的胸部已經揉縐，抱着肥而且胖的老婆或者是妖嬈窈窕的情婦，裸着背，半裸着胸，掛着鑽石的珍珠，嘴上塗着胭脂，

耳上帶着白金耳墜的，應着那瑟瑟的聲音，豎笛的幽韻，椰子的格達拍達，金鐘的鐺郎，窒塞着般的喇叭的嗚咽，東旋西轉的跳舞着。“那女娘走着駱駝步！”歌姬嘶叫起來；便便大腹的財政家腰上的肌肉和屁股上的肌肉便交代地一鬆一緊，他的兩腳就像害了半身不遂的病人一樣在地陣板上跌突。

XIV.

保羅揮舉起他的兩手來了：那是有控制着的必要，他們控制着他，他便和他們抗戰。他是以為在拔拉台士罷工期中的警衛團要捉拿他？或者是聖奕里多的牢子？或者是中央情報局的私服偵探？或者是法國的憲兵？或者是軍艦的水兵？或者是拿着斧頭和鐵管的痞棍？他發着猛威的抗鬥，邦腕便捉着他的一隻手，格雷哥里捉着另外一隻，露滋和羅纖便一人按着他一隻腳，那時看護婦便拿着一件掣狂服跑了來。他們好容易才緊緊的把他束縛着了。他總要拼死命的努力；他的面孔轉成紫色，頸筋都突露出來；但是掣狂服套着了，他不能擺脫。

在那時候從開着的窗口又有VXZ的放送，海軍大飯

店的大食堂；有幾百人的叫聲，唱歌聲，喝彩聲，時而混着一些打破杯盤的聲音，或是拍桌案的聲音。有人在那聚會上演說，但他是喝得太醉說不出一個條理，大家也喝得太醉不知道他說的甚麼。繼續的可以聽見一些——“光榮的勝利——強大的國家——健健全全的制度——入白聖宮的最偉大的人物——小心翼翼的可兒——柯里季萬歲！”歡呼，絕叫，哄笑的狂濤——放送者的聲音，也是喝醉了的：“貝爾乖乖，最熱烈的乖乖，給我們喝一個熱熱的，剛好從鍋裏出來的。好佬，乖乖，我要抱你！”

是的，放送者是醉了，雷曲的本身是醉了，機器的電波達不到一定的波長，“以太”不能夠直達，形成大小的波折；物質的宇宙的定律在顛簸，上帝在他的玉座上喝醉了，因為過餘的高興選舉了一位最偉大的人進了白聖宮。邦貌疲倦得在發怔，從那聲浪和動作的混淆中看見了那些情景，看見喇叭口上的光輝，看見旗幟的翻動，看見電氣裝置的閃光，看見色情狂們的跳躍，看見野蠻們的旋迴，看見財政家的顛簸和他們的情婦們挑發的猥動。貝爾乖乖在擴音器前不能站牢了，你在每次的踉蹌便聽不出她的歌調；但是斷斷續續的可以聽些，是一些刻畫色情狂的語句，“燃燒着的曼迷，火焰炎炎的淫婦——鎮上最熱

烈的乖乖——有人害相思——愛情的拷問——把人燒死的姑娘！”

“哦，天！哦，天！”露滋叫着。“他是要想和我說話！”有一瞬時真像是那樣的。保羅的一隻眼睛睜開來，兇煞煞的，怪可怕的；他把頭舉起來，做了一下窒息的聲音——

“我們愛上了——她是一個火窯！”雷曲的聲音嘶叫着。

“保羅！怎麼的？”露滋叫起來。

“可不怪哉——紙票在她的手中燃着在！”

保羅沉下去，癱着了，露滋呢，捧着兩手就好像在爲他祈禱的光景，好像她的靈魂是跟着他走向他所走去那遠遠的地方去了。

“燃燒着的曼迷，在鑛山裏做工，在九歲的年齡吞下了一匣火柴。”

“他死了！他死了！”露滋把自己的手放在保羅的心臟上，接着便突然發出哀哭。

“燃燒着的曼迷，火焰炎炎的淫婦，”合唱在反覆着，“鎮上最熱烈烈的乖乖！”

露滋衝到窗邊去投身——否，沒投下去，因爲邦貌比她更快；別的人都來幫助控制着她，看護婦跑來行皮下注

射，幾分鐘後她便睡在隣室的寢台上，和她哥哥一樣呈出一種死像。

店老板轉換了安琪市直轄的 RWKY 的放送，“紐育來的最後的報告，共和黨中央黨部的推算，可兒溫·柯里季會得着美國有史以來的最大多數的投票，將近有一千八百萬票。雷曲王國的朋友們，請睡了。”

XV.

共產主義者打算把保羅之死作爲一個宣傳的資料，要舉行“赤色葬。”但是奕里以他堂堂的威勢來制止了；保羅已經懺悔了他的前非，回到了耶穌名下，他是應該照着第三天啓的儀式營葬的。

於是三天過後有一羣寥寥的送葬者繞上拔拉台士羣山中的一座山頂上。有一羣人聚在那兒，必要的雷曲的機械搬來了——近來凡是奕里的貴重的說話決沒有一句是可以遺失的；加里弗尼亞的二十萬聽雷曲的主婦們早在報紙上看見預告，其中有十九萬人都把上市買菜的時間遲延着想聽這場羅曼諦克的葬式的情形。邦隗和羅織和一羣的赤黨知道是不受他們歡迎的，只站在一邊。露滋和

哭着的家族立在墓旁，她的左右兩邊一邊一位壯健的煤油工人——她的妹夫，安迭·布念和杰里·布拉克——因為她時而暴躁，大家都不知道她會怎樣舉動。她的面容慘白而呈着恐怖，但那地皮上掘了一個大坑，又還有一座黑色的長棺覆着花圈的，她好像都不知道是甚麼意義的光景。奕里在他的熱烈的法式中為這回到了故鄉來的浪子祈禱着的時候，露滋立着在凝視着在遠遠的羣山頂上緩緩流蕩着的白雲。

她是不再想麻煩他們了。她所希望的是要在那些山上去徬徨，時時呼喚那已經不在了一些羊子。有時候她呼喚保羅，有時候她又呼喚邦銳，就那樣他們讓她去徬徨，徬徨到有一天去喚佐衣·龔德。煤油工人建築着新槽，把燒了的油井掃清又恢復起作業來的，對於這羅士二世油廠——現在已經是陸士可二世油廠，是陸士可四子中之一人在承繼着的——都是新人。這些工人都不曾知道那位“冒失鬼”的故事，那滑下了第一眼井的，所以這位不幸的姑娘在四處徬徨呼喚他的名字，他們都沒有注意。

但到夜深時分露滋失掉了踪跡，家裏人在找尋她，有人說聽她在呼喚着佐衣·龔德。米麗立刻記起來了，大家把撈鈎放進第一眼井裏去，那井現在又在搗鑿，鈎起了一

片露滋的衣裳；所以他們便把那三股的撈鉤放下，把她其餘的部分撈了起來，奕里又來了，他們把她葬在保羅旁邊，和佐衣·龔德相隔不遠。

這幾座坟墓你可以看見，有一個柵欄圍着，周圍有百多英尺寬的光景沒有油槽。總有一天那些刺目的油槽是會消滅的，這柵欄和坟墓也是會消滅的。又會有別的姑娘們有光着的棕色的兩腿在這些山上奔馳，她們容或會更幸福一些，假使人類能夠尋出甚麼方法來拴鎖着了那個黑色的殘忍的惡魔，那殺死了露滋·瓦特金士和她的哥哥——是的，並且也還殺死了爺爺：那是一種萬惡的魔力在地球上徘徊着，把男男女女的身驅化爲殘疾，以不勞而獲的財富，以榨取勞力使工人化爲奴隸的機會，誘引着各個民族向破滅的路逕。

(終 結)